

目 录

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 (附：修正建議第一式和 第二式的样品)	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拼音方案委員會(1)
怎样使拉丁字母合理地为汉语拼音服务.....	丁西林(15)
全面考慮、权衡輕重得失，把《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修改好.....
.....	章 懿(21)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訂和批評.....	黎錦熙(28)
群众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修正办法的意見.....
.....	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第一研究室整理(35)
* * *	
伯狀李邛.....	(43)
曹一平、李鳳、朱德順、罗炳章.....	(53)
C.G. 管羽.....	(55)
崔 鼎.....	(60)
陈大白.....	(62)
陈大昌.....	(70)
陈揚明.....	(71)
程祥徵.....	(72)
丁 乙.....	(75)
傅庆智.....	(83)
甘 远.....	(84)
高东山.....	(86)
高光宇.....	(87)
高恒勛、張志賢、紀炎生、王章亭、王章庆.....	(89)
高元白.....	(91)
耿長寅.....	(96)
戈紹龍.....	(97)

谷 敏	99
賀鑑千	106
何奕玲	(108)
胡嘉謨	(111)
黃典誠	(112)
黃煥新	(116)
黃約齋	(118)
熊正輝	(122)
顏廷超	(124)
李炳太	(126)
李工者	(129)
李鏡峰	(130)
劉金犧	(131)
劉又辛	(142)
劉宪武	(149)
劉澤敷	(150)
劉中和	(152)
魯東川	(155)
羅國濤	(157)
羅偉達	(159)
馬篤权	(161)
馬克榮	(163)
米均霑	(164)
农康民	(166)
苏从欣	(167)
Su Sin	(171)
孙秋庭	(177)
史存直	(187)
施以明	(204)

台耀中	(205)
田季文	(207)
王 力	(210)
魏同义	(220)
伍东白	(223)
徐鉄生	(224)
山口光 (Yamaguti Hikaru)	(225)
張樹松	(226)
張文秀	(227)
鄭督生	(231)
鄭張祥芳	(235)
周达甫	(240)
周 稽	(242)
周夢寶	(244)
周山良	(245)
朱 华	(246)

附录一 反对用拉丁字母的意见

曹仲穎	(251)
于 飞	(254)
于亞洲	(259)
趙振基	(266)

附录二 分类索引

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 初步意见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

甲、修正意见要点

(一)原《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的下列子音和母音，建议维持原案，不加修改。

b	p	m	f
ㄅ	ㄆ	ㄇ	ㄈ
d	t	n	l
ㄉ	ㄊ	ㄋ	ㄌ
g	k	h	ㄩ
ㄍ	ㄎ	ㄏ	
r			
ㄫ			
z	c	s	
ㄗ	ㄔ	ㄕ	
a	o	e	
ㄚ	ㄛ	ㄜ	
u(w)	er(-r)		
ㄨ	ㄦ		

(二)原《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的下列子音和母音，建议在下面两种修正方式中系统地选择一种：

(1) ㄑ(ㄓ), ㄙ(㄁), ㄕ(ㄔ)的写法改为：

第一式：zh ch sh 第二式：j ch sh

(2) ㄤ(ㄤ), ㄦ(ㄦ), ㄩ(ㄩ)的写法改为：

第一式: g, k, h 在母音 i, u 之前变读 j, ü, t

第二式: j, ch, sh 在母音 i, u 之前变读 i, ü, t

(3) i(丨), y(ㄩ)的写法改为:

第一式: i(j), y(維持原案) 第二式: i(y), ü(yü)

(4) i("知痴诗日资雌私"的母音币)的写法改为:

第一式: i(i为代用式) 第二式: y

(5) ㄋ(兀)的写法改为:

第一式: ng(ㄋ为代用式) 第二式: ng

(三) 原《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的 iu(丨又)、ui(ㄨ＼)、un(ㄨㄣ)三个复母音, 建议作如下修改:

丨又: iou 是基本式, iu 是通用式;

ㄨ＼: uei 是基本式, ui 是通用式;

ㄨㄣ: uen 是基本式, un 是通用式。

(四) 建议把 q, v, x 三个字母列入字母表。

(五) 原草案和修正建议第一式和第二式列表比较如下:

原 草 案	修 正 第 一 式	修 正 第 二 式
子母(辅音)		
b p m f ㄅ ㄆ ㄅ ㄈ	b p m f	b p m f
d t n l ㄉ ㄊ ㄉ ㄌ	d t n l	d t n l
g k ㄋ[ng] ㄏ ㄍ ㄎ ㄋ[ㄋ] ㄏ	g k ng(i) h	g k ng h
ㄔ[g] ㄕ q ㄒ ㄔ[g] ㄕ ㄗ ㄒ	g(i,y) k(i,y) h(i,y)	j(i,ü) ch(i,ü) sh(i,ü)
ㄐ[zh] ㄔ[ch] ㄕ[sh] ㄖ ㄓ ㄔ ㄕ ㄖ	zh ch sh r	j ch sh r
z c s ㄗ ㄔ ㄙ	z c s	z c s
母音(元音)		
a o e ㄚ ㄛ ㄜ	a o e	a o e

i(j)	u(w)	y	i(j)	u(w)	y	i(y)	u(w)	ü(yü)
I(i)	er		i[ɪ]	er		y	er	

注①細小字体表示不加修改，粗黑字体表示建議修改。② [] 表示代用式。

乙、說 明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本年2月12日發表《汉語拼音方案（草案）》以來，全国各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討論。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3月間召開了扩大会議进行討論，会后又举行分組座談，参加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化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科学院等單位的代表共162人。政协各地委员会中組織了討論的有22个省、3个市、2个自治区、26个省轄市、4个县和1个自治州，共計58个單位，參加的人數約1万人。同拼音字母关系比較密切的如邮电、鐵道、海軍、盲啞教育等部門，都組織了不同規模的專門討論。報紙和刊物，特別是語文刊物，發表了很多討論文章。此外，从草案發表到7月初为止的5个月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外国汉学家關於草案的來信4,002件，其中一部分是集体來信。

參加討論和來信的人士中，絕大多數热烈支持汉語拼音化，並且同意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語拼音的工具，不少人为草案的發表欢呼，認為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大喜事：中国人民60多年來改革汉字的願望从現在起將要开始逐步實現。他們盼望拼音方案早日公布，及早推行，關於草案的技术方面，大部分字母的安排是沒有爭論的，是为大多数人同意的。但是對於少數字母的具体运用，特別是对於几个新字母，大家提了不少不同的修正意見。

各方面人士的討論和來信中，關於字母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問題上：

(1) z(ㄓ), c(ㄔ), s(ㄕ)的寫法：一部分人主張改為 zh, ch, sh 或 j, ch, sh 或 zr, cr, sr 或 j, q, x；一部分人主張把这三个新字母改造得更好看一些、更好写一些。

(2) v(ㄩ), q(ㄑ), x(ㄒ)的寫法：一部分人主張由ㄆ、ㄎ、ㄏ或ㄓ、ㄔ、ㄕ或ㄐ、ㄏ、ㄕ兼任，即在ㄆ、ㄎ、ㄏ前面有規則地變讀；一部分人認為ㄩ这个字母跟拉丁字母不調和，要求改一个更調和的字母。

(3) ŋ(ㄤ)的寫法：一部分人主張改為ng；一部分人主張保留ŋ，同时把手写体修改得更好一些。

(4) 關於“知痴詩日資雌私”的母音 i(ゐ)，一部分人主張不要寫出來，一部分人主張由 i 或 y 兼任。

(5) 關於 j 和 w 這兩個字母，一部分人主張不要這兩個字母，一部分人主張維持原案或者改為 y 和 w。

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工具，在这个原則問題上絕大多數人意見一致，但是在方案的技术問題上，在少数拉丁字母的具体运用上存在不同的意見，这种情形是並不奇怪的。拉丁字母为世界各民族長期广泛应用，已經获得了对各种語言的較大适应能力。拉丁字母的这种特点，一方面使它的确能够适应汉语的需要而为汉语拼音服务，另一方面，拉丁字母为了适应汉语，也就可以有不止一种安排。

字母的具体安排上意見所以分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各人對於方案的要求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人重視教学的方便，有的人重視学会以后实际使用的方便。有的人从机械应用的效率出發，要求字母总数少一些；有的人从語音的准确描写出發，認為字母总数最好多几个。有的人重視运用拉丁字母的国际習慣，有的人重視汉話語音系統的固有特点。有的人着重在为汉字注音，有的人着重在設計一种拼音文字。……每一方面的要求都是有理由的，孤立地來看，每一个要求都是應該滿足的。但是要在一個方案里头，使每一个要求都滿足得一样好，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这些要求發生矛盾的时候，只能权衡輕重，通盤考慮。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責成拼音方案委员会整理和研究各方面提出的意見，並把这些意見归纳成若干主要問題，逐个进行討論。拼音方案委员会經過了兩個多月的討論，在绝大部分字母的安排上委員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少數字母的运用上存在着分歧。有兩种主要的不同意見：一部分委員主張上面修正建議的第一式，一部分委員主張第二式；此外，个别委員对第一式和第二式都有不同的意見。在短時間內使全体委員在每一个問題上意見完全一致，显然是困难的，因此拼音方案委员会作出了如下的决定：

- (1) 把拼音方案委员会討論修改草案所得出的初步的修正意見寫成“關於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公开发表，进一步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見；
- (2) 把第一式和第二式这两种不同的修正意見一并寫入“關於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中；
- (3) 个别委員的不同意見，可以用个人名义写文章發表。

我們把初步意見公开发表出來，目的在於广泛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見，因為我們深信，只有經過各种不同意見的广泛的公開的反复討論，才能产生一个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比較妥善的拼音方案。

二

以下就《修正意見要点》中所提的各项意見，作一些必要的說明。要点第一条對於原草案大部分字母，建議維持原案不加修改。其中某些字母，在各方面的討論中也有人主張修改。例如：

- (1) 有人主張用b, d, g表示濁音，用p, t, k表示清音，用ph, th, kh表示吐气清音；主要理由是：这样對於書寫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語言和外来語中的这类濁子音有方便。但是汉语拼音方案是根据普通話的标准語音即北京語音拟訂的，而北京語音中沒有这类濁子音。要求一个汉语普通話的拼音方案能够拼写一切方言、少数民族語言乃至外来語，这个要求是難於做到的。为了拼写方言的需要，可以另拟一套方音字母和拼法。用b, d, g表示不吐气的清子音，p, t, k表示吐气

的清子音，在中国已經有半个世紀以上的历史，事實證明这个办法是方便的。

(2) 有人主張用 x 表示厂，理由是避免跟原草案代用式 zh, ch, sh 里的 h 相混。如果知、痴、詩这一类音节的母音規定不写出来，这条意見的理由是很充分的。現在既然規定每一个音节基本上都写出母音来，那末用 h 表示厂就不会發生混淆了。

(3) 有人主張卫、ㄔ、ㄉ改写 tz, ts, s, 或者 dz, ds, s, 理由是这样：可以保留 z 表示和 s 相对的濁擦音。但是，北京語音中沒有濁擦音 z；用 z, c 表示卫、ㄔ比較簡潔，在国际習慣上也是有根据的。方言中的濁擦音 z 的写法可以另行規定。

(4) 有人主張修改子音 r (ㄖ) 和母音 er (儿) 的写法，例如把ㄖ写成 rh，把儿写成 r (不要母音 e)。但是，由於用 h 表示厂，同时表示音节的ㄖ的后面要写上母音，因此没有必要把子音ㄖ写成 rh。而且，如果把子音ㄖ写成 rh，当韵尾 -r 和子音 h- 相遇的时候，反而要發生誤会。例如：原草案中沒有 rh 的写法，因此 erhu 只能讀成“二胡”；如果子音ㄖ写成 rh, erhu 就可以讀成“厄如”。过去拉丁化新文字用 x 表示厂，所以可能用 rh 表示ㄖ，同时用 r 表示儿。現在用 h 表示厂，就不能再用 rh 表示ㄖ，同时用 er 表示儿。

(5) 有人主張用兩個不同的字母分別表示ㄅ和ㄆ。例如用 ㄅ 表ㄅ，用 e 表ㄆ；或者用 e 表ㄅ，用 E 表ㄆ。在普通話里，除了一个表声詞“談”（可以写成 eh）以外，ㄆ只在 l 和 u 后面出現。用 e 兼表ㄅ跟ㄆ，在实用上很方便，也比較經濟，並不發生混淆。

三

要点第二条對於原草案中的少数几个字母建議修改。它們是：

(1) ㄓ、ㄔ、ㄕ的写法。

修正建議第一式(zh, ch, sh)就是原草案中的代用式。第二式(j, ch, sh)在原草案代用式中改了一个ㄓ。

(2) ㄩ、ㄎ、ㄑ的写法。

修正建議第一式采用g,k,h(ㄍ、ㄎ、ㄏ)在ㄅ、ㄆ前面變讀為ㄤ、ㄬ、ㄮ。g是原草案的代用式，和k,h配合成為一種體系。第二式採用j ch,sh(ㄓ、ㄔ、ㄕ)在ㄅ、ㄆ前面變讀為ㄤ、ㄬ、ㄮ。

(3) ㄆ的寫法。

修正建議第一式(y)維持原案，不加修改。第二式的u，是德文中表ㄆ的字母。

(4) j 和 w 問題。

在各方面提出的意見中，不少人主張取消j和w。

j和w是半母音字母(例如 shangje 商業, guaiwan 拐弯)，同時用作分隔音節的符號(例如 zhuoji 主義, renwu 任務)。如果僅僅為漢字注音，音節不連寫，它們是可以不要的。但是，拼音方案將來要發展成為拼音文字，一方面要使連寫的多音節詞音節分明，避免過多使用隔音符號[']；另一方面要使詞的寫法保持變化的可能性，以便在必要的時候用來區分同音詞。為了滿足拼音文字這些要求，這裡建議仍舊把它們保留。

關於它們的寫法，提出了兩種方式：

第一式用i(j), u(w)，就是維持原案，不加修改。第二式把i的半母音j改為y，因為j已經用來作ㄓ。ㄆ的出現次數比較少，在ㄆ(第一式y或第二式u)前面需要隔音時候可以用j(第一式)或y(第二式)。

(5) 母音ㄅ問題。

在各方面的討論中，不少人提出母音ㄅ(“知痴詩日資雌私”的母音)可以省掉不寫出來。

母音是拼成音節的要素。一個音節可以沒有子音，不能沒有母音。子音(除非母音化)不能單獨構成音節。母音ㄅ省掉不寫，音節就不夠分明。如果一般地把这个母音寫出來，只在少數輕音音節省略，可以幫助區分同音詞。例如：“文字”寫成 wenzi(第一式)或wenzy(第二式)，“蚊子”寫成 wenz。拼音文字作為正式文字使用的時候，要求字形精密。保留音節里的母音字母，也就是保留變化字形的余地，這

对拼音文字的精密化有好处。母音只在ㄓㄔㄕㄗㄕㄮ七个子音后面出現，不跟其他母音結合，这一类音节不超过三个字母，把它写出来并不發生音节过長問題。教学的时候可以把母音跟子音結合在一起教，解除不便单独發音的困难。因此，建議仍旧把它写出。

關於母音ㄅ的写法，这里提出兩种方式，請大家研究选择：

第一式用 i 兼作母音ㄅ的字母，就是把原草案的代用式作为正式写法；同时用 ɪ（無點的 i）作为代用式。第二式用 i 的半母音字母 y 兼作母音ㄅ。

（6）兀的写法。

ng 是原草案所規定的代用式，現在建議把它改为正式写法。

第一式用 ㄩ 为代用式，第二式不用代用式。

四

上节列举的第一、第二兩式不同修改办法，是各自成体系的，就是說，要末各点都采用第一式，要末都采用第二式，例如，不能采用 j、w 作为半母音兼作隔音（第一式），同时又用 j, ch, sh 表示ㄓ、ㄔ、ㄕ（第二式），这样就会內部自相矛盾。这是需要說清楚的。

为了把这兩式說明得系統一些，再把这兩式对原草案的修正要点综合复述如下：

第一式：

（1）把原草案所規定的代用式改为正式写法。就是用 zh, ch, sh, ng, g, i 表示ㄓ、ㄔ、ㄕ、ㄐ、ㄔ、ㄕ。

（2）用 g, k, h（在 ㄧ、ㄩ前面）兼表ㄩ、ㄎ、ㄫ（其中 g 是原草案規定的代用式）。

（3）兀和母音ㄅ都規定了代用式（ㄩ 和 ɪ）。

第二式：

（1）用 j, ch, sh 表示ㄓ、ㄔ、ㄕ。

（2）用 j, ch, sh 在 ㄧ、ㄩ前面兼表ㄩ、ㄎ、ㄫ。

（3）用 ng 表示兀。

- (4) 用ü表示ü。
- (5) i 的半母音字母改为 y。
- (6) 用y兼表母音ü。

五

下面几点修正意見是第一、第二兩式共通的：

(1) v, q, x 三个字母虽然在拼写北京語音的时候用不到，可是在書写科学名詞、科学符号、外来語等的时候就要用到。因此建議把这三个字母列进字母表，關於字母的名称和排列順序，另外規定。

(2) 复合母音 | 又、ㄨ＼、ㄨㄣ 改为以iou, uei, uen 作为这三个复合母音的基本形式，从这些基本形式可以变化出自成音节的jou或you, wei, wen等寫法；同时以iu, ui, un作为它們的簡化形式，在跟声母拼写的时候一般地用簡化形式。

(3) 隔音符号原草案用 [，] (尖头向下)，建議改为 ['] (弯头小撇)，因为这个符号在印刷上是現成的。有人主張用 [-] 作为隔音符号，但是 [-] 在將来拼音文字的寫法規則里估計有不少其他的用处 不宜再兼隔音的职务，因此不如用 ['] 来得妥当。

附：修正建議第一式和第二式的样品

《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中提出了修正建議第一式和第二式，为了便于比較起見，我們把宪法序言根据兩式分別拼写成兩种样品。目前詞兒連寫規則还没有确定，这兩份样品中的寫法只是試用性質的。——編者

修正建議第一式：

ZHUNGHUA RENMIN GUNGHEGUO
HIANFA HYJAN

Zhunghua renmin gungguo ji bai duo nian de jingjyng fendou,
zhungjy zai Zhunghua Gungchandang lingdau hia, zai 1949 nian

kydele fandui diguozhuji, fenggianzhuji he guanliau zibenzhuji de renmin geming de weida shengli, jin'er gieshule changshiki bei•japo, bei•nuji de lishi, gianlile renmin minzhu zhuanzheng de Zhunghua Renmin Gunheguo. Zhunghua Renmin Gunheguo de renmin minzhu zhidu, je giushi hin-minzhuzhuji zhidu, bau-zheng wo guo nenggou tungguo hepingde daulu hiaumie bohye he pinkun, giancheng fanrung hingfude shehuizhuji shehui.

Cung Zhunghua Renmin Gunheguo chengli dau shehuizhuji shehui giancheng, zhe shi jige guodu shiki. Guogia zai guodu shiki de zung-renwu shi zhubu shihian guogia de shehuizhuji gungjehua, zhubu wancheng dui nungje, shougungje he ziben-zhuji gung-shangje de shehuizhuji gaizau. Wo guo renmin zai guoky gi nian nei jicing shenglidi ginhingle gaige tudi zhidu, kang-Mei yan-Chau, zhenja fan-geming fenzi, huifu guomin ginggi deng daguimode douzheng, zhe giu wei jougiuadi ginhing ginggi gianshe, zhubu guodu dau shehuizhuji shehui zhunbeile bijaude tiaugian.

Zhunghua Renmin Gunheguo Di-1 Gie Kyan-guo Renmin Daibiau Dahui Di-1 Ci Huiji, 1954 nian 9 ye 20 ri zai shoudi Beiging, zhuangjandi tungguo Zhunghua Renmin Gunheguo Hianfa. Zhege Hianfa ji 1949 nian de Zhungguo Renmin Zheng-zhi Hieshang Huiji Gungtung Gangling wei gichu, jou shi Gungtung Gangling de fazhan. Zhege Hianfa gunggule wo guo renmin geming de chengguo he Zhunghua Renmin Gunheguo gianli jilai zhengzhi shang, ginggi shang de hin-shengli, bingkie fanjingle guogia zai guodu shiki de genben jaukiu he guangda renmin gianshe shehuizhuji shehui de gungtung yanwang.

Wo guo renmin zai gianli Zhunghua Renmin Gunheguo de weida douzheng zhung jicing giecheng ji Zhungguo Gungchan-

dang wei lingdau de ge minzhu giegi, ge minzhu dangpai, ge renmin tuanti de guangfande renmin minzhu tungji zhanhian. Ginhou zai dungjian he tuangie kyan-guo renmin wancheng guogia guodu shiki zung-renwu he fandui nei-wai diren de dou-zheng zhung, wo guo de renmin minzhu tungji zhanhian giang giyh fahui tade zuoing.

Wo guo ge minzu jicing tuangie chengwei jige zijou-ping-dengde minzu dagiating. Zai fajang ge minzu gian de jou'ai huzhu, fandui diguozihuji, fandui ge minzu neibude renmin gungdi, fandui da-minzuzhuji he difang minzuzhuji de gichu shang, wo guo de minzu tuangie giyh giakiang. Guogia zai ginggi gianshe he wenhua gianshe de guocheng zhung giang zhaugu ge minzu de hyjau, er zai shehuizhuji gaizau de wenti shang giang chungfen zhuji ge minzu fazhan de tedian.

Wo guo tung weidade Soviet Shehuizhuji Gunheguo Lian-meng, tung ge renmin minzhu guogia jicing gianlile laubukepode jouji, wo guo renmin tung kyan-shigie aihau heping de renmin de jouji je rigian zenggin, zhe zhung jouji giang giyh fazhan he gungg. Wo guo gengy pingdeng, huli, huhiang zunzhung zhu-kyan he lingtu wanzheng de yanze tung renhe guogia gianli he fazhan waigiau guanhi de zhengce, jicing huode chenggiu, ginhou giang giyh guanche. Zai guogi shiwu zhung, wo guo giandingbujide fangzhen shi wei shigie heping he reali ginbu de chunggau mudi er nuli.

修正建議第二式：

JUNGHUA RENMIN GUNGHEGUO

SHIANFA SHÜYAN

Jungguo renmin jingguo yi bai duo nian de yingyüng fendou, jungyü zai Jungguo Gungchandang lingdau shia, zai 1949 nian chüdele fandui diguojuyi, fengjianjuyi he guanliau zybenjuyi de renmin geming de weida shengli, yin'er jieshule changshyichi bei-yapo, bei-nuyi de lishy, jianlile renmin minju juanjeng de Junghua Renmin Gungheguo. Junghua Renmin Gungheguo de renmin minju jydu, ye jiushy shin-minjujuyi jydu, baujeng wo guo nenggou tungguo hepingde daulu shiaumie boshüe he pinkun, jiancheng fanrung shingfude shehuijuyi shehui.

Cung Junghua Renmin Gungheguo chengli dau shehuijuyi shehui jiancheng, je shy yige guodu shychi. Guojia zai guodu shychi de zung-renwu shy jubu shysian guojia de shehuijuyi gungyehua, jubu wancheng dui nungye, shougungye he zybenjuyi gung-shangye de shehuijuyi gaizau. Wo guo renmin zai guochü ji nian nei yijing shenglidi jinshingle gaige tudi jydu, kang-Mei yüan-Chau, jenya fan-geming fenzy, huifu guomin jingji deng daguimode doujeng, je jiu wei youjihuadi jinshing jingji jianshe, jubu guodu dau shehuijuyi shehui junbeile biyaude tiaujian.

Junghua Renmin Gungheguo Di-1 Jie Chüan-guo, Renmin Daibiau Dahui Di-1 Cy Huiyi, 1954 nian 9 yüe 20 ry zai shoudi Beijing, juangyandi tungguo Junghua Renmin Gungheguo Shianfa Jege Shianfa yi 1949 nian de Jungguo Renmin Jengjy Shieshang Huiyi Gungtung Gangling wei jichu you shy Gungtung Gangling de fajan. Jege Shianfa gunggule wo guo renmin geming de chengguo he Junghua Renmin Gungheguo jianli yilai jengjy

shang, jingji shang de shin-shengli, bingchie fanyingle guojia zai
guodu shychi de genben yauchiu he guangda renmin jianshe
shehuijuyi shehui de gungtung yüanwang.

Wo guo renmin zai jianli Junghua Renmin Gunhuguo de
weida doujeng jung yijing jiecheng yi Jungguo Gungchandang
wei lingdau de ge minju jieji, ge minju dangpai, ge renmin tuanti
de guangfande renmin minju tungyi janshian. Jinhou zai dung-
yüan he tuanje chüan-guo renmin wancheng guojia guodu shychi
zung-renwu he fandui nei-wai diren de doujeng jung, wo guo de
renmin minju tungyi janshian jiang jishü fahui tade zuoyüng.

Wo guo ge minzu yijing tuanje chengwei yige zzyou-ping-
dengde minzu dajiating. Zai fayang ge minzu jian de you'ai huju,
fandui diguojuyi, fandui ge minzu neibude renmin gungdi, fandui
da-minzujuyi he difang minzujuyi de jichu shang, wo guo de minzu
tuanjie jiang jishü jiachiang. Guojia zai jingji jianshe he wen-
hua jianshe de guocheng jung jiang jaugu ge minzu de shüyau, er
zai shehuijuyi gaizau de wenti shang jiang chungfen juyi ge minzu
fajan de tedian.

Wo guo tung weidade So iet Shehuijuyi Gunhuguo Lian-
meng, tung ge renmin minju guojia yijing jianlile laubukepode
youyi, wo guo renmin tung chüan-shyjie aihau heping de renmin
de youyi ye ryjian zengjin, je jung youyi jiang jishü fajan he
gunggu. Wo guo genjü pingdeng, huli, hushiang zunjung ju-
chüan he lingtu wanjeng de yüanzhe tung renhe guojia jianli he
fajan waijiau guanshi de jengce, yijing huode chengjiu, jinhou
jiang jishü guanche. Zai guoji shywu jung, wo guo jiandingbuyi-
de fangjen shy wei shyjie heping he renlei jinbu de chunggau
nudi er nuli.

原 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中国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終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因而結束了長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証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業、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內已經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鎮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計劃地进行經濟建設、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在首都北京，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宪法以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共同綱領为基础，又是共同綱領的發展。这个宪法巩固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經濟上的新胜利，並且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願望。

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偉大斗争中已經結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我国各民族已經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將繼續

加强。国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过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点。

我国同偉大的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誼也日見增進，这种友誼將繼續發展和巩固。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則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經获得成就，今后將繼續貫徹。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針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怎样使拉丁字母合理地 为汉语拼音服务

丁 西 林

一音一母的基本原則

拉丁字母有26个，其中6个一般用作韵母，即 a,e,i,o,u,y；其余20个一般用作声母，即 b,c,d,f,g,h,j,k,l,m,n,p,q,r,s,t,v,w,x,z。任何一套字母，無論是作文字用或者作拼音用，为了便於學習，都應該“一音一母”，那就是說，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素，而一个音素也只用一个字母代表。根据这个原則，26个拉丁字母就只能代表26个不同的音素。汉语北京语音有几个音素呢？用拉丁字母拼写北京语音能不能做到一音一母呢？對於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可以做到，并且應該这样做。

声 母

先談声母，北京语音有22个声母，其中有4个是公認的結合声母。結合声母的發音方式是两个單純声母發音方式的結合。这四个結合

合声母是“知”“痴”“資”“雌”。它们的結構是：

“知”=“德”+“詩” “痴”=“特”+“詩”

“資”=“德”+“思” “雌”=“特”+“思”

結合声母既然是由單純声母結合造成，就不一定要有自己專用的字母。我們只要把作为構成分子的兩個單純声母的字母写在一起，就可以作結合声母的字母用。这种办法不仅节省字母，并且把結合韵的結合性質也表現了出来。依照这种办法，假定我們用拉丁字母 d, t, z, s 作声母“德”“特”“詩”“思”的字母，这样，这四个結合声母的字母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知”=dz, “痴”=tz, “資”=ds, “雌”=ts

上面的这种办法，除了具有語音学上的理論根据外，也是与国际習慣符合的。国际音标用的就是同样的办法。再从实际应用方面說，这四个声母用的虽然也是一种双字母，但与一般的双字母不同；它們不是任意配合的双字母，而是說得出理由來的双字母，因此容易認，容易記。除此之外，还另有一个优点，即不發生需要隔音的情况。这是由於在北京語音中，声母 d, t 不作任何音节的尾巴，也不單独地代表字音，因此，当它們和声母 z, s 以双字母的形式出現的时候，它們永远是代表結合韵的双字母，而不会是屬於前后两个音节的單純声母。

北京語音的22个声母，除去4个結合声母不算，剩下18个。拉丁字母中一般作声母用的有22个。因此，要做到一音一母，講数量，不是不足，而是有余；講配合，怎样呢？能做到合情合理嗎？讓我們試試看。在右面的声母表中，字上加圓

声母表

括弧的是前面所講的四个單純声母和它們所結成的四个結合声母的字母，字上沒有括弧的10个字母，它們与音素的配合是完全依照国际習慣，因此都不成問題。

剩下的是字上加方括弧的四个字母，其中作声母“基”“欺”“希”用的3个字母 j, c, x 也比《汉語拼音

玻	坡	摸	佛	德	特	訥	肋
b	p	m	f	(d)	(t)	n	l
哥	科	唔	喝	基	欺	希	
g	k	[q]	h	[j]	[c]	[x]	
知	痴	詩	日	資	雌	思	
(dz)	(tz)	(z)	r	(ds)	(ts)	(s)	

方案(草案)所用的 h 、 q 、 x 更接近習慣，應該更容易為各方面所接受。剩下的一个声母“唔”(兀)一向是用双字母 ng。用ng的优点是与国际習慣符合，但有以下的几个缺点：(1)这个声母是一个單純声母，非不得已不應該用双字母；(2)双字母增加了音节中字母的数目，尤其是用在音节末尾的双字母关系更大，因为最后的方案中可能除了这个用在音节末尾的双字母外，还有用在音节开始的双字母；这样，一个音节中就可以有兩個双字母，而一个音节中字母的数目就可以多至六个，例如“庄”(zhuang)、“窗”(chuang)、“双”(shuang)等；(3)由於ng可以分屬於前后两个音节，这个双字母增加了需要隔音的情况，例如fangan可以是 fang' an (方案)，也可以是 fan' gan (反感)；dangan可以是 dang' an (档案)，也可以是 dan' gan (單干)；mingan可以是 ming' an (命案)，也可以是 min' gan (敏感)；这些可此可彼的詞上如果不加隔音符号，就不知道是哪一个了。用 q 老早就有人这样主張。它的优点是没有上述的毛病，缺点是不合習慣，权衡得失，似乎利多弊少。

單 純 韵 母

北京語音有7个單純韵母，即“啊”“喔”“額”“誤”“衣”“烏”“迂”。拉丁字母中一般作韵母用的只有6个。这6个字母可以与汉语的6个韵母配合如下表(字母上無括弧的)：

單 純 韵 母 表

啊	喔	額	誤	衣	烏	迂
a	o	e	y	i	[w,v]	u

剩下下一个韵母“烏”，可以用字母 w 或 v。字母 w 在很多用拉丁字母的文字中一向代表“烏”音，因此是与国际習慣符合的。但是，有人認為“烏”音有兩种用途：一种是作“元音”(即單純韵)用，另一种是作“半元音”(即介母)用；作半元音用时可以用w，作元音用时應該用另一个字母，例如 u。这种区别对于汉语是不必要的。理由在下文講介母时再談。也有人認為字母w在印刷上占的地位太寬，写起來笔画曲

折太多，建議用 v；或用 u 作“烏”，用 v 作“迂”。這兩個建議都是合理的，都可以採納。

北京語音中，除了上述的 7 個單純韻母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單純韻母呢？1. 某些語音學家認為漢語“知”“痴”“詩”“日”四組字音之後和“資”“雌”“思”三組字音之後各有一個“舌尖韻母”。但也有人認為沒有。字母為的是應用，若講應用，問題就不是有沒有這兩個韻母，而是要不要字母。一個韻母所以要有一個字母，不外乎：（1）單獨代表字音，例如“啊”“烏”“衣”“迂”，而這兩個字母，即使有，並不代表字音；（2）和其他韻母造成結合韻，例如“烏”和“啊”造成“蛙”和“熬”，而這兩個韻母並不和其他韻母造成任何結合韻；（3）和一般聲母拼成字音，例如“烏”和“波”拼成字音“布”，而這兩個韻母並不和任何聲母拼音而只是上述兩組字音拖長之後去掉摩擦聲的“余音”。更足以說明問題的是用這兩組字音和韻母拼音的時候，我們並不感覺到字音之後有一個韻母，而這個韻母必須丟掉，才能準確地拼出其他字音。可能有人認為漢語字音總是有一個韻母的，聲母不能單獨地代表字音。這種說法是與事實不符的，漢語東南方言中有好些口語字音只是聲母的聲素，例如蘇州、廣州的“五”(ŋ)，湖州的“我”(ŋ)，崇明的“你”(n)，杭州的“兒”(l)，廣州的“不”(m)，蘇州“喰不”的“喰”(m)。也還可能有人認為如果在這兩組字音的聲母之後加上一個韻母，至少有隔音作用。這是不錯的。比方說，如果有這樣一個韻母，我們就可以把“植物”寫成 ziu (依照《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拼法)，而不必加用隔音符號，把它寫成 ?u，使它與 zu(住)有別。不過，話得說回來。僅為了隔音是不值得加添這樣一個多余的字母的。隔音除了用符號外，還有其他各種方法。2. 漢語“而”“兒”“耳”“二”等字音可以看成是一個韻母——一個特殊韻母，因為它既不和聲母拼音，也不和其他韻母造成結合韻。它的音質和聲母“日”差不多。我們或者就用聲母 r 代表這些字音，或者在字母 e 的頭上加添符號，例如 ē，或在 e 的後面加聲母 r，作 er。

結合韵母和介母

当我们發一个韵母声音的时候，如果我們保持口腔的状态不变，这样發出来的声音就是一个單純韵；如果讓口腔从某一个状态轉变到另一个状态，这样發出来的声音就是一个結合韵。如果轉变是从一个开口韵（“啊”“喔”“額”“該”）轉向一个閉口韵（“衣”“烏”“迂”），汉语就把这种結合韵讀成头重脚輕；相反的，如果轉变是从一个閉口韵轉向一个開口韵，汉语就把这种結合韵讀成头輕脚重。汉语結合韵的这种讀音輕重与口腔开闭的关系是合乎自然規律的，是正常的。但是并不是世界上各民族的語音都是这样，英語就不是。英語中有九个結合韵，全是讀成头重脚輕，其中有兩個就是以閉口韵“衣”“烏”開始的：一个是从“衣”轉向“額”，例如英文字ear, beer, here, pier, real, idea；另一个是从“烏”轉向“額”，例如英文字boor, tour, sure。为什么英語中能有这种反常的現象呢？很简单，英國人讀这两个結合韵时把閉口韵的声音突出地加强了。

上述的兩种結合韵籠統地叫作“二元結合韵”。因为是由两个單純韵决定的。此外，結合韵还可以是先从一个閉口韵轉向一个開口韵，然后接着轉回到另一个或同一个閉口韵。这样的結合韵叫作“三元結合韵”，因为是由三个單純韵决定的。汉字中的三元結合韵限於以“衣”“烏”两个閉口韵开始。

結合韵既是由某一个單純韵轉变到另一个單純韵，就不一定要有自己專用的字母；我們只要把兩個單純韵的字母写在一起，就可以作一个二元結合韵的字母；只要把三个單純韵的字母写在一起，就可以作一个三元結合韵的字母，这本是極簡單、極自然、極合理的。但有些人根据英語的習慣，主張汉语的“衣”“烏”兩韵必需各有兩個字母，一作韵母，一作介母；規定結合韵前面沒有声母时，用介母j,w,例如ja(雅)、jau(腰)、jou(优)，wa(挖)，wo(窩)，wai(歪)；有声母时，用韵母i,u,例如lia(俩)，liau(了)，liou(溜)，gua(瓜)，guo(鍋)，guai(乖)。从这个規定，显而易見，介母j,w 与i,u的区别仅在形式；至於音質与音

量則完全相同。这个規定不仅適用於結合韵，并且適用於單純韵与附声韵，單独用的單純韵和附声韵前面沒有声母时也要加用介母，例如把“衣”写成 ji，把“烏”写成 wu，把“因”写成 jin，把“英”写成 jing。这种重床迭架的用法更不合理了。英語的“衣”“烏”兩音各有兩种字母，是有它的充分理由的。1. 上文已經提及，英国人把以“衣”“烏”起头的結合韵讀成头重脚輕。但英語中也有以“衣”“烏”起头而讀成头輕脚重的結合韵（尽管一般的英国的语音学家不把它們叫作結合韵），對於这类結合韵中的“衣”“烏”，英国人就用 y,w，例如 yard, yes, yet, you; water, way, work, wet. 2. 英語“衣”“烏”介母和韵母的音質不完全相同，並且还可以造成結合韵；英文 yield, year, wool, would 等字音中不仅有韵母的音素，同时还有介母的音素；如果没有專表介母的字母，那就太不方便了。3. 英語的“烏”音的前面可以有一个声母而不如同一般韵母那样和它拼音，例如 sweet, swing, swan, twist, twice, dwarf, dwell 等，如果没有像 w 这样的字母就很难表出这种关系。这些就是英語中的“衣”“烏”兩音須有專表介母字母的理由；在汉语中全不存在；所以我在上文說，这种区别對於汉语是不必要的。

總 論

本文是在兩個基本原則之下討論怎样能使拉丁字母合理地为汉语拼音服务。这两个基本原则是1. 不采用26个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2. 一音一母。应当說明，不受这两种限制的方案甚多，而且各有优点（例如有的方案不用双字母）。對於这些方案，本文全未叙述，並非抹杀，而是因为它们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問題很清楚，在为汉语拼音应当怎样配合拉丁字母的問題上，思想上有两种想法，因此在方法上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根据汉语的特点，把字母加以适当的、合理的灵活运用，不过分迁就外国習慣，从而可以得到以下的好处：

1. 不采用26个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
2. 一音一母。
3. 只有4个

合理的双字母，4.一个音节中的字母不超过5个。

另一条路是尽量地尊重国际习惯，主要的是英语习惯，竭力地照顾到使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拼音的相当长的历史，以及照顾到目前看惯西方文字的知识分子的反应。这些都是有理由的，但因此就不免要产生以下的全部的或部分的在学习和使用上感到不便的后果：

1.采用26个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2.若干个字母要变读。主要是“基”“欺”“希”三个声母要和“哥”“科”“喝”或者“知”“痴”“诗”用相同的字母。3.数目较多的双字母。4.最长的音节有六个字母。

这两条路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最好是能统一起来；如若不然，那末，应该把各种方案的利弊说清楚，让广大的人民选择。

——《拼音》月刊 1956年8月号

全面考虑、权衡轻重得失，把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修改好

章 感

一 人们对方案草案的意见概说

自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发表后，根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收到的个人和团体的意见，多数人表示原则上同意方案草案，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意见是很多的。不同意意见集中在下列3个问题：

1.怎样处理ㄩ、ㄤ、ㄦ和ㄓ、ㄔ、ㄕ这6个字母？2.要不要j、w？
3.要不要写出舌尖元音，即ㄓ、ㄔ、ㄕ、ㄞ、ㄙ、ㄩ要不要写出韵母？

关于ㄩ、ㄤ、ㄦ和ㄓ、ㄔ、ㄕ这6个字母的问题，意见集中在方案草案的ㄩ、ㄤ、ㄦ这3个字母。一部分人要求另换3个字母，但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另一部分人主张在ㄩ、ㄤ、ㄦ这3个字母上另加符号，如ㄩ、ㄤ、ㄦ，

ѣ, ѣ, ѣ 等等。还有一部分人建議用 zh, ch, sh 或者其它双字母。

至于用什么字母来表示 ы, ҹ, ҭ 这个問題，意見集中在方案(草案)的俄語字母 ҹ。其次是不同意用 q, x, 特別是 q, 又其次是主張變讀的，如 ҹ, ҹ, ҭ 变讀，或者 ҹ, ҹ, ҭ 变讀，或者 ҹ, ҹ, ҭ 变讀。

关于 j, w 的意見，有主張要的，也有主張不要的、主張不要的，認為可用隔音符号 [], 或者用字母來隔音。

关于舌尖元音的意見，一部分人認為應該寫出这个元音，但是不同意用小型大写 І 和手写时用 ә，並提出改用其它字母。另一部分人認為可以省掉舌尖元音。

上面所講只是各方面人士对方案(草案)的主要意見。从这些意見当中，我們可以看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此外，还有很多人沒有表示意見。究竟他們的意見怎样，我們現在不知道。同时應該指出，已經表示完全同意方案(草案)的人还是有的。因此，我們現在还不能够作出結論，在全國範圍內大多数人的意見是主張这样或者那样。我們只能根据已發表的意見，全面考慮，权衡輕重得失，把方案(草案)修改好，作为进一步討論研究的参考。

二、关于 ҹ, q, x 和 ӡ, ӡ, ӡ 的問題

現在先談一談怎样处理方案(草案)的 ҹ, q, x 和 ӡ, ӡ, ӡ 这 6 个字母的問題。处理这个問題是有各种可能性的。如果照方案(草案)的基本精神，即各有独立字母的精神，加以修改的話，那就 26 个拉丁字母是不够用的。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有兩种可能的办法，就是除尽量利用原有拉丁字母外，在拉丁字母上另加符号，或者用双字母。

照第一种办法，可以作如下的修改：(1) ҹ改 j, q 和 x 不動；(2) ӡ, ӡ, ӡ 改 ӡ, ӡ, ӡ。这就是采取一部分人的意見在 ӡ, ӡ, ӡ 这 3 个字母上另加符号的办法。因为照方案“草案”的規定，声調符号要加在主要的元音上面，那就不便在字母上面再加符号。因此，符号以加在 ӡ, ӡ, ӡ 的下面为好，而最簡單的符号就是一小撇，这样的符号比方案“草案”的符号簡單得多，而且在書寫时可在原有字形之下加一小撇，不必另造書寫

体了。这样一來，只把方案（草案）略加修改，而有很大的改进。

照第二种办法，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 ч 改 j , q 和 x 不動； $\text{z},\text{g},\text{s}$ 改 zh,ch,sh 。这是上海一部分同志提出的修改办法。第二种是 ч 改 j , q 改 c , x 不动， $\text{z},\text{g},\text{s}$ 改 dz,tz,z ，这是丁西林同志提出的修改办法。它的特点是双字母的安排有语音学的根据。第三种是 ч 改 j , q 改 c , x 改 hs ； $\text{z},\text{g},\text{s}$ 改 zh,ch,sh 。它的特点是根据使用拉丁字母的习惯来拟訂的，如 ч 作 j , т 作 hs ，是在国内久已通行的拼法； к 作 c 是意大利語的拼法。除了这3种可能性外，还可以考慮其它修改办法。

如果不用独立字母来表示 ч 、 к 、 т 和 ш 、 ж 、 з 的話，那就可以考慮3种变讀法：第一种是 ч 、 к 、 т 变讀，就是 ч 、 к 、 т 在 l 、 u 之前改讀 ч 、 к 、 т ；第二种是 ш 、 ж 、 з 变讀，就是 ш 、 ж 、 з 在 l 、 u 之前，改讀 ш 、 ж 、 з ；第三种是 ш 、 ж 、 з 变讀，就是 ш 、 ж 、 з 在 l 、 u 之前，改讀 ч 、 к 、 т 。至於 ш 、 ж 、 з 用什么字母来表示，可以另外考慮。照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所規定的 ч 、 к 、 т 变讀法，是用 zh,ch,sh 来表示 ш 、 ж 、 з 的。照国語羅馬字方案所規定的 ш 、 ж 、 з 变讀法，是用 j,ch,sh 来表示 ш 、 ж 、 з 的。照蕭三同志所提的 ш 、 ж 、 з 变讀法，是用 zh,ch,sh 来表示 ш 、 ж 、 з 的。

現在讓我們停下来，比較一下处理 $\text{ч},\text{q},\text{x};\text{z},\text{g},\text{s}$ 这6个字母的各种办法，并結合着要不要 j,w 和舌尖元音这两个問題，来研究出一个修正方案。用独立字母来表示 ч 、 к 、 т 和 ш 、 ж 、 з 有一定的好处，因为这是符合一个音素一个字母的原則的，而且學習起来比較容易。至於用單字母或者用双字母，都是各有利弊的。

單字母的好处是拼写出来的音节比較短，最多不过四个字母。这样做能够在書寫上和排印上节省紙張，數学上也比較方便。它的缺点是字母的总数比較多；如果字母上另加符号的話，写完一个詞以后，还要回头在有关字母上再加符号，那就有些不方便了。

双字母的好处是字母的总数可以減少，書寫时不要回头再加符号；如果字母总数以原有拉丁字母为限，可以利用現有打字机和排印设备，并且打电报很方便。它的缺点是拼写出來的音节比較長，書寫

和印刷多費紙張，而且有些双字母很难用語音学的原理來說明，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难。

如上所說，單字母和双字母各有短長。單字母的主要缺点是：如果字母总数过多的話，將給使用文字的机械化帶來一定的困难，特別是打电报方面。据对打电报有研究的同志說，如果字母总数过多，打电报的速度会慢些，而且容易發生錯誤。据說为了打电报的方便，字母总数以不超过28个为好。双字母的主要优点是在文字的机械化方面。在这点上，單字母的缺点就是双字母的优点。但是在語音学（應該指出，双字母的配合也可以合乎語音学原理，如丁西林同志的方案）、教学、紙張的节约等方面，單字母比双字母强。如果字母总数不过多，不妨碍使用文字的机械化，我認為以采用單字母为好。但是这不是說非單字母不可，或者双字母是絕對不行的，因为字母的使用要从各方面來考慮，并且要看在整个方案里字母的配合如何。至于用哪些字母来替换 ㄅ, ㄆ, ㄮ 和 ㄉ, ㄊ, ㄋ 这6个字母較为适当，那要从使用字母的習慣，語音学的系，各字母在整个方案里的配合等方面來考慮。我認為上面所講的兩种办法和各种可能性都是各有道理的，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討論研究才好决定。

如果不用独立字母来表示㄄、ㄆ、ㄈ、ㄉ、ㄊ、ㄋ 这6个音素，我們就得考慮上面所講的3种变讀法。变讀法的共同优点是节省字母；它們的共同缺点是教学上比較麻煩些。这3种变讀法各有优缺点。
㄄、ㄆ、ㄈ 变讀的优点是符合汉語語音的历史变化，适合某些方言語音跟北京語音的对应規律。缺点是跟少数民族尽量利用汉語字母來創造或者改革文字的要求發生矛盾，因为有些少数民族的語音有 gi, ki, hi 的音，㄄、ㄆ、ㄈ 变讀使他們不能够很好地利用这样一套汉語字母。同时虽然㄄、ㄆ、ㄈ 变讀合乎某些方言語音跟北京語音的对应規律，但是拼写这些方言語音跟北京語音的对应規律的时候，就得另找字母，这显然增加了拼写这些方言語音的困难。

ㄓ、ㄔ、ㄕ 变讀的优点是合乎北京語音的内在規律，因为在北京語音里㄄、ㄆ、ㄈ 只跟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合併，而ㄓ、ㄔ、ㄕ 只跟

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合拼。同时ㄓ、ㄔ、ㄕ变读不跟拼写少数民族語言，汉語方言和外來語發生矛盾。缺点是如果用双字母作ㄓ、ㄔ、ㄕ的話，即双字母的出現次数增加了，这是某些人反对ㄓ、ㄔ、ㄕ变读的唯一理由。但是如果用單字母作ㄓ、ㄔ、ㄕ的話，反对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了。

ㄔ、ㄕ、ㄕ变读的优点是沟通尖团音，使說尖团音的人們能够各自依照習慣来念讀。缺点是加强說尖音的習慣，对語音的統一有一定的妨碍。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这3种变读法当中，ㄓ、ㄔ、ㄕ变读比較好些。

三、關於 j,w, 舌尖元音和其它字母的問題

關於 j,w 的問題，大家都承認這兩個字母的主要作用是隔音。它們的优点是能够跟其它字母配合，在文字上比較好看些。缺点是多用兩個字母，并且有些拼法比較累贅些，如 jin,jing 等等；同时在教学上比較麻煩。如果用隔音符号，不如用 j,w，因为隔音符号出現多，在文字上是不好看的。如果用字母来隔音，又容易在拼音上發生混乱。比較好的办法是在必要的时候用声調符号来隔音。这样既可以省掉兩個字母，又不致有上述的缺点。

这里我們可以附帶談一談标注声調的問題。在研究出更好的标注声調的办法以前，还是用現有的符号来标調为好。从正音的角度来看，标注声調是必要的。为了使大家能够正确地学好普通話，标注声調也是必要的。在文字上沒有必要把每个音节的声調都标出来，因为有些詞，如帝国主义、共和国、人民等等，就是不标注声調，也不会發生混乱的。但是有些詞，如書、樹；砍、看；保衛、包围；医务、义务等等，如果不标注声調，就会發生混乱的。一般說來，凡是可能發生混淆的詞須标注声調以示区别。当然同声調而可能混淆的詞还須用特別写法来加以区别。这是另一問題，这儿我們不必討論了。究竟哪些詞需要标注声調，哪些詞不需要标注声調，應該实事求是地加以仔細的研究和實驗，然后做出結論。既然我們需要用声調符号来区别可能混

清的詞，为什么不同时使用这些現成的符号来隔音呢？

关于舌尖元音的問題，大家都承認这个元音是存在的。問題是要不要写出来。我認為以写出来为好。为什么呢？第一，北京語音的特点之一是音节分明；如果不把这个元音写出来，就不能够显示出北京語音的特点。第二，如果不写出这个元音，像“蚊子”和“文字”这两个詞，在拼写上就沒有区别，这显然是很不妥当的。如果用輕声符号来区别便会增加輕声符号的出現次数，这是不必要的。第三，如果不写出这个元音，隔音的需要增加了，这應該是尽可能減少才好。第四，如果不写出这个元音，在教学元音和輔音的关系的时候，又要有例外，这会增加學習上的困难。当然，不写出这个元音是簡單些；但是簡單化又帶來上述的困难。因此，权衡輕重得失，还是以写出这个元音为好。

用什么字母来表示这个元音呢？为了使这个元音跟ㄩ、ㄩ、ㄑ的元音有区别，我認為可以用y来表示。y占用了以后，我建議用u来表示ㄩ，用w来表示ㄩ。用u来表示ㄩ，在实际上已有先例，如法語。w的發音事实上跟ㄩ相同；因此用它来表示ㄩ是很适当的。本来可以考慮用v来表示ㄩ；但是为了保留这个字母在科学上使用以及拼写外来語、少数民族語言和汉语方言之用，还是以不占用这个字母为好。此外，ŋ这个字母既可以減少隔音的需要，又可以縮短音节。因此，我認為不必更換这个字母。

四 几个可以考慮的修改办法

綜合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考慮以下几个修改办法：

1. 关于ㄔ,q,x和ㄗ,g,s的問題。

(1) ㄔ改j,q和x不动，用ㄓ,ㄔ,ㄕ作ㄓ、ㄔ、ㄕ；(2) ㄔ改j,q和x不动，用zh,ch,sh作ㄓ、ㄔ、ㄕ；(3) ㄔ和q改j和c,x不动，用dz,tz,z作ㄓ、ㄔ、ㄕ，ds,ts,s作ㄉ、ㄊ、ㄕ(丁西林同志的方案)；(4) ㄓ、ㄔ、ㄕ变讀，用j,ch,sh做ㄓ、ㄔ、ㄕ(林汉达同志的方案)；(5) ㄓ、ㄔ、ㄕ变讀，用j,c,x作ㄓ、ㄔ、ㄕ，z c(ts)作代用式，s作ㄉ、ㄊ、ㄕ。

2. 無論采取以上任何的修改办法，其它字母都可以作如下的安

排：

(1)取消j,w的隔音法，而用声调符号来隔音；(2)舌尖元音用y来表示；(3)用u作ㄩ；(4)用w作ㄨ；(5)保留ŋ(ng作代用式)；(6)其它字母不另。

为了縮短音节，节约字母，我認為以ㄓ、ㄔ、ㄕ变讀，并用j c x 作ㄓ、ㄔ、ㄕ为好。現將这个方案的声母韵母表排列如下：

b	p	m	f	d	t	n	l	g	k	ŋ(ng)	h	ji	ci	xi	ji	c
ㄅ	ㄆ	ㄎ	ㄈ	ㄉ	ㄊ	ㄋ	ㄌ	ㄎ	ㄑ	ㄙ(ㄙg)	ㄏ	ㄐ	ㄎ	ㄏ	ㄐ	ㄔ
x	r	z	ts	s	a	o	e	i	w	u	y					
ㄜ	ㄙ	ㄔ	ㄔs	ㄕ	ㄞ	ㄠ	ㄤ	ㄧ	ㄨ	ㄩ	ㄩ	ㄔ	ㄔ	ㄕ	ㄔ	ㄔ
ai	ao	ow	ei	an	ang	ang	en	ɛŋ	ɛŋ	ɛŋ(eng)	ia	ie	iɛ	iɛ	iɛ	iɛ
ㄞ	ㄞ	ㄞ	ㄞ	ㄞ	ㄞg	ㄞg	ㄞ	ㄞ	ㄞ	ㄞg(ㄞng)	ㄧ	ㄧ	ㄧ	ㄧ	ㄧ	ㄧ
iao	iow	iw	ien	in	iang	iang	iŋ	ing	wa	wo						
ㄧㄞ	ㄧㄞ	ㄧㄞ	ㄧㄣ	ㄧㄣ	ㄧㄤ	ㄧㄤ	ㄧㄥ	ㄧㄥ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wai	wei	wi	wan	wen	wn	wang	wŋ	wŋ	wŋ(wng)							
ㄨㄞ	ㄨㄞ	ㄨ	ㄨ	ㄨ	ㄨ	ㄨㄤ	ㄨㄤ	ㄨㄤ	ㄨㄤ	ㄨㄤ(wng)						
ue	uan	un	uŋ	ung												
ㄩㄞ	ㄩㄞ	ㄩㄞ	ㄩㄞ	ㄩㄞ												

从上面的声母韵母表，我們可以看出，这个方案共有26个字母，比方案草案少了4个字母。它比用双字母来变讀的方案只多了3个字母，在文字的机械化方面沒有困难。它有單字母方案的优点，而無單字母方案的缺点，这就是說，它拼写出来的音节跟一般單字母方案一样短，而無一般單字母方案需要更多字母的缺点。同时它有双字母方案的优点，而無双字母的缺点，这就是說，它在文字的机械化方面有双字母方案的長处，而無双字母音节过長的短处。

当然这个方案还不是最理想，主要是因为它沒有貫徹一个音素一个字母的原则。它的假定是字母总数以不超过28个为好，但是这个假定不一定是对的。据我看来，只要有30个左右的字母，便能够貫徹一个音素一个字母的原则。如果这样做不妨碍文字使用的机械化，

那就任何变讀都是不必要的。

以上意見是否妥當，還望讀者批評指正。

——《拼音》月刊1956年8月号

關於《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 修訂和批評

黎錦熙

一 四大原則、七个要點的說明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發表後，展開全國性的討論和批評。我參照群眾的意見，曾試擬一個修訂案（見北京師大學報），現在把大家討論過的四大原則簡括為四句話：“一音一母，一母一音。二十六母，再標四聲。”再各舉要點說明：

原則一：一音一母

一個音素只用一個字母，尽可能不用雙字母來表示一個音素。這是原草案的基本上特優之點，應當支持，酌量改進。理由是：1. 音節拼得不長，標準音至多四母，適合漢語的特徵和習慣；2. 無論印品和書面，經濟上、勞動力上都可以节省些；3. 進一步在26字母範圍內不用雙字母，並不是不可能的（見下第三原則）；有些外國語慣用的雙字母，我們不過是看慣了，如 ch, sh 等，不必過於迂就。據此原則批評原草案三點：

(一) 原草案第四條用 I 表示，這在漢語拼音上是根本不必要的，就因為它是漢語所特有的，在標準音里就只有ㄓ、ㄔ、ㄕ、ㄕ、ㄔ、ㄕ、ㄕ這7個簡單的獨立音節，正好適用“一音一母”的原則，而且在一般拼法上，這種“聲化元音”實在沒有用個字母的必要，正如 m(m, 吳語

‘嘛’(不)、n(有，湖州称‘你’)、m(爪，吳語称‘我’)一样。注音字母的市是叫‘空韵母’的，只备语音学上說明之用，并不用来拼写。国語羅馬字才用上，作y，为的是要依靠它的重迭变化來表示声調。拉丁化新文字干脆不要，是适当的。現在既有声調符号兼表，这7个子音是独立的音节，不跟一般子音的用法相混，“一音一母”，就不必又費上一个‘不列入字母表’的‘空韵母’，徒然增加音节的長度。(至於原第六条又規定可以用i代l，更难免造成混乱；有主張作i的，既是增加新母，又使标調麻煩。)

(二)原草案第一条用j(丨)、w(ㄨ)作“半輔音”(也就是“半元音”)，这在汉语拼音上也是不需要的。三个介母丨、ㄨ、ㄩ，本来就是兼用作半輔音或半元音的；添这两母(但又缺少一个ㄩ)，就成为“一音三母”了！并且i、u自成音节时，j、w又不能代替，加在其前，也徒增音节的長度。在學習和运用上，自然也要感到拼音条例和字形都流於繁琐的。主要的目标是在隔音；但既有了隔音符号，原草案用「丨」，拟改用一般的连号——兼作隔音号，又調号很能兼表音节(如‘皮袄’作piǎo，自然不会混于‘piao飄’或‘piǎo漂白的漂’的)；若再把“尽左拼”的拼音条例訂好(国語羅馬字就是“尽左拼”的，如‘仙’作xian，‘西安’才隔为xi-an)那么隔音符号也不会用得太多。注音字母不造这种‘音头母’，并無不便。国語羅馬字才用上，为的是ia(鴉)、ua(崖)專表陰平，另以ya(牙)、wa(娃)表陽平，而上声的ea(噏)、oa(瓦)就利用y、w添个音头也清楚些(去声类推)，主要的理由还在表示声調。拉丁化新文字才广用作“音头母”，是不适当的，原草案承襲了这种短处。

(三)原草案第一条用ŋ表ng虽是新母，不合第三原則，但权衡輕重，也拟保留。不过，它究竟是在26字母体系以外的，产生多方面的不便，若采用大N(小型的大写)，手写体是n，把ŋ这个右垂而鉤的長腿改为左伸而曲的長頸，就是很熟悉的，而印刷体的N更是現成的了。

原則二：一母一音

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素，尽可能不讓它变讀兼职。这在原草案也是相当地照顧到的。理由是：1. 學習和运用上減少麻煩和錯誤；2. 照顧全國的方音，使自拼方音有別，學習標準音也不混。據此批評原草案兩點：

(四) 原草案對ㄩ、ㄤ、ㄦ另找字母作ㄔ、ㄕ、ㄫ，不同於國語羅馬字用ㄓ、ㄔ、ㄕ來兼职，也不同於拉丁化新文字用ㄍ、ㄅ、ㄏ來變讀，這正是它的優點。不過，兼职可以節省字母，是有好處的，只看變讀變得怎樣，有沒有交叉的方音。全國方音中既沒有ㄓ、ㄔ、ㄕ和ㄓㄔ、ㄔㄕ、ㄕㄔ，則ㄓ、ㄔ、ㄕ就不妨兼ㄩ、ㄤ、ㄦ之職，免得ㄓ、ㄔ、ㄕ找單字母的困難，也可解決ㄗ、ㄕ、ㄕ三個新字母不受欢迎的問題。現拟ㄓ、ㄔ、ㄕ也用ㄐ、ㄕ、ㄫ（原草案ㄐ作ㄔ是新字母，不合第三原則，所以改用ㄐ），只有開合兩呼（如‘ja渣’‘jua抓’），同時兼齊撮兩呼之職，就讀ㄩ、ㄤ、ㄦ（如‘jia家’‘jyé決’），變讀變得不厉害，不像gi, ki, hi 和 zi, ci, si 都有交叉的方音。

(五) 原草案用一個e代表ㄞ、ㄞ兩個音素，也是開口呼（如“lè乐”）和齊撮兩呼（如“liè列”“lyè略”）相配，在北京音系中自無大問題。但一出北京，交叉性很大。北京有時也單用，要分別（如“è額”和“è誒”，嘆詞），不如一母一音，分為e, E（小型的大寫），“列”“略”拼作liè, lyè）。

原則三：二十六母

以拉丁一羅馬字母26個的體系為選擇字母的範圍，不另添拉丁字母以外的新字母。因此：

(六) 原草案第一條采用的俄文字母的ㄩ、國際音标的ŋ、加尾巴的ㄗ、ㄕ、ㄕ這5個新字母都擬刪除。理由是：既採用了在全世界範圍內有七億多人已經熟識的拉丁字母，就不要攏入幾個陌生面孔，使各方而在漢語字母的學習和運用上都感到不便。

但是，26母不等於就是26母，我們在不違反这个国际習慣的条件下，还可以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因此，特提出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26字母的大写兩体和小写兩体分为兩個部分：汉语拼音的正式字母只采用小写兩体（如 a, a'），把大写兩体（如 A, A'）作为音位相近的补充字母（如亡作 e，补充个表ㄞ的E; ㄅ、ㄆ作 n，补充个表ㄊ、ㄋ的N，北京音只須补充这两个），或音位相近的方音字母。除 c, o, s, x, z 5个和沒用上的 v, w 两个字母的大写和小写形体相同外，号称26母，实际上可得 $26 - 7 = 19$ 个字母之用。現在标准音只用上28个，大有富余。

理由是：1. 拉丁字母的国际習慣，一母分 4 体，大写虽起了种种作用（如表示句首，又人名地名的头一母），但在汉语縱然要照样，也就照 c, o 等母的例把小写的原形放大就是，何必連异体的大写也依样葫蘆？2. 汉字简化，廢除异体字，拼音字母倒是有許多要多記 3 个异体字（号称26母，实际要記住八九十个），除將就他們的傳統習慣外，別無理由；現在折中，一母只記小写的印刷和手写兩体。3. 异体的大写虽作別用（这就是利用它的潛力），但以“音位相近”为原則，不給搗乱，隨便派音（如 a 表前 [a]，如吳語“鵝”；A 表后 [a']，如吳語“押”，在同一地区必須分开的方音，音位总是相近的；标准音的 e 和 E, n 和 N 也是如此）。4. 拉丁字母的讀法和所表音素，各国不同，更不都是“一母一音”，汉语把大写和小写讀成“音位相近”的兩音，并不会逸出国际習慣的范围（就是說，拿汉语大写字母的特別讀音来讀英法等語的大写字母，并不会相差很远）。5. 對於科学技术上大写小写分工的种种符号，毫無妨碍，讀法上还有好处，例如 D 表 d 的濁音，遇到数学上“直徑”的D就可濁讀，“直角”的 d 就可清讀，免得要說“大写D”“小写d”那样囉嗦。6. 这么一來，汉语字母的总数多了，再不会缺少字母；初步应學習的字母少了，就不要多記异体字。7. 記录方音，就可用这办法跟国际音标合流而簡化之（不这样，有些国际音标就無法利用）。8. 印刷上，电报上，尤其是打字机上，對於汉语要新添的字母，一切現成，毫無困难。

原則四：再标四声

这在原草案的第六条已有規定，但后附的“普通話拼音样品”全不用調号，应当修訂。这里只把过去运用調号經驗所得的“簡化”办法綜述一下，也作为一个要点：

(七)經濟地运用調号，标定了就作为每个音节的“元音音位”。但：

1. 陰平符号[—]，一般省去；只有j,q,x和z,c,s6个音节和m,n,l,r4个子音后的母音，必須标明陰平。

2. 陽平符号[ˊ]，在 m,n,l,r 4个子音后的母音和er音节，省去不用。

3.輕声符号[·]，非必要时不用。

4. i 母不論是單韵或在复韵中，調号都标在它上头，并就圆点而变样。

5. 此外，初步充分标調；到了看慣、写慣了的时候，社会群众對於某个詞的面孔，可以一望而知，不生歧义，不須猜度，可以把調号脫落了，那就讓它脱落掉。

6. 标調用“調号”，強於另加字母或改变拼法来使同音异調的詞兒定型化，因为語言的詞彙在發展中，标准音的声調也不断地有所变动，調一变則固定的字母和拼法將成贊疣，若隨調而变則詞無定型了。“調号”無此流弊，因其是外加的，不影响詞兒本身，可長远保持汉语拼音詞兒的簡明潔。

上边所举四大原則，“一音一母，一母一音”在語音学上是最合适的，也就是真正利用了注音字母这个基礎。只要不过多地迁就某些外国语使用拉丁字母而为汉语所不需要的習慣，这两个原則是不難貫徹实现的。連第三原則以“26字母”为范围也不会發生不可克服的困难。第四原則“再标四声”，利用了注音字母的“調号”，就吸取了国羅馬字能充分表现汉语声調特征的長处，同时又保留了拉丁化新文字拼法簡短的長处，而它們的短处(国罗太長，拉化無調)就去掉了。

二 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总評

1955年10月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我把四十年来的注音字母作了总结性的书面报告。内有两句话：“如果在汉字基础上进行文字改革，也就可在注音字母基础上采用国际形式的字母。”这不是表示一种主张。这是直陈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值得而且需要提出来作为这个“总评”的概括对象的。现在分为两目：

(一)“在注音字母的基础上进行采用国际形式的字母”——不用怀疑，现已发表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正是在注音字母的基础上采用拉丁字母的，这是很自然的。(例如原草案第一条拉丁字母依照注音字母的顺序来排队，就因为它较“合理”；第二条又依照“四呼法”来集合“复韵母”“声随韵母”和“结合韵母”，原第六条又采用了注音字母的声调符号，都因为这样对汉语才“合用”。)现在拿“语音学”的标准来衡量，就得对原草案的两个偏差(或者是不够)提出修订意见：

1) 原草案有些是过分因袭了注音字母这个基础。例如既把ㄅ、ㄆ、ㄇ、ㄈ、ㄉ、ㄊ、ㄋ、ㄌ 8个“音节”韵母分析到“音素”上而取消了，原草案第二条的(1)也把它们的次序改排了，而(2)、(3)、(4)仍旧照注音字母的“结合韵母”来排列，体系混乱)，这是应当订正的；原草案又不能把注音字母应进一步调整的地方予以改进(例如注音字母的次序虽比较拉丁字母为合理，但声母还可照语音学上的音位顺序调整，韵母还应调在声母之前)，有些还承襲其三拼限制所产生的错误(例如ㄩ、ㄩ也照译为yŋ)。原草案这些不合科学、自乱体系的表现，实由於对注音字母了解不够、粗略地利用它来作基础。但另一方面——(2)原草案又在这基础之外过多迁就了汉语所不需要的(或者是不容许的)某些外国语使用拉丁字母的习惯。本来四大原则——“一音一母，一母一音，二十六母，再标四声”——就是原草案基本上的优越点；只因对於某些外国语使用拉丁字母的习惯不能扬弃，强调采用，就使原则受了影响，并且不免把从“注音字母”到“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原有的“合理”“合用”的长处失掉了一些，其短处倒保留了一些。已举7个要点说明如前，这里不赘述了。

(二)“在汉字基础上进行文字改革”——这也不用怀疑，現已發表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也正是在汉字基础上进行文字改革的，也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要拟訂汉语拼音方案？原草案“說明”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用来給汉字注音”。中国采用任何形式的字母，第一步总得“給汉字注音”的，这就是中国文字改革“过渡时期”的第一段路綫。

30年前公布的“国語羅馬字”可沒有考慮这条路綫，它是把汉字注音的任务完全交給“注音字母”的（所以叫它“国音字母第一式”），而“国語羅馬字”本身就不客气地完全作为代替汉字、直表汉语、独立使用的拼音新文字，并不企圖注汉字的音，与汉字合作（虽然后来也在字典上把它作第二式注音）。国語羅馬字把它自身的目标和任务搞明确了，所以它在制定时的原則也不同：1. 只求符合於26字母的国际習慣，至少是懂得英文的人看起来不討厭，学起来很便利；2. 抓住汉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声調區別，把它尽量表現在字母和拼音法之内；3. 就此取得了客觀的、現實的、自具系統的北京声調标准，把汉语的詞兒全面地“定型化”了（就是說，不參杂主觀的、理想的、另辟应付的办法来区别同音詞）；4. 因此不可能照顧到拼音的長短，就是說，詞兒不怕長（例如，“効”字要用上7个字母，chiuann）。以上四点，可以說是当年制定国語羅馬字的原则，根本上是不打算兼并注音字母“給汉字注音”的任务，而只作为独立使用的拼音新文字的；它跟注音字母分工；它在文字改革“过渡时期”内只担任前進的工作而不担任过渡的事务（即“給汉字注音”）；也就是说，它对文字改革并不要“在汉字基础上”来进行。

現在不然 因为过去把“国音字母”分为第一式（注音字母）和第二式（国語羅馬字），有陷於“二元論”的嫌疑；現在的规划是要把“汉字注音”和“汉语拼音文字”“一元化”起来。

因此，“在汉字基础上”进行文字改革，就自然成为中国文字改革“过渡时期”的第一段路綫。

但是，所謂“汉字基础”跟所謂“注音字母基础”这两个“基础”的

涵义是不同的：所謂“注音字母基础”是指“技术基础”；所謂“汉字基础”是指“社会基础”。“技术基础”是應該用“语音学”来批判的，上节已說明过了。“社会基础”可复杂些，要能把普通語言学的正确原則結合到汉民族运用文字和社会上要求文字的現實情況，發現其發展規律而拟定出改革步驟來，这里不拟多談理論，只就实际問題提出兩個要点，以結全文。

(1)用字母來給汉字注音，在字典、詞典上用，在教科書的生字上用，在通俗讀物的生僻字上用，在路牌、机关名牌等等上用，都是把字母來給汉字服务的。四十多年來的注音字母就是在这些用处上發展的，很显然，这对於文字改革的作用并不大。今后宜注意吸取过去“注音汉字”書刊的經驗，不要局限於生僻字和簡單名牌，要在“長篇大文”上給“全体”汉文注音。

(2)用字母在“長篇大文”上給“全体”汉字注音，又有兩种方式：第一种是“分欄对照”式（如原草案后附的“普通話拼音样品”），第二种是“逐詞对注”式（如原草案后附的“汉字注音样品”），前者不如后者的作用大。前者把拼音新文字占上一大片陣地，不易接觸，下了决心學習新文字的才有耐心看下去；不如后者是一种滲透术，是一种游击战，閱讀时“四面楚歌”，自然“短兵相接”；初学写作的也就易於對准汉字，檢取新詞，參差互用，錯綜成文。所謂“新型注音汉字”的書刊文件，在这“过渡阶段”必須有計劃地大量印行。这才是在汉字的“社会基础”上进行汉語“拼音化”和“规范化”的一种有效武器，特提出来作为对推广汉語拼音新文字的一个中心建議。

——《拼音》月刊1956年8月号

群众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修正办法的意見

今年8月中，《拼音》月刊創刊号附發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修正办法意見調查表》，以后，从8月23日到11月1日，中国文字

改革委員會一共收到各地讀者寄來的調查表、信、稿以及由《拼音》月刊轉去的信、稿共1,602件。這1,602件意見現在已經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一研究室加以整理，下面是整理的結果。

——編者

一、一般情況

從8月23日到11月1日止，共收到意見表和來信1,602件（個人1,591件，集體11件），贊成修正建議第一式的占62.5%，贊成原草案的占24.7%，贊成修正建議第二式的占7.1%，主張採用其他方案的占5.7%。現在把他們的具体意見列表如下：

件数和人數 類別		日期 1956年8月23日——11月1日 (共70天)		
來信 總件數	個人	1,591件	1,602件	
	集體	11件		
來信 分 類 件 數	贊成 原草案	個人 392件(469人)	396件 (占24.7%)	
		集體 4件		
	贊成 修正建議 第一式	個人 995件(1,215人)	1,002件 (占62.5%)	
		集體 7件		
	贊成 修正建議 第二式	個人 114件(116人)	114件 (占7.1%)	
		集體 無		
	其 他	贊成丁西林方案 贊成章慈方案 贊成黎錦熙方案 自拟方案 三种方式全不贊成	18件 11件 9件 46件 6件	90件 (占5.7%)

个人来信者的社会成分		人 数
教育工作者		837
机关干部		360
工程技术人员		39
文艺工作者		7
医务工作者		46
企业职工		262
农民		7
军人		105
其他		237
		共1,900人

① 11件集体来信的单位是：1. 山东曲阜中学；2. 安徽森工局休憩支局阅口木运中队；3. 阜新市第106地质勘探深探修配厂；4. 聊源中学汉语文学教研组；5. 河南内乡岞阳吴沟小学教研组；6. 吉林某街道组织；7. 杭州文教区文二街；8. 广西行政干校；9. 青岛市人民委员会；10. 武昌市一街道组织；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

二、具体意见

(一) 对原草案的意见

类 别		人 数 (一个人提出几个意见， 作为几个人计算)	
完 全 赞 成 的		127 人， 1 集体	
基 本 上 赞 成 的 (附有补充修改意见)	主 强 用 双字母的 业	用 zh ch sh 的	55 人
		个 别 意 见	2 人
		用 j q x 的	11 人
		用 z g s 的	1 集体
		用 z c s 的	1 集体
	主 强 用 单 字 母 的 户	用 zh c s 的	12 人
		用 z c s 的	9 人
		个 别 意 见	14 人
		未 提 具 体 办 法 的	32 人
		其 他	27 人
		取 消 代 用 式 的	5 人

(接下表)

(续上表)

基 本 上 贊 成 的	主 張 变讀的	用 ㄍㄅㄈ 变的	34 人	
		用 ㄓㄔㄕ 变的	7 人	
		用 ㄉㄋㄮ 变的	5 人	
		用 j q x 的	40 人	
	主 張 不变讀的	用 g q x 的	10 人	
		个 别 意 见	4 人	
		其 修 改 ㄩ 的 手 写 体 的	4 人	
		他 未 提 具 体 办 法 的	8 人	
	主 張 用 双字母的	用 ng 的	15 人	
		另 换 字 母 的	2 人	
		把 手 写 体 改 为 ㄩ 的	27 人	
		取 消 代 用 式 的	4 人	
		未 提 具 体 办 法 的	6 人	
(附有补充修改意见)	主 張 不 要 写 出 的	主 張 不 要 写 出 的	24 人	
		另 换 i 的	34 人	
		用 v 的	4 人	
		用 y 的	3 人	
		个 别 意 见	4 人	
		把 手 写 体 改 为 ㄩ 的	5 人	
		未 提 具 体 办 法 的	2 人	
	主 張 取 消 j w 的	主 張 取 消 j w 的	25 人	
		主 張 以 换 字 母 的	用 y 代 替 j 的	11 人
		用 v 代 替 w 的	8 人	
		i,u 作 调 头 时, 清 齐 齐 的 j,w 的	2 人	
	其 他	未 提 具 体 办 法 的	1 人	

(续下表)

(接上表)

基本上贊成的(附有補充修改意見)	口	主張另換字母的	用 u 的	11人, 1集體
			用 ü 的	5人
			未提具体办法的	1人
隔音符号	主張用 v 作隔音符号的			18人
	主張用 q 作隔音符号的			1集體
	个 別 意 見			7人
其他	主張古世用不同字母表示的			4人
	主張用 i 表示陽平的			5人
	主張用字母表示声調的			3人
个 別 意 見				37人

(二) 对修正建議第一式的意見

類 別			人數 (一个人提出几个意見, 作为几个人計算)
完 全 贊 成 的			337人, 2集體
基本上贊成的(附有補充修改意見)	主 強 變 讀 的	用 ㄓㄔㄕ 变的	15人
		用 ㄔㄕㄗ 变的	14人
		用 j q x 的	52人
	主 強 不 变 讀 的	用 g q x 的	79人
		用 ㄔ q x 的	15人
		用 v q x 的	17人
		用 q v x 的	3人
		用 x 表示 ㄉ 的	8人
		个 別 意 見	8人
	只表示不同意變讀的		2人

(接下表)

(接上表)

基 本 上 質 成 的 (附有補充修改意見)	元	主張取消代用式习的	164人	
		主張只要习，不要ng的	48人	
		主張习为基本式，ng为代用式的	83人	
	另换字母的	用q的	49人	
		个別意見	13人	
	把习的手写体改为j的			
	市	主張不要写出的	76人	
		另换字母的	用j的	11人
			用v的	9人
		主張要写出的	用y的	10人
			个別意見	12人
		其他	未提具体办法的	9人
			主張l为基本式，i为代用式的	8人
			主張只要l，不要i的	3人
			主張不要代用式l的	120人
			主張修改l的手写体的	5人
	(jw)	主張不要j w的	33人	
		另换字母的	i, u 作詞头时，取消前面的j, w的	20人
			用y代替j的	8人
			用v代替w的	16人
		个別意見	4人	
	坐	主張調換	用zr cr sr的	5人
		双字母的	用dz tz z的	3人

(接下表)

(接上表)

基 本 上 聲 成 的 (附 有 補 充 修 改 意 見)	名 戶	主張用原草案的	2人
		用了表示虫的	7人
		個別意見	24人
	國	未提具体办法的	4人
		主張用 rh 表示國的	92人，2集体
		個別意見	22人
	厂	主張用 x 表示厂的	87人，1集体
	口	主張另換用 ü 的	12人
		用 v 的	11人
		字母的用 u 的	4人
	隔音 符号	主張用 v 表示隔音符号的	30人
		個別意見	23人
	声調 符号	主張用 / 表示陽平調号的	16人
		主張用字母表示声調的	8人
	其 他	主張不要代用式和 I 的	29人
		主張用 ao 表示么的	29人，2集体
		主張 q v x 不列入字母表的	8人
		主張ㄔㄕ用不同字母表示的	8人
		主張取消几个韵母的基本式的	12人
		主張取消几个韵母的通用式的	5人
		主張字母次序按 abcd 排列的	27人
		主張字母次序按 bpmf 排列的	8人，1集体
		個別意見	19人

(三) 对修正建議第二式的意見

类别			人數 (一个人提出几个意見 作为几个人計算)
完全贊成的			21人
基本 上 贊 成 的 (有 補 充 修 改 意 見)	只 变 讀 的	主張用「ㄩ」变的	6人
		用「ㄩㄕㄔ」变的	6人
	只 变 讀 的	主張用 j q x 的	8人
		个別意見	10人
	主 張 另 換 的	用 zh 表示ㄓ的	15人
		个別意見	1人
	主 張 用 不 同 的	用 j q x 的	2人
		个別意見	7人
	主 張 另 換 的	用 rh 的	3人
		个別意見	1人
而 主 張 不 要 写 出 的	主張不要写出的		6人
	主 張 用 i 表示ㄧ的		7人
	要写出的	个別意見	6人
	主張ㄩ为基本式, ng为代用式的		3人
	主張用ㄩ表示ㄩ的		3人
而 主 張 ng 为 基 本 式 的 (jw)	主張 ng为基本式,ㄩ为代用式的		4人
	主張用 q 表示ㄩ的		3人
	其 他		4人
	主張取消 j w 的		2人
	主張用 v 代替 w 的		1人
主張 i,u作詞頭時, 取消前面的j,w 的			1人

(接下表)

(接上表)

基本上贊成的 (有補充修改意見)	口	主張另換字母的	用 y 的	8人
		用 v 的	6人	
		用 u 的	4人	
		個 別 意 見		8人
其 他	其 他	主張取消幾個韻母的通用式的		2人
		主張取消幾個韻母的基本式的		2人
		主張用字母表示聲調的		2人
		個 別 意 見		18人

伯 留 李 邛

內容提要：1、每個拉丁字母都有其固定音值，不能任意改變。

- (2) 在拉丁字母中夾入斯拉夫字母，不倫不類。(3) 必須寫出舌尖元音。(4) 尽可能地不造新字母，不在字母上加符號。(5) 在發音正確的原則下，允許用雙字母。(6) 保留漢語拼音中不用的拉丁字母，專拼外來語。(7) 吸收方言。(8) 用符號標調。

根據以上原則，作者提出一個純國際化的拼音方案，並提出過渡到拼音文字的五項辦法。

一、引 言

本來還早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就有了中國文字拉丁化底計劃；可是因為種種特殊的關係，一向都未能把它實現。去年，承吳玉章同志寄來了關於中國文字改革底各種材料，因而知道了漢字改革事業底一般狀況。於是我也決定把自己的這個“中國文字拉丁化草案”發表，

与 祖國 各方的 同志們 来作 一个 商榷。

可是， 在 未 發表 自己的 “草案” 以前， 决定
對於 國內 汉字 底 改革 运， 作 一个 一般的 批評。
並且， 我 要 在此 特別地 預先 声明： 如果 我的 說話
太 不 客气， 或者 甚至於 苛刻， 务 請 在 这 运动
里面 努力的 一般 同志 万 勿 介意。 我 深 認為：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

二、一般的 批評

当然， 國內 各方的 同志， 對於 汉字 改革 底 事業，
作着了 很大的 努力， 並且 有着了 很好的 成效。可是，
在 最主要的 方面， 也就是， 在 汉字 拉丁化 方面，
非常地 可惜， 竟 成了 一个 “勞而無功”。 在下面，
且容 我 來加以 分說。

第一： 每一个 拉丁 字母， 都 表示着 一个 固定的
声音， 而 这一个 声音 又 有 固定的 發音 部位， 这 是
全 世 界 所 公 認 的 原 則。 然 而，在 那 《汉語 拼音 方
案(草案)》 以 及 各 方 修 正 意 見 底 当 中， 都 把 很
多 的 拉丁 字母 完 全 任 意 地 改 变 了。 原 来 所 表 示 的
固 有 声 音， 例 如， 用 b, d, g, q, x, z, r, y 等
字母 表 示 着 勅、 勅、 ㄍ、 ㄄、 ㄒ、 ㄗ、 ㄖ、 ㄩ 这 些
声 音。 在 这 里， 我 們 刚 刚 可 以 得 着 这 样 的 一 个 平 行：
阿 拉 伯 数 字， 可 不 也 是 全 世 界 所 公 認 的 呢？ 假 使
我 们 把 $3=1+1+1$ ， 而 把 $3=1+1+1+1+1$ ， 可 不 成
了 “荒謬絕倫” 而 毫 無 意 識 的 胡 謬 呢？！

并 且， 这 在 实 践 上 也 是 完 全 行 不 通 的。 因 为，
这 样 一 來， 不 但 要 弄 得 一 般 学 中国 詞 的 外 国 人 “昏
头 昏 脑”， 甚 至 於 中国 人 自 己 也 往 往 会 “指 桑 作-

槐”。我們隨便舉個例子：Karl Marx xiuang（希望）……或者會念作ㄎㄚㄭㄉㄨㄤ，ㄊㄧㄢㄅㄨㄤ……或者要念成這樣地——Karl Marks ksiuang……這是“何苦一來哉”？！

第二：把 zh, ch, sh 表示ㄓ、ㄔ、ㄕ 和 把 i, j ……前面的 k 念为ㄩ，❶ 这也是非常任意而完全不对的。我們就把理論上的原則撇開不講，光根據郵政拼音實踐上的成例來說，也可以顯然地見到：不成！Peking, Changsha, Shanghai, Shantung, 从来沒人念过ㄩㄝㄤㄔ，ㄔㄤㄕ，ㄕㄤㄉ，ㄉㄤㄪ，而老是像英文一样地念着。

第三：把斯拉夫的字母——ゅ 放在拉丁化的中文字母表(alphabet) 里面表示着ㄩ，尤其沒有道理。这也剛剛好像：我們在原則上采用了阿拉伯数字，却又沒头沒腦地摻進着一个羅馬数字——既“不倫不類”又“非駢非馬”。

第四：對於ㄓ、ㄔ、ㄕ……后面的那個元音，有人主張根本用不着标出，理由是因为它的發音不明显。嘿嘿！假使有这样的一位美术家，因为中国人鼻梁太低（凡是蒙古利亚人种都是这样），主張画中国人根本不画鼻梁，这可不“滑尽天下之大稽”嗎？

或者，主張把这个元音用着 i 來代替，理由是：在英文里面通写作 ih 而在罗文里面也通写作 ii 或 ui。这殊不知恰恰是因为英国人和罗国人根本上地就發不出这个元音。那

❶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並沒有規定在 i, j 前面的 k 要念ㄩ。修正第一式也只規定 k 在 i, y 前面變讀為ㄩ，而不是讀ㄩ。——編者

末，我們當然犯不上，而且不應該，去“削趾适屣”！

根据着以上所說的这些理由，我們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國內各方對於中文拉丁化所有的種種方案和修正意見，不但非常不完善，而且根本地不能適用。

三、中国文字拉丁化原則

1. 絶對地不改變每個拉丁字母所表示的固有聲音。

因為，從上面的批評當中，已顯然見到：這種改變，在理論上是違反發音學上的原則，在實踐上又引起許多無謂的混淆。如果，不加以任何的改變，那末，無論外國人或中國人都一樣地能够正確認識每個字母底發音。

2. 尽可能地不製造新字母，不加用符號去改變某个字母底發音。

拉丁話底字母表，對於中國話底拼音，不但可以完全地够用，而且还有好些地多余，假使我們一加入一个虫、彳、戶……后面所必須的那个元音和一个為形成复合輔音所須要的基本輔音。

3. 製造复合的元音和輔音，力求發音底正確。

因為，我們既然主張不製造新字母，那末复合的元音和輔音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們製造复合元音和輔音的時候，必須避免瑕玷叢出的成例——如郵政拼音之类，力求發音底正確。

4. 保留對於中國話拼音上所多余的那些字母，

作为 引用 外国 單字(verba) 底 須要。

除開 q 这个 字母 以外， 所有 b, c, d, g, r, v, x, y, z 这些 字母，在 引用 科学上 和 技术上的 术语——外国 單字——的 时候， 都是 必不可 少的； 同时， g, r, y, 三个 字母， 对於 形成 中国話 所必須的 复合 元音， 輔音， 也是 須要的。

四、拉丁化的 中文 字母表

印 刷 体		手 写 体		印 刷 体		手 写 体		印 刷 体		手 写 体	
大 写	小 写	大 写	小 写	大 写	小 写	大 写	小 写	大 写	小 写	大 写	小 写
A	a	Ⓐ	ⓐ	I	i	Ⓛ	ⓘ	R	r	Ⓛ	ⓘ
B	b	Ⓑ	ⓑ	J	j	Ⓕ	ⓙ	S	s	Ⓢ	Ⓜ
C	c	Ⓒ	ⓒ	J̄	ϳ	Ⓣ	ϳ	T	t	Ⓣ	Ⓛ
D	d	Ⓓ	ⓓ	K	k	Ⓗ	϶	U	u	Ⓤ	Ⓛ
E	e	Ⓔ	ⓔ	L	l	Ⓛ	ල	V	v	⓻	Ⓛ
Ə	ə	Ԇ	܊	M	m	Ⓜ	܊	W	w	܊	܊
F	f	܊	܊	N	n	܊	܊	X	x	܊	܊
G	g	܊	܊	O	o	܊	܊	Y	y	܊	܊
H	h	܊	܊	P	p	܊	܊	Z	z	܊	܊

上面 这一个 字母表 底 造成， 乃是 严格地 根据着 前面 所提出的 四个 原則； ܊ 是 虫、彳、尸…… 后面 必須的 那个 元音， ܊ 是 形成 中国話 里面 复合 輔音（詳 見 下面 輔音 表格） 所必須的 一个 基本 輔音。

五、輔 音

對於我們中國話底拼音，只要22個輔音便完全够用，其中單一的輔音10個，复合的輔音12个；此外，我們还加上引用外國單字所必須的輔音14个，其中單一的8个，复合的6个；这样便共有36个。我們为着明了起見，在下面把注音字母並列起來对照：

1	p =ㄅ	p' =ㄆ	m =ㄔ	f =ㄊ					
2	t =ㄉ	t' =ㄊ	n =ㄕ	l =ㄌ					
3	k =ㄎ	k' =ㄎ	...	h =ㄏ					
4	ts =ㄊ	ts' =ㄋ	...	s =㄄					
5	tsj =ㄩ	tsj' =ㄩ	...	sj =ㄕ					
6	tsj̄ =ㄓ	tsj̄' =ㄔ	...	sj̄ =ㄕ	rj̄ =ㄉ	j̄ =ㄉ			
7	b = b	c = ts'	d = d	g = g	r = r	v = v	x = ks	z = z	
8	ch = x	ph = f	sh = q	th = θ	tsh=tq'	dj = tq			

从1到6，这是中国話里面所須要的輔音；7，8是引用外國的單字所須要的輔音，这些輔音底声音多是注音字母里面所沒有的，因此同国际音标对照。至於我沒把ng列入表格，这是因为以北京的“官話”为主要成分的普通話里，並沒有这样的一个輔音。

六、介 音

介音，也就是所謂“半母音”，在中國話里面共有4个：

j (= ɿ) w (= ɤ)

ü (= ɥ) y (= i)

同时，ü和y又都是元音；但y为元音只是在引用的外国的单字里面。

七、元 韵

中国话里面的元音，一共13个，其中单一的6个，复合的7个。复合元音底形成只应该使用一个元音，其余的使用介音。现在，我们表列着元音如下：

a = ㄚ	aj = ㄞ	…	aw = ㄠ
i = ㄧ	…	…	iw = (ㄧɤ)
ə = ㄞ	əj = ㄟ	əo = ㄢ	…
e = ㄝ	…	…	ew = (ㄝɤ)
o = ㄜ	…	…	ow = ㄡ
u = ㄨ	…	…	…

至於an, ang, ..., un, ung, 严格地說，并非元音而乃是韵母，並且在理論上每个元音又都有权利与n或ng拼合；此外，ja, je, jaw, ju, yü^②, ue,...在拼音上都是由於介音自然而然的作用。因此，都沒有把它们特別提出底必要。

八、拼音条例

拼音底条例，在原則上当然是与一切的拼音文字無异的。现在，只把中国话里面特殊的的地方

② 如果单字開始的声音是ü，一律写yü。

加以述說。

1. 因為中國一向行的是意符文字，在改為拼音文字底時候，首先須得決定一種標準語。最適宜的標準語當然是普通話。可是，這種普通話底主要成分乃是所謂北京的“官話”。而這“官話”裏面那些卷舌音（虫、彳、尸、儿、曰），並非挖苦說，干脆直像快要死的人舌头發木了似地，違反自然，真是討厭得“無以復加”！因此，我極堅決地主張：在普通話發展底進程里，必須多多地采納江浙話和廣東話底成分！

您瞧，宁波話的ala，比起北京話的“我”來，是多末富有樂韻和詩意；廣東話的jat，ni，sam……比起北京話的“一、二、三……”要悅耳得多；上海話的aməolin比起北京話的“傻子”又漂亮得怎樣？

2. 對於中國話聲調底區別，在原則上，應該用某種符號加到某個音拼(syllaba)主要的元音上面或下面：

a. 第一聲（所謂陰平）：

媽媽—māmā，新鮮—sj nsjēn…

b. 第二聲（所謂陽平）：

麻煩—mafan，常常—tsj angtsj ang…

c. 第三聲（上聲），不加任何的符號：

馬—matsj ang，打倒—tataw…

d. 第四聲（輕的去聲）：

意見—itsjēn，契約—tsj iɔj…

e. 第五聲（重的去聲）：

暗淡—àntàn，障礙—ts àngàj…

a.第六聲（入聲）：

白色——pésé, 饼馍——maómáo…

例外（不加符号）：

一、最常見的單字，如：

mama, papa, Tsjung-hwa (中华), janmin (人民), kunghəokwo (共和国) …

二、引用的外国單字，如：

Darwinism, Communist…

3. 兩個鄰接的元音(əo在例外)，分開地念讀，例如：

契愛——tsj'iǎj=tsj'i-ǎj,

主義——tsjui=tsjui-

4. 在兩個音拼含濁時，用[-]分開，例如：
那样——na-jang, 施耐庵——Sienaj-an…

九、過渡時期辦法

誰都知道，中國文字拉丁化底現實，並不是能够“馬到成功”，必須經過很長的過渡時期。在这个過渡時期底里面，必須施行種種相當的辦法。除开國內目前已有的種種辦法以外，我認為還必須：

1. 根據着活的語言和固有文字金基(fond)，尽量合理地綴合，形成自成意義的單字，免得發生無謂的混淆，例如（為便利和明了起見，與羅文對照）：

大成士 (академик), 大成院 (академия), 部長 (министр),

部院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部科 (Отдел), 部門 (Отрасль)…

2. 所有科學和技術上面的術語，除开已經通行的單字，有如氫氣、氧气、氮氣、氮气，原子……以外，一律采用原文。

3. 所有 本国 底 山，水，地名…… 除开 省分 和 大 城市…… 底 名称 根据 普通話 底 發音 以外，一律 用 当地的 方音 以 拉丁化的 字母 拼写， 完全 不用 汉字。
4. 所有 人們 底 姓名，也 同样地 一律 根据 当地的 方音 用着 拉丁化的 字母 拼写 而 不用 汉字。
5. 除开 以上 所說的 这一些 办法 以外， 还 必須 根本地 把 現有 一切的 單字 詳細地 加以 审定， 並且 确定 他們的 概念（确定 單字 概念 最好的 方法， 是 發行 一种 中外 字典， 例如 华-罗 字典）； 同时， 一种 拉丁化 中文 汉注的 字典， 也 应該 很快地 發行出 来。

十、結 論

假使，容我說，我这个“中国 文字 拉丁化 草案”，在中国 文字 底 改革 运动 現有 一切 方案 当中，是 比較上 最完善的 一个——这並非 十分地 夸大。当然，在我这个“草案”里面，許有 不少的 缺点。我 非常 希望：在我这“草案”底 基础 上面，能够 开展着 普遍的 討論，使它 成为 真正 最完善的 方案，把 汉字 底 改革 很快地 實現，因而 肅清 文化 和 技术 底 發展 上面 一个 極大的 障碍，讓 我們的 偉大 祖國 站到 全 世界 底 先导 国家 前列，共同 促进 国际 共产主义 社会 底 早日 現实！

(1957.5.20. 于 苏联 Kazakhstan)

曹一平 李風 朱德順 羅炳章：

內容提要： 抨撻原草案，不同意修正式：

(1) z, q, s 比 $zh(j), ch, sh$ 好写好学，双字母書寫不便，而且浪費紙張。(2) 用 u, q, x 表 $\text{ㄩ}, \text{ㄑ}, \text{ㄒ}$ 易學，用 g, k, h 或 j, ch, sh 讀不易學。(3) 用 y 表 ㄩ ，書寫方便， \ddot{u} 書寫不便。(4) 建議用 lu 作為𠂇母的大小寫。(5) 同意用 r 表 ㄦ ， ng 易與後一音混淆。(6) 字母总数不在乎多少，而以能反映語音，易記為原則。

1956年4月到5月，我們在上海市中等學校師資訓練班語文第三班學習了拼音字母。通過這一個多月的學習，我們体会到《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最符合我們的需要，容易學，也容易教。我們採用拼音字母布置環境，大家覺得非常美麗，一看就懂。因此我們完全贊同原草案，而不同意修正式。我們的理由如下：

(一) 關於ㄓ、ㄔ、ㄕ問題。我們認為 z, q, s 這三個字母的寫法有它的特殊意義：首先，它形象化，一看就能辨別這三個字母是翹舌子音；其次，容易記牢，在使用時也容易寫，容易分別。

zh, ch, sh 或者 j, ch, sh 都不符合祖國語言的特點。用雙字母來代表一個子音，不能把祖國語言中翹舌音表達出來，容易誤為英文。用雙字母是不符合節約原則的，書寫時比較費時，印刷上也是浪費。我們曾經和學生們談過，作了一些試驗，事實證明 z, q, s 比 $zh(j), ch, sh$ 容易認。他們表示有了 z, q, s 就不會和 z, c, s 混淆不清了。孩子們對 z, q, s 三個字母表示熱愛，他們說：雙字母怎樣拼呢？不如一個字一個音，又好記，又單純，用起來又方便。雙字母表示一個音又不好記，又不節省時間，一個母音前只有一個子音，多么清清楚楚呀！

我們建議採用 z, q, s 的寫法，希望專家們為了使下一代容易學習，把這三個字母肯定下來。其實，使用 zh, ch, sh 對有外文基礎的人來說，會覺得容易些，但是請勿忘記，全國懂外文的人只是全國人口的少數，希望為了大多數人的學習和掌握，來決定這三個字母。同時，

我們認為代表一个母音和子音的字不論它是拉丁文或斯拉夫文，都是劳动人民所創造，都具有一定的特点，祖国的拼音字母，只要能表达語言的特点，大众化、容易学、易写，不妨多几个字母也好，即使新創作的也是欢迎的。

(二)關於и、Ӯ、Ӱ的問題。我們贊成и, ѿ, Ѱ的写法。“变讀”的办法只有增加辨認上的困难。学过俄文的同志都有体会，学俄文字母时，俄文字母的变讀要化費很多时间才能掌握，而認識一个字母就比变讀化費時間少，也較易掌握。

我們建議：拼音字母最好是單純些，別太复杂，既要簡單易学，又要化时少就可以掌握。用g, k, h或j, ch, sh变讀，虽然減少了字母总数，但是它只有使拼音复杂化、增加了學習上、使用上的困难。

(三)關於丨、Ӆ的問題。我們以為原草案的и(丨), ѿ(Ӆ)是正确的。修正第二式却增加了書写上的麻煩。既然Ӆ的出現次数較少，那末用y最好。这个字的書写比較难，用較难的字作为出現少的字母是比较好的。

(四)關於帀的問題。我們建議采用原草案的I作为大写，采用修正第一式的и(無點i)作为小写，这样，就和i分別开来，不会搞錯了。

(五)關於兀的問題。我們建議采用原草案的ң。用ng是不方便的，并且容易和后面的音节混淆。

(六)關於字母的总数問題。我們認為不在乎多少，只要它容易記、能够反映語音，多几个也是好的。我們不同意“不采用26个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的說法，我們強調易学、易掌握、容易分別和大众化。

最后，希望專家們在討論时能够为广大的人民打算，估計到全国的文化水平，特別要为工农大众着想，这些人文化不高，認字母是一字一音，要求單純化、形象化。其次也为下一代着想，考虑这些人的接受水平。

(1956.9.2.上海)

C.G. 管羽：

內容提要：(1)主張用 zr, cr, sr, r 表示 虫、彳、尸、匚。(2)主張根據歷史來源分別用 ㄅ、ㄅ、ㄏ 和 ㄈ、ㄉ、㄂ 在 ㄅ、ㄉ前變音表示 ㄤ、ㄦ、ㄒ。 (3)主張用 $iu(yu)$ 表示 ㄩ。 (4)主張把 ㄡ 写作 eu ；把 ㄧㄡ 写作 $ieu(jeu)$ 。 (5)主張用 y 表示舌尖元音帀；同時兼表 ㄩ 的半元音。 (6)主張不用隔音符號 [']。

—

从修正意見里，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式是比較接近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的，第二式是比較接近國語羅馬字的。例如：虫、彳、尸和ㄤ、ㄦ、ㄒ，第一式拼作 zh, ch, sh 和 $g(i,y)$, $k(i,y)$, $h(i,y)$ ，這個和“北拉”的方案一樣；第二式拼作 j, ch, sh 和 $j(i,\bar{u})$, $ch(i,\bar{u})$, $sh(i,\bar{u})$ ，這個又和“國羅”的方案一樣。所不同的，在第一式里，ㄧ、ㄨ、ㄩ 仍用“北拉”的 $i(j), u(w), y$ ；在第二式里，除了 ㄧ、ㄨ 仍用“國羅”的 $i(y), u(w)$ 之外，ㄩ 却用 \bar{u} 而不用 iu ，還有帀，第一式用“北拉”所沒有的 $i(i)$ ，第二式仍用“國羅”的 y 。還有𠂇，第一式和第二式都不用“北拉”的 r 或“國羅”的 er ，而用原草案的 er ，我們從創制的歷史來看，“國羅”比“北拉”長些；從使用的歷史來看，“北拉”比“國羅”長些——而且從使用的人數來看，“北拉”比“國羅”也多些。為什麼使用的歷史和人數，“北拉”比“國羅”會長些、多些呢？難道仅仅是为了“北拉”沒有四聲的拘束嗎？難道仅仅是为了“國羅”用字母拼出四声来就显得詞形長些嗎？我看，除了上述理由之外，在字母的选用方面，也是有关系的。“國羅”的优点，“北拉”吸取了；“國羅”的缺点，“北拉”揚弃了——“北拉”是从“國羅”發展而来的。換句話說，“北拉”比“國羅”前进了一步，修正意見第一式沿着“北拉”的方向走是对的，因此我基本上贊成第一式。

二

首先，从修正意見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問題：原草案帶尾巴的 ζ , ξ , ς ，贊成的人以為拼寫出來的詞兒會短些、簡潔些。他們還引用了一些可以節約紙張的資料作證明，現在這個片面的理由不成立了。《語文知識》第51期所發表的《仙鶴和野鴨》，作者 Gida 引述了《莊子》的“長者不為有余，短者不為不足”來說明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參考。我們要考慮的是適合不适合拼寫我們的漢語的問題。假如是適合的話，詞形長些也不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假如是不適合的話，詞形再短些也沒有採用的必要。要短嘛，索性就採用ㄓ、ㄔ、ㄕ這一套“注音字母”好了，何必採用拉丁字母來拼音呢？或者連ㄧㄚ、ㄧㄞ、ㄧㄡ之类也學俄文似地寫作ѧ, є, ѿ之类吧——不是元字也採用國際音標ㄩ來表示嗎？事實證明，很多人都不贊成採用這種所謂短些的不倫不類的字母；我們寧可長些，因為不願意“因噎廢食”。他們為什麼要堅持詞形短些的“理由”呢？光是为了“一音一母”或“一母一音”這個原則嗎？恐怕是拘泥于原草案所說的“用來給漢字注音”那一条而忽視了“用來試驗漢語拼音文字”這一條吧。換句話說，堅持詞形短些作“理由”的人仍然沒有跳出方塊漢字的圈子，因此只看到點而看不到綫或面。現在的修正意見，無論第一式或第二式都突破了詞形短些這個方塊漢字的圈子而用雙拼的方法了，這是很果斷的。

可是，與其採用帶尾巴的 ζ , ξ , ς ，倒不如採用雙字母的 zh, ch, sh, 這是肯定了的；而與其採用 zh, ch, sh, 倒不如採用 zr, cr, sr, 這是我和我所聯繫的一些人的意見。拿 z, c, s 做基礎，加個什麼字母在後面來表示卷舌的意思，這是可以在字形上看出它們和 z, c, s 的對應關係的；可惜所加的是 h，這就不能夠把卷舌的意思很明顯地表示出來了。大概加 h 這種拼法是因為受了“國羅”的影響——受了英文或其它外國文的影響。其實，h 這個字母，無論如何都沒有卷舌的意思。既然可以用 r 來表示，最好就用 r 來加在 z, c, s 的後面，讓它們自成系統，因此，我以為提出 zr, cr, sr 這個意見的人雖然少些，也可以考

慮采用——只要它們是适合于拼寫我們的漢語的，提意見的人虽然少些也可以采用；假如是不适合的，提意見的人尽管再多些也不必保守“多数取决”的教条。

三

至于ㄩ、ㄺ、ㄻ仍然采用g(i,y),k(i,y),h(i,y)，在《拼音》月刊第一期第48頁“关于声母ㄩ、ㄺ、ㄻ来源的小統計”里，我們可以找到一个符合于漢語發展的对应規律——“見”“溪”“群”“疑”这些古音，在現代的方言里也可以看到它們的軌跡。我們不能够割斷历史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來談語言。“第一式”是对的。

可是，我虽然贊成采用“第一式”，同时也希望保留z(i,y),c(i,y),s(i,y)的拼法。我們不要因为現代的北京音系里沒有尖团音的区别就抹煞了z(i,y),c(i,y),s(i,y)存在的价值。首先，我們不要肯定北京音將來不会再發展——縱然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內不会变，而看到z(i,y),c(i,y),s(i,y)的时候，照讀ㄩ、ㄺ、ㄻ的音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實上，z,c,s拼起i,y来，它們的發音不是和g,k,h拼起i,y来差不多嗎？假如我們的目的只在于完成一种拼音文字而不在于以給汉字注音为極限，那我們就不必要求达到100%的准确——其實国际音标也未必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其次，我們拿z(i,y),c(i,y),s(i,y)来和g(i,y),k(i,y),h(i,y)分工，对于区别同音詞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我們对于拼音文字的意义虽然可以从上下文里体会得到，可是总比不上“一望而知”来得直捷了当。过去有些人強調了“口怎么說，手就怎么写”，其实这种說法是不够全面的。話是用耳朵来听的，而文字是用眼睛来看的。我們口头說的話只从“音”来理解它們的意义，而写成文字的时候就不能够不借“形”来帮助对它們的認識了。例如：ziuzing(酒精)和giuging(究竟)；janzing(眼睛)和janging(眼鏡)；ciz(妻子)和kiz(旗子)；zhengci(整齐)和zhengki(蒸气、正气)；siangpian(相片)和hiangpian(香片)；liansi(練習)和lianhi(联系)……这些都是可以区别的。

还有，人們的姓氏，总是單音节的多，虽然可以加声調符号来区别，可是同音詞还是有的。假如 z(i,y), c(i,y), s(i,y) 和 g(i,y), k(i,y), h(i,y) 分了工，那就可以减少了很多同音詞，从而减少了很多誤会。例如：Ziang(蔣)和Giang(江、姜)，Ci(齐)和Ki(祁)，Sie(謝)和Hie(解)，或 Sy(徐)和Hy(許)……，这些都是可以区别的。

四

关于口和帀，我不贊成采用“第一式”的 y 和 i (i) 而贊成采用“第二式”的 ü 和 y 来补充。其实，假如不嫌改动得太多的話，我認為与其用加点的 ü，倒不如用双拼音的iu。我們既然肯定了 g, k, h 在 i, y 之前可以变讀ㄩ、ㄩ、ㄑ，又肯定了 e 在 i, y 之后可以变讀ㄝ，那我們同样的可以肯定 u 在 i 之后可以变讀ㄩ。由ㄞ变ㄝ，只要舌头的位置稍微移动一下就行；由ㄨ变ㄩ，也不过把舌头的位置稍微移动一下而已。我們不打算在 e(ㄝ)之外另造 ə(ㄞ)，又何必在 u(ㄨ)之外另造 ü 呢？我們在 u 之前加拼一个 i，总不会比在 u 的头顶加上兩点来得麻煩。我們又不要以为 iu 比 ü 多用了一个字母就長些、浪费些，而相反地还会短些、节约些。我們試把“修正建議第二式的样品”里的 shüyan, yingyüng, jungyü, chüdele, yüan-chau, chüan-guo, yüe……等 ü 字头顶的兩点取消了，另外写作 shiuyan, yingyung, jungyu, chiudele, yuan-chau, chiuan-guo, yue……除了 shiuyan, chiudele, chiuan-guo 这几个詞兒長一些之外，其它 ü 头頂的兩点省掉了，而字母的数目都和原文一样——並不覺得長些。其实，假如 g, k, h 可以变讀，而 z, c, s 又可以和 g, k, h 分工的話，那末我們可以写作 siuyan, ciudele, ciuan-guo，这样子和原文比較起来，字母的数目固然沒有增加，而 ü 头頂的兩点可省掉了。

iu作为口来用，i 又就得另外拼写了。修正意見提出 i 又的基本式是 iou，通用式是 iu；我們可以只要基本式，不要通用式。其实，i 又拼作 iou，还是不大好，因为我不贊成又拼作 ou 而贊成拼作 eu，我們要解决 iou 和 ieu 的問題，先要解决 ou 和 eu 的拼法。又在有

些書里解釋作ㄞ和ㄨ拼合的音，有些書里解釋作ㄞ和ㄨ拼合的音。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一個是ou，一個是eu。到底拼作ou對呢？還是拼作eu對呢？《文字改革》第65期“問題解答”這樣解釋：“au（ㄞ），ou（ㄡ）這類複合母音的發音，是由一個單母音到另一個單母音的動程，用字母較詳細地描寫是這樣：ㄞ=a…a…a…o…u，ㄡ=e…o…o…u。……至于ㄡ，開始發音的時候，確實是e，但是它一下子就過去了，差不多聽不出來，而o成了ㄡ的主要母音。因此，過去語音學著作大多數主張又寫成ou，主張寫成eu的人，則認為o在又里頭是一個過渡音。”這就是問題了：o既然是在e和u之間的過渡音，正如o在a和u之間的過渡音一樣，為什麼不能夠省去呢——a和u之間的過渡音o不是省去了嗎？又這個音，在過去的拉丁化拼音方案里，雖然有人拼作ou，也有人（例如：N. Trigault, M. Ricci, J. Edkings, Gabelanz和劉繼善、錢玄同等）拼作eu（錢拼作ew），更有人（例如：Couvreur, Befeo和四川傳教師等）拼作eou，我認為從eou省去o作eu，比較省去e作ou合理些。假如把又拼作ou，那末“歐洲”的“歐”，念起來不是“歐”，而是近乎廣州音“澳洲”的“澳”——“歐洲”變成了“澳洲”了。當然，“澳洲”的“澳”，在北京音系里是念au的；可是，“歐洲”這個詞兒，在英文里拼作Europe——起頭的一個音節就是Eu，因此，我贊成拿iu來代表ㄞ之後，另外拿eu來代表ㄡ。我們看看下列的程式：

1. ai=ㄞ ei=ㄟ au=ㄞ eu=ㄡ
2. ai=ㄞ au=ㄞ ei=ㄟ eu=ㄡ

第一式都是i,u作韻尾的，第二式都是a,e作韻頭的，多整齊而有系統。由此類推，假如把又拼作eu，ㄡ又可以拼作ieu，我們可以從下列的例子找出一些語音的“血緣”關係來：

	lu	liu	leu	lieu
1.	陸	綠	○	六
2.	○	縷、屢、呂	樓、簾	流、留、劉、柳

第一個例子里的詞兒，在“南方官話”里都念lu；第二個例子里的詞兒，在保留古音較多的廣州話里，除了“縷”“屢”“呂”等念loiu之

外，其它都念 leu，因此，我建議：

1. iau, ieu (作獨立的音節時寫作 jau, jeu) 作基本式。
2. iao, iou (作獨立的音節時寫作 jao, jou) 作變體。

好了，ㄩ和ㄧ又的問題解決了，而這個半母音就可以拿第二式的 y 來代替第一式的 i(1)了。可是，關於半母音（我認為叫半子音好些）j 的問題，我認為還可以借用 y 來兼職——來和 j 分工。我建議：

1. j 兼職拼開口母音 a, o, e 等。
2. y 基本上作舌尖元音而用，也可以兼職作半子音用——拼 i, u (拼 u 時 = ㄩ)。

五

總之，對於修正意見，我贊成採用第一式作基礎，而採用第二式來補充，並略加改動，如下列的樣子：

1. ㄓ、ㄔ、ㄕ、ㄕ作 zr, cr, sr, r;
2. ㄔ、ㄐ、ㄑ分作 g(i), k(i), h(i) 和 z(i), c(i), s(i) 兩式；
3. ㄩ作 iu (作獨立的音節時寫作 yu);
4. 又作 eu, ㄧ又作 ieu (作獨立的音節時寫作 jeu);
5. 而作 y，又作半子音用，和 j 分工 (y 拼 i, u, j 拼 a, o, e);
6. j, y 作半子音用，無形中就等於隔音符號；至于沒有子音拼合的 a, o, e 等，在必要時用短畫 [-] 來隔音——我不贊成用 [] 這樣的一個符號。

——《拼音》月刊 1957 年 7 月号，原題：《對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修正意見的意見》

崔 鼎：

內容提要：由於母音字母中 i 的使用率高，o 的使用率低，為了使它們稍為平均些，建議：(1) ji 改作 ji; wu 改作 w; (2) jin

改作jen; jing 改作 jeng; (3) au 改作 ao; iau 改作 iao; (4) ung 改作ong (wong)。

吳越同志在《拼音》月刊第2期《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音节結構会不会太長》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問題：“是不是有些字母的出現次數太多，負擔過重？又是不是有些字母的出現次數太少，負擔過輕？”我見汉语拼音文字的實驗讀物中滿布 u 母，ji 并点。今特就韵母部分，提出我的意見。

根据吳越同志的《字母使用頻率統計表》来看，基本韵母的分配是这样的：

出現率 字母	类别	字母比率	韵母比率
a		11.29 %	22.41%
e		8.50 %	16.88%
i		13.90 %	27.59%
o		2.73 %	5.42%
u		11.74 %	23.31%
y		2.21 %	4.39%
共 計		50.37 %	100.00%

从这个对比之中，我們發現：i 的出現次數最多，占全部韵母使用頻率的 27.59%；其次是 u，占 23.31%；y 的出現次數最少，占 4.39%；其次是 o，占 5.42%。

在这样一个韵母的分配案中，除 y 無法代用外，我們应当設法：(1)取消一部分 i 和 u；(2)改用 o 代替一部分 u。因此，我建議：

- (1) ji 就簡略作 j, wu 就簡略作 w。
- (2) 按照 un 写作 wen 的規律，jin 改写作 jen；按照 uŋ 写作 weŋ 的規律，jŋ 改写作 jen。
- (3) au 中的 u 改用 o 代，写作 ao；iau 也就改作 iao（有它的历史淵源）；uŋ 中的 u 改用 o 代，写作 oŋ；weŋ 也就改作 woŋ（張雁方案）。

如此更改后，是否可以減輕 i 和 u 的負擔，提高 o 的比重，而使拼音文字的字面多样化？請大家研究！(1956.10.25·杭州)

——《拼音》月刊1957年6月号，原題：
《怎样使字母的使用率平均》

陈 大 白：

內容摘要：完善的拼音方案要适应下述八个要求：（1）适应国际习惯，不擅入国际上不通用的新字母；（2）适应汉语语音特点，并使能具有区别同音词的效能；（3）具有一定科学性和系统性；（4）基本音素不采用变读法，不用加符号字母和代用式字母；（5）采用双字母以五个为限；（6）尽量减少隔音符号；（7）文字形式美观，书写方便；（8）能在更大基础上照顾方言。

根据上述原则，提出个人的修正案。修正要点：

- (1) 用j,q,x 表ㄐ、ㄑ、ㄒ。(2) 用y 作为ㄧ的半元音字母。
- (3) 用yu 表ㄩ。(4) yu (ㄩ)在 j,q,x 之后和在ㄔㄕㄕㄕ 里，都省作 u。

怎样才是完善的汉语拼音方案呢？我认为，任何一种完善的适于作我国拼音文字的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都必须适应下述8个原则和要求：（1）不擅入国际上不通用的新字母，字母和音素的安排，须适应国际通常习惯，并合理地照顾我国使用习惯，使它具有国际共通性，充分便于国际文化交流；（2）充分适应汉语语音的特点，尤须具有适于区分一定的同音词的效能，使词义精密明确；（3）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4）便于任何场合的运用，不用标调，不用加符号字母和代用式字母，基本音素不采取变读的方法；（5）在基本音素不用兼职字母的原则下，尽量节约字母的总数，采用的双字母以5个为限，且是群众熟习和国际通用的；（6）合理地节约字母的使用，并尽量减少使用隔音符号；（7）文字形式美观，书写方便；（8）能在更大的基础上，照顾我国方言。我们看看，修正建议第一式和第二式能不能满足上述的要求呢？是不能够的。

关于上述这些原则，我要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一)为什么要适应国际通常习惯呢？有些人不同意，认为只要使

用拉丁字母就行了，国际習慣可以不必多管。我認為，这是不切实际的看法。拉丁字母是世界数十个国家所習慣使用的字母，它在各国的長期使用中，除了适应各国本身的語音特点，对于一些字母有不同的讀法外，已經形成了一些大致上通行的使用習慣，这对各國文化交流，是大有好处的。試問，如果甲国把 a 作母音，乙国則作子音，甲国把 m 表示鼻音，乙国則表示擦音，同用拉丁字母而使用習慣各不相通，那不是沒有一点好处嗎？如果我国拼音字母的讀法跟国际通常讀法相同或十分相近，到引用外來語和科学术语时，就大有方便。比如：如果我們用 y 表 i 的半母音的話，則引用 Italy (意大利)，Syria (敘利亞)，Egypt (埃及)，Tokyo (东京)，Yemen (也門)，Yokohama (横濱)，Yalu (鴨綠江)等等外來語和科学术语时，y 就不需改变讀法或寫法了。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国家地位日益提高，將来我国的拼音文字在国际上的使用將必日广，中外人士互相學習彼此的語文必日益增多；如果我国拼音字母的讀法和安排，越和国际通常習慣相同或接近，對於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就越方便。好处是不用多說的。我們所以主張适应国际習慣，除了从照顧全局和長遠的使用上来考慮外，就在便利我国人民使用方面，也是十分需要的。

拉丁字母究竟有哪些大致上通行的使用習慣呢？試舉一些來說吧：在音素的分类方面，a,e,i,o,u,y一般作母音，y,w一般作半母音，b,c,d,f,g,h,j,k,l,m,n,p,q,r,s,t,v,x,z一般作子音。在表音方面，a,i(y),o一般表丫、ㄧ、ㄛ；e表ㄦ、ㄔ；u一般表ㄨ，也用来表ㄩ；y,w表半母音ㄧ、ㄨ；b,p;d,t;g,k,q,c(c有变讀)；m,n,ng;f,v;l,r;x,s,z一般都表示同类或相近的音素，h在音节前一般表擦音，在音节末尾不發音；qu一般結合使用；除26个單字母外，一些音素使用双字母表示，等等。我認為，汉语拼音方案对于这些国际通常習慣应尽可能适应，而且大体上是可以适应的。

(二)适应汉语語音特点的問題。必須指出，我們主張适应国际習慣，并不是無原則的，而是在充分适应汉语語音特点的基础上来适应的。任何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都必須充分适应汉语語音的特点，使拉

丁字母能够合理地妥善地为我国拼音文字服务。我認為，适应国际習慣和适应汉语語音特点大致上不相冲突，可以使兩者統一起来。汉语許多音素和其他国家相同，要适应当然毫無問題。就是汉语一些特有的音素，也可以使得它的安排符合或接近国际習慣。比如：ㄓ、ㄔ、ㄕ三音用 zh, ch, sh 来表示，就是符合或接近国际習慣，这三个双字母形式更是国际通用的。汉语里沒有濁擦音 z，就可用 z 来表示汉语里和它最近似的ㄗ；汉语里沒有震舌的 r，就可用 r 来表示和它發音最接近的ㄦ；既然 x 在国际上通常表 ks，就可用 x 来表和它最接近的ㄊ；既然 q, c 在国际上通常讀 k 音（变讀除外），我們就可用 q, c 来分表ㄉ、ㄉ，因譯写上有用 k 表ㄉ音的習慣，用 c 表ㄉ在国际上也有根据（国际上 c 有讀 ts 音），因此以 q, c 表ㄉ、ㄉ就和国际習慣很接近，如果能够以 q 和 u 配合那就更好。用 j 表ㄐ音，是合乎習慣的，也是多数人可以同意的。汉语里所特有的母音ㄩ，既然不能独立發音，也不能独立使用，就不必另用独立的字母，用 i 来表示这个音，既簡便，也符合一般習慣。汉语里含有ㄉ、ㄨ的音节特別多，用ㄉ、ㄨ作介音的也特別多，为了便于分隔音节而不必多用隔音符号，为了能够灵活而有效地区分同音詞，因此，必須有ㄉ、ㄨ的半母音字母 y, w。y 在国际通常習慣上，既作半母音也作母音，是一个作用很大的字母，这个字母的功能最适于用作汉语区分同音詞之用。第一式用 y 表示使用范围狭窄的ㄩ是“大才小用”，实在太委屈了这个字母。更何况，除国际音标外，用 y 表ㄩ是不合国际通常習慣的。国际音标的麦音不是拉丁字母通常習慣的安排。

（三）关于科学性和系統性的問題。新創的汉语拼音文字必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統性，这个要求是必須尽可能滿足的。要是这样，我国的拼音文字就能够具有世界拼音文字的优点而沒有它們的缺点。为什么要重視这个問題呢？因为，各国現有的拼音文字，許多是不够科学的。拼音文字的一个重要科学原則，就是要“音素化”。以英语來說，一些母音的安排就違反这个原則，如 y 既表母音 i，又表結合母音 ai；a, i, o, u 既表單母音，又表結合母音 ei, ai, ou, iu 等等。拼音

文字的又一个科学原則，就是表示基本音素的字母，不用变讀。当然，少数合理的局部变讀是無妨的。英語里的字母变讀太多，是不合科学原則的。拼音文字的另一个科学原則，就是凡音节須写出母音，只有作輕音或詞尾时可以省去。我們所說的“科学性”並不是从純粹的语音科学出發，而是从世界拼音文字合理的習慣和原則出發，因为这才是方便可行和切合实用的原則。汉语拼音方案須要符合上述三个原則。我認為，这三个原則都必須堅持的。根据第二个原則，ㄩ、ㄤ、ㄦ这組音采用变讀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必須用独立的字母来表示。根据第三个原則，“知”“資”等音节就必须写出母音。其次就是“系統性”。字母的安排如果做到一定的系統性，这对教学、学习和使用上都大有好处。这系統性是以合理的習慣为基础的。比如，ㄩ、ㄤ、ㄦ；ㄓ、ㄔ、ㄕ；ㄐ、ㄕ、ㄮ这三組音，是汉语里最具有系統性的音素，我們就必須从字母的安排上表現出它們的系統性。就以各方一致同意的 z,c,s (ㄩ、ㄤ、ㄮ) 作为基础吧，和它們相对的ㄓ、ㄔ、ㄕ就可用 zh, ch, sh，每音都用了一个h，这样就把前一組舌尖前音和后一組舌尖后音系統地作了对比；至于ㄩ、ㄤ、ㄦ就最好用 j,q,x 表示，这三个字母，也和 z,c,s 有对比的作用：因 q 和 c,x 和 s 的国际通常讀法大致相同，用它們分別表示团音的ㄤ、ㄦ和尖音的ㄩ、ㄮ，是最好不过的。这三組音中只用了三个合理的双字母，也符合了节约使用双字母的原則。

(四)关于合理地照顧我国使用習慣的問題。我国使用拉丁字母已經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因此汉语拼音方案如不适当照顧到我国的使用習慣，就不合情理，不切实际。但照顧我国習慣，必須放在合理的照顧全局的基础上。这是什么原故呢？因我国向来的使用習慣既有合理成分，也有許多不合理的成分；要使我国的拼音文字成为一种精密的具有科学性的文字，就必须尽量吸收它的合理成分，而放弃所有不合理的成分。我国一向的使用習慣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呢？比如，ㄩ、ㄤ都用 p，ㄩ、ㄮ都用 t，ㄩ、ㄤ都用 k，ㄓ、ㄔ都用 ch，ㄩ、ㄤ也兼用 ch 或 k, ts，ㄦ用 hs 或 sh,s，ㄐ、ㄕ同用 ts 或 tz，ㄮ用 s,ss,sz，ㄐ用 j 等，都是不合理的，同时一共用了八个以上的双字母，也不合理。我国一

般的使用習慣，又有哪些合理的地方呢？比如，用 ng,h 表 兀、厂，用 ch, sh 表 ㄔ、ㄕ，用 y,w 作 i,u 的半母音，用 yu,u 分表音节前和子音后的ㄩ，等等，这些都合理可用，而且是應該采用的。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各有优点和缺点，它們的优点都必須全部吸收过来。

(五) 使用双字母的問題。使用双字母虽是世界拉丁化文字的通例，但还有一些人不同意。如果一定要坚持全部使用單字母，会变成怎样的情况呢？这就会变成削足适履的情况：要取消兩個半母音字母，一部分基本音素的字母要变讀，大量使用隔音符号，一些字母的安排要違反習慣，不能有效区分同音詞，并要使用声調符号，甚而要取消特別母音帀。这显然沒有好处的，也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在主張全部用單字母的同志中，有主張以 w 或 v 表示母音ㄨ，有主張以 q 表示 兀音，都不好，如把 mu 写作 mw 或 mv，把 ang 写作 aq 諸如此类，都不会得到大家同意；有主張用 j,q,x 或 j,c,x 兼表 ㄓ、ㄔ、ㄕ，而不用慣用的 zh,ch,sh，也不会得到大家同意。这都因为距离使用習慣太远了。因此，反对使用双字母是不合实际的。只有过多使用，才值得反对。为了使我国的拼音文字具有科学性，汉语里的30个基本音素(包括兩個半母音)，必須用 30 个字母来表示，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但拉丁字母只有26个，最大限度能作汉语拼音用的有 25 个(v 除外)，还缺了 5 个，因此就需要使用五个双字母。五个双字母無疑是一个最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合理的。汉语拼音方案使用的双字母，必須有历史基础和習慣基础。我国習慣使用的双字母有 ng, zh, ch, sh,yu,hs,tz,ts 等；既然我們最多只好使用五个双字母，既然已有 x,z,c 合理地代替hs,tz,ts,剩下来的就只有 ng, zh, ch, sh, yu，因此采用这五个双字母就是最适当的。但是还有人对使用这五个双字母不表同意，而主張另用 dz,tz,z;ds,ts,s 来表示 ㄓ、ㄔ、ㄕ；ㄦ、ㄩ兩組音(依此原則，ㄩ、ㄎ、ㄑ也要写作 dx,tx, x)。这是純从語音學觀點出發的主張，这好不好呢？我認為，这是不好的，不合实际的。大家知道，拉丁字母只是一套習慣的符号，而不是語音科学的符号。对双字母的安排，只能从三点来考慮：一是适应国际習慣和我国

習慣，二是使用方便，三是有一定的对照作用。以 ng, zh, ch, sh, yu來說，是符合這三点要求的。ng 和 n; zh, ch, sh 和 z, c, s; yu 和 y，都有对照的作用，又都沒有附加符号，合習慣就更不必說了。如果一定要從純語音學觀點出發，雙字母安排就要違反通常習慣；更何況，國際音标的字母安排只適于學術研究之用，不適于作為我國拼音字母安排的準則。如果可以從純語音學的觀點出發的話，我們就可以索性用國際音標為字母，而不必采用現成的拉丁字母了。道理是很清楚的。

(六)關於節約字母總數的問題。為了便於各種設備上的運用，為了學習和使用的方便，節約字母總數的要求是合理的，是必須滿足的，因此使用26個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就不適當。但如果單為了節約字母總數，而主張把ㄅ、ㄆ、ㄈ這一组音使用變讀的方法，無疑是削足適履。非屬基本的或具有特殊性質的音素（如ㄔ、ㄕ、ㄉ），可用變讀或字母拼合等方法來表示，而不必使用單純獨立的字母。這樣，既可節約字母的總數，又可保持基本音素不用完全的變讀的科學原則。有主張單用 E 或 e, y 表ㄔ，單用 r 或 el 表ㄉ，用獨立字母表ㄕ，這都是不好的。

(七)新創的漢語拼音文字，必要形式美觀，使用方便。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則，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我認為，必須滿足下述四點要求：(1)不用加符號的字母。我不同意使用加符號的字母，有兩個主要理由：第一是，妨礙标注聲調符號。漢語拼音字母要具有兩大功能，就是一方面給漢字注音，另一方面要發展成為拼音文字；作拼音文字用時，一般雖不標調，但在字典詞書和一定的教學讀物上還是要用聲調符號的，在給漢字注音時，更要標注調符；如遇到 ü, yü 這些加符號的字母，聲調符號怎能加上去呢？其次是，凡加符號的字母，既不好看，也不便使用（不論加在上面、下面或右旁的，都是一樣）。歷來使用的威妥瑪式和郵政式雖規定了一些加符號的字母（如 p', t', k', ch', ts', tz', ê, ü, yü, û, êrh 等），但一般在實際使用上和譯寫上都不要這些附加的符號，只寫作 p, t, k, ch, ts, tz, e, u, yu……“魯迅”只

写作 Lu Hsun, “青島”只写作 Tsingtao, “馮玉祥”只写作 Feng Yu-Shiang, 为什么人們不加上这些符号呢?因为不好使用。这充分証明了,在長期的历史中,群众是不欢迎加符号字母的。过去国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沒有使用加符号的字母,就是基于这种經驗。(2)不使用代用式。为了便利数学、學習和运用,使用任何代用式都同样不妥。修正第一式所用的 *ŋ*, *l* 在 26 个拉丁字母以外,更不好用。如果汉語拼音字母能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需代用式,豈不方便?(3)为了書写和运用方便,也为了形式美观,就必须尽量减少使用隔音符号。要减少使用隔音符号,最好是保留 *i*, *u* 的半母音字母,用它們来隔音是适合一般習慣的。有人主張用特別字母来隔音,这是要不得的办法。隔音符号只要少量使用,就沒有妨碍。(4)凡标上声調符号的拼音文字都不好使用,形式也很难看。我国新創的拼音文字,必須是不标調的文字。我国拼音文字如不标調,而又能够达到表意精密的地步,就必须采取簡單和定型的詞形区分办法。比如“生意”作 shengi, “盛意”作 shengyi, 而不要写作 shēngyl 和 shèngyl。

(八)关于节约地使用字母的問題。节约字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音节或詞語所用字母不要过長,能够适当减少,便于使用。但节约字母必須放在合理的基础上,不能不顧到習慣,也不能違反拼音文字的科学原則。有人为了节约字母而反对將“知”“資”等音节的母音而写出,这是行不通,要不得的:因它違反了拼音文字的科学原則,所以要不得。为什么行不通呢?如不写出它們的母音,就無法标調,也妨碍作汉字注音,比如“知”“直”“紙”“至”作 zh 而不作 zhi, 声調符号就無法标上去,标在子音之上是違反科学的;如不写出母音,也無法区分同音詞,我們可以把“支、之、枝、值”等詞写作 zhi,“只、直、紙”等詞寫作 zhy, 但如写作 zh 怎能加以区分呢? 所以是行不通的。我認為,节约字母的要求,可以从下述五个方面得到滿足: (1)必須合理地縮少双字母的数量和使用范围。最合理的数目是在五个以内。(2)在区分同音詞时,在多数情形下,以不增加字母为原則。比如,我們可以把“吃”“迟”区分为 chi 和 chy, 把“詞”“次”区分为 ci 和 cy, 都不需增

加字母。(3)重叠音节要有省略的安排。音节重叠是汉语的固有特点，因此汉语存有相当数量的叠词，对于这些叠词，如果照常写出，使用起来会大不方便，比如“清清醒醒”写作 qingqingxingxing，用了16个字母，如用第二式，就要写作 chingchingshingshing，更用了20个字母。为了使用方便，对重叠音节加以省略是迫切需要的。要省略必须用记号表示，如使用字母以外的其它符号都很难看。我认为，最好还是运用没有作汉语拼音字母用的 v。如“清清醒醒”可写作 qingvxingv，“研究研究”可写作 yanjiuvv，这样安排，使用起来就方便了。(4)i,iu,in,ing,u 必须列为基本式，自成音节时，要节约字母 y,w 的使用。作基本式时，不加 y 或 w，比如，i(一)，iding(一定)，iulai(由来)，inwei(因为)，ingfu(应付)，iu(油)，in(音)，ing(硬)，u(五)，umie(诬蔑)等等。这不仅可节约字母使用，也和国际习惯相符合。各国文字有关这一类音节，并没有必须加上 y 或 w 的习惯。汉语里这些音自成音节，规定一律加上 y 或 w，实缺乏充分的理由，实际上也是不需要的。只有在隔音或区分同音词时，才有用上的必要。(5)一些词尾可用简化的写法。词尾“的”“了”“着”“子”“儿”等使用很多，以“是”为末尾音节的复词(如“可是”“老是”“却是”“就是”等等)也使用很多，为节约字母都须有简化的安排。

根据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原则和要求，特提出对方案的具体修改意见如下：

1. ㄩ、ㄤ、ㄬ 用 j,q,x;
2. ㄓ、ㄔ、ㄕ、ㄐ、ㄑ、ㄕ、ㄈ、ㄕ 仍用 zh, ch, sh, r, z, c, s;
3. ㄩ 用 yu，在ㄩ、ㄤ、ㄬ 后面和ㄩㄝ、ㄔㄕ、ㄕㄕ 两音节中，yu 省写为 u，如 que(缺) nue(瘡);
4. y,w 作为 i,u 的半元音，用法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相同，i,iu,in,ing,u 五个韵母在音节分界不发生混淆的情况下，可以独用；
5. 韵尾兀用 ng(取消代用式 ŋ);
6. 而用 i 兼表；
7. v 留作表重叠的音节。其余和原草案相同。(1956. 12. 1. 澳门)

——《拼音》月刊 1957 年 7 月号，原题：
《拟订汉语拼音方案的八个原则》

陈 大 昌：

內容提要：主張用·m表示·兀。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用·ng或·ŋ来表示·兀，我感到都有缺点。我建议用·m来代替·ng或·ŋ，即把ang或aŋ写成am。

·ŋ虽然在发音上和国际音标一致，但在通行的26个拉丁字母中没有它，还不够国际化。同时字形不美观，也难以书写。·ng则有它自己的缺点：首先，·ng是由两个字母合成的，书写、印刷都不经济。我粗略地作了一个统计，在汉语的约400个音节中（不包括四声在内），带·ng音素的就将近70个，占16%强；在《拼音》月刊第三期的《波兰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这篇文章里面，共计1,504个字，带·ng音素的字就有233个，占15%强；在新华辞书社编的《新华字典》上，共有6,840个单字，而带·ng音素的就有1,080个，也占15%强。由此可见，每写一百个字（音节），平均就要多写15个字母。无论在书写的時間上或印刷的費用上，都是不经济的。其次，由于·ng中的g同时还表示·g和·ŋ两个子音，在拼写中出现的频率就更多些。g是长型符，在一个詞中出现得太多了也不很美观，如gunggu（巩固），gungging（恭敬），gungjeguo（工业国）等就是这样。

如果用·m代替·ng或·ŋ，就可以克服上述的缺点。·m不仅在書寫上便利、美观，它还能使拼音系統化，便于學習和記憶。·m字母代替ng以后，在韵母前面就发·ŋ音，在韵母后面就发·兀音，如“盟邦”写作membam，并不会产生任何混淆；如果第二音节开头是元音，仍可以加隔音符号，如“發賣”是famai，“妨碍”是fam'ai。

——《拼音》月刊1957年6月号，原題：
《用·m表示·兀好不好？》

陈揚明：

內容提要：(1) 不同意修正第一式的 g,k,h 在 i,y 前面变讀
ㄩ、ㄩ、ㄒ，不同意用 ㄩ 表ㄩ，不同意用 ㄩ 表ㄩ。(2) 提出个人方案。

將來的文字采用拉丁字母我是贊成的。从报上看見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修正第一式的消息，修正第一式自有許多优点，但是，我覺得也有一些問題值得再研究的：

拼音方案毫無疑問地將是我国新文字的基础。我国未来的新文字雖說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但也不完全是北京話。語言是發展变化的，新文字必須有寬广的余地，便于吸收全国各地的語言和世界語言来丰富我們的民族共同語言。修正第一式有些地方不但不能为文字的發展打平道路，而且有許多的局限。如ㄩ、ㄩ、ㄒ用g,k,h, 变音；ㄩ用r；ㄩ用 i 等，都是不够完善的。譬如，我要說：“普通話的‘基础’（ㄩ ㄩ ㄩ），客家人讀为《ㄩ ㄩ ㄩ》。”这就必須另想办法。ㄩ写成 ri，也与國際習慣不符合。ㄩ写成 i，在翻譯文字中和將來的文字更加發展变化时，必然会引起一些不便。ㄩ写成 e 虽然可以，但也可作更完密的規定。

为了改进这些缺点，我拟了一个修正方案。当然这个修正方案可能又出現别的缺点，但，如果認真研究一下，这些缺点都是不成为什麼問題的。

我拟的修正方案如下：

b	p	m	f	v	d	t	n	l	g	k	ng	h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ㄏ
j	q	nj	x		zh	ch	sh	rh	z	c	s	
ㄩ	ㄩ	ㄩ	ㄩ		ㄓ	ㄔ	ㄕ	ㄔ	ㄗ	ㄔ	ㄕ	
a	o	e	ae		i(y)	oo(w)	u(y)					
ㄚ	ㄛ	ㄜ	ㄞ		ㄧ	ㄨ	ㄩ					

說 明：

- (1) ae 在 i、u 的后面可写作 ·e。
- (2) y 在 i,u(I、U)前面可用作隔音符号；在 zh, ch, sh, rh, z, c, s 后面作布用；独立用的時候可讀作 i。
- (3) er 即“兒”，輕声作 r，“二胡”可写作 elhoo。
- (4) oo 在复合韵母中写作 w，如么可写作 aw；如上一个音节最后的 w 会与下一个音节混淆時，可写成 v，如么即可作 av。
- (5) 用 [-] 作隔音符号。

程 祥 徽：

內容提要：(1) 主張用單字母表示ㄓ、ㄔ、ㄕ、ㄕ。 (2) 主張用ㄍ、ㄎ、ㄏ变讀表㄄、ㄆ、ㄒ。 (3) 主張用ㄧ表ㄩ。 (4) 不同意劉金犧提出的複韻母分为基本式和簡化式。

《拼音》月刊1957年5月号發表了劉金犧先生的《論漢語拼音方案的应用效果与民族特点》。这篇論文提出了創制拼音字母的几个問題：(1)采用双字母的原則是什么；(2)舌面音字母應該如何處理；(3)舌尖音和卷舌音韵母采用什么符号；(4)有沒有必要把几个复合韵母区别为基本式和簡化式。有的意見劉先生提得很好，我除了同意之外另加一些补充；有些意見我有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向劉先生領教。

劉先生“不同意在出現率高的音素上用双字母”，理由是如果在出現率高的音素上用双字母，勢必“使得我們在書寫、閱讀、打字、打電報、印刷、紙張甚至書店和圖書館的設備上，都要有巨大的麻煩、累贅和浪費”；并且有时在一个音节里双字母“相互交替着，爭先恐后地，随时随地不厭其煩地屢屢出現，弄得拖泥帶水，冗長不堪”。劉先生的这个論点是正确的。

大家知道，俄文字母 й 的使用范围在十月革命前后是有很大差别的。十月革命前，俄语单词凡以辅音收尾的都要尾接一个 й (如 Въ, Леть, Назадъ)。有人作过统计，书籍每页平均容纳 1,620 个字母，其中包括没有作用的 й 54 个或 55 个，占每页字母数目的 3.3%；一部《战争与和平》，共 2,080 页，有字母 3,370,000 个，其中没有作用的 й 共 122,000，合计 75 页，假若一次印刷 3,000 本，就要多用去 225,000 页。一个多余的字母竟会造成这样大的浪费！汉语拼音方案修正第一式有四个双字母 zh, ch, sh, ng 可以改用单字母，修正第二式有五个双字母 ch, sh, ch(i, y), sh(i, y), ng 可以改用单字母，如果不把这些双字母改用单字母，定会造成极大的“麻烦、累赘、浪费和损失”。

二

如何处理ㄩ、ㄤ、ㄦ三个字母，是一个早就提出但还没有得到一致答案的问题。

在我看来，ㄩ、ㄤ、ㄦ是三个独立的音位，因为它们都是能够区辨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但是由于汉语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它们是独立的音位，也可以不必为它们专设三个字母。一般的看法都是这样。但是究竟用哪三个字母变读，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刘先生主张用 z(i, y), c(i, y), s(i, y) 变读。因为“如用ㄩ、ㄤ、ㄦ变读，则很容易与拼写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来语发生矛盾”；而“用ㄩ、ㄤ、ㄦ变读时，虽然也有类似缺点，但这缺点出现的机会和比率却少得很”。

我主张用 g(i, y), k(i, y), h(i, y) 变读。诚然，如刘先生所说，“声母有ㄩ、ㄤ、ㄦ的汉字来自ㄩ、ㄤ、ㄦ的比来自ㄩ、ㄤ、ㄦ的较多”，但这怎么也得不出“因而混淆甚至‘还原’的机会也多”的结论。仔细考查一下汉语方言，就知道保存ㄩ、ㄤ、ㄦ（即所谓尖音）的要比保存ㄩ、ㄤ、ㄦ的多得多（真正保存着ㄩ、ㄤ、ㄦ的只有胶东等方言）！正因为ㄩ、ㄤ、ㄦ多来自ㄩ、ㄤ、ㄦ，正因为舌根音颚化成舌面音是汉语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也正因为更便于与方言区别开

来，采用 $g(i,y)$, $k(i,y)$, $h(i,y)$ 表示ㄩ、ㄩ、ㄑ才更恰当一些。

应当着重指出，采用 g , k , h 的变讀式表示ㄩ、ㄩ、ㄑ，不能全用汉语的历史發展（即ㄩ、ㄩ、ㄑ的来源問題）来作解釋，而应当主要地从汉语的類化規律、普通話的音位系統来看这个問題。

刘先生提出采用变讀式也要考慮字母出現率的高低，認為ㄍ、ㄕ、ㄐ的出現率很高，不宜以其变讀式表示ㄩ、ㄩ、ㄑ，否则会在实用上容易造成“过多的混乱和錯覚”。这个顧慮是多余的。我認為考慮字母的出現率主要是根据节约字母的觀点，而在里，变讀不致增加字母的数目，因而不涉及到节约字母的問題，也就不必考慮字母出現率的高低。

三

韵母ㄩ代表著兩個音素：在舌尖音ㄔ、ㄕ后的[1]；在卷舌音ㄓ、ㄔ、ㄕ后的[2]。“韵母[2]和[1]可以認為同一音位”❶，因此注音符号标作一个ㄩ，拼音方案也当作一个音位处理。

ㄩ的来源很复杂。大致講來，它是由与舌尖音和卷舌音相拼的[i]發展而来的：“[tsi]之变为[tsɿ]，是由于声母[ts, ts', s]把元音移到和它相同的發音部位上来”❷；“[ts, ts', s]和后面的[i]互相排斥，結果是[ts, ts', s]把韵母[i]帶到和它們同一發音部位上来，变为[2]”❸。追溯ㄩ的历史發展，考慮到它在現代汉语中的音位作用，用i的变讀式表示ㄩ是最恰当不过的。刘先生不同意用i而主張用h表示ㄩ，同时兼作無音字母，我認為很不合适。刘先生又用“字母出現率”来解釋自己的主張了。他認為“i(衣)的出現次数已經够多的了，不該再給它增加負擔”。在我看来，变讀字母不怕原讀字母出現得再多，只怕与原讀字母缺乏科学系統的对应。变讀字母i(ㄩ)的出現是有条件，有規則的，怎么也不会增加原讀字母i(衣)的負担！不用i变

❶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第162頁。

❷ 同上。第160頁。

❸ 同上。第161頁。

讀而用 h 来表示帀，就等于說 h 与 i 沒有本質上的差別。这不符合于事實。实际上帀只不过是 i 的变体。此外，用一个表音的 h 去同时兼作無音字母，实在是極不合理的。因此方案中沒有必要新創一个字母（刘先生主張用 h）来表示帀韵母。

四

刘先生主張复合韵母 in, iŋ, un, uŋ, yn, yŋ 以及 iu 有必要分別为基本式和簡化式兩类。所謂基本式就是在前六个韵母中挿进元音 e，在iu 韵母中加进 o，即所謂严式的标音；而簡化式就是不加 e 和o，即寬式的标音。我認為沒有这样划分的必要，因为任何拼音字母都不是像音标那样的如实的标音符号，而是以音位为依据的音位符号。in 与 ien 在語音学上确有差別，但以汉語音位系統去看，它們則共屬一个音位，in 与 ien 只不过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用一个形式——或者是 in，或者是 ien——表示它們就够了。其他韵母同样存在着这个道理。因此我不同意在这些复合韵母身上再分什么基本式和簡化式。再則，如果把字母（或字母的結合）分为基本式和簡化式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那只会造成拼音文字使用上的混乱。因此字母（或字母的結合）不宜有基本式和簡化式的区分。

（1957. 5. 于北大）

丁 乙：

內容提要：主張用 g, k, h 在 l, m 前面變讀ㄩ、ㄏ、ㄊ。

一 变音字母和專用字母

ㄩ、ㄏ、ㄊ的寫法問題是漢語拼音方案的关键問題之一。1956年2月發表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用 3 个專用字母 ㄩ, ㄏ, ㄊ表示ㄩ、ㄏ、ㄊ。8 月間拼音方案委員會發表的《关于修正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初

步意見》(簡稱《修正意見》)用g,k,h(ㄍ、ㄅ、ㄏ)或者j,ch,sh(ㄓ、ㄔ、ㄕ)在ㄩ、ㄩ前面有規律地變音為ㄩ、ㄔ、ㄕ。我認為這樣修正是好的。

為什麼說這樣修正是好的呢?

“變音”是語言當中原有的語音規律，用變音法來書寫ㄩ、ㄔ、ㄕ，可以從書寫形式上看出語音的規律。這對於說方言的人們學習普通話最有幫助。

用變音法表示ㄩ、ㄔ、ㄕ，可以減少3個字母。這對於要求減少字母數目的各種機器(如電傳打字機等)有提高操作效率的好處。

過去流行的方案，例如：威妥瑪式、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用變音法表示ㄩ、ㄔ、ㄕ。一部分群眾已經習慣於變音的傳統寫法。

變音法的運用在歐洲各國文字當中是常見的，例如：英文g讀ㄍ，但在e(相當於注音字母ㄩ)前面變音為ㄩ(如Gorge讀ㄍㄢㄢㄩ)。意大利文c讀ㄔ，但在e,i前面變音為ㄔ(如cento讀ㄔㄤㄢㄢㄉ)。俄文č讀ㄕ，在и(相當於注音字母ㄩ)前面變音為ㄕ(如радио讀ㄕㄚㄩㄧㄢ)。

採用專用字母表示ㄩ、ㄔ、ㄕ，字母本身的決定有困難。俄文字母ч跟拉丁字母不調和；印刷體短了容易跟u相混，長了容易跟y相混；手寫體短了跟r相混，長了跟y或q相混。q,x讀ㄔ、ㄕ跟國際的一般習慣又難適合。用j表示ㄩ，又要間接影響到ㄩ的寫法。

這些理由告訴我們，採用變音法比專用字母好。

變音法有沒有缺點呢？有的。那就是變音字母要根據後面出現的字母來決定它的讀音，不如專用字母表音明確，而且，學起來可能比專用字母要多費一些時間。可是，關於學習困難的說法是有爭論的。學3個變音字母比學3個專用字母要多費多少時間呢？現在還沒有人做過科學的實驗。或許學習3個變音字母只要半天，學習3個變音字母需要一天；或許學習3個變音字母只要一天，學習3個變音字母需要兩天、三天。大致這是多費幾小時或者一、兩天的問題，決不是幾個月或者幾年的問題。這就是說，學習的困難是極短時間的困難。學會了變音字母以後，在實用當中(例如在機械化上)得到的好處却

是長期的、終身的。也有人不同意变音字母比較难学的說法。他們說，學兩個專用字母要記兩個圖形和兩種發音，學一个变音字母只要記一个圖形和兩種發音，這兩種發音又是有联系的，所以变音字母不会比專用字母难学。究竟哪一種說法正確，要待將來科学的實驗來證明。总之，虽然变音字母有它的缺点，权衡利弊，还是利多于弊。

二 《、ㄅ、ㄏ变音和ㄅ、ㄅ、ㄤ变音

ㄩ、㄄、ㄉ用变音字母書寫，可以有3种写法：第一种用g, k, h(《、ㄅ、ㄏ)变音；第二种用z, c, s(ㄅ、ㄅ、ㄤ)变音；第三种用j(zh), ch, sh(ㄓ、ㄔ、ㄕ)变音。这三种写法哪一种好呢？

先比較 g, k, h 变音和 z, c, s 变音。

現在北京音里面的ㄩ、㄄、ㄉ声母是从过去的 g, k, h 和 z, c, s 兩种声母变来的。例如，过去講 zhunggan (中間)，現在北京音講 zhung-gian (中間)；过去講 ziandau (剪刀)，現在北京音講 gian-dau (剪刀)。按照語源來講，g, k, h 变音和 z, c, s 变音都是有根据的。这种語音的历史演变，同时也就是方音跟北京音的对应关系。不少方言現在保留着沒有变音以前的古音。

这兩种变音在历史上發生早晚不同，在各方言当中普及广狹不同，在今天通用的汉字当中作用大小也不同。

从历史上發生的早晚来看，g, k, h 在 ㄩ、ㄤ前面变成ㄩ、㄄、ㄉ的历史比較悠久，大致在元朝就發生了这样的变化。^①因此在今天北方話区域里，g, k, h 变音已經相当普遍；在其他一些方言（如吳語）里面，g, k, h 也有一部分变成ㄩ、㄄、ㄉ，或者，“說話音”沒有变成ㄩ、㄄、ㄉ的字限在“讀書音”里面往往变成了ㄩ、㄄、ㄉ（例如“間”說話音是 gan，讀書音是 gian）。g, k, h 在 ㄩ、ㄤ前面完全沒有变音的方言是比較少的。

① 參看趙藩堂《中原音韻研究》第91頁。元朝泰定甲子（公元1324年）出版的《中原音韻》，g, k, h 的細音（i, y）變为ㄩ、㄄、ㄉ，但 z, c, s 的細音（i, y）未變ㄩ、㄄、ㄉ。明朝隆慶（公元 1567 年后）出版的《鵞略易通》，z, c, s(i, y)与ㄩ、㄄、ㄉ已經混同。

z, c, s 在 **丨, ㄩ** 前面变成 **ㄔ, ㄎ, ㄊ**, 在历史上出現比較晚, 大約在明朝才發生这样的变化(參看上頁脚注)。因此今天在北方話区域里, 还有很多地方保留着 **ㄔ, ㄎ, ㄊ** (所謂“尖音”) 的發音。例如以河北中南部和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現在还保留着“尖音”。其他方言(如吳語)保留尖音的更多。

再看一看現在通用汉字的实际情况,《同音字典》❶ 10,503 个汉字当中, 有 1,709 个有 **ㄔ, ㄎ, ㄊ** 声母的汉字。这些汉字的 **ㄔ, ㄎ, ㄊ** 声母, 从 **g, k, h** 变来的有 1,115 个 (65%), 从 **z, c, s** 变来的有 594 个 (35%)。又,《3,500 字表》❷ 里面, 一共有 627 个有 **ㄔ, ㄎ, ㄊ** 声母的汉字, 其中从 **g, k, h** 变来的有 403 个 (64%), 从 **z, c, s** 变来的有 224 个 (36%)。这就是說, 有 **ㄔ, ㄎ, ㄊ** 声母的汉字, 三分之二是从 **g, k, h** 变来, 只有三分之一是从 **z, c, s** 变来。❸

从历史的久暫、普及的广狹和汉字的多少这三方面来看, **g, k, h** 变音比 **z, c, s** 变音更加有代表性, 因此是更加适当的写法。

用 **g, k, h** 在 **丨, ㄩ** 前面变音为 **ㄔ, ㄎ, ㄊ**, 这是过去拉丁化新文字所采用的写法, 同时也是“郵政式”所采用的写法。例如: 邮政式“北京”写 Peking (**k**变讀 **ㄔ**), “重庆”写 Chungk'ing (**k'**变讀 **ㄎ**), “泰兴”写 Taihing (**h**变讀 **ㄊ**) ❹。又如: 拉丁化新文字“北京”写 Beicing (**g**变讀 **ㄔ**), “重庆”写 Chungking (**k**变讀 **ㄎ**), “泰兴”写 Taixing (**x**原讀 **ㄏ**, 在 **i, y** 前面变讀 **ㄊ**)。**g, k, h** 变音在一部份知識分子中間是早已熟悉的写法。

有人認為声母 **ㄔ, ㄎ, ㄊ** 不完全是从 **g, k, h** 变来的, 其中有一部分是从 **z, c, s** 变来的, 因此就反对用 **g, k, h** 变音为 **ㄔ, ㄎ, ㄊ**。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历史上兩种声母合并成为現代的一种声母, 就应当用其中在时间上、空间上和实用上占优势的一种来统一表示。現在用历史比較悠久、地区比較普及、在通用汉字当中比較占多数、在群众当

❶❷ 中国大辞典編纂处編。

❸ 參看《拼音》月刊創刊号第48頁的統計。

❹ 邮政地名一部份用威妥瑪式書寫, 所以不是完全用 **g, k, h** 变音。

中有比較廣的基础的 g, k, h 变音法来統一表示，这不能說不是适当的办法（如果 z, c, s 变来的 ㄩ、ㄎ、ㄐ用 z, c, s 書寫，同样讀 ㄩ、ㄎ、ㄐ，这也是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語源完全分明，还可以帮助区分同音詞，缺点在口语沒有“尖音”的地方學習起来比較困难，因此不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贊同）。

三 《、ㄎ、ㄏ变音和ㄓ、ㄔ、ㄕ变音

其次，比較 g, k, h(《、ㄎ、ㄏ)变音和 j(zh), ch, sh(ㄓ、ㄔ、ㄕ)变音。

这两种变音法在《修正意見》里都提了出来，請大家研究、比較和選擇。这两种办法是各有利弊的。依我个人看来，权衡輕重，g, k, h(《、ㄎ、ㄏ)变音比 j, ch, sh(ㄓ、ㄔ、ㄕ)变音更加好。

拼音方案运用变音法，最好以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事实为根据。g, k, h 变音为 ㄩ、ㄎ、ㄐ，这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事实。j, ch, sh 变音为 ㄩ、ㄎ、ㄐ，这是历史上沒有存在过的，仅仅因为它们相互之間并不冲突，所以可能用来兼职。

罗常培先生說：“过去国語羅馬字派归納北京音系，因为ㄩ、ㄎ、ㄐ这一組音跟ㄓ、ㄔ、ㄕ；《、ㄎ、ㄏ；ㄦ、ㄔ、ㄕ三組音都不对立（ㄩ、ㄎ、ㄐ只出現在ㄉ或ㄩ的前面，而后三組音決不出現在ㄉ或ㄩ的前面），所以用表示ㄓ、ㄔ、ㄕ的羅馬字拼音符号 j, ch, sh 来拼ㄩ、ㄎ、ㄐ（后面有 i 的就是ㄩ、ㄎ、ㄐ）。从音位的对立方面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可是从字源……来看，是不合适的。因为現在北京以ㄓ、ㄔ、ㄕ做声母的字都是唐宋时代所謂“三十六字母”知、照兩組声母的字，而現在北京以ㄩ、ㄎ、ㄐ做声母的字却是精、見兩組声母里的字。”❶

傅懋勣先生主張保留《、ㄎ、ㄏ》的拼写方便，因此不主張 g, k, h 变音，可是他也承認：“單就北京話來說，把它們（ㄩ、ㄎ、ㄐ）并在 g, k, h 里是比較合适的，这样做，一方面部分地联系了历史，一

❶ 罗常培：《普通話語音學綱要》，第207頁。

方面不影响舌尖元音的音位問題”。①

这說明了从“語源”即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事来看，采用g,k,h变音为ㄩ、ㄤ、ㄦ，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的。变音法的运用，最好以北京人民对于語音的習慣了解为依据。北京人民的習慣了解，并不把j, ch, sh(ㄓ、ㄔ、ㄕ)和ㄩ、ㄤ、ㄦ看作同一个音位，而是把g, k, h(ㄍ、ㄎ、ㄏ)和ㄩ、ㄤ、ㄦ看作同一个音位的。

罗常培先生說：“(北京)本地人的感覺，他們認為‘格、基、古、居’或‘呵、嘻、呼、虛’是双声。一个証明是北京有一种秘密語，它把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撇开，成为(声+ai)+(k+韵)兩個音节，于是‘北’>pai-kei，‘米’>mai-tqi，k遇了i就自然变成了tq。所以为了省并音位的数目，把ㄩ、ㄤ、ㄦ跟ㄓ、ㄔ、ㄕ六个音并成三个音位是不合适的。”②

北京人往往把“耕地”說成“ㄩㄧㄤ地”，把“来客”說成“來ㄤㄧㄤ”；又把“張各庄”“王各庄”的“各”(即“家”)說成ㄍㄤ(因此写成“各”)而不說ㄩㄧㄤ(因此就不写“家”)。这也証明北京人民習慣把ㄍ、ㄎ、ㄏ和ㄩ、ㄤ、ㄦ看成相同的音位。

g, k, h跟ㄩ、ㄤ、ㄦ的对应規律，是許多方言地区的人們學習北京語音应当掌握的知識。用g, k, h变音表示ㄩ、ㄤ、ㄦ，对于許多方言地区人們學習普通話有很大的方便。例如“房間”的“間”，許多方言說gan，北京人說gian，方言用ㄍ拼，北京音用ㄩ拼，可以看出方言和北京音的关系，容易了解，容易學習。如果把fanggian写成fangjian，就不容易看出ㄍ和ㄩ的关系了。又如广州人說gin(見，ㄍㄧㄣ)，北京人說gian(見，ㄩㄧㄤ)，从字形上可以看出广州話和北京話的关系，容易了解，容易學習。如果把gian写成jian，从广东人的角度来看，就不容易看出gin(ㄍㄧㄣ)和jian(ㄩㄧㄤ)的关系。当然，方言和北京語音的对应規律是复杂的，不可能一一在書寫上面表示出来，

① 傅懋勤：《北京話的音位和拼音字母》，見《中國語文》1956年5月号第10頁。

② 同前書。

可是从 g, k, h 到 ㄩ、ㄲ、ㄤ 的变化是一个比較重要的規律，把它表示在書寫上面，是有好处的。

此外，从整个方案的字母安排来看，也是 g, k, h 变音比 j, ch, sh 变音好。

g, k, h 变音为 ㄩ、ㄲ、ㄤ，是用單字母来表示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优点。j, ch, sh 变音为 ㄩ、ㄲ、ㄤ 就要用双字母来表示。双字母不必完全避免，可是如果能够合理地减少双字母的出現，当然是好的。

j, ch, sh（ㄓ、ㄔ、ㄕ）的出現率比較高，ㄩ、ㄲ、ㄤ 的出現率也比較高，兩組出現率都比較高的声母用同样的字母来書寫，就会形成滿紙 ch, sh 的現象。統計數字告訴我們 ①，用 g, k, h 变音为 ㄩ、ㄲ、ㄤ，大約每 4 个声母当中出現一次 g, k 或 h；如果用 j, ch, sh 变音为 ㄩ、ㄲ、ㄤ，大約每 3 个声母当中就要出現一次 j, ch 或 sh。而且 c, s 跟 ch, sh 有一个字母相同，因此 c, s 出現就很多。字母的出現率是不可能完全平衡的，不过在合理的条件下使它平衡一些，当然不是坏事。

有些人主張用 j, q, x 表示 ㄓ、ㄔ、ㄕ，同时变音为 ㄩ、ㄲ、ㄤ。好处是可以減少双字母。可是，用 q, x 兼表 ㄔ、ㄕ 和 ㄲ、ㄤ，跟拉丁字母的运用習慣不合；這兩個字母是各种拉丁字母的文字当中用得比較少的，我們把它們的讀音如此更改以后又大量运用，会更加發生不習慣的感觉。用 j 兼表 ㄓ 和 ㄩ，跟英文比較接近，可是用 j 作为 ㄓ 和 ㄩ 以后，在整个字母表中直接影响到 i 的半元音写法，間接影响到ㄩ 的写法。

g, k, h 变音和 j, ch, sh 变音，在过去的方案都有过实践的經驗。j, ch, sh 变音为 ㄩ、ㄲ、ㄤ 比較适合外国人特别是使用英语的人民的習慣。从發音的部位来看，ㄓ、ㄔ、ㄕ 比 ㄶ、ㄸ、ㄤ 更接近 ㄩ、ㄲ、ㄤ。發音部位接近的語音不一定有相互轉變的关系，可是在外国人學習时候比較容易了解。外国人的“譯音”方案要求汉语拼写跟外国文字調和一致，不一定考慮汉语的語音特点。今天我們拟訂方案的目的不是汉语“音譯”成为外国文字，而是把汉语根据本身的語音規律書写出来。从汉语拼音方案（不是“譯音”方案）的要求来看，采用 g, k, h

① 从新中国速記学校編的《汉语常用音調查初步報告》計算得出。

变音比较好。

总之，从语源来看，从北京人民的习惯了解来看，从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方便来看，从字母的安排来看，用 g, k, h 变音比用 j, ch, sh 变音比较合适。

四 《丨、ㄅ丨、ㄏ丨》的写法

g, k, h 变音为 丨、ㄅ、ㄏ有沒有缺点呢？有的。那就是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不便采用普通话的拼法来书写《丨、ㄅ丨、ㄏ丨》这样的音节。用 j, ch, sh 变音为 丨、ㄅ、ㄏ，就沒有这个缺点。这个缺点有沒有办法弥补呢？有的。只要 g, k, h 附加一个小小的区别符号，就可以得到圆满解决。例如 丨、ㄅ、ㄏ写 gi, ki, hi，《ㄅ丨、ㄏ丨》写 ġi, ki, hi 或 ġi, ki, hi，这种附加符号可以称为“硬音符号”；也可以反过来，在表示《丨、ㄅ、ㄏ》时候不加符号，在表示 ㄅ、ㄅ、ㄏ时候附加符号，这种符号可以称为“软音符号”。意大利文 c 原讀ㄅ，但在 e, i 前面变音讀ㄅ；如果在 e, i 前面要恢复ㄅ的讀音，就加上一个 h（写成 ch），例如 bianchi 讀 ㄅ丨尤ㄅ丨，ischia 讀 丨ㄅㄅ丨ㄚ。我們也可學習这个办法，把《ㄅ丨、ㄏ丨》写成 ghi, khi, hhi。当然也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分別書写。

汉语方言有《丨、ㄅ丨、ㄏ丨》这样音节的地方（例如膠东）是并不多的。在广东话（以广州音为标准）里面，虽然《丨、ㄅ、ㄏ》可以跟齐撮兩呼韵母連接，但是沒有《ㄅ丨、ㄏ丨》这样音节，只有《ㄅ、ㄅ、ㄏ》这样音节；《ㄅ、ㄅ、ㄏ》后面的齐撮兩呼韵母都帶尾輔音(im, in, ip, it, yn, yt)或者是双元音(iu)，沒有單元音韵母 i 或 y³；所以除掉跟双元音韵母 iu 連接时候需要加区别符号外，其他場合不加区别符号也沒有問題。例如 gim, kin, hip 等音节可以不加符号念成《ㄅ丨、ㄅ丨、ㄏ丨》。所謂 g, k, h 变音妨碍書写《ㄅ丨、ㄏ丨》，事实上并不如想像那样严重。从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方便来看，用 g, k, h 变音的优点远远蓋过它的缺点。

① 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草案用y表示ㄅ。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采用b,d,g表示清音，这跟某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有b,d,g濁音的存在也是矛盾的。事实上，这个矛盾跟ㄍ、ㄅ、ㄏ和㄄、ㄆ、ㄈ的矛盾相比，要大得多，因为语言里有b,d,g濁音的人口比语言里有ㄍ、ㄅ、ㄏ的人口可能多得多。外国语言也多数有b,d,g濁音，因此外国汉学家也有人要求汉语拼音方案不用b,d,g表示清音。可是在国内几乎大家一致同意用b,d,g表示清音的写法，理由是什么呢？它适合汉语普通话的特点；它是中国的传统写法，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我们应当用同样的理由，请求大家赞同用g,k,h变音为㄄、ㄆ、ㄈ的写法。

——《拼音》月刊 1956年9月号
原题：《㄄、ㄆ、ㄈ的写法問題》

傅 庆 智：

内 容 提 要：反对把整套的拉丁字母硬扣在汉语的头上，而主张以拼写汉语的根本需要为转移，不好的字母丢掉它，不够的字母自己创造。

我觉得修正第一式仍然有着书写、印刷不便（比三拼慢五分之一），音节不清晰，个别字母不够好等严重的缺点。这是由于修正第一式或第二式都过份地遵循了国际习惯，局限在只运用26个拉丁字母，而不根据汉语的特点来确定字母数目的原故。这样做，我觉得有如下的缺点：

- (1) 用4个或5个字母拼成的音节很多，不便于拼音和书写。
- (2) 坏的字母仍然保留，好的字母不能吸收，因而减低了拼写速度。如i,j两个字母，在拼写“宪法序言”第一小段的484个字母中，共用了66次，这就是说需要加66次点，显然是麻烦的。斯拉夫字母中有些字母很好，如u,ü等，由于只用拉丁字母，所以都不能使用。
- (3) 在字母的调配上，如果把长形母音字母（如y）改作子音，把

所有的方形字母(如 x, r 等)改做母音, 則可使文字的音节更加清楚。如遵循国际習慣, 則得不到这个优点。

(4) 一母一音, 一音一母, 是最理想的字母用法。这样不但簡便、准确, 而且拼法也容易了。

我認為遵循国际習慣的确对今后的文化交流上有很多好处, 因此我同意遵循国际習慣。但是要有一个限度, 有一个原則, 那就是不能影响新文字的科学性, 并在不打乱它原来用法的傳統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拉丁字母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不要迁就和保留它原有的缺点。如果兩者發生矛盾的时候, 就应当以服从拼寫漢語的根本需要为轉移。拉丁字母一般都很好, 但个别不好的字母, 就应当在漢語的拼音文字中毫無惋惜地丢掉它。

修正“第一式”和“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一样, 只把“一套”拉丁字母硬搬进来, 扣在漢語的头上, 明知字母不够, 却又不吸收其他外国字母和創造字母, 形成大脚穿小鞋, 脚指头挤在一起, 翻来翻去不合脚。这种过左过右的兩种作法都是不对的。人們对 z, ɔ, s, 意見紛紛, 有的提出索性不要, 都是由于那三个字母太坏所引起的, 不能做为后退的理由。

(1956. 11. 25. 南京)

甘 远：

內容摘要：主張用 -ŋ 表 -兀。

我不同意把 -ŋ 作代用式, 而把 -ng 作正式。其理由如下:

(一)-ng 增加了拼音文字中隔音符号的出現。如 dang'an (档案), yng'yan (永远)。根据《拼音》月刊第一期上“可混关节”的統計, 由于这种情形引起的佔 18%。而 ŋ 却由于不能作音节的开头, 就完全可以避免, 如 daŋan (档案) 絕對不会有人拼成 da-ŋan。我們知道: 由于 j, w 的使用, 隔音符号的出現已減少 78%。如果再用 ŋ 代替 ng, 不就更減少了隔音符号的出現嗎?

(二) -ŋ比-ng可以节约一个字母。初看这话好像毫无意义。但是，我根据《拼音》月刊第一期上《声母和韵母出现率的统计》计算了一下，得知：由于 ng 在韵母中出现了 249, 358 次（六家词汇），使-g 占了韵母总字母出现率的 7%，（“新中国”占 7.8%，“亚伟”占 9.1%）。就 26 个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出现率是 4.9%，差不多是二十分之一了。如果再从 g 这个字母来看，加上声母中的 g 和 g (i, y)，它在 26 个拉丁字母中的出现率就占 8.8%（接近十分之一）。这个同时用作三种读法的字母，出现率这样高，我觉得并不怎样好。我认为，如果以-ŋ代-ng，不但 n, g 的出现率可以减少，而且文章中的字母总数也可减少二十分之一。譬如在用修正第一式拼写的宪法序言中，ng 共出现 147 次。而全篇字母总数约 2,520 个，这样-ŋ就占 5.8%。若以-ŋ代-ng 不就节约了这 147 个字母和相应的劳动吗？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是可忽略的小值。

(三) 所谓字母的代用式，我的理解是：它在为一部份人所习惯地使用着，而实际上它并不十分合理，只不过作为过渡时期适当使用的字母。但我们知道 ŋ 是在去年 2 月才与我们见面的（也是以合理者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它不合代用条件。正相反，由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广，-ng 已经为一部份人所习惯使用。所以暂时不废除它，可把它作代用式。

(四) 新学习汉语拼音方案的人，一般是比较欢迎-ŋ 的。我们许多同学对 n+g 变成兀都感到不够令人满意。我认为所谓国际习惯也必须是在符合本民族特点下才能被接受的。在讨论中赞成-ŋ 与赞成-ng（赞成-ng 的人大都是学了拉丁化新文字的人）的人数也是相抗衡的，何况发表意见的人在全国人民中究竟还是少数呢？另外，在电码中增加一个新字母（26 个拉丁字母减去 v, q, x，增加一个 ŋ，总数才 24 个），并不会有很多困难。只要把 ŋ 的大写修得圆滑一些，手写体改成ㄅ，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

综合上述意见。我诚恳地希望拼音方案委员会能把-ŋ 作正式，-ng 保留作代用式。

(1957.1.11.江西萍乡)

高 东 山：

內容摘要：(1) 主張用·ŋ表·元。 (2) 主張用j,q,x表示ㄓ、ㄔ、ㄕ。 (3) 主張不用j,w作為i,u的半元音，讓i,u可以獨立使用。 (4) 主張取消舌尖元音布。

用修正式拼寫的宪法序言樣品，給人的印象是“音節臃腫，詞形拖拉”！原因是由於採用zh, ch, sh, ng四個雙字母，又加用了表鼻音的i(y)以及一些重疊架的字母ji(yi), wu等所造成的。

一式二式兩種樣品，各有473個詞兒。在第一式里有344個重疊架的字母，第二式里則有320個（因用j表ㄓ，所以少20來個雙字母）。根據《拼音》月刊1956年9月號吳越同志的統計是平均一個音節用三個字母。這樣，第一式344個重疊的字母便可組成115個音節略弱；第二式320個重疊的字母可組成107個音節稍弱。兩者相加再平分之得111個音節。473:111即有四分之一的這種可有可無的字母所組成的音節。這個數目不能不說是可怕的。這樣的方案，一旦廣泛應用起來，不論是出版或手寫都將是勞民傷財的。這個小統計的可靠性雖不十分精確，但是也有它肯定的道理在。

陳越同志的統計，1956年我國圖書的出版量是13億冊。如果用這種笨重的方案來出版今天（且不用說明天）這樣數量的圖書，其中應有四分之一即3億2千500萬冊圖書是廢字母印刷的！估計平均每冊作價0.28元（仍是陳越同志的統計。見《中國語文》總第47期21頁），即有91萬元白白地浪費掉！這就是我們過分地遷就英文字母的習慣用法並為了照顧我國高級知識界人士先入為主的片面看法所得的一種惡果！加上全國報刊的出版量，浪費國家資財當更可觀。

“漢字筆畫要簡化，拼写字形要短化”，應該是我們今天簡化漢字和制定拼音文字方案的一條重要原則。今天所以要簡化漢字的筆畫和制定漢語拼音文字的方案，動機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关心文字改

革的人是不难回答的。一方面对老汉字即便是一点一笔也要简化到最大限度，而另一方面拼音文字方案的制定反而無故地（仅仅是附合西文的习惯）拉长字形，而且不审其利害，衡其轻重，一味迁就外国人及我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习惯看法，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兀、虫、彳、尸四个字母用单体还是用双体是今天制定方案的争论焦点。原草案用·ŋ表·兀，得到不少人士的好评，反对用·ŋ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我希望不要把·ŋ贬入冷宫。

不少人主张用j,q,x表示虫、彳、尸，这是很理想的办法。这样，就不用造新字母，不采用学习运用不便的双字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根据，不过就是有点儿不适合看惯英文的人的眼光。我看为了广大祖国人民（特别是汉族，这不是自私！）的利益，为了子孙万代的方便，为了国家财富的节约，牺牲一点高级知识分子暂时不习惯的眼光，应该是完全必要的。

四个双字母改为单字母，重叠的ji,wu改为基本形式的i,u，再酌量删掉巾韵一类不必要的标音法，那么就会得到一种简潔的拼音方案。请比较：Zhunghua; Juhua; jingjyng; iŋyŋ; zhungjy; juŋy; jungsŋi; juŋy; Gungchandang; Guŋqandaŋ; fenggianzhuji; fungjianju'i; changshychi:qaŋxki; zhidu:jdu; shiki:xki等词，后者比前者要简潔得多。而且也能精确无误地表达汉语语音。問題的关键在于改变少数人先入为主的传统旧习惯。

（1956.9.3.济南）

高光宇：

内容提要：（1）主张用j,q,x表示ㄩ、ㄆ、ㄒ。（2）主张用ㄔ、ㄕ、ㄕ表示ㄓ、ㄔ、ㄕ。（3）主张用w表示ㄨ，换出u来表示ㄩ。（4）主张用y表示舌尖元音ㄩ。（5）取消ㄧ、ㄨ的半元音写法。

我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非常拥护的，认为基本上没有必要再有多大的修改，只需把个别几个字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一) 用 j 表示 ㄩ, 这样, j, q, x 就表示 ㄩ、ㄺ、ㄒ 三音。因为变讀是万不得已的办法, 如果有别的办法, 就不應該用变讀的办法使别的字母兼职。况且 j 讀 ㄩ 音在中国知識分子中影响很深, 比把 j 用来表示 i 的半元音更为恰当。

(二) 建議用 ㄷ, ㄸ, ㄹ 来表示 ㄓ、㄄、ㄕ。因为, ㄷ, ㄸ, ㄹ 三个新創字母不受欢迎, 而修正第一式用 zh, ch, sh 来表示 ㄓ、㄄、ㄕ, 第二式用 ch, sh 来表示 ㄄、ㄕ, 我也認為不大妥善。理由是: (1) 与拼音方案(草案)的基本原則“一个音素只用一个字母”不相符合; (2) 如果用兩個字母代表一个音素, 就会使今后千百年在人力物力上增加許多不必要的浪费而無法計祿; (3) 采用拉丁字母的国家, 創造个别的新字母(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附加符号或略变字形, 仍旧不出拉丁字母的范畴)来适当地表示本国特殊的語音的办法是較为普遍的, 并不是我国所独創, 例子很多, 不再詳述。所以我們也不應該把自己局限于 26 个拉丁字母圈内, 而要根据本国語音的特点来决定字母的多少。

基于上述理由, 我們很可以在拉丁字母范畴內附加符号或略变字形来安排 ㄓ、㄄、ㄕ 三音和兀音。我建議: 采用先进的世界語戴帽式的 ㄷ, ㄸ, ㄹ 来表示 ㄓ、㄄、ㄕ 是比較恰当的。ㄷ, ㄸ, ㄹ 写起来也方便, 又不难看, 更可以跟表示 ㄩ、ㄺ、ㄤ 的 z, c, s 相对应, 在語音学上也可以說是合理的。

(三) 用 w 表示 ㄨ 音, 換出 u 来表示 ㄩ 音。w 是可以作母音的(不限定只表示半元音)。u 照法語、英語的讀法, 跟 ㄩ 音很接近。如果用 ü 来表示 ㄩ 音, 再加声調符号, 好像戴了兩頂帽子, 既不好看, 也不好認。

(四) 用 y 来表示“知、痴、詩、日、資、雌、私”的母音而已。小型大写的 I 虽然新颖, 但大家对它生疏, 没有像 y 那样的熟悉, 由于这七个音节的母音必須表示出来, 所以用 I 不如用 y。

(五) j, w 兩字母不用來表示半元音, 完全用隔音符号代替。

(六) 隔音符号同意改用弯头小撇 [']。

(七) 保留 v 字母为拼写外来語用。

(1956.9.26.昆明)

高 恒 勳 張 志 賢 紀 炎 生
王 章 亭 王 章 庆

內容提要：(1) 比較第一式和第二式後，同意第一式。(2) 建議取消 -ng, -i、-u 的代用式 -n, -i。 (3) 建議用 V 作隔音符號。

我們仔細地比較了修正意見第一式和修正意見第二式，覺得前者具有如下一些優點：

(一) 用 z, c, s 表示ㄗ、ㄘ、ㄙ，用 zh, ch, sh 表示ㄓ、ㄔ、ㄕ，簡單而明確地寫出了卷舌音和不卷舌音的區別，系統地表示了兩組輔音的對應關係，同時又達到了簡單整齊的要求。

(二) 用 g, k, h 在 ㄩ、ㄤ前變音兼表ㄩ、ㄤ、ㄱ，可以減少雙字母的運用，縮短音節；同時對學習、書寫、打字、印刷都非常便利。如果用ㄓ、ㄔ、ㄕ變音，每三個聲母當中就要出現一次ㄓ、ㄔ或ㄕ，增加了ㄓ、ㄔ、ㄕ的使用頻率（請參看《語文知識》48本第15頁）。

(三) 用 y 表示ㄩ，用 -ng 表示 -兀，對國際文化交流非常便利，因為ㄩ在國際音標中就是用 y 來表示的，各國研究語言學的人都用它作為記音工具；用 -ng 表示 -兀是各國文字中比較通行的寫法。這兩種寫法對各國人都不陌生，因此對中外文化交流是非常便利的。

(四) j, w 維持原草案不加修改，我們覺得是有好處的。因為“拼音方案將來要發展成為拼音文字，一方面要使連寫的多音節詞音節分明，避免過多使用隔音符號〔 ’ 〕；另一方面要使詞的寫法保持變化的可能性，以便在必要的時候區別同音詞”（節錄《關於修正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如果另換別有職務的字母表示半元音的 ㄧ、ㄨ，又勢將牽動全局，引起更大的周折。

(五) 第一式的寫法是符合我國人民運用拉丁字母的習慣的，因為拉丁化新文字基本上也就是這樣寫法，它在民間流傳最廣，已經

“約定俗成”的拼写法，推行起来就会非常順利。

(六) 第一式只用 23 个拉丁字母，不增加其它新字母，节约了字母总数，这对于学习非常方便，特别对于文字的机械化更加方便。

但是修正第二式就不然，我們觉得它有如下一些缺点：

(一) 用 j, ch, sh 表示ㄓ、ㄔ、ㄕ，破坏了ㄅ、ㄆ、ㄈ和ㄓ、ㄔ、ㄕ这兩組輔音明显的对应关系和簡單整齐的形式，这对于教学将会增加一定困难。

(二) 由于用 j 表示ㄓ，就得用 y 来表示半元音的ㄧ，这又牽扯到ㄩ的写法改用 ü，以致給标注声調帶來困难，这簡直是挖东牆补西牆，把問題越闊越大。

(三) 用 j, ch, sh 变音来表示ㄔ、ㄕ、ㄕ，增加了双字母的运用，使得有一些音节需要 6 个字母，如 chiang(槍), shiang(香)等。

(四) 用 ü 表示ㄩ有很多缺点：(1)書写麻烦，写完以后还得回头再点兩點，写快了容易和 ii 或 ü 相混；(2)不便于再加声調符号；(3)拉丁字母的大写体除少數字体的 Q 下伸一脚外，一般都是一样高低的，但 Ü 的兩點却高出許多，破坏了拉丁字母的整齐划一，試比較“序言”的兩種写法：HYJAN, SHUYAN；(4)字母 ü 除德国外，一般国家大部不用，各国人民对它比較陌生；(5)德国用 ü 表示ㄩ，是文字历史上的遺跡，我們新創拼音文字，对字母應該有所抉擇。

根据以上比較，我們基本上同意修正第一式，但也还有兩點补充意見。

(一) 既然規定用 -ng 和 i 作为-兀和帀的正式写法，为啥又要用 -ŋ 和 -ɪ (無點 -i) 作为代用式呢？原来用代用式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印刷和打字等设备上的困难而設的，-ng 和 -i 在印刷和打字的设备上都沒有困难，因此我們覺得規定代用式 -ŋ, -ɪ 是沒有必要的。

(二) 我們主張用 v 作隔音符号，这样，可以避免写完一个詞再回头來加 [，] 的麻烦。

我們都是速成师范学校的学生，缺乏語言学知識，意見提得不对，请大家指正。

(1956.9.17.开封)

高元白：

內容提要：(1) 主張用 η 表 兀 。(2) 主張用 j, q, \times 表 $\text{ㄓ}, \text{ㄔ}, \text{ㄕ}$ ；同時在 $\text{l}, \text{ㄇ}$ 前變讀表 $\text{ㄩ}, \text{ㄎ}, \text{ㄊ}$ 。(3) 主張用 \circ 表 ㄗ ，用 \circ 表 ㄔ 。(4) 主張用 $i (y), v (w), u$ 表示 $\text{l}, \text{x}, \text{ㄇ}$ 。(5) 主張廢除大寫異體字母。(6) 主張廢除 g ，一律寫作 g 。(7) 主張用 I 表 ㄅ ，但不列入字母表。

我認為丁、韋、黎三氏的方案正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修正意見第一、第二兩式一樣，有許多寶貴的見解。舉例來說：如丁氏方案巧妙地、合理地調配拉丁字母，貫徹一音一母的原則，雖然ㄓ、ㄔ、ㄕ用兩個字母來表示，作 dz, tz, ds, ts ，但這與 zh, ch, sh, ng 等“雙字母”不同，因為它是有語音學上的根據的。它既富有科學性，又便於教學解說。如黎氏主張利用異體大寫字母作音位相近的補充字母，雖然這個漢語拼音方案的字母還可不借重它，但明確地規定漢語拼音字母，大寫字母大，小寫字母小，異體大寫字母 ($A, B, D, E, F, G, H, I, J, K, L, M, N, P, Q, R, T, U, Y$) 另有任用是絕對必要的。這不但減輕了學習負擔，並且可使拉丁字母陣容整齊，實力擴大，將來負擔漢語方音字母和少數民族拼音字母的重任。無疑地，這是創造性的意見。如韋氏方案用 η 表 兀 ，用 ζ 表 ㄕ ，打破嚴守26個拉丁字母的現狀不許再造或借用其他字母的清規戒律，這種態度是值得重視的。當然，這三個方案的優點不止于此。同時我們都知道第一、第二兩式也有很多優點，被一般人看作是多數人贊成的方案。我認為科學技術問題首先要向群眾請教，尊重群眾的意見，但不能孤立地以贊成與否的數字來決定是非，必須結合對它本身科學性的考查和實踐效果的考查，才能做出正確的結論。何況現在贊成者的多少，也只是對部分人士的了解。因此，我認為對於主張一音一母的方案應當和主張雙字母的方案有相同的机会請求群眾評論，專家鑑定。

我是主張拼音文字音素化、一音一母的。我對於拼音方案的修正意見與丁、韋、黎三先生的方案有基本相同之處，但也有些區別。我的

意見可能是簡陋的、甚至是錯誤的，未必有作參考的價值，但是通過了它就可以表示我對拼音文字的認識和理想。為了明白清爽起見，把我的不成熟的漢語拼音方案修正案列表于下：

注音字母	ㄅ ㄉ ㄄ ㄆ	ㄈ ㄎ ㄇ ㄊ	ㄋ ㄎ ㄂ ㄏ
拼音草案	b p m f	d t n l	g k η [ng] h
高元白修正方案	b p m f	d t n l	g k η h

ㄩ ㄤ ㄮ	ㄓ ㄔ ㄕ ㄕ	ㄔ ㄕ ㄘ	ㄚ ㄛ ㄜ ㄝ
z g zh q ch s sh r	zh [z] ch [tʃ] sh [ʃ] r	z c s	a o e e
j* q* x*	j q x r	z c s	a o e e

ㄧ ㄨ ㄩ	ㄦ ㄞ	ㄩ ㄤ ㄮ
i(j) u(w) y	er I [ɪ]	ㄧ ㄞ
i(y) v(w) u	er I ㄞ	拉丁字母26+国际音标2=28个汉语字母 (I可不列入字母表)

說明：1. 方括弧內是草案代用式；2. 圓括弧內是半元音隔音字母；

3. 字母下有*者是草體；4. 字母下有*者是變讀。

我這個方案是以“音素化”“一音一母”為原則的。共用28個字母（加上I就是29個，但I不列入字母表，仍可說是28個），內中採用了全部拉丁字母，又加了兩個國際音標，調配拉丁字母尽量照顧到國際習慣，以便文化交流，但不是把國際習慣當作最高原則的。因而有極少數字母離國際習慣稍微遠一點兒，如v表ㄨ，j,q,x表ㄓ、ㄔ、ㄕ，却也不是毫無外文根據。我認為漢語拼音方案的最高原則應當是它的科學性、優越性、進步性，忠實地、勝任愉快地為漢語服務。如果過分追求國際習慣，就會鑽到現實的牛角里，丟掉了主要的任務。同時要知道六億人口的國家將來普遍使用了漢語拼音文字（少數民族以漢語為公用語，自然要有很多人也用漢語拼音文字），它的拼音制度也將為拉丁字母的國際習慣增加新的內容。國際習慣是拉丁字母的群眾基礎和歷史基礎，要尊重，要盡量采納，然而這個基礎不是死的、固定

的，它是發展的、变化的，否則为什么使用拉丁字母的各民族給它們寄托了許多不同的音值？我們借重拉丁字母的时候爭取一點兒自主与自由是应当的，也是不可免的。当我们制定方案考虑国际習慣的时候，还要考慮它是否能恰当地表現汉语特点，是否符合语音学理論，是否便于教学，是否能滿足文字形式上的要求，因为我們現在不是用“外文”“拼”汉语，而是任用拉丁字母充当汉语拼音字母来“写”汉语呵。因此，个别字母离開国际習慣稍微远一点兒，从全面統筹上考慮，就可能不当作什么大缺点。拉丁字母原非为汉语而生，自然用它拼写汉语有些困难，首先是字母少，不够用。不过我們要知道，拉丁字母能有26个之多，是它过去为各民族語言服务，不断增加成員，壯大隊伍而形成的局面。各民族語言借重拉丁字母而又增加字母，就拉丁字母的体系說是它的一件幸事，也是过去各民族的聰明人民創造性地利用拉丁字母的表现，为什么为汉语制定拼音方案的时候，字母不够，就不能創造性地，順應拉丁字母生長的方向而增加几个？我認為是可以增加的。不过还要照顧到国际化，不宜过多地增加。先要尽量發揮拉丁字母的潛力，充分利用，使之各得其所，然后作最必要的增加，增加的方法是先“借”后“造”。有可借者尽先借用，無可借者再来創造。如亡虽然可以和ㄔ共同用一个拉丁字母 e 来表示，但是在一個方案里变讀的字母过多了也不好，为了数学便利，不妨各有一母，就用 e 表ㄔ，借 o 表亡。如 -兀虽然可以用双字母-*ng*，但是这样用有毛病，fangan，可以讀为“方案”，也可以讀为“反感”，必須多加一个隔音符号 ['] 才能明白，不如用国际音标 ɿ 好，e, ɿ 的形体与拉丁字母风格一致，我們可定 ɿ 的草写为 ɿ, ɿ 的草写为 ɿ, 也和拉丁字母的风格一致。ɿ, ɿ 是国际音标，也有它的群众基础和历史基础，并且还有它的科学基础。这两个音标不像其他国际音标的不适宜作文字字母的样兒，为什么不用呢？有一位同志对我說：“用不得呀，英文打字机上沒有它，要切合实际呀，还是就26个拉丁字周轉着用吧！”我問他：“苏联的俄文字母在英文打字机上都沒有，怎么办？現在苏联在文化活动上和外交活动上受了打字机的害了沒有？”他不說話了。现代

的科学技术真是一日千里的进步，难道就不能造汉语拼音字母打字机吗？这个方案才有29个字母，比英文打字机多3个字键，我不相信作不成功。我国拼音文字通行之后，打字机一定有很大的改革和进步。文字的改革是文字体系的革命，随着这个革命过程，将连系到多方面条件的变革，要以最保守的条件配合最有发展前途的事业，豈不是太不相称了吗？我認為一定要打字机服从拼音方案，不能拼音方案服从打字机。那位同志又說：“如果加上那两个字母，拼成文字有点兒不像拉丁化，那两个字母放在里边，怪不順眼。”这话說得有道理，学了英文或其他西文的知识分子，看見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感覺不順眼是習慣造成的，但是，沒有学过英文或其他西文的广大工农和兒童，初看26个拉丁字母也觉得不順眼，今年2月公布了拼音草案之后，許多学过西文的知识分子看不慣 $\text{z}, \text{ç}, \text{s}, \text{ñ}$ 。由于各处利用拼音字母来推广普通話，《拼音》月刊，《教師報》等报刊利用拼音字母刊印讀物，几个月之間大家都看慣了，也有人覺得 $\text{z}, \text{ç}, \text{s}$ 和 ñ 的样兒非常永雋呢。那些沒有学过西文的人学会了拼音字母，并不觉得哪几个是順眼的，哪几个是不順眼的。可見我們处理方案問題不能完全由学过西文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出發。拼音文字是为全国人民制定的，不是專为現在少数学过西文的知识分子制定的。平心而論，中国文字改革委員會創造了 $\text{z}, \text{ç}, \text{l}$ 借用 $\text{s}, \text{ñ}, \text{ç}$ ，在我国拼音史上是一个大發展，他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不过 $\text{z}, \text{ç}, \text{s}$ 的草書不好造，草案中的那几个草書体写起来容易造成混乱，所以不用它也是应当的，但是这不能說明拉丁字母以外借字母、造字母是不應該的。我們应当考慮的是借什么样兒的字母，造什么样兒的字母才好。不应当把我們这方面的智慧估計得太低，如果我这样的認識不是錯誤的，那么“双字母”就是不必要的。

双字母和結合字母不同。如丁氏方案的 dz (ㄓ), tz (ㄔ), ds (ㄕ), ts (ㄔ)可以叫做“結合字母”，它是符合語音学理論的，貫徹了一音一母的原则的。如 zh (ㄓ), ch (ㄔ), sh (ㄕ), ng (ㄤ)是双字母，它只能用国际習慣來解釋，語音学上並沒有根据，用它作我們的拼音字母就減

弱了拼音方案的科学性，因而也就造成了教学上的困难。明明是一个音素，为什么要用两个字母呢，没有学过西文的人是很费理解的。有几位推广普通话的教师曾说他们觉得 zh, ch, sh, ng 没有什么不便当，但是有些初学字母的学员却说还是用 z, c, s, ɿ 好懂、省事。可见只有科学性加强了，才便于教学，便于学习，便于应用。而且用了 zh, ch, sh, ng，認字、写字、排字、打字都很费眼力，费时间，费纸张的缺点也不应估计过小。1917年俄语正字法改革时废除了 ɿ，只就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来说，平均每页 1,620 个字母中就有 54 个，占总数的 3.3%，全书 2,080 页的 337 万个字母中，就有 112,000 个无用的 ɿ，假如收集在一起，可印成 70 页。如果这书出版 3,000 部，就要浪费 210,000 页。排工和其他的浪费还不在内。就拉丁化新文字来说，zh, ch, sh, ng 四个双字母的出现频率据不完全的统计，约占 11%，跟俄语的 ɿ 一比（等于 ɿ 的 4 倍），就会发现这个数字的惊人。我们制定拼音方案应当把国际使用拉丁字母自然形成了的习惯，提到自觉的高度，加以批判吸收。我认为免除这种浪费比用变读法节约字母，有更大的必要性，而且是有办法的。现在不这样做，将来在一定的时期将会有正字法的改革，比如提倡由试行到确定使用“简化字母”，假定用 -ŋ 作为 -ng 的简化字母等。我们要在国际习惯中找它的规律性，预见它的发展前途，这样才能把工作作好。

我主张汉语拼音字母在 26 个拉丁字母之外，可以作必要的增加，同时更主张合理地节约字母。比如 ɿ、ɻ、ɭ 用变读的办法是很好的，这问题一般同志的認識是一致的，問題在于用哪一组字母变读，是用 《、ㄅ、ㄏ》呢，还是用 ㄓ、ㄔ、ㄕ 呢？我认为用 ㄓ、ㄔ、ㄕ 好。所以 j, q, x 在 i, u (即 ɿ, ɭ) 前可变读为 ɿ、ɻ、ɭ。因为既合于北京音系的内部規律，又和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来语不矛盾。

知、吃、师、日、資、雌、司等字是有母音 (ɿ) 的，为了加强拼音方案的科学性，应当把母音表示出来。拼音方案用 i 表示 ɿ，其实用 i 就可以。不过ㄓ、ㄔ、ㄕ 变读为 ɿ、ɻ、ɭ，用 i 作舌尖元音字母要造成混乱，可以仍按原草案用 i 而“不作为独立的字母列入字母表”。这样便

于教學。

我們的拼音方案不是單純的拼音工具，將來是要成為拼音文字的，所以要考慮到文字的形式上的要求。為了音節分明，便於閱讀，字形美觀，可以用 y 作 l 的半元音隔音字母，w 作 x 的半元音隔音字母，這樣就減少了隔音符號 ['] 的出現次數，使字形連綿，沒有中途斷氣之感。

說到文字形式上的要求，我願再度提出漢語拼音方案中應當廢除大寫異體字母，並且 g, 9 一律作 9 的主張，這樣可使字母形式合理化，便於書寫，減少學習負擔，並騰出它們將來擔任更重要的語言書面化任務。（1956.11.4. 西安）

——《拼音》月刊1957年6月号，
原題：《我的修正方案》

耿長寅：

內容摘要：（1）主張維持原草案的 z, c, s, 或少加修改，寫成 zh, ch, sh。 （2）主張維持原草案用小型的大寫 I 表示市。 （3）主張廢除隔音符號 ['] 和 j, w, 改用聲調字母隔音。

（一）希望維持原草案的 z, c, s, 不加修改，如果嫌 z, c, s 下面的小鈎方向不一致，則不妨少加改動，寫成 zh, ch, sh。

舌尖后音 z, c, s 是舌尖前音 z, c, s 的發展，z, c, s 下面的小鈎，象徵着舌尖的翹起。中國几千年来用慣了形意體系的漢字，由形得聲；z, c, s 也具有漢字象形會意得聲的特色：一看見 z, c, s，就知道是由 z, c, s 翹舌而得聲的。和 z, c, s 一樣，zh 也是 ch 的發展，zh 的長腳，正表示軟顎的下垂。把形意體系的優點吸收到拼音體系的字母中來，這不是世界上拼音字母的一個進步嗎？

（二）希望維持原草案用小型的大寫 I 表示市。

為了符合“每一音節必須有一元音”的原則，為了精密地表达漢語語音，在文字上寫出舌尖元音市是有必要的。用小型大寫 I 表示

而，可以不增加新字母，不会破坏北京语音系统，更可以不牵动别有职务的字母，同时 i 和 ɿ 只差一点，一表舌尖，一表舌前，也可以和 n 与 ɳ 一样有对比关系。

(三) 建议废除隔音符号「」和 ɿ、ɻ 的半元音 j, w, 另外规定 jj, j, v, w 为阴、阳、上、去四个声调的调母，定名为“平、扬、转、降”，加在每一个音节后面（平声调母一般不加，遇到前后音节容易发生混淆才加），还可以兼做隔音之用。调母比调符好，夾拼在词中，词形明显而固定，而且便于打字和打电报。(1956.9.21. 武汉)

——《拼音》月刊 1957年6月号，原题：《把形意文字的优点吸收到拼音文字中来》

戈 紹 龙：

内容提要：(1) 反对用双字母，主张用单字母，例如用 j 表示尸之类。(2) 认为汉语拼音字母不妨多到五六十个。

拼音方案草案已经拟定，并且由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各方面人士征求与此有关的意见。这个草案虽然不曾公布，但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它是会公布的。

关于这个草案所进行的讨论是热烈的。我去年在上海政协委员会参加了讨论。大多数的人都对这个草案表示满意，不过有些人反对几个加尾巴的字母(例如 ɿ 就是)。总的来说，大家对这个草案是相当满意的。

在我个人方面，本人也直接地接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寄来的草案，当时本来有些意见，但是踌躇不决，不曾发表。现在常常想到这个问题，觉得还有提出本人意见的必要，所以就写出来了。

问题是什么？我认为这些拼音字母的数目是不够的。在表达声母和韵母时，有时是太复杂了，例如 ch sh 等等就是。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场合，我们不必用两个字母或三个字母来表示一个声母或韵母，

而是用一个字母来表示它们。例如不用 sh, 而用了(国际音标)来代替, 这就似乎更妥当些。

簡單地說，我們應該執行一個原則：不論任何复合声母或韵母，我們都以各用一个字母加以表达为原則，如已有适当可用之字母即使用之(例如 j)，否則就創造新的字母。

如果这样去做，就会有如下的一些好处：

(1) 对工农兵來說，这样的字母是比较更容易學習的，s和h本来各有其固有讀法，现在这两个字母放在一起又有另一个讀法，对于工农兵來說，这是容易引起混乱的。

(2) 在写的时候，由两个以上字母組成的声母或韵母是需要較多时间的。現在的生活中，時間經濟是在提高工作效力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三十多年以来，我常常想到这个問題，但是不敢發表这个意見，因为有些人認為如果这样做，字母就增加得太多，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便。

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写外国文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这一种复合子音或母音的不合理，例如德文 Schreiben 中的 Sch, Deutsch中的 tsch, aus中的 au, 英文church中的兩個ch, shame中的sh, out 中的ou, 法文charmant中的ch, phosphate中的兩個ph, auteur中的au等就是。这一种复合子音或母音显然是不合理的。

当然，如果要完全除去这种不方便和不合理，就必须創造更多的字母，我們也許要四、五十个字母以上，这当然不容易得到大多数人同意的。还有些人会說，字母太多，就太难學習了。另一些人說，我們拟定中国拼音字母的时候，总應該多少采取現有的某种外国文字方式为基础，例如拉丁文字母就是，否則不适用于国际學習的原则。

我認為上面第一个反对意見，虽然有相当理由，但也不一定全对。我相信对工农兵來說，學習四、五十个字母，甚至于學習五、六十个字母，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困难。像用了代替 sh 的办法，或者工农兵反而会容易學得会。

上面第二个反对意见，我認為它只有一部分的正确性。如果我們的拼音文字字母能够与歐洲某一个系统的文字相符合的話，当然这有許多好处，但是有沒有完全模仿的必要呢？这显然是一個問題。

我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慎重地考慮这个問題。如果不能够使所有的复合声母和韵母都得到解决的話，至少希望有一部分的声母、韵母得到解决，例如 sh, ch 等等就是。

也許有人說，如果中国拼音字母是四、五十个以上，打字机怎么办？这当然是一個問題，但是問題并不大，并不像几千个汉字那样的困难。

不久以前，在《人民日报》上，看見关于蕭伯納改革英文字母的故事。在那篇短文中說：“蕭伯納感到英文的26个字母不够使用，因为有些音必須用兩個字母拼起来，不但学起来別扭，写起来也費事。这种不合理的拼音法自然大大不利于文化的普及——英国目前仍然有30%的人是半文盲。如果用較多的字母来代替目前的字母，就会使人民群众在學習和使用文字时，节省时间、劳力和金錢。”

我認為像蕭伯納所表示的意見（当然不止他一个人）是正确的。我認為中国拼音方案也應該考慮这个問題。

——《拼音》月刊1957年5月号，原題：
《关于拼音方案的意見》

谷 敏：

內容摘要：（1）拼音字母的拟制应当首先照顾汉语的特点，不应当被狭隘的国际習慣所限制。（2）根据速記学原理，新創少数字母，以补拉丁字母之不足。（3）ㄓ、ㄔ、ㄕ、ㄕ；ㄅ、ㄆ、ㄈ、ㄈ；ㄩ、ㄦ、ㄊ、ㄊ。这三組音有內在联系，應該一視同仁，都用單字母表示，不用变讀。

制訂汉语拼音方案，我覺得应当注意如下兩個前提：（1）用较少

的字母拼；（2）用較好的字母拼。“少”，不單指字母表中的字母數量，還要特別注意每個音節中的字母數量。“好”，也要考慮兩個方面，即適應漢語特點的程度和運用書寫科學的水平；能否利用現成的打、印機械是次要的，對外國人是否方便則更次要。

為了說明上的方便，先談幾個次要方面。

機械是人造了來為人服務的，我們不應該在這類重大問題上遷就機械。象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土耳其的文字改革，一個以俄文字母為基礎，一個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可都不為這兩種字母所局限，而還另外採用了一定數量的新字母，如 θ |, č |等。我國在為少數民族建立文字時，也同樣用過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如 α 。既然少數民族都能或都要克服的困難，難道我們這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民族倒要“削足適履”嗎？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公布不久，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國就為我們造出了專用的打字機，可見困難是不難克服的。

民族的語文主要是為本民族服務的，因此，各個國家在改革文字時，並不考慮外國人學起來是否方便。不然的話，斯大林早該同意盧那察爾斯基等人的意見，把俄文字母改為拉丁字母了。當然，注意運用那些已經國際化了的因素，不盲目地標新立異，那還是對的。不過誰主誰次，不能隨意顛倒。

下面談談幾個主要方面。

首先談談拼音的界限。拼音的結果，一方面可以達到表音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要為打、印的機械化創造條件。因此不能輕易增加字母，特別是可以由已有的字母拼成的字母。注音字母的許多韻母不是“拼音的”，因此弄得不但表音周轉不靈（如兒化韻的處理），並有礙於機械化（機械化要求使用較少的字母）。這是不該多用字母而多用了的例子。我們要知道拼音方案的發展方向是拼音文字，不是科學音標，因此分析手段的運用還必需有個限制，這要取決於音位系統。如果能恰當地滿足上述兩方面的要求，這樣制訂出來的字母表就可以起到普及型的“寬式音標”的作用。這點“修正第一式”已遠不及注音

字母。因为“修正第一式”力求少用字母(缩小字母表)，结果使好多音节要多用一至两个字母，这样一来，不仅在实用上要造成巨大的浪费，同时也使这一方案很难实现充作“普及型音标”这个本来可以实现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在现阶段来讲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这是不该少用字母而少用了的例子。

『对此，我觉得强调一下ㄓ、ㄔ、ㄕ、ㄗ、ㄕ、ㄔ和ㄐ、ㄑ、ㄕ的平等地位是很需要的。

注音字母在处理这三组音时，基本上是平等对待的，用起来很便当，但ㄔ、ㄑ、ㄕ不论独用或拼音都得加上个韵母ㄧ，而ㄓ、ㄗ两组则不加韵母，在实用上就容易引起混乱：类推推不下去，麻烦而讲不清道理。如ㄓ、ㄗ可独用，ㄔ为嘛就不可以？ㄔㄧ为嘛就不能代替ㄔㄧㄚ？等等。“修正第一式”则更弄得既繁且乱，并兼有注音字母在这方面的缺点，是否会受到欢迎，很值得考虑。

这三组音从转化的情形来看，应当说是平等的：在东北南满一带，庄河、新金等县，大量的ㄓ、ㄔ、ㄕ、ㄗ都依次说成ㄔ、ㄑ、ㄕ、ㄧ；辽阳、海城等县，则多将ㄓ、ㄔ、ㄕ、ㄗ说成ㄗ、ㄕ、ㄕ、ㄔ；沈阳一带则把ㄗ、ㄕ、ㄕ大量卷舌化。因此，这三组音如果能一视同仁地加以处理，在教学上会带来很大的方便，减少不少的麻烦。

我之所以要举东北作例子，是因为那儿是许多北方省分移民混居最为众多的地区，可能暗示着北方话的某些语音变化规律，这类规律应当和历史上的许多有关的规律同样重视，不应忽视。

其次谈谈为什么要用较少的字母拼。

缩小字母表，这是好多人注意的焦点，不过我觉得若能缩短字的音节，还可以而且应当扩大字母表。这样做起碼有两大好处：节约时间，节约纸张。虽然这种扩大要十分慎重，要很技巧。

所谓缩短字的音节，主要还是指的ㄓ、ㄔ这两组音的处理，-ng的单母化只是个附带的问题。显然别的音都用拉丁字母表示，只留下个-n用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是太孤单了！当年北京有些同志要求“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同意单单把-ng改为-ŋ，上海方面没同意，就

可以証明这点。

時間上的節約不大好統計，不过从理論上即不難明確每个音节用的字母少了，一定会使整个写字、排字甚至看字的时间縮短，只是縮短的比例及不大好確定。

紙張上的節約則不難統計，如果zh, ch, sh, ng, gi, ki, hi(或xi)这七个音都用單母，可以節約14.06%的紙張(如果是印《論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話)。

節約14%，是个極其惊人的数字，因为文字是全民的、長久的工具，并且这种節約是按比例發展的(人口增加了，印刷品增加了…)，忽視这点是万万不應該的。

有些人好用电报員的意見來強調：只有拉丁字母是最方便的。可是如果也問一下打字員和排字工人，恐怕就不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結論了吧！如“党中央”本可以用9个字母表示，而“修正第一式”非用13个字母不可，打字員和排字工人能会沒有意見嗎？

最近我翻閱了一下数学史，深深地感到符号——虽然不是文字——对科学發展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大的，甚至可以这样說，一定的符号体系往往代表着一定的發展水平。可惜我們从事文字改革工作的同志有的并未注意这点，甚至有向后看的現象發生，如唐蘭先生的見解我看就屬於这一类，那当然是解决不了什么問題的。

我觉得研究字母問題并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也不是多会儿种外国語文就算有了依据，沒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研究了。我看有的前輩对这点是重視不足的，如黎錦熙先生在不久以前，把拉丁字母大楷、小楷的不同样式，一視同仁地加以論列，就說明这点。其实这只能算是随便想想而已，还談不上什么研究，如果这种膚淺的想法也算对字母作了研究，那么方案的审訂就用不着設立專門委員会了，只要召集个群众大会討論討論也就差不多了。

我們只要粗略地追溯一下世界上各种文字發展的历史，便不難發現人的主觀能动性在这里头所起的重大作用。用象形文字比画圖画簡單，但象形文字还是十分杂乱的(一物多字的現象十分普遍)。以

后的文字，基本上順着兩条道路向前發展——表音、表意。不管哪条路，都是由繁而簡，由杂乱而統一。需要特別指明的是这种統一都是約定俗成和人为加工相結合的产物，并不是自自然然形成的。甚至这些从事整理加工的人在历史上曾經被看成了創造者。

可是今天却还有人对拉丁字母抱着形而上学的看法，覺得好像那已經是完美無缺的东西，沒有改进和增补的余地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就圖案上的統一性來講，拉丁字母有好些地方並不及俄文字母：H的小写俄文为һ，拉丁文为h；K的小草俄文为ҝ，拉丁文为ҝ；n的大楷俄文为Ҥ，拉丁文为N，俄文s的大楷为Ҥ，拉丁文r的大楷为R等等。

从內部矛盾的發展趨勢來看，一种派生新字母的力量显然是不容忽視的。如s的三种草書形式就可以分化出一个字母来（另兩种寫法是ſ, ꙗ——這二者常混淆，如三角教員常把cos寫成coſ；快寫时ſ常寫作ſ，如m - sin），这是个十分好寫的字母，大楷亦很好配（就象c配C那样放大一下就可以了）。g的小草分化出來个Ԍ，这个字母亦不難寫。这样分化出来的字母的生命力是有保証的，第一、他們是在人們長期快速書寫當中自動創造出來的；第二、他們的倒母（即倒轉過來的字母）是有生命力的（如c, ꙗ）。

这种分化近來已經有人注意到了，但由於處理得不够妥善，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如分化r的兩种寫法便是一个失敗的例子。不过还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点。

談到了倒母，我們已經可以概括出一条原則來了，即“互逆原則”。不仅n, u; l, ꙗ; ꙗ, Ꙙ等已是互逆的；我們还可以輕而易舉地製造出一批这类字母，如ɔ的倒母ɛ, ɔ的倒母ø, 以及ø的倒母ɔ等。不太好写的字母他們的倒母則很少被人使用，如ŋ, ꙗ等便是。

接受新的倒母並不会象想的那么簡單，因为習慣的力量我們必須估計在內。

我們不必把这个原則推廣到大寫上去，因为大寫一般只是小草的变形，而这种变形又受到三条綫的約束（如EFABXY等字母的橫

划，交点都在三条线上），不可能用同一原则加以统一，而更主要的是，大草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附于大楷，而大楷的好写与否已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他主要是要求好认。（写印刷体的人是比较少的。）

现在先来研究一下小草书写方法的规律。根据科学的研究和分析（编者按：作者引用了一些速记和数学上的原理，因为牵涉的东西比较深奥，所以从略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种基本笔划来作为进一步构成字母的基础：*1 C 2 O 8 2 7 6 0* 结合的方式亦不太复杂：

- I. 平等结合： $i + l = n$, $l + l = u$; $c + l = a$ 。
- II. 高低结合： $p + l = h$, $c + l = d$; $l + e = v$, $c + e = o$ （若亦算作合成式的话）。

下面几个字母也可以看作是结合体： $z = o + e$, $e = e + c$ ；即 $o + e = z$ ，甚至有 z 这种写法出现（z的大草）； $e + c = \ell$ ，甚至有 ℓ 这种写法出现（E的大草）。

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就不难按一定的原则来组成一系列便于书写的字母；也可以借以突出那些不好写的字母（如龙）。当然，目前主要问题还不在于扬弃旧的，主要是要创造几个新的。

下面我就根据以上的分析写出一个字母表。

b_x	p_x	m_n	f_x	$(w)_x$	b	p	m	f	(w)
d_x	\boxed{f}_x	n_3	l_x		d	t	n	l	
g_x	p_x	\boxed{y}_x	h_x		g	x	\boxed{z}	h	
(互逆的) [\boxed{z}_x	c_x	\boxed{u}_x	w_x	z	c	s	w	
	$\boxed{\ell}_x$	\boxed{o}_x	\boxed{f}_x	\boxed{u}_x	\boxed{e}	\boxed{o}	\boxed{s}	r	
\boxed{g}_x	g_x	x_x	v_x	(i)	j	q	x	\boxed{i}	(不算新的)
u_x	y_x	a_y	e_z	\boxed{o}_x	u	y	a	e	o

B	P	m	ʃ	v	B	P	M	F	V
θ	ꝑ	n	ꝑ	ꝑ	D	T	N	L	
g	K	ꝑ	ꝑ	ꝑ	G	K	ꝑ	H	
ꝑ	C	S	ꝑ	w	Z	C	S	W	
E	ɔ	δ	R		Σ	ɔ	δ	R	
ꝑ	ꝑ	x	ꝑ		J	Q	X	I	
ꝑ	y	a	ꝑ	ꝑ	ꝑ	y	A	E	o
				(改造)					

这里面一共有30个字母。就印刷体来講，有四个新的字母。小草变动范围較广，因为手写体要求好写。

新加的大楷力求有較多的用途，如 π , Σ 我想数学家是会十分欢迎的。

由于这里把ㄓ、ㄔ、ㄕ三組音一視同仁地处理了，所以拼起来，每个音节最多不超过四个字母。

这套字母尽量網罗国罗、北拉、注音字母以及速記的各种优点，并揚弃了他們的缺点，比起“修正第一式”来应当說是前进了一大步，所以願意提出来同大家研究，并希望政府能加以实验、应用。

用这套字母的打字机显然可以打一切用拉丁字母的語文。因而我們的打字机、植字机將包括拉丁字母，并改进与补充了它，而不是我們削足适履去受拉丁字母的限制。

有的国际記者可能提出意見說在外国还是可能發生困难，找不到这样的打字机，我不想对这类同志講更多的話，只希望他們問問苏联国际記者是怎样克服这个困难的，就可以得到啟示了。

必要时我不反对搞个代用式。不过全国绝大多数人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

賀鑑千：

內容摘要：(1) 反對雙字母，主張用 zh , ch , sh 表示ㄓ、ㄔ、ㄕ。
(2) 主張用 j , q , x 表示ㄐ、㄄、ㄊ。(3) 主張取消ㄅ、ㄆ的
半元音 j , w , 一律用 v 隔音。(4) 主張不寫出舌尖元音ㄩ。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發表以後，經過全國广大群众和專家的討論研究，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現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拼音方案委員會參照這些意見，把原草案加以修改，提出了《關於修正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再一次廣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見，希望將來產生一個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比較妥當的方案。這種認真地、積極地、精益求精、不厭求詳為國家長遠利益打算的負責精神，應當衷心擁護。同時我對於這個修正意見，也有幾點意見，提供參考。

(一) 請維持原草案音素化的原則，取消雙字母。“音素化”的音節結構是原草案的原則，我認為這項原則，仍然有維持的必要。一母一音，一音一母，在教學上容易說明，在經濟原則上也十分有利。在修正意見里關於ㄓ、ㄔ、ㄕ、ㄆ這四個音：修正第一式改為 zh , ch , sh , ng ；修正第二式則改為 j , ch , sh , ng ；除了修正第二式的 j 以外，都是采用雙字母。我把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的拼音樣品統計了一下，得出：第一式中 zh 72個， ch 15個， sh 37個， ng 143個，合計共有雙字母267個，佔全文466個詞的57.3%；第二式中 ch 20個， sh 50個， ng 110個，合計共有雙字母180個，佔全文460個詞的39.1%（編者按：這個統計數字是不正確的。由於第二式的 ch , sh 兼表㄄、ㄊ，因此第二式的 ch , sh 比第一式的 ch , sh 出現次數稍多；但兩式的 ng 都只表示ㄆ，拼寫同一篇文章， ng 的出現率應該相等，總詞數也應該相等）。由此可見，第一式樣品中每一百個詞就有57.3個雙字母出現，佔了半數以上；第二式樣品中每一百個詞就有39.1個雙字母出現，佔了三分之一以上；兩式中尤其是 ng 出現的頻率都很大，這是值得我們大大注意的。

如果不采用双字母，ㄓ、ㄔ、ㄕ、ㄤ这几个音应该怎么写呢？我觉得ㄓ、ㄔ、ㄕ可在z c s的下面加添一种符号，如[，]；这种写法，法语的ç，罗马尼亚语的ş，都采用过的，写起来虽然有些麻烦，但在字母下多打一个[，]，比多写一个h总容易多了。

ŋ本是国际音标，采用它，在国际习惯上也不致于陌生。这个字母出现的频率最大，拟请还是仍旧维持原草案里的ŋ，不必改用ng，以免将来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二)修正第一式用g,k,h的变读兼代ㄔ、ㄕ、ㄤ，这样一来，在教学上就不太容易说明，尤其是在广大群众学习中，要带来许多的困难。修正第二式用j,ch,sh的变读表示ㄔ、ㄕ、ㄤ，这又要使用双字母，不合乎经济原则，而且也不容易学习。我主张保留原草案中的q,x以表ㄕ、ㄤ两音；另以g或j表ㄔ音。不过g已经用来表ㄍ音了，因此只可用j表ㄔ了。

(三)j,w这两个字母，用在第一音节i或u的前面，实在是没有一点作用的。只是徒然浪费字母，成为赘疣。比如“舞蹈”可拼为udau，何必拼做wudau？“艺术”可拼为iüu，何必拼做jiüu？这真是画蛇添足，多费人力、物力和时间。

关于隔音作用问题，我以为不如用拉丁字母内的v。v的形状好像是竖起两只手把两边的字母隔开，十足的形象化，大可利用它的长处，发挥它的作用。有了v作隔音，连[']这个符号也可不要，这是一举两得的办法。

(四)原草案的z,c,s和ȝ,g,ȝ,r的后面都要各放一个韵母i。第一式则用i兼表币母，用i(無点的i)作为代用式；第二式则用i的半母音y兼表币母。从语音理论来说，当然是有理由的；可是在实际上应用时，不用这个韵母，却也能把这些音轻松地读出来；排上i去，倒是发音困难，读起来蹩扭得很。同时从前推行注音符号的时候，也没有用到币这个字母，连字典上也没有看见过，一般人都不知道有币这么一个字母，却也能够把ㄔ、ㄕ、ㄤ和ㄓ、ㄔ、ㄕ、ㄤ读得很好。这就说明有些时候不必过于理想化，只要实际上行得通，没有错误，就

可以了。

根据上面的意見，把字母排列如下：

b	p	m	f	d	t	n	l	g	k	ŋ	h
ㄅ	ㄆ	ㄘ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ㄙ	ㄏ
j	q	x		z	ç	s	r	z	c	s	
ㄐ	ㄑ	ㄝ		ㄗ	ㄔ	ㄕ	ㄩ	ㄗ	ㄎ	ㄙ	
a	o	e	i	u	y		v	(不發音，作隔音用)			
ㄚ	ㄛ	ㄜ	ㄧ	ㄩ	ㄝ		ㄩ				

这样只要用26个字母就可解决問題了。其中用了拉丁字母25个，用了国际音标 ŋ 一个，拉丁字母里面还有一个 w 沒有用到，但也应当列入字母表內，以备編排次序和科學上应用。

(1956.9.16.南昌)

何 奕 玲：

內容提要：(1) 同意用 zh, ch, sh 表示ㄓ、ㄔ、ㄕ。(2) 同意用 g, k, h 在 l, 口前变讀表示ㄐ、ㄑ、ㄊ。(3) 同意用 i 兼表舌尖元音 ㄩ。(4) 主張用 j 作为唯一的隔音符号。

“一母一音、一音一母”的原則是合乎科学原理的，但事实上要完全不破坏这个原則却不可能。如果絕對地遵守“一母一音、一音一母”的原則，則字母总数將大大地超过現有的26个拉丁字母，使人难以掌握和运用。我想，在現有的世界各国的拼音文字里，沒有一种拼音文字是按照絕對的“一母一音、一音一母”这个原則的。大家都知道，俄語拼音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这一原則的，學習拼音方面的確方便，但是俄語里仍有一音用几个字母，一个字母表示几个音的現象，事實証明这样做并沒有造成學習上的很大困难，相反地这种办法是很节省的，否則，俄語的41个基本音素加上許多音素的变体就不可能只用32个字母来表示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說可以毫不限制地，隨意地破坏一

母一音、一音一母的原則，比如學過英語的人都會知道英語拼音相當複雜、難學，這就是因為很多地方破壞了這個原則，與俄語比較起來，英語字母總數只有26個，比俄語字母少7個，但是英語拼音遠比俄語拼音難學。英語字母總數少是英文的優點；俄語拼音容易是俄文的優點。假如我們未來的漢語拼音字母總數又少，拼音又方便，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不稍為破壞“一母一音、一音一母”的原則。因此我認為擬訂拼音方案的原則中除強調科學原則之外，還應當強調經濟原則，簡易原則。如果新的拼音方案不符合簡易經濟原則的話，那麼它是不會被廣大群眾所接受的。

根據上述簡易經濟的原則，我對原草案及修正第一、二式提出如下意見：

(一) 同意用zh, ch, sh, ng, 否定z, c, s, η。

有人認為用z, c, s, η在經濟上、勞動力上是節省的；拼寫音節不長，比如拼寫“長”字只需三個字母：çaq；而用雙字母就得用五個字母：chang。看起來好像很節省；一個字可以省二個字母，一百個字就可以省二百個字母。但這樣看法是片面的。假如我們全面去考慮一下，就會發覺這個辦法並不經濟。第一，字母總數增加了4個，在機械運用方面會增加困難，如使用打字機方面就是一例。將來技術發展的結果，必然是普遍用打字機代替手寫，如果打字速度因字母總數過多而降低，那會造成多大的時間上的浪費呢！應該認為時間上的浪費是包括物質上浪費在內的。技術運用上如此，手寫方面z, c, s也不見得簡單。這三個字母借用國際音標，國際音標的符號是用來標音的，它並不是文字里的字母，因此在設計標音符號時不一定要求連寫上的便利。假如因為連寫的不便而降低手寫的速度，不是會浪費許多人的時間嗎？而且z, c, s在字體上與z, c, s差別很少，按條件反射的道理，這類字母很容易搞混，而使人難認，會造成學習和使用上的一些不便。

(二) 不同意用ч, q, x, 而同意用g(i, y), k(i, y), h(i, y)。

增加ч, q, x如同增加z, c, s, η一樣，最重要的根據是“一母一音、一音一母”的原則。我認為這裡必須慎重地考慮經濟原則。用ч, q,

x 不适当是因为：第一，字母总数增加了三个；第二，q 是斯拉夫系統的，兩個体系的字母混在一起，不但不調和，而且在机械运用上会發生困难，q 和 r 的手写体易混，又会造成學習和使用的困难，同样 q 和 g 的小写也很相像，也会造成學習和使用的困难。用 g (i,y), k(i,y), h(i,y) 是合理的：第一：字母总数减少；第二：现代的q, q, x 大部份来自古汉语的 g, k, h，因此用它们来表示在科学上是成立的。g, k, h 和 i, y 拼时有人可能会把 g, k, h 仍讀作舌根音，但由于北京語音內沒有这种音，因此不会造成誤会。学起来起初也許不習慣，但漸漸由于正音学的学习，自然会熟識起来的。

(三) 同意在z,c,s和zh,ch,sh,r后加上元音字母。

“資”“知”等字不加上元音字母的确可以节省字母总数，运用上也节省一些字母，如“知道”拼成 zhidaʊ，比 zhidaʊ 要少一个字母。但是这里只按节约原則看問題，因此也是片面的。节约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則，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則。我們还要考慮到在科学上省掉元音字母是否有举足輕重之意义，如果严重地破坏科学原理，那么就不应省掉。我同意許多同志的意見：用 i 来表示这个字母。我們可以規定 i 在 z,c,s 和 zh,ch,sh,r 后面讀ɪ，在其他場合讀i。因此 i 这一个字母代表兩個音的办法不会引起讀音上的混乱，有人主張把 i 的小点去掉，用 以 表示ɪ，我認為这种做法是不必要的，因为用一个字母表示二个音，可以在字母总数上减少一个字母。

(四) 建議用j为唯一的隔音符号，作为無声字母归入字母表内。

用 j, w 和 ['] 表示隔音，在字母总数上增了二个字母，增加了一个符号。隔音符号 ['] 妨碍連写，有碍美观，同时易与声調符号相混，因此并不恰当。假如我們能用一个字母来表示隔音符号不是很方便嗎？我認為最适合做隔音符号的字母是 j，因为 第一，它与别的字母連写方便；第二，j 的字母形狀与别的字母的形狀界綫分明，而且本身就像条自然的分界；第三，j 的下半部伸出平綫，与其他不出平綫的字母連写是很好看的。

(1956.9.3. 哈爾濱)

胡嘉謨：

內容提要：(1) 主張用 x, q, w 表示ㄓ、ㄔ、ㄕ。 (2) 保留原草案的ㄩ(元)，字母形体則需修改。(3) 主張用ㄅ、ㄆ、ㄈ在ㄅ、ㄆ前变音表示ㄤ、ㄦ、ㄉ。 (4) 主張用 j 表示ㄣ。 (5) 主張用 ee 表示ㄝ。

我以很大的興趣迎接1956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所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首先，這個草案決定採用拉丁字母，是完全正確的。其次，這個草案決定根據漢語的特性把拉丁字母中國化，和創造新字母的積極性和勇氣是值得鼓勵和發揚的。但是不要因為所創的 z, c, s, ɻ 4 個字母不適宜，就放棄了這個方向，返回來再用 zh, ch, sh, ng。第三，在過去八九個月的討論中，大多都集中在这四個字母和ㄤ、ㄦ、ㄉ等 7 個字母上，但是還有ㄤ、ㄦ、ㄕ三個字母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和展開討論。修正第一式和第二式也還保留着這些偏差。因此我對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根據這兩個方案所做出的決定，是有意見的。

(一) 對ㄤ和ㄕ兩個字母，我曾考慮過大膽地把俄語的 Ӯ 和 ӹ 這兩個字母吸收進來；但後來主要因為在書寫，尤其連寫時很不方便，所以我進一步主張改用拉丁字母中和它們形狀相同的 q 和 w 來代替，所剩的ㄓ我也放棄創造新字母的企圖，而採用 x。這樣做是不会發生什麼混亂的，因為第一，在英、法、德各國文字中 q 必須和 u 拼做 qu，並且這類的字很少。第二，w 這個字母只在北歐英、德等國文字採用，而在純粹的拉丁系統的文字如法、意、西等國文字是不採用的。w 在這些文字中大多讀做 double / (兩個 v) 的；並且不用它拼字，而只为外來語應用，現在把 w 讀做ㄕ是沒有問題的。w 用來表ㄕ後，ㄨ (吳) 可以採用 v 表示。

(二) 為ㄤ單獨創一個字母，我認為這是文字改革委員會一個很好的建議和創造，並且應該堅持的。若是因为所創字母的形狀不夠

好，那是可以改的。因为英文的-ing是动詞的詞尾，后面不再有字，所以沒有关系，但是汉语在兀之后，还可能有别的字，ng可以合念，亦可以分念，那就很容易产生混乱。兀的印刷体作𠂇和ঁ，手写体作ঁ和ঁ是不合适的。我建議楷書作ঁ和ঁ草書作ঁ和ঁ，这样才合乎拉丁字母的系統，ঁ和y的差別是和n和u的差別一样，所以是可以允許的。在汉语里沒有ay, ey, iy, uy 和 yy，即使 ঁঁ, ঁঁ, ঁঁ, ঁঁ 和 ঁঁ內的 ঁ 写得不太清楚也不会造成混乱。

(三) 关于刂、𠂇、丁用g,k,h在丨、匚前变讀，我認為不如改用z,c,s变讀来解决，因为这样就更接近我国的語音，zi(𠂇丨), ci(𠂇丨), si(𠂇丨)比gi(𠂇丨), ki(𠂇丨), hi(𠂇丨)，更接近刂、𠂇、丁的声音，并且在某些方言讀作尖音时亦更加方便。

(四) 把拉丁字母r讀作𠂇而把er讀作儿，并且有时也把r讀作儿，如huar(花兒)，謝而久琴柯說得好：“这会發生混乱的。”r在西文已讀作愛兒(卷舌音)，現在加e成er應讀做亡儿(額兒)。有时讀作儿，有时又讀作𠂇，这不像修正第一式中g,k,h在丨、匚前变讀做刂、𠂇、丁有規則。这是草案与修正草案中的最大的缺点。現在根据英語和世界語，建議把儿写作r，把日写做j，然后再根据变音規則，在丨、匚前讀作“移”。

(五) 币采用i(或e)都是不合适的，因为知、吃、詩、日、資、唯、恩这7个字是可以不加母音的。假若一定要时，我建議用一个双音字oe，这样就可以不必再創一个字母了。

(1957.9.16.北京)

黃典誠：

內容提要：(1) 主張用j表𠂇，兼表币。(2) 主張用y表兀。
(3) 主張用q表彳。(4) 主張用字母标調。

我以为要做到使汉语字母成为世界上最进步最科学的字母，黎
112

黎錦熙先生所提出的“一音一母、一母一音、二十六母、再标四声”的四大原則是必須通通严格遵守的。

我們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就是遵守“一音一母、一母一音”的，但它在“二十六母”之外，另造了 ζ , ξ , ς 三个字母，又用了国际音标 η 和俄文字母 χ ，因此不能算为理想的方案，而有重为修訂的必要。修正意見第一式或第二式，虽然都回到“二十六母”的老家来，但因采用了ch,sh,ng等双字母制，却又違背了“一音一母、一母一音”的原則。

黎錦熙先生自己提出四大原則，但最近却又主張用 η 表[ŋ]，以ts表[ts']，显見得他連自己提出的原則也不能遵守了。

丁西林先生写ㄓ、ㄔ为dz,tz，ㄕ、ㄔ为ds,ts。他的理由：ㄓ、ㄔ、ㄕ、ㄔ是塞擦音，这样写，正符合“一音一母、一母一音”的原則。可是ㄔ、ㄐ难道不是塞擦音嗎？为什么不写为dx,tx呢？当然丁先生会回答，有j,c兩個現成的字母可供使用，何必写成双字母的dx,tx呢？同时塞擦音，既然写成不同的j,c,x(ㄔ、ㄐ、ㄒ)；dz,tz,z(ㄓ、ㄔ、ㄕ)；ds,ts,s(ㄕ、ㄔ、ㄤ)，这还能成为最科學的字母嗎？(1950年年底我曾主張以dc,tc,c,r为ㄓ、ㄔ、ㄕ、ㄤ，以ds,ts,s为ㄕ、ㄔ、ㄤ，后来根据塞擦音可当單音素的說法，很快地自己把它抛弃了。)

然則，要怎样方能做到既是“一音一母”，又不超越“二十六母”呢？我以为只要我們不把所謂国际習慣看为清規戒律，我們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丁西林、黎錦熙兩先生主張干脆不要ㄤ，我認為不妥当。因为事实上这个舌尖元音是存在的。修正第一式以i为ㄤ，显然頗有问题。因为該式既然以gi,ki,hi为ㄔ、ㄐ、ㄒ，准此，则“西湖”当写为Hihu，这怎么行呢？若分尖团写为Sihu，那么到底是[sixu]还是[sixu]呢？但如果以j表ㄤ，同时兼表ㄤ，那麽这層矛盾就完全可以克服了。例如：Xjgiy = 詩經，Sixj = 西施，Zjhjan = 自然。拉丁字母的j是从i变化而来的，恰好北京音的ㄤ也是由較古的ㄤ演变而来的，以j为ㄤ，真是巧妙恰合之至。

修正第二式及韋懶同志的方案都以-y为帀，孤立地看起来，如此处理，倒也不错。但一联系到其它問題，我們又覺得如此設計，还是不妥：第二式为使y为帀，所以口不得不使用u上面兩點的ü。这样的附加，十分麻煩，我們实在难于贊同。韋懶同志虽不采用ü，但是为了一个少用的帀而牺牲了一个可以大展其才的y，未免可惜。

如果我們以j-(囚)兼-j(帀)，可以說是解决了一个从未妥善解决过的問題。而且j-之为囚，至今新华社对外还在繼續使用。从有人以sz为“詩”，以sz为“思”，更可証明用j为帀是十分恰当的。

帀不用y，口不用y（口可用w来替代），那么y做什么用呢？我主張，y應該給担负起重大的[ŋ]的任务。按清規戒律，这当然是絕對不可以的。但觀乎俄語以y为[u]；我們为什么不能創造性地以y为[ŋ]呢？丁西林同志以q为[ŋ]，本来也是可以的。但q若为[ŋ]，那么彳便虛位以待了。用q为彳好还是用y为彳好呢？权衡一下，自然是用q代彳为宜。

黎錦熙同志本来也是主張以q为彳的。最近忽因“陈”姓以Q起头，怕有人不喜欢，因現在讀过《阿Q正傳》的人很多。所以改q为c，而彳則不得不用双字母ts了。他不得已自解“一音一母的原則总要灵活变通的”。我以为这样的变通是不必要的。記得曾經有人因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用了一个拉丁字母因而堅持漢語拼音必須采用拉丁字母；現在又因为阿Q的名字正是这个q而要淘汰它，这是沒有什么根据的。倒是过去北方学生初讀英文字母，對於这个塞音q[kju]，常按照北方語音規律变讀为塞擦音[tʂiu]。所以拿q为彳或彳，是完全有語音上的根据的。

四大原則，已經解决了三个，即“一音一母，一母一音，二十六母”，还剩下一個“再标四声”沒有解决。

四声的問題，可以分为兩截，（1）要不要表示四声？（2）怎样表示四声。

关于要不要表示四声，自草案以来，似乎已經不成問題了。因为草案第六条已明文規定需要标明声調的时候，可以标出声調。虽然如

此，但还是存在着問題：什么时候才算为需要呢？而《拼音》月刊所附的Shijan，却是不标声調的，似乎在暗示不标声調又語拼音也行得通。

但我在研究閩南使用方言拼音一百年的历史以后得到这么一个結論：閩南白話字所以無所不通，無所不达，主要是它采用了标注声調的方法。①最近章耀同志更明确地說：“漢語是有声調的語言，为避免混淆起見，标注声調是必要的。我最近去越南訪問，曾考查过越南語标声調的問題。越南語是有声調的語言，符号比較复杂。越南政府已决定作必要的改革。越南文字改革的負責同志們一致認為符号可以改革，但声調必須标明。他們指出某些知識分子主張不标声調是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大众的想法，是行不通的。”由此可以肯定，汉語拼音必須标出声調。

但怎样标出声調呢？我以为，既然肯定汉語拼音必須标出声調，那么，为書写、打字和印刷方便着想，我們應該采用字母标声的方法，过去的国語羅馬字曾經用过这个方法，終因立例太繁，不切实用。現在我建議用下面最簡單的方法處理這個問題：

1. 陰平用基本形式，不加声調字母。例如：Xanduy（山东）；但m-, n-, l-, j-須加 -h于子音后面。例如：mhaol（猫兒）。
2. 陽平在子音后加-h，如phanthao（蟠桃）；但碰到m- (v-) , n-, l- (y-) , j-等帶声子音就不必加。例如：nuymen（农民）。
3. 上声重疊主要母音，例如：daadaao（打倒）。
4. 去声在韵母后面加-h，例如：dahmaih（大麦）。
5. 輕声在韵母后面加-c，例如：maaimaic（买卖），sienxeyc（先生）。

根据我的設計，汉語一个音节包括声調最多才用上五个字母，而从前的国語羅馬字要用到七个。例如“効”，我写为 cwanh，而国罗写为 chiuann。

我这个字母标調的方法，不但条理清楚，而且簡單易記。中国对

① 黄典誠：《从閩南的白話字看出拼音文字的优点》，見《拼音文字和汉字的比較》第87頁。

拼音文字，最容易發生反感的是字母繁多的長蛇陣。現在我采用了一音一母的制度，終於克服了冗長的偏向。這是符合于國人的心理的。

漢語拼音是百年大計。為着讓漢語字母成為世界上最進步最科學的字母，我們應該繼續鑽研，不要草草了事。漢語字母是直接為漢語服務的，國際習慣應該在服務的前提下來考慮它。如果因為ch, sh, ng對我們已經成了習慣了，不好去更動它們。那麼，漢字對於廣大知識分子也已經成為習慣了，試想我們將怎樣去要求他們贊成文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呢？

我不能說這裡所提的是十全十美的，但它吸收了諸家設計的優點而又符合於理想的“一音一母、一母一音、二十六母、再標聲調”的四大原則却是事實。而用字母標聲調，事實上，越南已經在電報上首先實行了。用字母標聲調以區別可能混淆的詞兒，可以使文字面貌清楚，在打電報、書寫、打字、排印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好處，過去我們因採用雙字母，如果再添一個聲調字母，恐怕音節過長，現在我們堅持單字母，雖再加聲調字母，充其量一音節最多用五個字母而已，比起修正第一、第二兩式不標調的shuang(双)還要減少一個，我們應該走這一条路。(1956.11.6.廈門)

——《拼音月刊》1957年6月号，原題：
《對修正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

黃煥新：

(一) 假若非在幾種修正式中選擇一種不可的話，那我就選擇“修正建議第一式”。理由：(1)它有較好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2)較接近國際習慣；(3)體系分明，容易看，容易寫，容易學；(4)盡量利用現成拉丁字母，一切現成，而且字母數量不多，可以立即使用現成的機械設備，在使用上也有很多方便之處。其短處是：採用了雙字母，某些音節的字母有過多之慮。

(二) 假若容許在“修正建議第一式”的基礎上，加以適當的修改的話，那我的建議就這樣：(1)把 ng 改為 η；(2)把 g(i,y), k(i,y), h(i,y) 改為 g(i,y), q,x；(3)用 v 表曰，用 r 表兒；(4)凡代用式一律取消。這樣一改，就只剩下三個雙字母，把原有的優點加以發揮，並克服了一些原有的缺點。但不可否認，這樣一改却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缺點，如：(1)由於採用了 η，使字母體系有點摻雜；(2)採用 v 表示曰，這對國際習慣有點距離（雖然這樣，但却能使 v 得到一個“安身之所”）。總的說，問題不大。

(三) 假若容許在“修正建議第一式”的基礎上，加以更大的修改、變動，使之成為另一種方式的話，那我就建議在以下幾種方式中採取任何一種方式：

第一式：(1)把 ng 改為 v，並用 v 兼表曰——ng 不會出現在任何字母的前面，而曰又不會出現在任何字母的後面而成音節，這個特點正可以使 v 胜任以上的兩種職務；(2)把 ㄩ、ㄤ、ㄦ、ㄞ 改為 g,q,x;j,q,x，——這兩組字母不會出現在交叉音（ㄩ 和 ㄤ 兩組字也不會出現在交叉音），因此，以上的職務，對於它們來說也是可以勝任的；(3)用 r 表兒；(4)用 j 兼表𠙴，並在所有 i 起頭的音節前面加上 j——這樣一改，可以使 j 胜任三重職務而毫無混亂；(5)凡代用式都取消。這樣，方案就成為這樣：b,p,m,f;d,t,n,l;g,k,v,h;g,q,x;j,q,x,v;z,c,s;a,o,e;i(j),u(w),y,r。

這樣一改，缺點只有一個：用 v 表 ng，並兼表曰，用 j 兼表𠙴等，這與國際習慣有點距離，但優點很多，主要的有：(1)盡量利用了現成的拉丁字母，不創造新字母，體系完整；(2)實現了“一音素一字母”的原則和字母經濟的原則。

第二式：g,k,h 兼表ㄩ、ㄤ、ㄦ，用 j,q,x 獨立表示ㄓ、ㄔ、ㄕ。此外同第一式。

第三式：照第二式把 h 和 x 對調，改為 g,k,x;j,q,h。

第四式：取消 i 和 u 起頭的音節前面的 j 和 w，並取消‘知’‘資’等字的韻母𠙴。用 w 表示 ng（或用 v 表示 ng），而用 v 表示曰（或用

w表示曰)。此外同第一式。

我的建議是从以下的原則出發的：(1) 尽量利用現成的拉丁字母，不創造新字母和不用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2) 尽量做到一个音素只用一个字母，不用双拼字母；(3) 尽量照顧国际共同習慣，并要适应本民族語言特点。

(1956.9.12.广东高明)

黃 約 齋：

內容提要：(1) 同意用变讀法表示 ㄩ、ㄤ、ㄦ，根据历史来源，团音字用ㄍ、ㄎ、ㄏ在ㄩ、ㄤ前变讀；尖音字則用ㄓ、ㄔ、ㄕ在ㄩ、ㄤ前变讀。(2)同意用 zh, ch, sh 表示ㄓ、ㄔ、ㄕ。(3) 主張用 i 表 ㄩ，用 v 表布。(4) 主張ㄩ作为注音式。(5) 增加一个 ㄩ，作为ㄕ的注音式，以区别于ㄕ的注音式 e。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的共同点是：

(1)都不超出26个拉丁字母的范围，并不創造新字母。

(2)都采用了双字母和变讀法。

这都跟群众的意見比較接近了。这也就是两个修正式优越过原草案的地方。

两个修正式的分歧点主要在于ㄩ、ㄤ、ㄦ一系字母的写法上。

第一式用ㄍ、ㄎ、ㄏ的变讀表示ㄩ、ㄤ、ㄦ，因而主張写作 g(i,y), k(i,y), h(i,y)。

第二式用ㄓ、ㄔ、ㄕ的变讀表示ㄩ、ㄤ、ㄦ，因而主張写作 j(i,u), ch(i,u), sh(i,u)。

这两个主張哪一个对呢？都对的。因为它们都根据着汉语语音演变的历史。

主張第一式的人，認為ㄩ、ㄤ、ㄦ就是ㄍ、ㄎ、ㄏ的舌面化，这是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的。因为在我們的切韵系統里，代表舌根音的是

“見”“溪”“曉”一系字母，代表舌面音的也还是“見”“溪”“曉”一系字母，只是用“等呼”来区分罢了。

拼音字母是用 g, k, h 一系代替“見”“溪”“曉”的开合呼的，那么，“見”“溪”“曉”的齐撮呼当然可以而且也应该用 $g(i,y)$, $k(i,y)$, $h(i,y)$ 来表示。这样做，不但跟传统的切韵系统更加接近，并且还容易把普通话和方言的对应规律显示出来。

也有人反对这个办法，理由是：gi, ki, hi 的拼法必须把 g, k, h 变读了，方才能合 $ㄩ$ |、ㄩ |、ㄉ | 的音，但是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里面还有不变读的《ㄩ |、ㄤ |、ㄏ |》，那不是要分不清了吗？

不错，《ㄩ |、ㄤ |、ㄏ |》的音确是有。我们查一查汉语语音史，就可以知道《ㄩ |、ㄤ |、ㄏ |》和 $ㄩ$ |、ㄩ | 两系的音是在元代就并存的了。例如《中原音韵》的“蕭豪”韵里有这样 3 系的音：

(1) 高高高蒸糕槔皋槧^藝 (2) 交較咬郊茭駁膠教^教 (3) 驕驕

这 3 系的音在切韵系统里都属“見”母，但(1)系是一等，(2)系是二等，(3)系是三等，可见得它们在元代是分成了《ㄩ |》、《ㄤ |》、《ㄏ |》三个念法的。后来(2)系的音分化了，在江、浙一带，一部分(底下加点的)变入了(1)系，一部分(底下不加点的)变入了(3)系。至于其他方言，也有把(3)系变入(2)系的，如“驕”的闽南音是《ㄤ |》。

但是，这些历史事实并不足以妨碍用 g, k, h 的变读来表示 $ㄩ$ |、ㄩ |、ㄉ | 这个办法，因为我们的拼音字母是给普通话特造的，而普通话里是没有《ㄩ |、ㄤ |、ㄏ |》这系音的，我们用不着顾虑这样的写法会引起混淆。至于方言里的《ㄩ |、ㄤ |、ㄏ |》，我建议用 $g'i, k'i, h'i$ 来表示。

但是问题又来了，因为北京音系里 $ㄩ$ |、ㄩ |、ㄉ | 一系的音另外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切韵字母的“精”“清”“心”，例如“蹠”($ㄩ$ |—精四)、“妻”($ㄩ$ |—清四)、“西”($ㄉ$ |—心四)，这就是所谓尖团音不分的现象。从前的北方话拉丁化重视这一个历史事实，曾经企图分清尖团，把“蹠”拼成 zi，“妻”拼成 ci，“西”拼成 si。这个办法的缺点是，北京

音系的人不能發这种尖音。

現在的修正第二式看到了ㄩ、ㄤ、ㄦ一系音的这一个来源，又把北拉的缺点弥补起来，而用ㄓ、ㄔ、ㄕ的变讀来表示，这是一个大进步，因为这一部分ㄩ、ㄤ、ㄦ的来源确实是由“精”“清”“心”通过了“照”“穿”“审”的。經過这样一修改，那些本来是尖音的字都可以在形式上区别开来，同时北京音系的人也不会感到發音的困难。

这样，这两个修正式关于这一部分的修正方法都是合理的，因而都應該讓它存在。既然两个方式都存在，这ㄩ、ㄤ、ㄦ一系的音就得分家，办法是：本来屬於团音的字用 g,k,h 的变讀来表示，本来屬於尖音的字用ㄓ、ㄔ、ㄕ的变讀来表示，这么办，就可以把北京音系尖团不分的不健康現象扭轉过来，对于拼音文字的區別同音詞必將大有帮助。

于是，我們就要有兩個先決問題：（1）ㄓ、ㄔ、ㄕ一系怎样表示；（2）ㄧ和ㄩ用一个字母呢，还是用兩個。

关于（1），两个修正式只是ㄓ的写法不同，ㄔ、ㄕ的写法已經一致。我个人同意第一式，把ㄓ、ㄔ、ㄕ写作 zh, ch, sh，因为一来是形式上可以統一，二来是可以把 j 騰出来做别的用处。

关于（2），我覺得ㄧ和ㄩ是非分开表示不可的。因为，如果用 zhi, chi, shi 表示ㄓ、ㄔ、ㄕ，那末ㄩ、ㄤ、ㄦ的尖音就不能再用 zhi, chi, shi 来表示了。我个人的主張是用 i 表示ㄧ，另外找一个字母来表示ㄩ。

另外找哪个字母呢？第二式是用 y 表示ㄩ的，因而就不得不用加符号的 ü 来表示ㄩ。缺点是 ü 上已然有符号，碰到有加調号的时候就觉得不方便了。所以，我以为不如仍旧用 y 表示ㄩ的好。那么，ㄩ呢？我以为可以用 v 来表示，因为 v 在26个数目内，何必不派它一个用处呢？从音理上講，v 本来是 u 的变形（所以由两个 v 合成的 w 叫做 double u），从前 Wade 式的拼法就是用 u 来表示ㄩ的，現在不妨用它的替身 v 来表示。这也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見，在文改会收到的群众意見里面有就有 16 个人建議用 v 表示ㄩ的（見《拼音》月刊創刊号15

頁及本書第二輯第 7 頁)。

这样修改了，我所要提出的修正方案是：

b	p	m	f
d	t	n	l
g	k	ng(ŋ)	h
g(i,y)	k(i,y)	h(i,y)	团音
zh(i,y)	ch(i,y)	sh(i,y)	尖音
zh	ch	sh	r
z	c	s	
a	o	e(ə)	
i(j)	u(w)	y	
v	er		

其余的办法，我完全同意修正第一式，只加上一些补充：

- (1) ng的代用式 ŋ 作为注音式；
- (2) 增加一个 ə，作为ㄔ的注音式，以区别于ㄔ的注音式 e；
- (3) 原来ㄔ的代用式 i 可以取消；
- (4) 在用字母音序排列的詞彙里，g(i,y), k(i,y), h(i, y) 按照音序編入 g, k, h; zh, ch, sh 編入 z, c, s, 都不另外立一部。

(1956.9.1.上海)

——《拼音》月刊 1957 年 6 月号，原題：
《建議把兩個修正式合併為第三式》。

附記：

这个建議是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兩個修正式發表之后就提出来的，現在我做如下的修改：

第一，用 v 表示ㄔ的办法虽則講得通，但是究竟不習慣，不如仍旧照修正第一式用 i 兼作 ㄧ 和 ㄔ 的好。至于ㄩ ㄧ 、ㄲ ㄧ 、ㄤ ㄧ 的尖音部分，可以用 -ji 来作韵母，如“蹠”作 zhji，“妻”作 chji，“西”作 shji。这样，仍旧跟“之”(zhi), “蚩”(chi), “詩”(shi) 区别得开。这样的写法得用四个字母，似乎太長了，但像这样的尖音字在一个一万字的字彙

里头只占到 1 % 左右，稍長些也不妨事。至于用 i 作介母或是作主要元音的尖音字，那个 j 是可省的，如“鑿”作 chiau，“敲”作 kiau；“千”作 chian，“鉛”作 kian；“修”作 shiou，“休”作 hiou；“津”作 zhin，“金”作 gin；“清”作 ching；“輕”作 king。字形都不会显得繁重，而尖团的面貌分得很清了。

第二，方言或是少数民族語中的《丨、ㄎ丨、ㄏ丨》，我原来建議用 g‘i, k‘i, h‘i 表示，現在也覺得不妥，拟修改为 geji, keji, heji。

(1957年7月29日)

熊 正 輝：

內容摘要：主張把 j,w 作为 i,u 的变体，作为分界音节的母音用。因此主張把 l 和 x 開頭的音節寫成：

ja, je, jau, ju, jan, jn, jang, jng; wa, wo, wai, wi, wan, wn,
wang, wng.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中，[i] 和 [u] 這兩個音位各用了兩個字母來表示，i 和 j 表示 [i]，u 和 w 表示 [u]。草案修正第一式對這一點沒有改动。我是比較贊成修正第一式的，也贊成采用 j,w，但是對 j,w 的用法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在以北京語音為標準語音的普通話語音系統中，作主要元音和作介音用的 [i], [u] 可能出現的情況如下：

[i] i ia ie iau iu ian in iŋ iŋ
[u] u ua uo uai ui uan un uŋ uŋ

這些音節的前面又都可以加上一個子音。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對上述音節規定了兩種拼寫法。音節的开头有子音的時候，[i], [u] 一律用 i, u 表示，同上述的拼寫法一樣。

音节开头沒有子音，也就是用元音开头的时候，拼写法如下：

[i] ji ja je jau ju jan jin jan jiq

[u] wu wa wo wai wei wan wen wan wen

修正第一式也是这样，只是把 η 改成 ng。

我不同意的正是这种拼写法。

二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把 j, w 列入 24 个子音之中，“修正意見”也說：“j 和 w 是半母音字母。”可見，兩個方案都是把 j, w 当作半母音看的。正是因为这样，兩种拼写法才产生了一些分歧。ia = ja，而 i≠j, in≠jn……。

我認為把 j, w 看作半母音是不妥当的。我的意見是把 j, w 仅仅看作 i, u 的变体，它仍然是母音，它同 i, u 不同的地方仅仅是：i, u 的前面必須要有子音，而 j, w 的前面絕對不能有子音。这样，我們就可以把元音音节拼写成这样：

[i] j ja je jau ju jan jn jan jn

[u] w wa wo wai wi wan wn wan wn

三

几点說明：

(一) 普通話的語音系統中沒有母音同半母音的对立，語言本身并不要求加以区别。y 没有另外的写法也可以說明这点。j, w 完全是为了划分音节才采用的，“修正意見”中也說：“如果仅仅为汉字注音，音节不連写，它們是可以不要的。”这样，把 j, w 仅仅当作 i, u 的变体是可以的，并且比說成半母音要更好一些。

(二) 拼音方案把 j, w 当作半母音，我想大概是因为：(1) j, w 是專門作音节的第一个字母；(2)按照国际習慣，j, w 都作子音或半母音用。关于第一点，我認為是不能成为理由的。一个音节不一定要子音开头，元音也可以开头，即使有兩种拼写法，我們也不必要把一个

叫做母音，另一个叫做半母音。

关于国际習慣問題：我們要照顧国际習慣，但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遵守国际習慣。国际習慣本身也沒有一个絕對的标准。比如 j，法語讀成 [ʒ]，英語讀成 [dʒ]，意大利語讀成 [j]，西班牙語讀成 [χ]。我們把 j, w 当作母音同国际習慣的距离并不很大，外国朋友學習起来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就是他按照半母音念，也沒有关系。這個問題同 b, d, g 是一样的。至于我國人民，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三) 如果把 j, w 当作母音，拼写起来是不是好看，我認為是好看的，产生這個問題的多半是學習过外文的人。他們總覺得 j, w 單独成为音節或者同 n, ng 拼看起來不很習慣。我找了几个英文的詞，如果对这些詞習慣的話，对我所提出的拼写法也就會習慣：

down, wily, wine, whale, when, blown, blew,

(四) 按照我的拼写法，帶子音和不帶子音的音節在拼写的时候就可以一致，同时，可以縮短音節。單純強調縮短音節是不妥當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縮短音節還是應該尽量爭取的。

顏廷超：

內容提要：主張三拼，ㄅ、ㄆ、ㄈ、ㄊ……等韵母用單字母表示。

我認為应当重新修改汉语拼音方案。要从汉语实际出發，以注音字母为基础。因为三十多年来它已經深入民心，是大家所熟悉的拼音工具。我們可以采用拉丁字母的形式，采用注音字母的分析音節的方法。这样在拼写原則上便完全可以和注音字母統一起来，容易被大家掌握，也縮短了字形，既便于認讀、書寫，又便于排版印刷。

問題是注音字母的数目共37个（广、万、兀除外），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这个矛盾应当如何解决呢？只有創造新字母。字母多了打字有困难怎么办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方案中未用的字母应当利用；可合併的应当合併；可廢除的应当廢除，这就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字母来标新的音素。第二是創造必要的字母。我認為只用《汉语拼

音方案(草案)》中的全套字母，便可以用單字母的形式标出注音字母的每一个音节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會議上我提出了一个拼音方案，已印發給大家討論。現在把它写在下面。

汉语拼音方案修正案(草案)

一、子音(輔音)

b	p	m	f	d	t	n	l
ㄅ	ㄆ	ㄈ	ㄎ	ㄉ	ㄊ	ㄋ	ㄌ
g	k	x	ㄔ	ㄕ	ㄕ	ㄕ	ㄩ
ㄍ	ㄎ	ㄫ	ㄓ	ㄔ	ㄕ	ㄕ	ㄩ
z	c	s	z(i,y)	c(i,y)	s(i,y)		
ㄗ	ㄎ	ㄙ	ㄓ	ㄔ	ㄕ	ㄕ	ㄩ

二、母音(元音)

i	u	y	a	e	j	v	o	w
ㄧ	ㄨ	ㄩ	ㄚ	ㄜ,ㄔ,ㄝ	ㄐ	ㄩ	ㄡ	ㄩ
H	n	q	ㄞ		ㄏ			
ㄢ	ㄣ	ㄤ	ㄞ	隔音字母				

三、結合韵母(复合母音)

en	əŋ	ər						
ㄣ	ㄥ	ㄦ						
ia	ie	ij	io	iw	iH	in	iq	inj
ㄧㄚ	ㄧㄞ	ㄧㄢ	ㄧㄠ	ㄧㄩ	ㄧㄢ	ㄧㄣ	ㄧㄤ	ㄧㄥ
ua	ue	uj	uv	uH	un	uq	uŋ	
ㄨㄚ	ㄨㄞ	ㄨㄢ	ㄨㄠ	ㄨㄩ	ㄨㄣ	ㄨㄤ	ㄨㄥ	
ye	yH	yn	yŋ					
ㄩㄞ	ㄩㄢ	ㄩㄠ	ㄩㄩ					

这个方案的特点，第一是只新造 4 个字母 ㄗ, ㄕ, ㄕ, ㄩ，这 4 个字母在打字上只多增两个字键，就是 ㄕ, ㄔ, ㄕ 打在 z, c, n 的尾端便成了 ㄗ, ㄕ, ㄩ，这一点德国打字机公司已經很好地解决了，所以在打字上是没有困难的。

第二是讀音与注音字母完全相同，沒有 ai ei 之类的复合音，容易學習和認讀。在拼音上最多是三拼，沒有改變字母的变化，这就消滅了修正案中拼写規律复杂的缺点。

第三，取消了半子音 j, w，增加了無音字母 h 用做隔音字母和同音詞变讀字母，使拼写簡單化，學和用都十分方便，在文字化上又比注音字母严密了。

第四，有效地利用了所有的26个拉丁字母，各給以标明汉語音素的任务，完全民族化了，既有国际特点，又有民族特点。这就減去了另創字母的麻煩，使現有字母經過改造后起了積極的作用。

第五，由于取消了双字母，大大減少了平均数字母音节的，使字形縮短，容易書寫和閱讀，比修正案約減少了40%的字母，可为印刷增产40%，合于經濟原則和人民長远利益。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就这个方案提出意見，在爭鳴中为文字改革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1957.6.1. 哈爾濱)

李炳太：

內容提要：(1)同意修正第二式。因为第二式較接近英文，我国學習英文的人較多，便于动员人力物力。(2)建議把ü(ㄩ)改为yu。

看过《拼音》月刊創刊号上發表的《关于修正汉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以后，想提出一点意見供参考。

这次修正方案的中心問題是对于一部分子音和母音的寫法問題。文件提出兩套修正过的寫法，我認為這兩套寫法都比2月草案优越，而在兩套之間，第二式又比第一式要好多了。理由是：

(一) j 比 zh 写起来省事。讀起来，一个字母一个音，而且不会受z(ㄗ)音和h(ㄏ)音的干扰。在这个意义上說，j的优点是干净利落、一目了然。此外，学过英文的人看見 j 也会把它讀成ㄓ，我国学过英文的人是很多的。

(二) 如果 j 發ㄓ音，那么 j 在 ㄅ、ㄆ前讀成ㄔ也能順其自然。在这个意义上說，g 不如 j。

根据同样理由，ch 和 sh 也都比 k 和 h 更接近ㄔ和ㄕ。

(三) 既然已經給 j 規定了任务，自然就不能再用 j 而只能用 y 来表示 i 的半元音了。此外，从發音上說，i(y)接近英法文的拼音，i(j)似与德文發音有些相近。考慮到我国學外文的历史，i(y)比i(j)似乎更合适些。

(四) 关于ㄩ的写法，是 y (第一式)呢，还是 ü (第二式)，或是还有其他更好的写法呢？首先，y 不合用。因为上面已有 i(y)这个用場了。此外，y 这样用法在国际習慣上，也不通行。ü 这个字母則有些缺点，寫起來麻煩。更重要的是，有了 ü，拉丁字母的总数实际上变为27个了。这在我国現有的大量打字机和国际电訊設備的使用上都增加了一个技术性的不便。因此，我建議 ü 改为yu。

从以上我提出的一些意見中，不难看出我特別強調了兩個情況，即我国學外文的历史和我国的機械設備狀況。

汉语拼音已經受到我国广大人民的熱誠歡迎和拥护。在将来推行拼音方案时，一定会受到社会上广大群众的積極支持。但是，在推行拼音方案时，光靠热情不行，因为这是一件需要知識、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工作。这将是一件巨大的組織和宣教工作。为此，国家將直接动员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推動这个工作。但是，光这些还不够，它还需要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来參加和推動这件規模浩大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拼音方案的本身和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却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开始推行拼音方案的时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想到“創業維艰”这句名言，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就考慮到如何結合(或者說利用)我国現有社会力量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

我所想到的社会力量有兩方面，一是人力，一是物力。先談人力。

我国拼音方案用的是拉丁字母。在我国，學習以拉丁字母拼寫的外国語的人們為數不少，而以英文为最多。如果有关部門統計并發表一下有多少学过(不一定要求学通)英文的人，我想这是一个有意义

的参考资料。

就我现在知道的一点情况是，我国外文出版事业是以英文为主要力量的。新华社向国外播发消息多少年来用的是英文，至今以英文为主要通讯文字。我想这些情况和我国学习外国文的历史，具体地说，和学过英文的人数多，人材多，是分不开的。举此一隅就可想见一般。再者，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会英文。

如果上面这些估计是正确的，那么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就考虑到如何利用这部分社会力量，自是应该的。因此，拼音方案应该照顾到英文的拼音习惯。

当然，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一支社会力量，甚至也不是主要力量，可是忽略了这支生力军，则是事业上的损失，工作中的缺点。在开始推广拼音方案时，很快地就把这一大批人吸引到工作里来，我想这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

现在谈谈物力。即如何利用现有机械条件来推广汉语拼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我所想到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打字机，一是电讯设备。关于电讯设备，我指的是利用国际电讯设备的方便问题。应该设想广大华侨和国内之间的打电报的方便。

推广汉语拼音与利用现有打字机很有关系，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字母数不要超过26个拉丁字母的范围，否则又产生麻烦了。据了解，我国现有的打字机以英文的为最多，这自然与使用英文的人数多有关。

我想，一旦拼音方案公布后，有打字机的单位和人们一定会兴致勃勃地拿打字机试打起来，但是如果有那么个字母在打字机上找不到，你说这够多么扫兴。我们的考虑就是尽量避免这种扫兴，而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在开始推行拼音方案时，能够兴致勃勃地，叮叮咚咚地干起来。

(1958.10.24.北京)

李工者：

內容提要：主張双拼，用單字母來表示ㄅ、ㄆ、ㄈ、ㄉ……等韵母，並允許声母自成音节。

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或其修正式拼出的音节太長。如：Gungchandangyuan(共产党員), Chingniantuanyuan(青年团员)等，写起来比汉字还要費时间。如果我們的新的汉字全是这样的话，确实是推行的大障碍，而会使人們不願意推行的。因为文字改革的目的，是改变老汉字的繁难(笔画多)，便于讀、写、用，……而汉语拼音方案竟然有很大一批如上的音节，經我統計的結果，在3,840个常用汉字中，用4个字母拼写一个汉字的有1,213个，用5个字母拼写一个汉字的有220个，此外还有16个汉字都要用6个字母来拼写，如果拼音文字是这样的麻烦，叫亿万人用亿万次多余的笔画，恐怕将来会再来一次像简化汉字一样的简化拼音文字的。

“拼音方案”用6个元音字母a,e,i,o,u,y的互相結合来表示复韵母或帶声韵母，是很不适合国情的，很不符合民族特色的。这样，ㄅ、ㄆ、ㄈ、ㄉ、ㄊ、ㄋ、ㄎ、ㄏ等都要用兩個以上的字母去拼合了。变化很大，拼写和閱讀都不方便。音形相似而复杂，最难記憶，并且这也是造成音节長的毛病根子。

汉语的音节自有它的特点，有很多音节中，自然包含相同的結合音素。如“該、开、白、太”等汉字中都有ㄅ的音，如果硬把ㄅ这个音素分析为㄄ㄧ，是不合国情的。又如：“熬、高、好、老”这些音节的后半节是ㄉ，可是音素化却用㄄ㄨ。“党、邦、光、广”的后半音都是ㄉ，音素化却要用㄄ㄉ《三个音来拼。像这三个音如果不死記，根本不可能拼出ㄉ来。又如：b,p,m,f,d,t,n,l,g,k,h，这些字母本来就是“剥、破、模、佛、得、特、訥、勒、哥、可、河”的音，可是音素化要在每个字母后面加上一个ㄉ或ㄉ，这就增加了音节中的字母。

拉丁字母确是世界通用的一套字母，但應該結合中国的实践，如

果原封不动地拿来强加在汉语上，是不相宜的。拼音方案的制定就是因为死死地迁就了拉丁化。第一次创造的几个新字母就有人觉得难看，或认为是不国际化。其实我想不仅要创造几个声母，特别是韵母也不应该只用 a, e, i, o, u, y，而应该用 ㄚ、ㄞ、ㄢ、ㄤ、ㄦ、ㄔ、ㄕ、ㄐ、ㄑ、ㄔ十一个韵母才适合国情。要从实际使用出发，增加少数字母会使文字简潔，假如强调了“拉丁字母是原有的，现成的一套，经过长久考验，不必轻易地变更”的话，那就是“削足适履”了。

李 鏡 峰

內容提要：(1) 为了减少下垂字母，建議把 -ng 改为 -m，把 y(ㄩ)改为 iu，把 iu(ㄧㄡ)改为 iou。(2) 主張取消隔音符号。(3) 主張用 æ 表示舌尖元音布。

(一) 我觉得修正意見第一式中下垂字母（包括手写体的 z, f）用得太多，有时三个下垂字母碰在一起，在形式上很不美观。例如：kygyey (取决于), gygung (鞠躬), fenggung (丰功)。如果把 -ng 改为 -m，把 y 改为 iu(yu)，原来的 ㄧ又改用 iou(jou)，下垂字母就可以大大减少。例如：kingtueyu (取决于), giugum (鞠躬), semgum (丰功)。

(二) 隔音符号是文字中的赘瘤，可以取消，遇有音节混淆的地方，a, o, e 改用 va, vo, ve; i, u, iu 改用 ji, wu, yu 就可以了。例如：piman (平安), haiou (海鷗), give (饥饿), pemjou (朋友), giiewu (觉悟), yumyuan (永远)。同时規定 i, u 在一个詞兒的开头而后一个字母又是輔音的时候，i, u 前面可以不加 j, w。例如：ige(一个), unti (問題); jouji (友谊); women (我們)。

(三) 舌尖韵母布用 æ 来表示。例如：sæhiam (思想), zhædau (知道), shæshæ (时事) r bau (日报)。这样，在吸收外来語时就不致誤讀。例如：Sinai Bandau (西奈半島), Sisili (西西里), Siberia (西伯利亚), Voroshilof (伏罗希罗夫), Chiurchill (丘吉尔) 等。

(四)-e(ㄝ)在单独使用时,可以写作ê,例如 Èden(艾登), Ègypt(埃及)。

(1957.1.23.陝西鳳翔)

刘金犁:

內容摘要: (1) 在汉语中出現率高的音素,如ㄤ、ㄓ、ㄤ、ㄦ、ㄤ等,都不應該用双字母来表示。(2) 主張用原草案的ㄤ,ㄤ,ㄤ,ㄤ稍加修改后表示ㄓ、ㄤ、ㄤ、ㄤ。zh, ch, sh, r 則作代用式。(3) 主張用x表示ㄤ;用h表示ㄤ。(4) 主張用ㄤ、ㄤ、ㄤ在ㄤ、ㄤ前變音表示ㄤ、ㄤ、ㄤ。

汉语拼音方案中配有个别双字母,原則上我并不反对,因为用双字母究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可以在字母表上少用字母”。但是,如果在具体处理上,安排不当,造成“得不偿失”的結果,使“积极意义”換来了巨大的消極作用,这就完全不應該。

我不同意在出現率高的音素上用双字母。因为如果在方案中給出現率高的音素配上双字母,就等于給今后实际应用上种下了巨大浪费、麻烦和累贅的种子。如果一个音素的出現率低,用双字母并無多大影响,反而其“积极意义”占了优势,那就應該允許用双字母。

修正第一式用双字母 zh, ch, sh, ng 表示ㄓ、ㄤ、ㄤ、ㄤ;修正第二式用双字母 ch, sh, ch (i, y), sh (i, y), ng 表示ㄤ、ㄤ、ㄤ、ㄤ、ㄤ。我不同意这种作法。但原草案、修正第一式和第二式都用双字母er表示ㄤ,我却完全贊同和拥护。

在汉语的客观規律上,ㄤ、ㄓ、ㄤ、ㄤ、ㄤ、ㄤ、ㄤ等是声母中出現率最高的音素;ㄤ有七个声随韵母用它,出現率更高得不得了。

这条真理从 1956 年 8 月份《拼音》月刊第一期第 46 页中所发表的吴越等计算的“声母和韵母出现率的统计”资料中观察，即可得到比较精确的具体生动的证明。根据这一统计资料进行推算，可以看出声母、韵母出现率高低的位次（出现率高的在前，低的在后），基本上如下两表。

某些字母的

表一 声母出现率的位次

出現率高，某些字母的出現率低，某一个字母的位次排列在另一个字母位次的前面或者后面，这在客观上是有規律的。上两表揭示了这一規律的客觀情況。这

不但在一些細致的統計中可以得到證明，而且在習慣上、日常工作上都可得到證明。ㄩ、ㄤ是表一中的第一、第二位字母，出現率最高，“的”“是”

难道不是我們看得最多用得最多的字嗎？在印刷上，揀字工、鑄字工不是把这些用得最多、字模磨損率最大的一些字叫作“热门字”嗎？当然，在有些統計中某音素的排列位次会差上一、二、三位，比如有的統計中ㄓ不占第

位 次	1	2	3	4	5	6	7	8	9
声 母	ㄩ	ㄤ*	ㄓ*	ㄔ	ㄦ	ㄩ	ㄱ*	ㄭ	ㄵ
位 次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声 母	ㄏ	ㄮ	ㄷ	ㄸ*	ㄵ	ㄻ*	ㄳ	ㄺ	ㄹ
位 次	19	20	21						
声 母	ㄷ	ㄮ	ㄱ						

注：帶有*号的是修正第一式或修正第二式中要用双字母表示的声母。

表二 韵母出现率的位次

位 次	1	2	3	4	5	6	7	8	9
韵 母	ㄧ	ㄔ	ㄨ	ㄚ	ㄣ	ㄨㄛ	ㄩ	ㄩ	ㄩㄥ
位 次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韵 母	ㄞ	ㄞ*	ㄠ	ㄧㄢ	ㄤ*	ㄤ	ㄧㄢ	ㄨㄢ	ㄧㄤ
位 次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韵 母	ㄩ	ㄧㄡ	ㄡ	ㄧㄣ	ㄧㄤ	ㄨㄢ	ㄣ	ㄩㄢ	ㄩㄤ
位 次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韵 母	ㄦ	ㄨㄣ	ㄧㄚ	ㄞ	ㄤ	ㄨㄤ	ㄨㄢ	ㄨㄤ	ㄤ

注：帶有*号的是有尾辅音-ng的韵母。

三位却升到了第一位，**尸**则占上了第三位。但尽管如此，却总是前前后后差得不多，因而这一問題并不排斥对这一客观规律的揭示。出現率高的音素总是得到“优厚的待遇”，“热门字”则总不会变成“冷門字”。

从上兩表中我們可以看到，被用上双字母的音素的位次绝大部分是占在前列的，出現率大多数很高。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

先談談**ㄓ、ㄔ、ㄕ**。

ㄕ是表一中的第二位声母，出現率可以說是最高的（仅次于**ㄅ**）。以 21 个声母的總出現率为 100（下同），則**ㄕ**的出現率总在 8.93% 左右。

ㄓ是声母中的第三位，出現率也應該算是最高的。它在声母中的出現率总在 8.6% 左右。

ㄔ是第十五位声母。出現率倒不算高，在 2.38% 左右。但它和前述 **ㄓ、ㄕ** 是一組字母。

我認為 **ㄕ、ㄓ** 的出現率这样高，根本不适于用双字母表示。**ㄔ** 的出現率虽不算高，但如讓它单独用双字母表示，又嫌失去了系統性，也不适于用双字母表示。如果把这 3 个音素的出現率加起来，結果竟达到了 19.91% 的高度。这就等于說“出現 100 个声母时，其中就包括 20 來个双字母，明明是 100 个字母，却非得有 120 个字母不可”。这一組字母是絕對不適于用双字母表示的。

其次談談**ㄉ、ㄊ**。

这两个字母是第二式用單字母 **j** 表示**ㄓ**、用双字母 **ch, sh** 表示 **ㄔ、ㄕ** 后，以**ㄓ、ㄔ、ㄕ** 变讀**ㄉ、ㄊ、ㄉ**形成的。

ㄉ的位次是第七，出現率在 5.85% 左右，是比较高的。

ㄊ的位次是第十三，出現率在 4.04% 左右，也不算低。

ㄔ、ㄕ、ㄊ、ㄉ 这 4 个声母的出現率總計达 21% 之多，这就是說第二式如此安排的結果，比第一式还要麻煩；而且由于**ㄓ**被单独配上了單字母，这又破坏了这两組字母的系統性和整齐性。

因此我認為：这种办法也同样是絕對不宜采用的。

現在談談兀。

兀共有7个声随韵母用它，而且这7个声随韵母的出現率又大部不低，加在一起就更多了。从上述表二中也可以看到，按36个韵母出現率的高低依次排队，这7个韵母（注意表二中的*号）大部是靠近前列的。ㄨㄥ、ㄥ、尤、ㄧㄥ 4个韵母分别占在第九、十一、十四、十五位上；有一个韵母（ㄧ尤）位于中间（第二十三位）；只有两个韵母（ㄩㄥ、ㄨ尤）較低（第三十二、三十三位）。如以36个韵母的总出現率为100計算，則这7个帶兀韵母的出現率总计有16%左右。也就是說兀的出現率竟达到了16%的高度。

兀不但有如此高的出現率，而且是一个出現在韵尾的音素，这使一个音节具有了占用6个字母的可能，如 *chuang*、*shuang*，弄得音节、詞兒冗長不堪；另外，用 *ng* 表示兀也容易与 *n* (ㄋ), *g* (ㄍ)相混淆，产生錯覺，并增加了隔音符号的使用。

因而我主張：兀这一音素絕對不能用双字母表示。

現在从总的方面看一下。

修正第一式中，安排了 *zh*, *ch*, *sh*, *ng* 4个双字母。这4个音素的出現率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声、韵母总出現率（以100計算）的18.04% 左右。这就是說，在100个声、韵母中，就有18个字母是多余的或不必要的。修正第二式安排了 *ch*, *sh*, *ch(i, ü)*, *sh(i, ü)*, *ng* 五个双字母，比第一式还麻烦。

根据《拼音》月刊第一期第48頁王蔭權同志計算的“每个音节要用几个字母”統計資料觀察，还可以看出如下情况：ㄓ、ㄔ、ㄕ、ㄤ用單字母ㄅ、ㄆ、ㄈ、ㄯ表示时，每个音节平均用 2.62 个字母；但用双字母 *zh*, *ch*, *sh*, *ng* 表示时，则每个音节平均要用上 2.92 个字母，即多用 0.3 个字母。这就是說，本来應該是262个字母的文章，就因为有了这4个双字母，却非得用上 292 个字母不可，比原来多用了30个字母。即在运用字母的总数上增添了 11.45% 的累贅。这能算小事情嗎！

实际情形是否这样呢？看看这次公布的修正第一式样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见《拼音》月刊第一期第7—9頁）就知道了。这一

样品全部用了 2,568 个字母，其中有 289 个是双字母。这就是說，如果不使用双字母，这篇文章只要 2,279 个字母就够了，但用了 zh, ch, sh, ng 4 个双字母之后，就非得多出这 12.68% 的累贅不可。明明是 112 本書，这下却只能印成 100 本書。

綜上所述，ㄓ、ㄔ、ㄕ、ㄎ 4 个音素如果用双字母表示，即使打一下折扣，最少也会有 10% 的浪费。这使得我們在書寫、閱讀、打字、打电报、印刷、紙張甚至書店和圖書館的設備上，都要有巨大的麻煩、累贅和浪费。篇幅固定的报纸，本来可以多容纳些稿件，但因为有这 10% 的無意义的字母占去了版面，便不得不割舍宝贵的實際內容，造成損失。

麻煩、累贅、浪费和損失，在像我們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国家里，在当前这样（今后更如此）突飛猛进、什么都要求迅速与精練的时代里，尤其在关系到今后千百万年多少亿亿后代的問題上，即或是 1% 的浪费也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更不用說至少是 10% 了。

从双字母到双字母，在文字行列里，常常是隔一个詞兒便遇一个，隔兩三個音节便有一个，有时候双字母連双字母，有时候一个音节里竟有兩個双字母 zh, ch, sh, ng 相互交替着，爭先恐后地，随时随地不厭其煩地屢屢出現，弄得拖泥帶水，冗長不堪。

二

为什么修正第一、二式要用双字母呢？主要的理由不过是：拉丁字母只有 26 个，不是在汉民族語言文字的形成过程中創造出来的，不完全适合汉语的特点，字母不够用，又要保留其中 3 个字母，只剩 23 个字母实际表音；有些人嫌自己創造字母（实际是在 26 个字母基础上的發展）不好，便不顾民族特点，宁願削足适履，勉强在 26 个字母（实际是 23 个字母）的圈圈兒內拟訂方案，結果就不得不用双字母为堆砌了。

每个民族的語言都有它特殊的規律，与这相适应的字母方案，也就應該有其獨具的特点。对字母的安排，不但应适应国际習慣，而且也要适应我們民族語言的历史基础和具体条件，采用一套現成字母，

但同时也該有所批判、改进和創造、要求具有语音学上的理論根据，同时也要注意到与安排字母直接相关連的实际应用上的效果好坏。从当前具体情况出发，同时也要考慮到未来的發展。只有把这些因素有机地結合起来，才可能拟訂出适合实际应用、客觀效果良好和具有民族特点的字母方案来。

本来，汉语与26个拉丁字母的發展是分別进行的，創造文字时沒有相应的結合过程。世界各民族語言虽有其共同的規律，但总还有其特殊的規律，除了一些可以共用的字母如 a 等等以外，总还有一些不适用的字母和缺少一些少数独特的字母。拉丁字母是在其民族文字的形成过程中創造出来的，作为它本民族的字母方案是完全适用的，但对别的民族就不一定完全适用。世界上好多国家采用了这套字母，但大多数都有某些修改，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拉丁字母虽然在好多国家通用，但它仍然是拉丁字母而不是世界字母。或者將来也可能随着語言的發展而出現一套全人类共用的字母，而拉丁字母也有可能就是这套字母的基础，但那时恐怕又不只是这26个字母了。过去也有的国家进行了文字改革，他們在采用了一套原有字母（如拉丁字母）之后，总是有某些相适应的改变，出現个別的新字母。这并不奇怪，这正是要字母来适应民族語言，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拿一套固定字母硬套在民族語言之上。

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突破26个拉丁字母的圈子，可以在其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造，求得进一步發展，即可以有根据地而不是任意地修正、保留和創造个别的字母，以适应我們的需要，而不應該固守成方，搞得过于拘泥。

有人說我們創造不出好的字母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26个拉丁字母是人創造的，其他各种文字、字母也都是人創造的。如果說在我們这样有六亿人民的国家里却偏偏創造不出二、三个好的而且与26个拉丁字母相适应的字母来，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令人相信的。

原草案公布后，有些人（这主要是过去学过拉丁字母的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反对其中的新字母，說有“小尾巴”不好看。我覺得这种反

对主要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新字母的型体上还有缺点；二就是習慣勢力之对于新事物的抗拒。我認為，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創造的东西总不能一下子就搞得完美無缺。如在一些刊物上印出来的 ȝ , ȝ , s 的字体形式，的确还搞得不够美观，但这是字体的設計、銅模的制造等技术問題。而有些人对于新生事物又总会先去找尋它的缺点，存在一些保守的看法。这都是很自然的。但当新的东西逐漸發展到完善的程度，人們又逐漸对新的东西养成了習慣，問題也就随着逐漸解决了。开始我对 ȝ , ȝ , s 等新字母也是感到不好看的，当时我唯一的借口便是“小尾巴”和“蛤蟆蝌蚪”。但我在慢慢着手研究、試驗的过程中，却改变了这种看法，覺得这种看法并沒有根据，反而漸漸对它生了好感，覺得这 4 个字母并不錯，只要改进一下还确实很美观。

三

我主張按原草案的办法，仍然用 ȝ , ȝ , s , ȝ 4 个字母表示ㄓ、ㄔ、ㄕ、ㄕ。因为这样作不但从根本上解决了双字母問題而且还有突出的优点。这便是：这 4 个字母都有較强的个性，面貌明显，可以使詞兒的形狀确切，閱讀时一目了然，異常方便；它們都和与其有关的音素、字母呈現着明确的对应关系，并保持着应有的整齐性与系統性，便于學習与記憶；它們的来源都有充分的根据，不是憑空主觀臆造出来的，能够而且容易被人們接受。

ȝ 是根据 z 創造的，字形比原来明显，过去 z 与 h 結合表示ㄓ， z 單独表示ㄔ，这次讓 ȝ 表示ㄓ，来源于 zh ，并与 z (ㄔ)对应，不是处理得很好嗎？

ȝ 是根据 c 創造的，字形也比原来明显，过去 c 与 h 結合表示ㄔ， c 單独表示ㄔ，这次讓 ȝ 表示ㄔ，来源于 ch ，并与 c (ㄔ)对应，不也處理得很好嗎？

s 是国际音标中既有的字母(ㄕ)，而且是由 s 演变来的，比 s 更明显，过去 s 与 h 結合表示ㄕ， s 單独表示ㄕ，这次讓 s 表示ㄕ，来源于国际音标和 sh ，并与 s (ㄕ)对应，这不是處理得再好不过了嗎？

ㄩ也是国际音标中既有的字母(兀),讓它來表示兀,来源于国际音标,并与n(ㄋ)形成鮮明的对照,难道这不也是处理得再好不过了吗?

我說處理得很好,并不是說完全不需要改进。*ȝ, ȝ, ȝ*这3个字母的字体还是要加以修改的,要重新設計得更美观一些。我的意見是:將后加的j和t式的符号变为J和L式的实划,讓它的長度相当于p和q的末端,粗細与其本字母的主要笔划相适应;*ȝ*(包括z)中間斜線应改成曲綫。样品如下:

Z C S 写成 Z C S Z 写成 Z

至于*ȝ, ȝ, ȝ*的大写,我建議不写其最末一划,而在*z, c, s*的末端进行变化 样品如下:

Z C S

今后如果在實踐過程中,能逐漸形成或創造出形式更好的字母,那当然更好。

关于这些字母的草書体,我認為最好还是要求在今后不断应用与研究过程中求得逐步臻于完善,不能因为看出点毛病就一下子全部抛掉,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而又回到双字母的老路上去。

另外,为了照顧目前一部分已習慣了双字母的知识分子和國內技术上(如新造字模)的困难,我覺得,把zh, ch, sh, ng做为代用式使用还是可以的。不过这只能做代用式,是暫時的,讓其在今后历史的考驗,和人們使用習慣的形成,以及技术困难的解决等过程中逐步被淘汰下去。

四

保留26个拉丁字母中的个别字母,有批判地接受,从积极意义着想,这是对的。但把x也保留起来就不一定好。如果只是为了用来做重叠号和写x光等外来語或者潛意識中認為“x像叉叉,不好看”“写出来像代数式”等等,我覺得这就不是从积极意义着想了。重叠号不一定非用x不可,外来語很多,不只x,——而且不保留也同样能写

外来語；x 本来很好看，而且明显，它不同于叉叉；代數式中不只 x 多，a, b, c, y 等也同样不少。

因此我認為 x 不应当保留起来，而且 26 个拉丁字母一下子保留了 3 个也未免多了一点。

不保留 x，讓它去做更重要的工作，这不是又多了一个实际表音的字母嗎？

x 去表示哪一個音素呢？

我覺得还是讓它表示厂为好。这在国际音标中是有根据的，而且在我們過去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中也是这样用的。这應該說，如此處理既符合国际習慣，也符合历史与群众的習慣。

x 表示厂之后，就可以把 h 調动出来，讓它更机动一些，去担负無音字母兼职的任务。即在ㄓ等 7 个声母后可兼作币，而在特定条件下和其他声母与韵母相结合，又可以灵活地使用。币这一音素，除了能与ㄓ等 7 个声母相拼之外，与其他声、韵则都是格格不入的，拼不到一起去。因此这就有可能使 h（做無音母）和其他任何声、韵相结合而不發生拼音上的混淆。过去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用 x 表示厂，写 zh, ch, sh, rh 等就很方便，我們可以給 h 的使用定下一套規則，讓其在特定条件下起給詞兒定型、标注声調与隔音符号等作用。这样我們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使某些詞兒中的字母有变化的余地，对一些同音詞、需要隔音以及其他容易混淆甚至型体不确切的詞兒，都可以弄得更精確，达到完整的程度。

本来，币用 i 或 y 兼职，都是一种無可奈何或不是办法的办法。i (衣) 的出現次数已經够多的了，不該再給它增加负担，寫成 1 (無点 i) 也易与 l (L) 不分。而且这样做就更失去了用ㄓ、ㄔ、ㄕ或ㄐ、ㄕ、ㄩ变讀ㄞ、ㄉ、ㄊ的可能。在閱讀与書寫时也容易在感覺上产生 i (衣), y (于) 与 i (币), y (币) 的混乱。

用 h 表示厂（指修正一、二式），也有問題。h 除做厂外，还担任双字母 zh, ch, sh 的任务，还要去变讀，如 hi, hy, chi, chü, shi, shü 等。这些双字母与变讀字母的出現率又都是很高的。因此，这样一母三

用，再加上很高的出現率，就很容易產生混亂，大有不便。

用 h 兼市之職，是有根據的，威妥瑪式方案不就是用 ih 表示市嗎？郵政式方案不就是用 ih, eh 表示市嗎？而且 h 用在ㄓ、ㄔ、ㄕ等字母上面寫成 zh, ch, sh, rh 等等字樣，在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中，還有威妥瑪式、國語羅馬字等等方案中，已經有過好多年的習慣了，這使 h 與 z, c, s, r 以及 ㄗ, ㄔ, ㄕ 等字母在一起，寫成 zh, ch, sh, rh 以及 zh, ch, sh, rh，看來是很容易被接受的。拉丁化新文字就是把“知”“吃”等整個音節寫成 zh, ch, sh, rh 的，如 rhbao (日報), shxou (時候) 等。不過當時是把它當雙字母而又不寫出市來認識的。然而這種用法却已經成了習慣，看起來很好，寫起來也很方便。因此，我們現在只從認識上轉變一下，索性把 h 就當成ㄓ等的韻母看待，讓其擔任市的實際職務，難道能說這不是“約定俗成”嗎？

如果有人說，h 是用做表示聲母的，市是韻母，怎能“亂來”呢？但我要問，威妥瑪式的 ih，郵政式的 ih, eh，都是把 h 當聲母用的嗎？市究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音素，它除了與ㄓ等聲母相結合以外是沒有任何別的用處的。即使“h 是用于聲母的”，但在這一特殊規律下面，我們也有理由這樣做。另外，不是還有些人說市是“聲化元音、半輔音或空韻母”嗎？而且，根據我們語言的特殊情況，創造一下，也並沒有什麼奇怪，是應該允許的。

五

關於ㄩ、ㄤ、ㄦ 3 個字母的處理問題，我不同意原草案專設字母的主張，而擁護修正一、二式用變讀辦法解決。

用哪組字母變讀？

我認為用ㄝ、ㄤ、ㄦ 即 z, c, s 變讀 ㄩ、ㄤ、ㄦ——z(i, y), c(i, y), s(i, y)——最好。如用ㄍ、ㄤ、ㄏ 變讀，則很容易與拼寫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外來語發生矛盾。拼讀發音也很不自如，學習時時常會誤把ㄩ、ㄤ、ㄦ 讀成ㄍ、ㄤ、ㄏ 和 ㄍ、ㄤ、ㄏ。聲母有ㄩ、ㄤ、ㄦ 的漢字來自ㄍ、ㄤ、ㄏ 的比來自ㄝ、ㄤ、ㄦ 的較多，因而混淆甚至

“还原”的机会也多。用卫、ㄅ、ㄆ变讀时，虽然也有类似缺点，但这缺点出現的机会和比率却少得很。如用ㄓ、ㄔ、ㄕ变讀，倒是沒有这些缺点，但这組字母的出現率特別高，ㄔ、ㄕ、ㄕ出現率也很高，因而就容易給实际应用上造成过多的混乱和錯覺，而且同样字母出現得过多，又会大大影响文字的美观。㄄、ㄅ、ㄆ組的出現率也很高，用㄄、ㄅ、ㄆ变讀也会产生这样的缺点。但用卫、ㄅ、ㄆ即 z, c, s 变讀却完全不同，因为这組字母的出現率是最低的，而且讓一些不常露面的字母能有更多的机会摆在文字行列里，这对美化文字的面貌和明确詞兒的型态，都会起到非常良好的作用。

z, c, s 变讀ㄔ、ㄕ、ㄕ，可做基本式使用，在需要有某些必要的变化（如區別同音詞、标声、定型时，还可用㄄、ㄅ、ㄆ（即 g, k, x）和ㄓ、ㄔ、ㄕ（即 zh, ch, sh）兩組字母变讀。这样做使处理詞兒連寫上有可能更加确切、灵活。

关于复合韵母 in, iŋ, ui, un, uŋ, yn, yŋ 中間是否省略 e，及 iu 中間是否省略 o 問題，我認為作为基本式时均不应省略，但作簡化式用时均可省略。一般应用时均可采用簡化式，在需要區別同音詞、定型或为了起到一定的美化作用时又可用基本式（如 yŋ 最好写成 yey）。

总括起来，如此修正之后，字母方案应做如下安排：

(1) 子音(輔音)

b	p	m	f	d	t	n	l	g	k	ŋ(ng)	x	z(i,y)
ㄅ	ㄆ	ㄆ	ㄈ	ㄉ	ㄊ	ㄋ	ㄌ	ㄎ	ㄕ	ㄤ	ㄏ	ㄔ
c(i,y)	s(i,y)	ㄑ	ㄕ	ㄝ	ㄩ	ㄔ	ㄕ	ㄗ	ㄕ	ㄤ		ㄕ
㄄	ㄕ	ㄓ	ㄔ	ㄕ	ㄕ	ㄕ	ㄕ	ㄕ	ㄕ	ㄤ		ㄕ

(2) 母音(元音)

a	o	e	i(j)	u(w)	y	h	er
ㄚ	ㄛ	ㄜ	ㄧ	ㄨ	ㄧ	ㄏ	ㄦ

(3) 复母音(复合元音)

ai	ei	ao	ou	an	en	əŋ	ɛŋ	ia(ja)	ie(je)
ㄞ	ㄟ	ㄠ	ㄡ	ㄢ	ㄤ	ㄅ	ㄕ	ㄧ	ㄧ

ia <u>o</u> (jao)	iu(jou)	ian(jan)	ien(jen)	iaŋ(jaŋ)
ㄩ	ㄧㄡ	ㄩ	ㄧㄣ	ㄩ
ieŋ(jeŋ)	ua(wa)	uo(wo)	uai(wai)	uei(wei)
ㄩ	ㄨㄚ	ㄨㄛ	ㄨㄞ	ㄨㄟ
uan(wan)	uen(wen)	uaŋ(waŋ)	ueŋ(weŋ)	ye
ㄨㄢ	ㄨㄣ	ㄨㄢ	ㄨㄜ	ㄩㄝ
yan	yen	yeŋ		
ㄩㄢ	ㄩㄳ	ㄩㄜ		

注：括弧里的是代用式；有～記號的是簡化式。

(1956.12.27.本溪)

——《拼音》月刊 1957年5月号，原題：《論漢語拼音方案的应用效果与民族特点》

刘又辛：

內容摘要：(1) 主張把ㄨㄣ、ㄧㄡ、ㄧㄣ、ㄨㄣ、ㄩㄣ、ㄧㄥ、ㄨㄥ、ㄩㄥ写作 uei, iou, ien, uen, yen, ieng, ueŋ, yeng。(2) 同意用 j, w 作为 i, u 的隔音字母，但 i, u 开頭的詞兒不加 j, w。(3) 建議把 ng 和 i(帀) 的代用式 n, i 取消。(4) 主張用字母標調。(5) 字母表的排列主張按 b, p, m, f 的次序。

我覺得修正案第一式和第二式都比原草案前进了一大步。修正式改正了原草案中几个主要缺点。如：取消了新造的几个字母；打破了不必要的一音一母原則；适当地采取了字母兼职的办法。这些修正都是很好的。因此这两个修正案更容易被群众接受，更加符合汉语的特点和使用的習慣。我基本上同意修正第一式。因为ㄍ、ㄅ、ㄏ和ㄉ、ㄤ、ㄦ兩組聲母，無論从音韵演变上看或者从方言分布的地区看，用同一組字母兼代這兩組聲母都是非常恰当的。不过我認為第一式也

还有一些問題需要討論，最好在第一式的基础上再進行一些細致的研究和修正，使它在正式公布的時候能夠成為更完善的方法。

一、關於 8 個結合韻母的寫法問題

原草案對於ㄨ＼、ㄧㄡ、ㄧㄣ、ㄨㄣ、ㄩㄣ、ㄧㄥ、ㄨㄥ、ㄩㄥ這 8 個結合韻母有兩種寫法：

(1) ㄧㄡ、ㄧㄣ、ㄩㄣ、ㄧㄥ、ㄩㄥ這 5 個韻母，無論在獨立成音節或前面有聲母時都省略一個元音：又作 ou，但 ㄧㄡ 不作 iou 而作 iu；ㄣ 作 en，但 ㄧㄣ 不作 ien 而作 in，ㄩㄣ 不作 yen 而作 yn；ㄥ 作 eŋ，但 ㄧㄥ 不作 ien 而作 iŋ，ㄩㄥ 不作 yŋ 而作 yŋ。

(2) ㄨ＼、ㄨㄣ、ㄨㄥ三個韻母在獨立成音節時和前面有聲母時拼法不同。如：ㄨ＼作 wei，ㄨㄣ 作 wen，ㄨㄥ 作 weg，元音 e 都不省；但：-ㄨ＼作 -ui，-ㄨㄣ 作 -un，-ㄨㄥ 作 -uŋ，元音 e 都省去。修正式對於這幾個結合韻母只做了部分修改；把 ㄧㄡ、ㄨ＼、ㄨㄣ這 3 個結合韻母的基本形式改為不省元音的 iou, uei, uen；而“同時以 iu, ui, un 作為它們的簡化形式，在跟聲母拼寫的時候一般地用簡化形式”。這樣改法，其實對原草案並沒有真正的修改。我認為方案處理這 8 個結合韻母的辦法不夠妥當，我主張這 8 個韻母，無論獨用或與聲母相拼，都不應該省去元音 e（ㄧㄡ 是 o）。下面談談我的理由。

第一，我們在擬訂拼音方案的時候，必須充分注意漢語的語音體系；不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破壞這個體系或在某些地方有損於這個體系。按照漢語的語音結構，韻母的結合可以大體上分成開、齊、合、撮 4 類，這 4 類（四呼）算做一韵。比如ㄚ韵有ㄚ、ㄧㄚ、ㄨㄚ（缺ㄩㄚ），ㄞ韵有ㄞ、ㄧㄞ、ㄨㄞ，ㄣ韵有ㄣ、ㄧㄣ、ㄨㄣ、ㄩㄣ等。凡屬同韵的字，听起来就非常和諧；因為它合乎漢語的規律，合乎漢人的听感習慣。這種一韵分四呼的辦法，從等韵派的韵書開始一直到注音字母都遵守着。在實用上，無論文人作詩押韵或民間艺人說唱用的十三道轍，也都沒有違背過它。我們在擬訂拼音方案的時候，也不應當任意破壞這種嚴整的體系。脫离开漢語的語音體系，孤立地過份推

敲一些字音的細微差別是不对的。原草案在处理这 8 个結合韵母的时候，沒有从这方面充分考慮。

第二，退一步講，就按这 8 个結合韵母的实际讀音來說，也还值得研究。首先 我們看看这8个省略的元音 e 和 o 是不是消失了。如又的讀音是 [ou]，丨又的讀音的确不等于 [i] 加上 [ou]；＼的讀音是 [ei]，ㄨ＼的讀音的确不等于 [u] 加上 [ei]。可是这两个音却也決不是 [iu] 和 [ui]！为什么会發生这种变化呢？从語音学上講起来，这叫同化作用和弱化現象。在單独發又 [ou] 的时候，[o] 元音是强的元音；在發 丨 又 [iou] 音的时候，[o] 受到 [i] 高元音的影响、舌位提高了一些，弱化了一些；变成一个弱的介乎 [u] 与 [o] 之間的 [ə] 音。在單独發＼ [ei] 的时候，[e] 是强的元音；在發ㄨ＼ [uei] 的时候，[e] 因为处于前后两个高元音之間而受了同化和变弱，成为一个介乎 [i] 与 [e] 之間的 [ɛ] 音。不过弱化不同于消失，这两个元音的性質还没有完全改变，因此一碰見需要強化的語音环境，它就会恢复它本来的面目。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檢驗标准：凡是附韵尾的音节 (-i, -u, -n, -ŋ)，在“兒化”时經常丢掉韵尾换成 [r]。比如：“光”是 guang，“光兒”是 guar；“边”是 bian，“边兒”是 biar。同样，“油”是 iou，“油兒”是 ior，不是 iur；“味”是 uei，“味兒”是 uer，不是 uir。这是这两个元音沒有消失的有力的証据。

現在再看，这个被同化的元音該不該在拼音方案中反映出它的变化来。我認為不必。我們拟訂拼音方案，是根据漢語标准音的音位来制訂的。至于一些音位的变体，我們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無缺地一一反映出来。比如标准音里有个 a 音位，至于这个 a 是前[a]、中[A]或后[ə]？我們就不必管它。尽管在“卡”“八”“家”三个字里的 a 都不相同，也沒有分^{1/2}字母的必要。因为反正标准音里只有一个 ə 音位。对于这 8 个結合韵母中元音 [e] 和 [o] 的变化，我也是这种看法。我們不必管[e]在 en 和 ien 里是否發生了变化，这在語音学課堂上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可是却沒有理由使它反映在拼音形式上。再拿标准音的兒化現象來說，就更加明显。有許多字音在“兒化”以后，韵尾經常

会丢掉，主要元音也会發生一些变化；但是这些丢掉的字母在拼音的时候并不省去。比如：“光兒”实际讀作 *guar*，可是仍写作 *guangr*；“羊兒”实际讀作 *iar*，可是仍写作 *iangr*；“尖兒”实际讀作 *gier*，可是仍写作 *gianr*；“灰兒”实际讀作 *huer*，可是仍应当写作 *hueir*……。可見在实际上已經由于音变而丢掉的音素，拼音时也并不反映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文字畢竟要用眼看，要求有一个比較固定、內部系統比較一致的写法。像上面的情况我們尚且不省，为什么硬要省去那 8 个在实际上仍然存在而只是弱化和發生了些微音变的母音呢？

再退一步講，就是用国际音标記錄汉语語音的專家們，一向对这几个結合韵母的記錄法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ㄩ」、「ㄤ」有的記作 [in]，[yŋ]，有的就記作 [ieŋ]，[yeŋ]；ㄨ and ㄨ有人記作 [un] 和 [ui]，可是更多的人記作 [uen] 和 [uei]。可見專家們对这些元音的弱化程度，認識也不一致。我們在这些地方正应当着眼于汉语語音的体系，而不要破坏这个体系。

第三，把ㄩ寫作 *in*，ㄤ寫作 *ing*，也可能是为了照顧国际習慣。比如英語的 *in*, *indeed*, *king*, *reading*等。我認為这也不必要。英文的历史比較久，在写法上有它的历史習慣，写法和讀法不完全一致。我們在这些地方不能打乱了自己的体系，迁就少数人的習慣。反之，就是会讀英文的人，也不見得看了 *ien*, *ieŋ* 这种写法有什么了不得的反感。

第四，拼音方案將來要發展成为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尽管是标音的文字，可是写出来的文字畢竟是要看的。中国人有个对襯、協調的审美習慣，汉语也有这么个对襯、協調的語音体系，我們不該在这方面無理地違反这个習慣和体系。比如拿押韵來說：歌詞“东方紅”的第一节押的是庚韵（包括《中华新韵》的十七庚和十八东，这两韵本来應該合成一韵的），韵脚是“紅”“升”“东”“星”。按四呼分析，“升”是开口，“星”是齐齒，“紅”“东”是合口。听起来却是押韵的、和諧悅耳的。用拼音文字写下来，也有一种協調的美感：*hueng*（紅），*sheng*（升），*dueng*（东），*hieng*（星），一看就知道押的是 *eng* 韵，看起来也觉得协

調。如果用省略元音的寫法，就成為hung(紅) sheng(升), dung(東), hing(星)，看了不免叫人發一陣楞，使聽覺的美感碰上視覺的不協調，給人一個不和諧的感覺。我們很不必在這上面跟我們的愛美心理找別扭。

第五，我們擬訂方案的時候固然要從節省字母的角度考慮問題，不過不能小手小腳，從這裡省一個字母，從那裡又減去點什麼。漢語詞兒的音節畢竟比較短，如果說現代漢語中的詞以雙音詞為最多（比方說它占一半以上吧），一個音節最多6個字母，兩個音節（一個詞）也才12個字母。何況6個字母的音節也只是少數？有這些字母較多的詞和許多短一些的詞配搭起來，不是更好看些嗎？我們何必在這上面為節省一個字母打算盤呢？

根據上面的五個理由，我主張恢復這8個結合韻母中省去的8個元音，只要基本形式，不要通用式。

二、關於j, w的用處

為了避免一些複詞的歧讀，又為了文字的美觀，在一般的隔音符號之外另加j, w兩個字母作隔音符號，是完全應該的。不過這兩個字母不要又兼任半元音的職務，這個兼職既不必要，又會造成一種人的混亂現象。單就半元音說，無論從音理上說或從應用上說都沒有另設字母的必要。從音理上說，包含在“吉”(gi)里的[i]和包含在“烟”(ian)里的[i]實在沒有本質的不同，因為它們都是一个音位。我們不能說後者有半元音的性質就和[i]分開，算做兩個音位。從應用上說，另立字母也沒有什麼必要；注音字母沒有用半元音符號，並沒有碰到過任何不方便。

反之，原草案採取j, w為半元音的兼職字母，而元音i, u有時省略，有時又不省，却會製造出一些字形上的混亂。而且取舍之間，常常要費些思索，容易弄錯，比如修正第一式拼音樣品上“莊嚴”省作zhuangjan，但“反映”却寫作fanjing；一個省去i，一個又不省，可見自立條例的人也容易弄錯。所以我主張干脆拿j, w作隔音符號，取

消它的半元音字母的兼职。

j, w 取消了兼职，就沒有上述的一些混乱現象了。因为它只用以隔音，并不代表任何音素，所以在單音詞中就不用它，只在复音詞中間需要的时候才用。也可以考慮j兼任y前面的隔音符号。这样就可以使一大批詞省去用一般的隔音符号「」，而使字形變得整齐美观了。

三 关于“代用式”的問題

原草案中有些字母采用“代用式”的办法，比如用ng作为ŋ的代用式等。这作为一种征求意见以待修改的草案是可以的；可是在成为正式方案的时候，最好把字母和拼法都規定得死一点，不要有什么代用式。修正意見取消了原来的几个代用式，但又增加了几个新的代用式和通用式。我觉得这些規定都不必要。

(1) ng以ŋ为代用式 修正案既然决定用ng表示兀，这个国际音标ŋ就應該干脆取消。允許用ŋ代ng的动机也許是为了少写一个字母。可是这笔賬不能光从一面算。我們規定少写一个字母，五亿多人就要多学这一个代用字母；印刷厂里也要多鑄这么一个字母。你看这笔賬不是得不偿失嗎？

(2) i以ɪ为代用式 我認為用i或ɪ表示帀这个母音都可以，二者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分歧；既然决定用i，就不該又多一个ɪ。这个ɪ也是完全不必要的。

四 其他問題

我还想对于标調問題和字母表的順序問題表示一点意見。

我認為韋懸先生和黎錦熙先生提出的标調办法很值得我們注意，漢語的声調是它的特点之一，不能不标出来；问题是应当怎样标。原草案采取注音字母的一套符号，实在不雅观。从表面上看，从符号的来源看，陰平調[－]是五度标調法55調的縮影，陽平調[／]是35調的縮影，上声[＼]是214調的縮影，去声[＼]是51調的縮影，好像很科学。其实从实用上說，这种規定法既不必要，也不对头。从语音教学的經

驗看，教学生学标准音的声調要分兩步：第一步是从自己的方言認識調类；第二步練習用北京音的調值讀出來。練習北京調值，可以先离开汉字像念曲譜一样練習；然后碰到汉字，只要知道是第几声就可以正确地念出来了。因此在标調时大可不必标調值，只要标出調类就够了。标調类的办法有兩個：一个是在字后記上1, 2, 3, 4的数字；有些同志在調查少数民族語言时就用过这个办法。一个是用字母标調。前者的缺点是不美观，后者在技术上有些困难。我同意用字母标調的办法。原草案中关于标調的規定是“明定暗取消”的。这个問題非解决不可；不然，我們就会給“标准音”打个折扣；因为这無异于用拼音方案的事事实本身来告訴大家声調是不重要的。

現在再談談字母表的順序問題。

處理這個問題应当从兩方面着眼：一个是汉语的特点和群众的習慣，一个是国际的習慣。這兩方面是恰恰有矛盾的。按自己的習慣說，注音字母的影响相当大；按音理說，注音字母的排列次序也是基本上合适的。按国际習慣說，却有完全不同的排列法。我覺得在二者之間權衡輕重，仍以照顧自己的習慣为是。因为字母既然变成我們的，字母的名字本身已經汉语化了。**a**不讀 [ei] 而讀 [a]，**b**不讀 [bi] 而讀 [po]，**c**不讀 [si] 而讀 [ts'1] ……。如果按照英文或德文的字母讀字母表，就会使字母表和拼音脫离，給學習的人增加困难，如果用我們規定的讀法，却按照歐洲的字母次序讀，那就会使学过英、法文的人感到非常別扭 所以不如索性叫它完全中国化；不要管什么国际習慣。反正我們要应用歐洲字母表的时候，就得先学歐洲語言。外国朋友学汉语的时候，在字母表上的麻烦也不会太大。在这些地方，我們还是多管自己的好。附帶兩個問題：第一，**g, k, h**既然兼任兩組声母的任务，不妨使它在字母表上出現兩次。第二，**j, w**如只用作隔音符号，叫法可以因襲英文的名称，列在字母表的后面。

总的說來，我認為修正案的确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在一些地方又回到若干年前的老路上去了。——我希望在决定采用哪一个修正案以后，再展开进一步的討論。我希望我們正式公布的方案是个更

条 缺点更少、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的方案。我上面对于修正第一式的意见，就是本着爱护这个方案的精神提出来的。

——《拼音》月刊 1957 年 7 月号，原题：《对汉语拼音方案修正案的几点意见》

刘 宪 武：

不久前發表的两个修正方案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放着 q, x 不用，而要用双字母 ch, sh，尤其是第二式，連ㄅ、ㄉ也变成双字母了。

我感到像ㄓ、ㄔ、ㄕ、ㄊ、ㄎ、ㄉ这些常用的字母必須用單字母，同时字母总数不要增加。考慮了以上兩点，提出下列意見，不知对不对：

(一)用 $\hat{i}, \hat{ki}, \hat{hi}$ 表示ㄓ、ㄔ、ㄕ，用 gi, ki, hi 做为代用式。这样，既节约了字母总数，又避免了变讀的困难。初學拼音文字的时候用 $\hat{g}, \hat{k}, \hat{h}$ ，时间長了，自然会感到附加的符号可以去掉，所以一般書報只用 gi, ki, hi 就行了。

(二)用 j, q, x 表示ㄓ、ㄔ、ㄕ，好处是簡單，虽然不够国际化，但很方便。試問国际化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方便嗎？如果为了国际化而得到了許多麻煩，那是不上算的。

(三)用 -m 表示 -ng (兀)。汉语中沒有以 m 为結尾的音节，所以决不会混淆。

(四)用 y 表示 i 的半元音，用 iu(yu)表示ㄩ。同时用 iou(you)表示ㄩ叉。

(六)ㄓ、ㄔ、ㄕ……之后的母音不写出，因为写出也沒有用，徒增麻烦。

以上是个人的不成熟的意見，敬希大家指教！

(1956.10.27. 西安)

刘澤敷

內容提要：(1) 主張用q表示兀，用v表示帀，用x表示厂。
(2) 建議取消iu, ui, un的通用式iou, uei, uen。

我原来是基本上贊成原草案的，經過半年多全国人民的热烈討論，又經過文字改革委員會的綜合歸納，發表了一、二兩式修正案後，我覺得修正第一式基本上可以采納。原因是：

第一，字母形狀是統一的，好認、好記、好教、好學、好看。

第二，大家覺得習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不陌生，社會上流傳較廣（如廣告、書籍、商品）。既然大多數人覺得好，我覺得也不一定非要機械地堅持“一音一母”這些新字不可。群眾的習慣勢力是應當考慮的。

第三，一切設備現成，費事不大，花錢不多，效果（應用設備排版通訊的速度和正確性）較高。

第四，j, w 和帀都用上了，增加了文字的變化，減少了隔音符號，同時辨別同音詞也容易些。

但是這個修正案也還有修改不徹底、拖泥帶水的地方，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一) 虽然修正第一式採用了拉丁字母，但不全面，還留得有尾巴。拉丁字母26個，只用了23個，剩下q, v, x未用，另外又把j, i作為代用式，拖了兩條尾巴捨不得割掉，有什麼必要留着三個噏吧（不發音），添上兩個怪像？完全沒有這個必要！雖說是代用，但並不等於不用，一用就破壞了字形的統一，這又有什么可取的呢？何況字母表中，留着三個字母，不三不四，非常尷尬，平時很少見面，用時讀不出聲，的确不好。因此我建議用q表示兀，用v表示帀。

(二) h的兼職過多，本身讀厂，在i, y前面變讀丁，而在z, c, s后面又不發音，令人有h滿天飛的感覺。這不但表达不出中國文字的多

彩，反而显得單調貧乏，而且容易誤看、誤讀，使文字不够清晰美观。我建議用 x 表示厂，并在 i, y 前变讀丁。

(三)通用式是否有必要？我觉得如果作为汉字注音的注音符号，通用式是完全不必要的。作为拼音文字，我觉得用在分別同音詞上很有用处，但那是新文字的拼写問題，何必把三个字母的 iou, uei, uen 叫基本式，两个字母的 iu, ui, un 叫通用式？这不过是文字的变化而已，多了两个名詞，显得累贅，不妨把通用式取消。

这样修改以后的好处是：

(一)26个拉丁字母，个个都“有职有責”，各尽其用，体系完整、严密。

(二)用 q 代ng后，可以减少一个双字母。修正第一式中共有 4 个双字母，但能减少一个，我們就應該减少一个。原草案虽有缺点，但在避免双字母上它还是相当成功的，这点應該學習。何况，很多音节的韵尾是 n，很多音节的子音是 g。这一尾一首的 n 和 g 連在一起，势必增加很多隔音符号，弄得文字不清晰，“一目不了然”。所以用 q 代ng 是恰当的。

(三)用 x 代厂后，只有当 x 在 i, y 前面时才变讀丁，不复杂。而且全部注音中，只有当 h 跟在 z, c, s 后面时，才讀ㄓ、ㄔ、ㄕ。使我們的文字非常醒目美观。

(四)用 v 表币是一个大胆的建議。因为修正第一式中，不管是 i 或 ɿ 都極容易与真正的 i 以及声調符号發生矛盾和混淆。如果作为文字，就增加閱讀和學習的困难，不如用 v 好。有的人認為这不符合国际習慣，其实，国际習慣也是从無到有，逐渐形成的。如果六亿人的文字上把 v 讀成币，久之也就成了国际習慣了。另外，有的人还故意把 v 打入冷宫等待去作科学符号用，不肯拿出来大家用。这点顧慮應該放心，請出 v 来作币并不妨碍它作科学符号，正如其余25个字母都能作科学符号一样。

· 如果有人对 v 的“提拔”仍有不服，则不妨把 v 用来表示ㄨ(w仍作ㄨ的半元音)，換出 u 来表示ㄩ，再把換下来的 y 表示币。

(1956.9.6. 重庆)

刘中和：

內容提要：(1) 提出拟訂汉语拼音方案的三个原則和四个要求。(2) 主張用 j, q, x 表示ㄓ、ㄔ、ㄕ。(3) 主張取消 j, w 和隔音符号，用声調符号隔音。(4) 同意章慈同志提出的：用 y 表示ㄩ，用 u 表示ㄩ，用 w 表示ㄨ。(5) 主張用表ㄩ的 y 兼表ㄕ，r 則專表ㄩ。

(一) 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按照音素拼写音节、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这三点，應該是拟訂汉语拼音方案的总原則。在字母的运用和安排上，要尽量做到和滿足下面几点要求：(1) 适当运用字母的国际習慣和本国習慣；(2) 一个音素一个字母；(3) 节約字母总数，尽量利用原有字母；(4) 注意民族語言的特点。不过这些原則都是相对的，不是絕對的，它們互相之間还存在着矛盾。我們要全面地考慮这些原則，才能够拟訂出完善的、合乎理想的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还将發展成为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將有六亿以上的人口及其子子孫孫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因此我們还要从書写便利、語音教学、文字机械化、現代化通訊設備、節約紙張等方面着想，不能过份迁就習慣。

(二) 我同意用 j, q, x 表示ㄓ、ㄔ、ㄕ。用 j 表ㄓ是習慣的用法，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的，用 ch, sh 表示ㄔ、ㄕ，那是受了外文——主要是英文的影响，从节省紙張及書寫時間等方面来看是不經濟的，ㄔ、ㄕ的使用頻率虽然比ㄓ要低些，但据吳越同志的統計，ㄔ、ㄕ的使用頻率合計 4.46%，^① 如果ㄎ、ㄉ再由ㄔ、ㄕ来变音，使用頻率就会提高到 7.40%，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改用單字母，每出 27 本書就可以多出兩本書。

(三) j, w 是半元音字母，但是它的主要作用是隔音。有些同志認為它能够跟其他的字母配合，在文字上比較好看些。拼音方案將來要

^① 見《拼音》月刊 1956 年 9 月号封三。

發展成為拼音文字，要使拼寫的多音節詞音節分明，避免過多的使用隔音符號〔！〕；同時要使詞的寫法保持變化的可能性，以便在必要的時候用來區別同音詞。這是認為需要 j, w 的主要理由，我過去也是這樣看法的。但是現在覺得它在實用上並沒有多大用處，j, w 和 i, u 的區別僅在形式，而音質音量則完全相同，它既沒有辨字的作用，而且拼寫方法顯得有些累贅，教學麻煩。多用了兩個字母，反而使得我們不能盡量地利用原有字母。所以，我以為還是不要的好。

原草案的隔音符號〔！〕書寫不便，用彎頭小撇〔'〕也不見得好些。我們要用短划〔-〕的地方很多，也不能再用它做隔音符號。改用 v 或者其他的字母，又要多用一個字母，也不是個好辦法。我以為隔音符號〔'〕也可以不要。

丁西林同志關於 j, w 的分析是正確的（原文太長，不引了），韋懸同志則主張取消 j, w 而保留隔音符號〔！〕，而我則認為兩者都可以不要。在取消了 j, w 和隔音符號之後，改用聲調符號來隔音，把聲調符號標注在音節的最後一個字母上面。這是較為簡便的辦法。漢語是區分聲調的，這樣可以顯示出漢語的特點。

聲調符號可以仍舊用原草案所定的，就是陰平用〔-〕，陽平用〔ˊ〕，上聲用〔ˇ〕，去聲用〔ˋ〕，輕音用〔·〕。我不同意用字母做聲調符號，因為這樣將要增加字母的總數，降低文字機械化的效率。文字不是全部都要標注聲調的，我們只要在需要隔音和如果不標注聲調就會發生混亂的時候才標注聲調，使字形簡潔。元音 i 略去圓點而標號，輕音則標注作 i。

(四)舌尖元音[ɿ]和[ɻ]是存在的，根據“按照音素拼寫音節”的原則，應該把它寫出來。因為舌尖前元音[ɿ]“是”“資”“雌”“恩”等字的元音，它只在ㄔ、ㄕ、ㄕ的後面出現；舌尖後元音[ɻ]是“知”“痴”“詩”等字的元音，它只在ㄓ、ㄔ、ㄕ的後面出現，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符號來表示它們。把它寫出來可以使拼寫的音節分明，顯示出北京語音的特點和減少輕音符號的使用。韋懸同志建議用 y 表示ㄔ，y 占用了以後，用 u 表示ㄕ，用 w 表示ㄕ，我認為這樣修改是適當的。

舌尖元音是从 i 分出来的，英文就用 y 表示 [j] 和 [i]，例如 yes (是), you (你), very (非常), worry (煩惱)。現在我們要另外用一个字母表示从高元音 i 分出来的舌尖元音，用 y 来表示是最适合的了。用 ü 表示口是德文的用法，而在 u 的上面加兩點，显得累贅一些，須要标注声調的时候，在原有的兩点上面再标符号，既不便利也不好看，不如用 u 表示口，字形較为簡潔，在国际上也可以找到例子，如法文 w 的讀音实际上和叉相同，英文就用它表示 [w] 和 [u]，例如 wick (灯心), week (星期), how (如何), cow (牛)。所以用 w 表示叉也是适宜的。

儿 (ər) 在詞的开头是自成音节的响音，草案把它写作 er，誠如謝爾久琴柯同志所說的“人們会無意中把 ertuŋ (兒童)，erduo (耳朵) 等詞兒念成 ert'uŋ, ertuo (国际音标)，而不是念成 ərt'uŋ, ərtuo；人們会把 e，而不把 ar 看作是第一音节里自成音节的音，这也就自然会使汉語語音 r 的發音不正确”。①在詞的未尾时儿是輕音，又写作 r，而半元音 ζ (z) 也是用 r 来表示。这两个音素的音質音量是完全不同的，在拼写科学名詞、科学符号、外来語等的时候，我們要用濁輔音 r 同元音拼合，例如 radar (雷达)，这在發音上是会造成混乱的。因此，我認為有改用 r 表示儿 (ər) 的須要。同时，不能用 r 兼表半元音 [z]，以避免發音上的混乱。舌尖后元音 [t̪] [t̫] 可以說是音节化的 [z]，因而我以为可以用表示舌尖元音 [t̪] [t̫] 的字母 y 兼表半元音 ζ (z)。为称呼的便利，可以“𠂇”字做 y 的名称，y 可以自成音节。例如 yz (日子) 通常儿在詞兒的末尾是輕音，例如 hwar (花兒), ger (根兒) 等等，就是不标出輕音符号，也是不成問題的，像 inr (因而), yanr (然而) 等詞兒里的 r 讀音較重，有別于兒化詞里的 r，它在鼻音(濁輔音) n 的后面，是不会像卷舌韵般的来念 r 的。因此，我認為改用 r 表示儿 (ər) 以后，字形較为簡潔，發音也不会發生混乱的。

(1956.12.5.广州)

① 見《拼音》月刊1956年8月号第18頁。

魯東川：

內容提要：(1) 主張用dz,tz,z表示ㄓ、ㄔ、ㄕ；用ds,ts,s表示ㄉ、ㄊ、ㄋ；用dx,tx,x表示ㄤ、ㄦ、ㄤ。(2) 同意用i(j),u(w),y(jy)表示ㄧ、ㄨ、ㄩ。(3) 保留ㄣ，用以表ㄞ。(4) 同意用i表示ㄧ。(5) 字母順序依照注音字母。

我完全同意采用国际普遍采用的拉丁字母作为我們的汉语拼音字母，并贊成“一音一母”的原則。当然，所謂“一音一母”并不是依照原来的注音字母給它一字一母，而是根据該音的發音方式是由若干个音素組成的就給它若干个字母。因此在拟定拼音字母的时候首先必須有語音学的理論根据，其次才照顧到国际使用拉丁字母及汉语使用拉丁字母的習慣。这样，將來發展起来的汉语拼音文字才能成为一套合理的拼音文字。因此，我願就制定汉语拼音字母提出以下几点意見：

(一)我贊成丁西林同志的建議用dz,tz,z和ds,ts,s来表示ㄓ、ㄔ、ㄕ和ㄉ、ㄊ、ㄋ。但ㄤ、ㄦ与ㄓ、ㄔ、ㄕ、ㄉ、ㄊ同是塞擦音。塞擦音的成阻持阻部分相当于塞音，除阻部分相当于擦音；分析起来都是兩种發音方式的組成。如果我們用d,t表示ㄉ、ㄊ，用x表示ㄤ，就應該用dx,tx表示ㄤ、ㄦ。国际音标也采用这种办法。如果認為这样会增加音节的長度，想用單字母来表示它們，那是違背“一音一母”的原則的。因为它們都由兩個音素合成，是与一般的双字母截然不同的。有人認為用dz,tz,z; ds,ts,s表示ㄓ、ㄔ、ㄕ、ㄉ、ㄊ、ㄋ不如用zh ch sh; z,c,s来得習慣，这也不适当。試問在z,c,s的后面各加上h有什么意义呢？既不是表示送气，又不是表示什么音素，若說是表示舌尖后音，那么念h(ㄏ)时就要把舌尖翹起来，那豈不是矛盾嗎？采用以上的办法，教的人容易講解分析，學的人也容易触类旁通，可以很快地掌握拼音要領。

(二)用i(j), u(w), y(jy)表示丨、ㄨ、ㄩ。如果i,u之前沒有子音，可直接把i,u变成j,w，后面一律不加i,u，以免繁复，难于记忆。因为j,w既是半元音，其本身就带有元音的性质，毋须再加i,u。又y的前面如果没有子音，可在前面加上j，变成jy，以示隔音。虽然看来有些累赘，但j,y同是舌前高元音，由不圆唇过渡到圆唇，发音也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合。根据统计，i,u,y采用j,w,jy隔音，可减少95%的可混关节用隔音号〔〕，实在是事半功倍，不可不用。

(三)国际音标ŋ仍可保留，用以表示兀。如果用-ŋ，不但違背了“一音一母”的原则，而且有时忘了加隔音符号，就会产生誤会。如dang'an(档案)，不加隔音符号就变成dangan(單干)。又为了印刷、打字、电传等现有机械设备的方便，可用q作为ŋ的代用式，因为在这里q没有作其他用途，不致产生以上的誤会，同时q的一般發音(k)与ŋ同部位，只是口音和鼻音的不同。用以代用ŋ，較用其他字母合适。

(四)ㄓ、ㄔ、ㄕ、ㄐ、ㄔ等音单独用的时候，必須在后面加上韵母i(帀)。这样既符合每个音节都有元音的理論根据，又符合汉語音节分明的特点。不然，在學習拼音的时候，又需要多个例外的規定，这是很不妥当的。用小型的大写I表示帀，虽然比用i有分别，但在全部大写时(如報紙大标题)与大型的I仍是沒有分別。我們既然能以e兼表ㄔ、ㄔ，为什么不能用i兼表ㄐ、帀呢？况且兩者在拼音的时候是不会相混的。

(五)字母的排列順序可依照注音字母的順序，但以先母音后子音較为合适。这样符合于母、子音的主次先后，又便于學習上从易到难的原則。

茲将我試拟的汉語拼音方案写在下面，以作参考：

一、母音：

a	o	e(-e)	i(j)	u(w)	y(jy)	i	er
ㄚ	ㄛ	ㄞ(ㄞ)	ㄧ	ㄨ	ㄩ	ㄧ	ㄦ

二、子音：

b	p	m	f	d	t	n	l	g	k	ŋ(q)	h
ㄅ	ㄆ	ㄈ	ㄎ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ㄦ	ㄏ
dx	tx	x		dz	tz	z	r	ds	ts	s	
ㄔ	ㄕ	ㄫ		ㄓ	ㄔ	ㄕ	ㄖ	ㄐ	ㄕ	ㄙ	

(1956.9.福建龙溪)

罗国濤：

內容提要：(1) 反对双字母。(2) 主張用 j,q,x 表示ㄓ、ㄔ、ㄕ，兼表ㄔ、ㄕ、ㄒ。 (3) 主張用 v 表示ㄩ。

修正第一式用 g,k,h 兼任ㄔ、ㄕ、ㄒ，ㄓ、ㄔ、ㄕ 和兀全用双字母；修正第二式ㄔ、ㄕ和兀也采用了双字母，而且其中ㄔ、ㄕ兩個双字母还兼任了ㄕ、ㄒ的音，这样一来，就等于用了5个双字母，另外还有 q,v,x 3 个現成的字母閒着沒有用上，我認為这是極不合理的。双字母如果被这样的大量采用，將給我們祖國人民世世代代帶來莫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我相信文字改革委員會是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做了呢？我想这可能是考慮到一般国际的和我国以往的習慣。如果是这样，我認為这是沒有分清問題的主次。我們需要拼音文字，我們热烈地盼望拼音方案早日發表，但是我們害怕音节老長的，讀起来吃力的拼音文字。我希望文字改革委員會多為我們文化程度不高的及沒有文化的人們着想，照顧習慣是少数已經学会了拉丁化新文字或英文以及其他外国文字的人的事情，而把文字造得簡潔精悍、好学好用却是广大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国际習慣和我国已有的習慣，是应当在不妨碍我們國家的長遠利益的原則下加以照顧的，但不是說，外国人怎么做的、以及前人怎么做的，我們都要条条照办，这不成了常規办事了吗？

不用双字母，是否能解决問題呢？我認為是可以的。只要把 j,q,x 用ㄔ表示ㄓ、ㄔ、ㄕ，同时用 g,k,h 在ㄉ、ㄩ（建議用 v 表示ㄩ）前面变

讓表示ㄩ、ㄤ、ㄦ，並將ㄩ予以保留（為了照顧現有機械設備的應用、ng仍可作為代用式），把它的手寫體稍加修改，使它好寫好看一些，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能這樣，全部方案都是單字母，在字母總數方面，總共27個，只添了一個新字母ㄩ（機械運用可以用代用式ng），一點也不困難，況且ㄩ的保留不單是縮短了音節，更重要的是它還有隔音作用。如果說一定不能添新字母的話，我的意見：上述字母安排可變通為用q來表示ㄩ，以c表示ㄤ，用c（c下面加小圓點）來表示ㄦ。這樣雖然c的負擔過重，加了符號，但比起雙字母要好得多。

這樣安排我想可能有人感覺j,q,x表示ㄓ、ㄔ、ㄕ有點兒不够國際化，或者是不習慣，但是我認為它們比zh,ch,sh要好得多，因為採用這3個雙字母的優點僅僅是能照顧一部分人的習慣（但是需要說清楚，這僅是对已經學會了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以及其他拉丁文字的人而言，至于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農群眾，他們不會感到習慣的）。但是雙字母的缺點是很多的，第一，雙字母拼寫文字音節過長，閱讀困難，浪費人力物力；第二，h已經被用作ㄤ兼ㄦ，將來還可能用它做拼音文字的標調符號，如果再用它作zh,ch,sh，使它身兼六職，將來我們的拼音文字將會感到滿紙h，把人弄得眼花繚亂，這是一個更大的缺點，如果我們採用j,q,x作ㄓ、ㄔ、ㄕ，以上這些毛病都可避免，因此我認為，犧牲這一點點兒習慣和國際化而能丟掉兩個大包袱，实在是利多弊少的。

此外還可能有人感覺j,q,x不能和z,c,s取得對應，我認為對應不一定要從字母形象上來講究，應該在發音部位上來講解，其次是在字母排列上來表示。例如注音字母ㄓ、ㄔ、ㄕ和ㄤ、ㄦ、ㄩ在字形上並不對應，但是我們用了幾十年特別是在速成識字法教學中，並未感覺有什么困難。

另外，有些人要保留v和q作為拼寫外來語和打電報的隔音符號，我認為不需要，先談拼寫外來語，它並非保留一兩個字母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它必須另訂一項規則才行，如Egipt（埃及），So iet（蘇

維埃)等，其中大部分字母讀音都和漢語拼音方案不同，因此我認為
拼寫外來語和科學名詞，必須另訂一項規則，使不懂外文的人也能一看
就知道是外來語，其字母要按外來語規則發音，這才能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其次，關於打電報的隔音問題，我認為也不需要一個專用字母，可以用小圓點或短橫夾在可混关节之間，表示隔音。

以上僅是我個人不成熟的意見，因受水平限制，其中有的地方可能與語音學原理上有抵觸，希望給以指正。

(1956.10.26.安徽巢縣)

羅偉達

內容摘要：(1)主張用 $\eta, \chi, \varphi, \psi$ 表示 兮、ㄓ、ㄔ、ㄕ。(2)主張用ㄅ、ㄆ、ㄈ在 ㄉ、ㄉ前變體表示ㄔ、ㄎ、ㄊ。(3)主張取消半元音字母 j, w 。

(一)關於 兮、ㄓ、ㄔ、ㄕ。在討論中，有許多同志批評草案中的 $\eta, \chi, \varphi, \psi$ 這4個新字母不是拉丁字母，不習慣，不美觀，又不便書寫，要求用 ng, zh, ch, sh 等雙字母去表示 兮、ㄓ、ㄔ、ㄕ。他們的理由是“國際化”，是我們運用拉丁字母的“傳統”，又便於利用現有的文字機械設備。 $\eta, \chi, \varphi, \psi$ 這幾個新字母確實不是拉丁字母，但用雙字母是否就“國際化”了呢？就我所了解到的， zh 這個雙字母，是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創造出來的，不是國際使用的雙字母。 ch 在英文里既表示 [ts]，又表示 [ʃ], [dʒ], [k] 等音；在德文里表示 [ʃ], [k], [χ] 等音，在法文里表示 [k], [ʃ]。 sh 在英文里表示 [ʃ]。當 ch 表示 [tʃ]、 sh 表示 [ʃ] 的時候， ch 只能夠說是接近我們的ㄅ[ts] 和 ㄉ[tʃ] 而 sh 只能够說是接近我們的ㄈ[s] 和 ㄉ[χ]，如果把 ch, sh 說成接近我們的ㄔ、ㄕ，那就太不妥當了。

ㄓ、ㄔ、ㄕ三個音，歐洲各民族語言是缺乏的。他們不會在自己的文字中為我們造就怎樣表示 ㄓ、ㄔ、ㄕ的習慣！

對於傳統，合理的我們應當接受過來。如修正意見第一式（這也

是国际習慣用法),在我国拼音化的历史上,对于兀,既有人用ng去表示,也有人用 gn,g,q等字母去表示。对于虫、彳、尸,那就更加多样性了,既有人用 zh,ch,sh 的,也有人用 ch,ch',sh;ch,ch',x;c,ch,sh;cz,cx,cs;j,ch,sh;j,p,w;g,x,s 甚至用 tch,tch',ch;dsch,tsch,sch 的。从历史的發展过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一个方案提出来,跟着又有人提出另一个方案呢?为什么人們贊成用 b,p,t,d,g,k,z,c 去表示匚、彳、匚、匚、匚、匚而不歡迎用 p',p'',t',t'',k',k'',ts,ts' 或者用 p,ph,t,th,k,kh,z,zh 去表示呢?

統計材料告訴我們,兀、虫、彳、尸的使用頻率是很大的,尤其是兀。根据《拼音》月刊第二期發表的統計表,兀的使用頻率是6.11%,虫是3.33%,彳是0.95%,尸是3.53%,4个字母的使用頻率合起来是13.91%。如果都用双字母去表示它們,这將使我們在使用文字的时候多花去13.91%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这个数字多么巨大啊!

为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和最長远的利益,我們应当考慮用單字母去表示兀、虫、彳、尸!

兀,我建議用草案的 ŋ 去表示。虫、彳、尸我建議用 j,q,^。

ŋ 虽然是国际音标符号,不是拉丁字母,但是,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發展成为我們的汉语拼音字母。这不但对我们有莫大的好处,对別人也会有好处的。j 是把拉丁字母 j 头上一点省掉。这样,一方面会使 i 更为明确、突出,另一方面由于減少了加点的字母也会使文字更加美观 q 是拉丁字母。^ 是个新字母。

在科学、技术十分發達的現階段社会,机械的应用是應該考慮的,據說在机械应用方面,字母总数最好不要超过28个。那么,增加兩個新字母是可以接受的。

(1) 关于ㄩ、ㄤ、ㄦ这一組音,我贊成用变讀的办法去处理。在北京語音系統里,ㄩ、ㄤ、ㄦ这一組音只跟 ㄩ、ㄦ 拼,而ㄩ、ㄤ、ㄦ 以及虫、彳、尸 和 ㄩ、ㄤ、ㄦ 这三組音都不跟 ㄩ、ㄦ 拼。也就是說,前面一組跟后面三組在構詞上都不發生矛盾,由三組中哪一組变讀都可以。

我認為ㄩ、ㄤ、ㄦ由ㄔ、ㄕ、ㄙ變讀是比較恰當的。如果教學上和注音上需要，可以在这三个变讀字母的头上加上一个符号[~]。

有人說，如果由ㄔ、ㄕ、ㄙ變讀，會“加強說尖音的習慣，對語音的統一有一定的妨礙”。這是過多的顧慮。正如其他各種拼音文字一樣，漢語拼音文字是有其標準讀音的。世界上所有的拼音文字都需要學習，漢語拼音文字也需要學習。說尖音的人如果不按照變讀規則變讀，而按照他們各自的習慣去讀，那是錯誤的。

(三)關於j, w 和隔音。[j] [w]，是半元音，跟母音[i] [u] 的關係很密切，在不同的語言里有不同的處理。[j] [w] 在英語里，尤其是德語里，其摩擦成分很重，在音質上跟[i] [u] 有顯著的不同，所以在文字上都另外用別的字母去表示。在法語里，由於其摩擦成分比較輕，在文字上仍然跟[i] [u] 用同一的字母去表示。[j] [w] 在我們的語言里，無論作為韻頭或韻尾，所帶摩擦成分很微弱，一般人意識不到；它們沒有辨別詞義的作用，應該跟[i] [u] 同屬於一個音位。

因此我主張不要半元音字母j, w，無論在什么地方都統一用i, u去表示；所有真正發生混淆的音節，一律用隔音符號或隔音字母來分隔。

(1956.11.17.廣州)

馬 篤 权：

內容摘要：比較修正第一與第二式後，同意第一式。

我仔細地讀了《關於修正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在第一和第二式中，我選擇第一式。現在，我仍舊依據這篇“意見”的順序逐條發表一些我的看法，請大家指正。

(一)關於ㄩ, ㄤ, ㄦ——關於新造字母ㄩ, ㄤ, ㄦ的缺點，報紙、雜志上發表的討論修改草案的文章已經說得很多了。總之，總的情況是：大多數人是不贊成新造字母的。這裡我不再談它們的缺點了。如果修改

为 zh, ch, sh 以后, 好处是: 与平舌音 z, c, s 对应整齐, 体系井然。大家用惯了会培养起-h 代表卷舌的感觉, 一目了然。在教学上也很方便, 能帮助初学的人一下子记住两两对应的三组六个字母。第二式的 j, ch, sh 就缺乏这个优点。

(二) 关于 g, k, h 和它们的变读——g, k, h 和它们的变读 gi, gy; ki, ky, hi, hy 体系明确, 简单干脆。第二式的 j, ch, sh 和它们的变读 ji, jy; chi, chy; shi, shy 便显得杂乱; 而且 ch 和 sh 的变读拼写起来是三个字母, 更嫌冗赘。

(三) 关于 i 和 y——维持原案很好, 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大家对这两个字母意见也不多。第二式把 y 改为 ü, 采用一个德文字母使人感到有些突然。这个字母在书写上是不方便的: 写完一个词后还得回头来打上两个(而不是一个)圆点, 这样。虽然 ü 的出现率不大, 但比起来用 y 来总要多花费一些精力和时间。

(四) 关于帀的写法——在实践中可以证明 i 能兼表帀而不会引起什么问题。比如 zhidau 和 zibenzhuji 中的 i 便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 i 和帀在词的实际的拼写中引起什么不同的感觉, 没有非区分不可的必要。如果要严格地区分 i 和帀的读音, 那么, zhidau 和 zibenzhuji 两词中的 帀 也应该是有区别的。这样, 是否还要再找一个字母来加以区别呢? 其实拼音文字(拼音方案的最终走向)的任务并不是专在录音, 精确的录音乃是语音学的任务。使用拼音文字的一般群众是不需要作那样细致的研究的。这样代用式 i 便显得多余, 我以为可以干脆取消。

(五) 关于兀的写法——既然已经容许了双字母, 那么, ng 便成为不容易被别的字母来取代的称职的字母了(如果不新造字母的话)。草案讨论了那么久, 只有萧三同志曾提出用 nh 来代替它, 但没有得到什么反应, 大家似乎对 ng 的修改表示缄默, 可见 ng 是经得起考验的, ü 作代用式我很赞成, 因为手写时 ü 的确要来得方便些。

第一式给我一个总的印象是: 它保存了北拉的一些积极因素, 如像 g, k, h 及其变读、zh, ch, sh 与 z, c, s 的对应体系以及毅然地以 i

表币等。这些积极因素曾在实践中经受过多年的考验，得到很多人——多年来致力于文字改革的文字工作者、文字改革的拥护者以及一般对文字改革感兴趣的人——的拥护和支持。一直关心文字改革的喜欢读像《语文知识》这样的刊物的读者是熟悉他们——中国文字改革的急先锋——的意见的。我预感到第一式将会最后地成为定案的基础。

(1956.9.10.四川乐山)

馬克榮：

內容摘要：(1) 主張用 j, q, x 表示ㄩ、ㄺ、ㄒ。(2) 主張用 v 表示ㄩ。(3) 主張用 n 表示ㄦ。

我觉得原草案和修正案都过于极端化了。原草案主张用单字母，一般不采用变读，这在一定条件下是较好的，不过字母竟用了31个之多。而这次的修正案呢？既要变读又采用了双字母，结果比拉丁字母还少用了3个(q, v, x)，我认为这种极端化的处理法是不合适的。那么最理想的方案应该是啥样呢？我觉得原草案的制定原则及其主次关系处理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是在许多科学家及热心文字改革的人费尽脑力创制出来的，所以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因此，最理想的方案应在原草案的基础上产生，这是没有疑义的。

g, k, h 在 i, y 之前变读作ㄩ、ㄺ、ㄒ，对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将大为不利，原草案中已经阐明这一问题，“言犹在耳”，难道委员同志们已经忘怀了吗？g, k, h 变读，初学方案的人很不容易掌握，阅读时颇为吃力。而且由于变读而节省下来的字母既然在科学上仍要应用，也就需要学习，这样节省下来又有什幺意义呢？因此我赞成用 j, q, x 表示ㄩ、ㄺ、ㄒ；而且合于国际习惯，如 Japan (日本)。

字应该利用，不仅应列在字母表中，而且应该应用在文字上，用来表示ㄩ，不采用 v，据说是留着在科学上应用，我觉得这是没有

說服力的。外國人在文字上應用的字母，在科學上也一樣應用，並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外來語中的v，可以用斜體字母表示，仍照原音讀。在科學應用時，如果有必要，附加點兒符號滿可以解決了。

據說有人主張連q,x也不利用，只留着拼寫外來語。這簡直是胡鬧！試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留着幾個閒字母，專拼寫外來語呢？要知道變讀是在字母少的情況下，不得已而採取的一種措施。正如機關中工作人員少而採取兼職一樣，我們在不超過28個字母、不影響機械化的情況下，何必費心機呢？既然字架上有，就應該應用它，如果經年累月不用一次，不會生鏽嗎？既要學習拼寫外來語的字母，又得學習變讀，這不是雙重負擔嗎？

我認為最理想的方案應該是完全應用26個拉丁字母，尽可能地不增加新字母（當然，增加一、二個是可以的，如改ng為ŋ）；少用雙字母，不变讀；26個字母的草體全不变動；新補充字母的草體應該重新設計，但應便於運寫，而且字形美觀。

（1957.1.25.吉林永吉）

米均霑：

內容摘要：i母有很多缺陷，主張用y表i，用yu表u，i母只用拼寫陰平音節或專拼外來語和方言中的ㄍㄧ、ㄅㄧ、ㄏㄧ、ㄉㄧ、ㄤㄧ、ㄳㄧ。

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在1956年11月21日所通過的漢語拼音方案修正草案，其中所用的變讀、雙字母、隔音方法以及附加式調號等，都已作到了尽可能的妥善，它將給漢語拼音文字打下良好基礎，值得人們慶幸歡呼。不過尚有些美中不足，這美中不足之點如能調整得適當，就將是完美無缺的最理想的漢語拼音方案了。有了最理想的漢語拼音方案之後，才能順利地開始走漢語拼音文字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中的絕大部分，都已作到了妥善的安排。

只是其中的 i 母，安排得还不够适用，因为它有下列这些缺陷：

(1) 汉语拼音文字中，不能保证不标注声调，但在 i 母上边标注声调符号时，这 i 母就将被逼得变形，这在字母总数中，就等于增加一个陌生字母。

(2) 汉语中 i 的音素，出现率最大，但是，偏偏它的小草体 i 不能一笔写成，从而将严重地影响书写速度。

(3) 在国际交往频繁的现时代，对识别外来借词中的《丨、ㄅ丨、ㄏ丨或ㄅ丨、ㄅ丨、ㄅ丨等音极不方便，因为与汉语普通话中的ㄅ丨、ㄅ丨、ㄅ丨或ㄅ、ㄅ、ㄅ等音的写法毫無兩样。

(4) i 的大楷 I 与 l 的小楷 l 形体近似，差别甚微，例如：Itali (意大利)，Ilin(伊林)，其中的 I 与 l，如果不使用较大型的铅字排印，就不适于“扫读”与儿童们学习时的辨认。

(5) 在必要时，没有在 i 母上边标注四声以外的轻声符号或入声记号的余地，除非把适于表示轻声入声的圆点再改成其它形式，否则将与不标调的 i 母形状无所区分。

以上这些，显然是很不妥善的现象，应该设法避免、调整，做到尽可能的没有缺陷，达到最合理想而适用，才能有利于推行。i 母虽有因形体窄短、少占位置的好处，但是得不偿失，还是极需调整，否则，将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在迫切需要拼音文字的现阶段，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最合用的字母。这里我试提出建议：就是打破常规，把草案中的 i 母改成 y，再相应地把草案中的 y 母改成双母的 yu，并保留 i 母音值不变，留作别的用处，草案其它部分不再改动。就这样，画龙点睛地轻轻一下，就将是无可挑剔的了。i 母虽已被 y 母所顶替，但 i 母的好处还是有机会可以利用的。在标注附加式调号不方便的情况下，阴平调可用 i 母，其余调用 y 母。这将有助于区分同音词，如：“医务”写作 jiwu，“义务”写作 jywu，这样就能轻便地区分绝大多数的同音词，同时又有利于减少区分声调的附加式调号的麻烦。i 母只用于阴平调的音节，这有利于文字的定型化，y 母用于阴平调以外的音节，既有利于文字的精简化，又有利于必要时适于在 y 母上边

标調。草案中用 y 表ㄩ，虽較用双字母表ㄩ为好，但是对于用 y 表 i 的好处來說，还是用双字母比用單字母表ㄩ更为有利。另外，从推广汉语普通話的角度来看，用 yu 表ㄩ，將要比較更容易地使不習于ㄩ音的人学会ㄩ音。比方說，如果一个不習于ㄩ音的人，學習普通話中的“宣”（ㄒㄩㄢ）时，如果先用“廬”（ㄒㄩ）与ㄢ相拼，就不如先用“西”（ㄒㄧ）与“湾”（ㄨㄢ）相拼更容易拼出“宣”的音来。因为“廬”这个音对不習于ㄩ音的人來說，同样是不習慣于上口的。如果說汉语中这个元音用双字母表示嫌字形略長，那么 yu 与 w 相比，豈不相仿？况且汉语中ㄩ的出現次数仅占 5.28%，并且通过調整，在这仅有的 5.28% 当中，还将要求一部分用 iu 而不用 yu。如“独居”就写 dugiu，“赌具”才写 dugyu。前者所用的 i 母就有利于縮短字形。估計普通話中双字母 yu 的出現率將会降至 3.96%，实在是微不足道。况且普通話中有这双字母在内的音节，最多也不会超过五个字母，比最多用六个字母拼成的音节还是要少一个的。如果普通話中不使用 i 母，i 母只用于拼写借詞，那么ㄩ、ㄩ、ㄩ、ㄩ、ㄩ、ㄩ写成 gy, ky, hy, zy, cy, sy; gi, ki, hi, zi, ci, si 只表 ㄩ、ㄩ、ㄩ、ㄩ、ㄩ、ㄩ。这样做，既能直接給說方言的人服务，又能对國內少数民族使用有所方便，同时与国际習慣也符合。尤其重要的另一方面，对拼写普通話又可避免上述五項缺陷。兩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1957.3.24.秦皇島)

农 廉 民：

內容提要：主張用 h 表兀。

瞿秋白同志在“中国新文学”方案里曾用 q 表示兀，北拉新文字用 ng 表示，黎錦熙先生建議用 N，蕭三同志建議用 nh，有部分同志建議用 h 或 H 来表示，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意見。

究竟采用哪一个好呢？这就需要系統地比較一下，擇其利多弊少

者而采取之。

先說 q，它的小寫與數碼 9 相象，草寫 q 與 9 相混，其音位與 n 距離稍遠，所以後來被 ng 代替了。用 ng 表兀是合乎發音規律的。但是它是雙字母，又是易混关节。既增加了隔音符號，又增長了音節，妨礙了詞兒連寫的緊湊美觀，用 n 克服了 ng 的缺點，却超出了 26 母以外，其大楷 Q 和草寫 Q 也不好，也不美觀，在打字或打電報時還需用 ng 來代替。用小型 N 與 H，在標題大寫時仍不易分辨。用 nh 的缺點和 ng 差不多。

至于用 h 表兀 (ŋ)，似乎利多弊少。有利的方面：它是 26 母以內的單字母，拼音連寫都方便。如恢復用 x 表厂，就用 h 專表兀，并兼作區別卷舌音的符號。zh, ch, sh 獨自作音節時寫出母音 i，這樣就使音節明晰，減少隔音情況。如 fahan (方案) 就比 fang'an 好看。jahshi (樣式)，shijah (式樣) 也都明晰不混。並且 h (厂) 的音位與兀的音位也相近。其缺點方面就是跟外國讀 h (厂) 的習慣不同。既然 x 是國際音標通用的，h 作區別發音的符號也是中外通用的。現在根據漢語的需要，讓 h 表兀，兼作區別卷舌音的符號，也是一種合理的發展。权衡輕重得失，我認為是利多弊少，可以採用的。

(1956. 10. 四川廣元)

苏从欣：

內容提要：(1) 用 j, q, x 表示ㄓ、ㄔ、ㄕ。(2) 用 n 表示兀，ng 作代用式。(3) 用 i(y), u(w), ü(yu) 表示ㄧ、ㄨ、ㄩ。

在《拼音》月刊創刊號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了關於修正《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提出兩種修正方式，廣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見，以求最後產生出一個妥善的漢語拼音方案。

我仔細看过這兩個修正式以後，覺得最突出的部分就是取消了原草案中 ㄣ，q, x, ȝ, ȝ, ȝ, ȝ 7 個字母，而用雙字母和字母兼任的方法

代替。修正第一式大体是承襲拉丁化新文字而来；修正第二式則是承襲國語羅馬字。這兩個修正式說明了社會各方面討論結果仍舊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采用 zh, ch, sh, ng 等雙字母表示ㄓ、ㄔ、ㄕ、ㄕ；同時也說明了各方面意見爭論的焦点也就在于ㄓ、ㄔ、ㄕ、ㄕ這 4 個聲母究竟是用雙字母呢，還是用單字母。

在研究這個問題之先，我認為首先應該明確一個問題：擬訂《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目的在哪里？我們都知道這是為了給未來的拼音文字打下良好的基礎，迅速而有效地掃除文盲，使廣大的工農勞動人民和我們的後代子孫便於學習和掌握漢語拼音文字，從而進一步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水平。認清這個目的，我們在討論《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時候，就應該充分考慮“適應漢語語音系統的特點”和“簡明易教易學”這兩個最高原則。其餘像符合國際和國內傳統習慣，依據語音學的發音規律、節約字母總數等等問題只有在可能範圍以內給以適當的照顧。那麼，像“庄”“双”這一類的字對於初學拼音的人究竟是寫成 zhuang, shuang 容易掌握呢？還是寫成 zuang, suang 容易掌握呢？是用 zh, ch, sh, ng 能夠適應漢語語音的特點呢？還是用一音一母的 z, c, s, n 能夠適應漢語語音特點而為廣大人民所樂於接受呢？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不待爭辯而自明的。

既然如此，《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經過全國性的討論以後，為什麼還有數人主張沿用雙字母呢？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目前漢語拼音化的道理並沒有得到社會上各階層人士的普遍重視。雖然漢語拼音化必然會給工農勞動人民學文化以極大的便利，但是他們都正在聚精會神地學習着方塊字，還沒有認識到漢語拼音化的內容和好處，更談不到參與《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討論；在廣大的知識分子中真正关心這一創舉的人也是為數極少的，可見這次對《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展開的全國性討論的重點自然會集中在一部分對漢語拼音素有研究的知識分子身上。而這一部分知識分子在他們研究漢語拼音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都受過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影響，按他們的使用習慣來說，當然覺得 z, c, s, n 這些新字母看着不順眼。

guan, fuan 不如 *zhuang, shuang* ；着隨心应手了。他們不願放弃双字母正如同广大的知識分子不願放弃習用已久の方塊字的道理一样。

我們提倡汉语拼音化的最后目的是为了便利广大劳动人民學習祖国的語言文字，为了給后代子孫打下良好的拼音文字基础，所以不應該只迁就極少数人的習慣而影响全国人民的久远利益。固然，前人給我們留下的优良傳統應該尽量采納和保留，但在原方案里国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兩种方案绝大部分的优点都已經承襲而采用了。用双字母表示ㄓ、ㄔ、ㄕ、ㄤ正是过去方案存在着的最大缺陷。据我所知，新方案所以增添ㄩ、ㄤ、ㄦ这几个新字母完全是針對过去方案中双字母音节太長、教学不便、不合字母音素化原則等种种毛病而产生出来的。經過这次討論以后，仅仅为了少数研究汉语拼音的人不滿意就改变了原来的正确方針，我覺得这种修正方法是不够明智的。

必須声明，我并不一定要坚持保留ㄩ、ㄤ、ㄦ这些新字母，但是我同意取消新字母的原因并不在于它破坏了拉丁字母体系，或者为了节省几个字母，更不是因为違反一般人的習慣，而是为了消除这几个新字母給打字、印刷、打电报等各种机械造成的困难。可是既不用双字母，又不許可增添新字母，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應該怎么办呢？我拥护韋懲同志給我們指出的另外一个途径——讓代表ㄓ、ㄔ、ㄕ的3个字母兼表ㄅ、㄄、ㄊ。至于用哪3个字母呢？我覺得还是j, q, x 比較合適些。如果有人認為x不合語音習慣，不妨把x和h調換一下，用x表ㄅ，h表ㄕ和ㄊ。韋懲同志主張用c代替q，是不可能的，因为c已經有了另外的讀音；假如㄄、ㄔ、ㄕ用同一个字母來表示，將要造成不可避免的混乱。况且，用c表示㄄和ㄔ未必比用q更合乎語音習慣。有很多人主張廢弃q和x，認為用这两个字母表示㄄和ㄊ失去了固有的語音意义；那么，意大利語和波蘭語都把c讀作㄄，在語音学上又有什幺根据呢？为了給“汉语”制定一套完美的拼音方案，在仅有的26个拉丁字母里过分地追究語音的意义和習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應該采用 q, x。在兩种修正方案后面有这样一条說明：“v, q, x 3 个字母虽然在拼写北京語音的时候不用，可是在書写科学名詞、科学符号、外来語等的时候就要用到。因此建議把这 3 个字母列进字母表。”可见这3个字母只是預備給科学名詞、科学符号和外来語用的，不是給“汉語拼音”用的。放着現成的q, x 等字母不用，勉强代之以双字母；q, v, x既不用于汉語拼音，又要把它硬放进汉語拼音字母表里去；并且我們把这 3 个字母讀作什么語音呢？對於这些矛盾的表現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作出圓滿的解釋。

由此，v 也有同样理由為我們采用。我觉得把 v 代替隔音符号是很恰当的，因为 v 这个字体本身就象征着一个絕妙的隔音形式。这样不但 v 有了合理的安排，26 个拉丁字母全部采用，隔音符号的問題也得到了圓滿的解决。至于v的發音可以讀成注音字母的万。万在北京語音中虽然不用，但在拼写外来語言时就可以把 v 讀成万，这和 v 在国际的原来發音相去不远。

关于 η 这个字母，我主張保留，把ng 作为代用式。这有3个理由：（1）符合字母音素化的原則；（2）可以縮短音节，并且可以減去很多的隔音符号；（3）n, η 都用在元音后面作鼻尾音，成为对比，写成：an, aŋ; en, eŋ，容易教学，容易掌握。

关于 j, w 兩个半輔音，我贊成采用修正第二式的 y 和 w。如果用 i 表示j，只有把 y 用作 i 的半輔音才是一个最理想的字母。同时 ü 也有了 yü 作为半輔音。拿这 3 个半輔音來說，都用一个独立的字母来表示，是比较合理的。也有人認為增添半輔音字母就使字母音节加長变成累贅，增加學習的负担。这是不尽然的，因为增添半輔音字母可以节省大量的隔音符号。像 i, u, in, un 这些音节放在复音詞第二个音节，如果不用 yi, wu, yin, wen，就必须加上一个隔音符号，隔音符号就得占据一个字母的地位。这样，多用一个半輔音字母并沒有使音节加長。像 ia, ian, uo, uan 这些音节用在复音詞第二音节再加上隔音符号比起 ya, yan, wo, wan 反倒更加累贅了。

況且，增添 3 个半輔音的寫法不但适合一般国际習慣，也同样适

用于汉语语音的特点。*i*,*u*,*ü*这3个字母的元音和半辅音不管是从发音上或从语音本身的性质来看，都是绝不相同的。注音字母把*丨*、*ㄨ*、*ㄩ*独特地列为介母；所谓介母，就是说这3个字母介于声母和韵母之间。现在我们用两种不同的字母分别表示元音和半辅音，豈不比用一个统一的“介母”称号意义更明确而合理吗？

(1956. 10. 1. 北京)

Su Sin:

内容提要：同意修正意见第一式，不同意章慈同志以*j*,*c*,*x*表示、ㄓ、ㄔ、ㄕ并在*丨*、ㄩ前变读的方案。

看了章慈同志的《全面考虑、权衡轻重得失，把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修改好》一文以后，觉得章慈同志的方案，很难说是“全面考虑、权衡轻重得失”的修正案。

章慈同志不同意修正案的第一式和第二式，主要有3个方面：

1. ㄓ、ㄔ、ㄕ不用 *zh*,*ch*,*sh*, 而用 *j*,*c*,*x*;
2. ㄩ、ㄎ、ㄉ不用 *g*,*k*,*h* 变读，而用 *j*,*c*,*x* 变读；
3. 取消 *j*,*w* 的隔音法，而用声调符号来隔音。

其他，还有用 *y*,*ㄩ* 用 *u*,*ㄨ* 等，现在只谈上面的这3个主要方面。

一 ㄓ、ㄔ、ㄕ 用哪些字母好

章慈同志反对用 *zh*,*ch*,*sh* 的理由是：“双字母的主要优点是在文字的机械化方面，……但是在语音学原理、教学、纸张节约等方面，单字母比双字母强。”

章慈同志把他的方案说成是“它有单字母方案的优点，而无单字母方案的缺点”；“同时有双字母方案的优点，而无双字母方案的缺点”这就是说，他的方案“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虽然他也提到因

为「沒有貫徹一个音素一个字母的原则，还不是很理想」，但是，总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种說法，我認為未免有点“主观片面”。主張双字母的人所想的，并不只是“文字的机械化”方面。为什么用 zh, ch, sh 就“不合乎語音学原理”，而用 j, c, x 就“合乎語音学原理”呢？章慈同志并没有进一步的說明。如果說合乎不合乎“語音学原理”，我的看法，倒是用 zh, ch, sh 合乎語音学原理，而用 j, c, x 反而不合乎語音学原理，至少在汉语拼音文字方面來說是这样。

汉语的ㄓ、ㄔ、ㄕ是跟ㄔ、ㄕ、ㄩ有密切关系的。首先，从發音部位看，ㄔ、ㄕ、ㄩ是“舌尖前阻”，ㄓ、ㄔ、ㄕ是“舌尖后阻”，就是說，同样是“舌尖音”，但是有“前阻”（門齒背后）和“后阻”（硬顎前部）之分；从發音方法看，ㄔ、ㄕ、ㄩ是“平舌”，ㄓ、ㄔ、ㄕ是“卷舌”，就是說，有“舌尖向前平伸，頂住門齒背后”和“舌尖卷起，頂住硬顎前部”之差，如此而已。其次，从ㄓ、ㄔ、ㄕ和ㄔ、ㄕ、ㄩ的历史关系看，ㄓ、ㄔ、ㄕ是ㄔ、ㄕ、ㄩ变来的。什么时候开始变的，現在还没有材料考据，不清楚。但是从汉语某种方言（如閩广方言）和北京語音的对应关系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閩南方言有很大部分仍保持着汉语的中古音，閩南方言只有ㄔ、ㄕ、ㄩ，沒有ㄓ、ㄔ、ㄕ；而北京語音的ㄓ、ㄔ、ㄕ，在閩南方言里绝大部分是ㄔ、ㄕ、ㄩ，只有一小部分的北京語音的ㄓ、ㄔ，在閩南方言里是ㄉ、ㄊ。

例如：在《常用汉字拼音表》里，用ㄓ、ㄔ、ㄕ做声母的字一共有 501 个，其中 126 个用ㄕ做声母的字，在閩南方言里全部用ㄩ做声母；用ㄓ、ㄔ做声母的字一共有 495 个，其中只有 108 个字，在閩南方言里用ㄉ、ㄊ做声母，ㄉ和ㄊ的区别很复杂，各占多少，沒有統計。

所以我提出ㄓ、ㄔ、ㄕ是ㄔ、ㄕ、ㄩ变来的，是有根据的。

如上面所說，从發音部位、發音方法以及历史关系来看，既然ㄓ、ㄔ、ㄕ和ㄔ、ㄕ、ㄩ的关系是这样密切，而ㄔ、ㄕ、ㄩ是采用 z, c, s 来表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采用 zh, ch, sh 来表示ㄓ、ㄔ、ㄕ呢？为什么一方面同意用 z, c, s 表示ㄔ、ㄕ、ㄩ，另方面又另用 j, c, x 表示ㄓ、ㄔ、

戶呢？z,c,s 和 j,c,x 之間，我們看不出有什么連帶關係。

那么，是不是因为 z,c,s 后面加了一个 h 就不合乎所謂“語音學原理”呢？所謂“語音學原理”，不过是“發音的自然規律”和“一般國際習慣”而已。現在我們可以來看一看 z,c,s 后面加了一个 h，用 zh,ch,sh 来表示ㄓ、ㄔ、ㄕ，这个 h 的用法是否合乎國際習慣。就我所理解，h 这个字母有 3 种用法：（1）是原音，即ㄏ的音；（2）是跟另一个子音字母結合，来“軟化”前面的子音字母，例如 t 和 th, th 比 t 軟而輕，h 起了“軟化”t 的作用，s 和 sh 也是如此；（3）是“不發音”，如英文的所謂 silent，主要是为了區別同音詞。zh,ch,sh 里的 h 的用法就是上面所舉的第二种。

我認為ㄅ、ㄆ、ㄈ 变为ㄓ、ㄔ、ㄕ，也是一种“語音的軟化”，尽管各種語言的語音軟化的性質不同。所以我認為用 z,c,s 表示ㄅ、ㄆ、ㄈ，用 zh,ch,sh 表示ㄓ、ㄔ、ㄕ 是合乎“發音的自然規律”，也合乎“一般國際習慣”的。

有人主張用 zr,cr,sr 表示ㄓ、ㄔ、ㄕ，因为ㄓ、ㄔ、ㄕ 是ㄅ、ㄆ、ㄈ 的“卷舌音”，用 r 表示“卷舌音”，这比 j,c,x 好得多。但是，北京語音ㄓ、ㄔ、ㄕ 的所謂“卷舌音”，是“把舌尖卷起，頂住硬顎前部”而已，舌尖不“反復震動”，應該和英文的 r 或俄文的 p 有所區別，同时 r 已經用作ㄖ和ㄉ，如果再拿來表示ㄓ、ㄔ、ㄕ，在音節分界方面可能會增加麻煩，例如 zri 和 ri,zre 和 re 等。

所以，还是用 zh,ch,sh 表示ㄓ、ㄔ、ㄕ 好。

二 ㄩ、ㄤ、ㄬ 用哪些字母變讀好

到目前为止，大家提出来的有 3 种變讀法，就是 g,k,h 讀 z,c,s 讀和韋懲同志的 j,c,x (ㄓ、ㄔ、ㄕ) 讀。这 3 种變讀法当中，哪一种變讀法好呢？我認為 g,k,h 讀法好。

韋懲同志反对 g,k,h 讀和 z,c,s 讀，理由是：某些少数民族語言和方言有ㄍ、ㄎ、ㄏ的音，如果用 g,k,h 讀為ㄩ、ㄤ、ㄬ，要拼寫少数民族語言和方言的ㄍ、ㄎ、ㄏ，就得另找字母；用 z,

c,s变读，会加强尖音的习惯，对语音的统一有一定的妨碍。他主张用j,c,x(ㄓ、ㄔ、ㄕ)变读的主要理由是：“合乎北京语音的内在规律，因为在北京语音里ㄩ、ㄎ、ㄉ只跟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合拼，而ㄓ、ㄔ、ㄕ只跟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合拼，……不跟拼写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和外来语发生矛盾。”

我认为章懋同志主张ㄓ、ㄔ、ㄕ变读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如果是因为ㄩ、ㄎ、ㄉ只跟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合拼，ㄓ、ㄔ、ㄕ跟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合拼，ㄓ、ㄔ、ㄕ就可以变读为ㄩ、ㄎ、ㄉ，那么，和ㄓ、ㄔ、ㄕ同样情况的g,k,h;z,c,s也可以变读ㄩ、ㄎ、ㄉ了。因为g,k,h;z,c,s也只能跟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相拼，而不能和齐撮呼韵母相拼的。因此，章懋同志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了。

章懋同志还谈到北京语音的所谓“内在规律”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要强调“语音(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话，倒是g,k,h;z,c,s变读ㄩ、ㄎ、ㄉ才合乎语音变化的内在规律，而ㄓ、ㄔ、ㄕ变读ㄩ、ㄎ、ㄉ，反而不合乎语音变化的内在规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谈“变读”的时候，必须考虑两种语音的内在关系，就是说，要考虑ㄩ、ㄎ、ㄉ是什么音变来的，是怎样变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找出“语音变化的内在规律”来，不能把“外在现象”误认为是“内在规律”。

我们已经有根据证明，ㄩ、ㄎ、ㄉ是g,k,h和z,c,s变来的，这已经是大家公認的了。但是还没有根据证明ㄩ、ㄎ、ㄉ是ㄓ、ㄔ、ㄕ变来的。

为什么g,k,h和z,c,s会变为ㄩ、ㄎ、ㄉ呢？原来北京语音是向“语音软化”的方向发展的(g,k,h的一部分音变为ㄩ、ㄎ、ㄉ,z,c,s的一部分音变为ㄩ、ㄎ、ㄉ，一部分音变为ㄓ、ㄔ、ㄕ，其他所谓“儿化”和轻声词的增加等，都说明了这个方向)。一般地说，舌根音和舌尖音比舌面音硬而重，因此ㄩㄎㄉ比ㄩㄔㄕ和ㄩㄎㄉ软而轻(这也说明为什么闽广人说的北京语音硬而重、难听的道理)。

g,k,h和z,c,s变为ㄩ、ㄎ、ㄉ是合乎语音变化规律的。语音的变

化主要是根据發音部位的移動。g, k, h 变为 ㄩ、ㄩ、ㄑ，是舌根音变为舌面音，發音部位从舌根移到舌面，即向前移；z, c, s 变为 ㄔ、ㄔ、ㄑ，是舌尖音变为舌面音，發音部位从舌尖移到舌面，即向后移；結果 g, k, h 和 z, c, s 都变成了 ㄩ、ㄩ、ㄑ。

但是ㄓ、ㄔ、ㄕ不能一下子就变为ㄩ、ㄩ、ㄑ。因为ㄓ、ㄔ、ㄕ的發音部位是“舌尖卷起，頂住硬顎前部”，它們要变为ㄩ、ㄩ、ㄑ以前，必須先变为 z, c, s，就是說，先把卷起来的舌尖向前平伸，然后舌尖下垂，舌面浮起堅貼硬顎，这样才能發出ㄩ、ㄩ、ㄑ的音。所以ㄩ、ㄩ、ㄑ不可能是ㄓ、ㄔ、ㄕ变來的，因此，要說ㄓ、ㄔ、ㄕ变讀ㄩ、ㄩ、ㄑ是合乎語音变化的內在規律是說不通的。

从上面这些情況看來，如果ㄩ、ㄩ、ㄑ要用其他字母來變讀，也只有 g, k, h 和 z, c, s 這兩組字母才可以變讀。那麼，應該采用哪一組字母呢？我認為應該用 g, k, h 讀，因为ㄩ、ㄩ、ㄑ虽然由 g, k, h 和 z, c, s 變來的，但是 g, k, h 變來的占多數，z, c, s 變來的占少數，只有 h 和 s 變ㄑ的約各占一半^❶。其次，z, c, s 讀 ㄩ、ㄩ、ㄑ，有ㄤ、ㄤ、ㄤ音的方言區的人就學不會ㄩ、ㄩ、ㄑ的音，所謂“加強尖音的習慣”，這一點，我同意韋懲同志的意見。最後，據文改會征集的意見，大多數人是拥护 g, k, h 讀的，他們的意見也應該被尊重。

至于用 g, k, h 讀 ㄩ、ㄩ、ㄑ，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的ㄍ、ㄎ、ㄏ就沒有字母拼寫，這種說法，我認為是過於夸大的了。不少人常提到這個問題，但卻沒有人提出具體例子，應該拿有ㄍ、ㄎ、ㄏ音的語言來拼拼看，是否真的無法解決這個困難。不實驗，而只強調困難，是不能說服人家的。

所謂“變讀”，據我的理解，并不是取消“原音”。gi, ki, hi 原來就是ㄍ、ㄎ、ㄏ，只是因為北京語音里沒有ㄍ、ㄎ、ㄏ，所以寫 gi, ki, hi 念成ㄩ、ㄩ、ㄑ。有ㄍ、ㄎ、ㄏ和ㄤ、ㄤ、ㄤ 的語言里，不可能有ㄩ、ㄩ、ㄑ。例如閩廣方言就是如此。所

❶ 參看《拼音》月刊第一期《關於ㄩ、ㄩ、ㄑ來源的小統計》。

以如果能够調配其他字母来拼写《丨、ㄅ丨、ㄏ丨》，那更好，如果不可能，采用gi, ki, hi 来表示《丨、ㄅ丨、ㄏ丨》，也無不可。我們應該了解，像我国这样多民族、这样多方言的国家，想光制定一套字母来拼写所有民族語言和方言，是絕對不可能的。

三　关于 j 和 w 的問題

韋懲同志主張取消 j, w 和隔音符号〔〕，而“必要时用声調符号来隔音”，理由是：“用字母来隔音在拼音上会發生混乱，……教学上比較麻煩，……隔音符号出現多，不好看。”

韋懲同志的这种意見，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是理想的，这个条件就是：汉语的拼音，無論在手写或在印刷，無論在任何种类的刊物，每一个音节都必須标注声調符号。但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方針是除了字典、詞典、語音教科書、初級讀物給汉字注音以外，一般是不标注声調符号的。韋懲同志的意見已經和“方針”不符。

如果一般都不标調号，而只在“可能發生混淆的詞須标注声調以示区别”（韋懲同志話），那么这种調号和“隔音符号”有何区别呢？不过是“符号”“加在音节和音节之間”和“加在前音节末尾字母上面”之別而已。用声調符号作为隔音符号用，不仅沒有減少隔音符号，反而增加了隔音符号的种类，因为声調符号至少有四种。

关于j 和 w 这两个字母的价值，周有光同志已經在《拼音文字的音节分界問題》（見《拼音》月刊第一期）一文中說明得非常透徹，并且非常有說服力，在这里不必多談。我們可以想一想看，因为用了j 和 w，就可以解决95%的音节分界問題，还有什么理由反对用j 和 w 来隔音呢？到現在为止，主張用j, w 来隔音的人，都进行了調查研究、实验，并举出了許多具体例子（如周有光同志的文章），但是反对j, w 来隔音的人，却只是空喊“教学麻煩”“拼音混乱”“多用字母”“紙張浪費”等等，但我們还没有看到他們作任何实验，举出能够使人信服的具体例子。大家應該实验一下，到底是用j, w 隔音，一气連写下去方便呢，还是写了以后再回过头来一个一个加調号方便呢？不仅如此，也

應該考慮電報、打字、印刷等方面的应用。

j 和 w, 不仅是作为表示音节分界的字母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在“同音詞定型化”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例如周有光同志所举的“一定”(iding)和“議定”(jiding),“一同”(itung)和“异同”(jitung)之类。章懿同志認為 jin, jing 等是“累贅”，但是，像汉语这样多同音詞的語言，“同音詞定型化”是必要的。每一种語言都有同音詞，因此，“同音詞定型化”，每一种語言都有，例如汉字的“同音异字”，也可以說是一种“同音詞定型化”。英文的 rite, right, write 等也是如此。

加一个不發音的j 和 w, 并不是隨便乱加的，j 必須加在 i 韵头，w 必須加在 u 韵头，所以有人把 j 叫做“韵头 i”，把 w 叫做“韵头 u”，并没有像英文的 write 的 w, right 的 gh 那么复杂，在教学方面不可能有什么困难。

“同音詞定型化”可能是今后必須解决的問題。到大家都开始注意这个問題或开始研究这个問題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發見 j 和 w 的“功德”之大。

——《拼音》月刊 1957 年 6 月号，

原題：《对章懿方案的意見》

孙秋庭：

內容提要：(1)主張用 j, q, x 表示ㄓ、ㄔ、ㄕ。(2)主張用 -y 表示ㄞ，并把ㄞ也写作y。(3)主張用 v 表示ㄠ。(4)主張用 ae 表示ㄞ。(5)主張用 o 表示ㄧㄡ。(6)主張用 oi 表ㄡ。(7)主張用 on, oy, ou 表示ㄧㄢ、ㄧㄤ、ㄧㄩ。(8)主張用 w 表示ㄨㄛ。(9)主張用 wn, wy, wi 表示ㄨㄢ、ㄨㄤ、ㄨㄩ。(10)主張省略舌尖元音舌。(11)主張汉语拼音文字必須完全标調。(12)主張取消大写字母。(13)主張取消文字机械中的阿拉伯數碼字。

文字改革，关系到我国六亿人民的文化生活，它是一件影响我国将来的大事情。但是現有的汉语拼音方案修正式，还不能令人滿意，

所以我才不管自己是一个外行，大胆地提出下列的修改意見。必須說明的，是我感到修正第一式比修正第二式好，故下面的修改意見，都以第一式作標準。文中的數字引自《拼音》月刊第一期中吳越等及王蔭樞計算的統計資料，有些數字是根據該資料重新加以計算得來的。

一、關於字母的修改

(一) 把 zh, ch, sh 改為 j, q, x。ㄓ、ㄔ、ㄕ在漢語中是非常常用的聲母，用雙字母表示，不但在學習上感到不便，且使每個音節的平均長度增加。根據計算，如用 j, q, x 來代替 zh, ch, sh，可使每個音節的平均長度由 2.92 字母減為 2.76，這個節約數字是很大的。但是有人过分強調國際習慣來反對它。我認為漢字是為我國人民服務的，首先考慮的原則應該是我國人民，然後才是國際習慣，而且用 j, q, x 表ㄓ、ㄔ、ㄕ音在國際上也可找到一些根據，只是沒有用 zh, ch, sh 來代表ㄓ、ㄔ、ㄕ有那樣多的根據而已。

(二) 把 -ng 改為 -y，並把 eng 也改為 y。y 在國際習慣上是半元音。把 -ng 和 eng 改為 y 的優點，是 y 的手寫體和原草案的ㄩ相似，但它的最大而有決定性的優點是使漢語拼音文字的音節長度再大大地減少。和ㄓ、ㄔ、ㄕ改用單字母相結合，每個音節的平均字母數就可以減為 2.59。

(三) 把 y 改為 v。用 v 代表元音ㄩ，和目前的國際習慣是有一些距離的，但問題是为了發揮 26 個拉丁字母的作用，使它更好地為我國人民服務。假如大家喜歡找根據的話，那也可以在國際先例上找到 v 表ㄩ的根據的。

(四) 把 o 改為 ae。根據傅懋勣同志的分析，ㄛ元音在漢語中是不存在的。把表ㄛ的 o 解放出來而以 ae 代表ㄛ，其原因有二：(1) 在歷史上，初期的注音字母會把ㄛ并入ㄩ；(2) o 是一個簡單的字母，把它代表ㄛ，使用頻率很低，造成一種浪費。故把它拿出來，讓它擔任更加重大的工作。

(五) 把 iou 改為 o。因為 ㄩ 的使用頻率比ㄛ多 14 倍，用 o 表

| 又比用 o 表 | 可使每个音节的平均長度由上述的 2.59 个字母再減为 2.56 个字母。

(六) 把 ou 改为 oi。这是因 o 已表 | 又音，用 ou 表又音已失去意义，故改为 oi。

(七) 把 ian, iang, iau 改为 on, oy, ou。这是把在 n, y, u 之前的 o 变讀为 | 丫的办法，这种条件变讀的办法，可使汉语拼音文字的音节長度減少 0.09 字母。也就是说，能够使每个音节的平均字母数从 2.56 再減为 2.47。

(八) 把 ue 改为 w。w 在威尔斯文字内是一个元音。而且很多使用拉丁字母的民族，一向是用它来表示ㄨ音的。把 ue (ㄨ) 改为 w 后，就可以使音节的平均長度減少 0.05 个字母，即使每个音节的平均字母数从上述的 2.47 变为 2.42。

(九) 把 uan, uang, uai 改为 wn, wy, wi。这和 o 的变讀相似，即把在 n, y, i 之前的 w 变讀为ㄨ 丫 音。w 的变讀可使音节的平均字母数減少 0.02。即从上述的 2.42 減为 2.40。

这样修改的結果，就可以使 5 个字母或 6 个字母構成一个音节的現象完全消灭，4 个字母的音节也只留下 4 个，绝大部分音节都由两个或 3 个音节所組成。現將原草案、修正第一式和我的修正建議列表比較如下：

音节数 字母 方案	1	2	3	4	5	6	平均字母数
原草案	4	95	258	54			
修正第一式	4	59	204	120	21	3	$1,327 \text{ (字母)} \div 411 = 3.23$ (音节)
孫秋庭方案	8	118	281	4			$1,104 \text{ (字母)} \div 411 = 2.71$ (音节)

由上表可以看出修正第一式的音节过于繁長，在使用上会感到不便。修正第一式中 4 个字母以上的音节占汉语音节总数 411 个音节的 35%，而我的修正方案只占 1%。

在 411 个音节中，修正第一式共用了 1,327 个字母，每个音节的平均字母数为 3.23。我的修正方案共用 1,104 个字母，平均每个音节的

字母數為 2.71。如以每音節平均字母數的最少極限 1.98 作標準，則修正第一式浪費了 $\frac{3.23 - 1.98}{1.98} = \frac{1.25}{1.98} = 63\%$ ，而我的修正方案則浪費了 $\frac{2.71 - 1.98}{1.98} = \frac{0.73}{1.98} = 36\%$ 。實際上，要使 411 個音節的平均音節字母數達到 1.98 的極限是不可能的。我們的任務是盡量使漢語拼音文字的平均音節長度（指音節表平均數，不是使用頻率平均數）接近這個極限。

二、關於帶母的省略

主張寫出帶韵的人提出下列三点理由來反對省略带韵。

(1) 拼音文字的原則：就是每個音節必須有一個母音。一個音節可以沒有子音，不可沒有母音，子音不能單獨構成音節。由此，認為省略带韵使漢語變成不徹底的拼音文字。

(2) 母音带不寫出來音節就不够分明。

(3) 拼音文字作為正式文字使用的時候，要求字形精密。保留音節里的母音字母，也就有了變化的余地，這對拼音文字的精密化有好处。

反對省略带母所提出的三点理由，可以把它叫做拼音文字的原則問題、音節分明問題和字形發展問題。我認為这三个問題中的音節分明問題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我主張只有單獨成詞或在詞尾或在子音前面才可以使用單符子音音節。因單符子音音節如作為一個詞，它根本不產生音節不清的問題。單符子音音節如出現在詞尾或子音前面，則因汉語的子音除 n 外都不出現在音節的末尾，所以單符子音音節出現在詞尾或子音前面不但不會產生音節不清問題，而且可以使多音節詞更加分明。這就是說，上述反對省略带母的第二點理由已經不存在了。

關於字形發展問題。拼音文字作為正式文字使用時，要求字形精密，這是對的。但由此並不能得出「保留音節里的母音也就是有了變化余地」的結論。相反地，我倒認為保留一個空白的位置，也就是將來的變化更加容易而方便。在空白的地基上建築房子，總比拆掉旧屋

子重新建筑新房子来得容易些的。

文改会在《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见》中，用“蚊子”和“文字”这两个词来作例，说明为求汉语拼音文字精密化应该把两个同音词中的一个省掉母音帀，而另一个则保留母音帀。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文改会省略帀母的是少数轻声音节，保留帀母的是占绝对多数的非轻声音节。这种轻重倒置的办法，我认为应该改过来。

现在来谈谈关于拼音文字的原则问题。

拼音文字的原则是每个音节必须有一个母音，这是对的。问题是：这个原则作什么用呢？这个原则是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原则是取决于文字的目的呢？还是别的？

应该认清的是：拼音文字的原则应服从于另一个最高原则，那就是对人民有利呢还是有害。有利，应该坚决采用；有害，应该坚决丢掉。不管什么原则，都是这样。一个音节应该有一个母音，这个拼音文字原则对采用汉语拼音文字的我国人民可以说是有利的。所以我们采用它。但是，它在少数情形下是有害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少部分的有害成分丢掉呢？

有人认为如果省略了帀母，就是不完全的拼音文字，或是音节文字和拼音文字的混合物。我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只要有一种文字能很有效地为我国人民服务就行，不管它叫音节文字也好，叫拼音文字也好。如果因为有一些不带元音的音节存在而不能叫作拼音文字，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对人民并无一毫的损失。

拼音文字虽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但并不说明拼音文字就是最理想的文字。由于人们要求文字的表达力尽量提高，故在目前拼音文字中已经夹杂了很多的表意文字。这种表意文字就是缩写。缩写所用的字母既有母音，也有子音。一个缩写，有时代表一个音节，有时代表好几个音节。如果按照每个音节必须有一个母音的拼音文字原则来看，这种缩写是不应允许的。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是词，而词是由一个或几个音节组成的，既然一个词可以没有元音，那么为什

么一个音节一定要写下元音呢？

縮写是拼音文字發展的產物，它是一种表意文字。縮写的出現，說明現在的拼音文字，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人們提高效率的要求。縮写虽能提高文字的效率，但太多的縮写，就喪失了拼音文字的优点。隨着科学的进步，人們对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縮写的文字也会越來越多。如果縮写發展到極限，就会成为一种純表意的文字了。

縮写的出現，說明文字在向高效率的方向發展。但太多的縮写是会丧失拼音文字的优点的。中国文字的改革既迟到20世紀的今天，就應該吸收目前世界拼音文字的教訓，适当地減少縮写的出現。而減少縮写出現的有效方法，是尽可能地提高文字的效率。因为文字效率的提高，就使得一些縮写不能提高效率，因而也使一些縮写喪失了客观存在的条件。故我認為我国語言学家努力的方向應該是努力提高汉語拼音文字的效率，减少縮写，来維持拼音文字的优点，而不应把一二千年前所制定的拼音文字的原則，来束縛汉語拼音文字向高效率方向發展。只有努力提高汉語拼音文字的效率，才能更好地保存拼音文字的优点。

三 汉語拼音文字必須完全标調

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国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者曾展开激烈的爭論，因而提出了不少可供我們研究的問題。實質上，兩派的不同，只是标調和不标調的分別。关于标調和不标調的优缺点、文字改革的先輩已經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見，我不准备多談。現在我只从数字上來說明不标調的文字是行不通的。

陆志韋先生曾舉出 1,199 个單音节詞來說明拉丁化新文字無表达汉語的能力，拉丁化工作者認為可用發展复音詞來解决上述的單音节詞問題。暫不談用411个音节表达1,199个單音詞所遇到的困难，只談拉丁化新文字表达双音詞的能力。

現就《拼音》月刊第三期附冊《常用汉字拼音表》來分析不标調文字表达双音节詞的能力。在《常用汉字拼音表》中共有3,840个汉

字、405个無調音節，1,120个有調音節。由全標調的1,120个音節所組成的不同形式的雙音詞，最大極限為 $1,120 \times 1,120 = 1,254,400 = 125$ 萬個；由不標調的405个音節所組成的不同形式的雙音詞，最大極限為 $405 \times 405 = 164,025 = 16$ 萬個。把兩個極限相除，我們即可得出不標調文字只能用18%的詞形來表達全部的漢語。換句話說，每個不標調的雙音詞要代表7.8個標調的雙音詞。使用表達能力如此貧乏的拼音文字，其效果是很难設想的。

上面只就理論上的極限值來說明不標調文字的表達能力。現在引用易熙吾先生的一段話來加以說明：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的《國語辭典》……據汪怡的序中說：共收詞一百二十余萬個，這書只用了十几萬條。在這十幾萬條中，雙音節詞很明顯的占了優勢，約占詞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①

由這段話，可以知道漢語的詞彙是非常豐富的，收集到的詞兒竟多達一百二十幾萬。假如按照上述雙音詞占70%的比例來計算，則雙音節詞有84萬個。應該指出的是該詞典編纂處不可能把所有詞兒都搜羅無遺，且該詞典出版後，也有相當數量的新詞兒出現，故目前存在的使用過的雙音詞兒肯定會超過84萬個的目的。

在不標調的16萬個雙音詞中，有8萬個詞形是自然組合的；有另外的8萬個詞是由上述的8萬個詞顛倒而成的。例如把“算盤”顛倒而成“盤算”。這種“把一個雙音詞的首音節換到後音節而另成一個詞兒”的情形在漢語中出現的頻率並不高，現假設漢語中有30%的詞兒可以顛倒而成一個詞兒，則由顛倒所成的詞兒只有 $8万 \times 30\% = 2.4$ 萬個，加上自然組成的詞兒8萬個，文字中實際可以用到的詞形一共只有10萬4千個。用這10萬4千個詞形來表達上述的84萬個詞兒，平均每個詞形要表8個詞兒，這個數字和上面用極限值計算的結果非常接近，兩個數字相差只2.5%，因此，可認為這個數字是合理的。

上節所說的84萬個雙音詞兒只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詞兒，可能和實際距離較遠。我們如假定這84萬個的雙音詞已經有四分之三

① 易熙吾：《文字改革論集》。

死亡，存在于目前汉语中的只有四分之一，即21万个，则不标调的10万4千个有用词形中的每个词形平均要表示两个词儿。用一个词形表示两个词儿其对文字影响本来不大，但问题是每一个词形表示两个词儿的数字只是一个平均数，在实际情形中就可能产生一个词形代表十几个词儿的严重情形存在。

应该指出的是可能用到的21万个词儿的假设只是常用词儿七万个的三倍，这个数字和使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使用的词儿数比起来也不算多的。

应该注意到的是不标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人们为解决同音词的问题，曾经提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种能解决同音词问题的理想办法。为使汉语拼音文字能正确地表达汉语，我认为应该使用标调的拼音文字。

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曾规定了必要时标调。这种标调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合理，既不浪费调号，又可分化同音词；实际上，这种标调方法并不是经济的和合理的。因为，要做到经济地使用调号必须先懂得某一个词儿是否有同音词，一个对汉语词儿没有相当研究的人，由于不懂得是否必要标调，但为慎重起见，就不得不在不必要的词儿上加上调号，而这就达不到节约调号的目的。从另一方面讲，由于汉语中同音词的大量存在，因此，必要标上调号的词儿是相当多的，而在文字上加上调号，无论在机械上或书写上都是不方便的。因此，我不主张在文字上加上调号，而主张用变字标调法来表示汉语的四声。

人们认为不标调的拉丁化新文字的优点是学习简便。我的意见恰好相反，认为标调文字才是学习上最方便的理由如下：

现假定所有汉语词儿都是由二千个常用词根组成的，汉语的声调分别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调。不标调汉语音节共有405个，标调的汉语音节共有1,120个，则不标调文字的每个音节约代表5个词根；标调文字的每个音节约代表两个词根。又假如每两个词根各组成一个词义，则可求出标调文字和不标调文字的每个双音节词形可

能代表的詞意如下：

标調文字的双音詞 $2 \times 2 = 4$ 詞义

不标調文字的双音詞 $5 \times 5 = 25$ 詞义

这就是說不标調文字的一个双音詞形代表的詞义为标調文字的6倍。也就是說，当人們看到一个双音詞时，猜对詞义的可能性在标調文字中是 $1/4 = 25\%$ 。而在不标調文字中猜对的可能性則只有 $1/25 = 4\%$ 。

从讀音方面講，則錯誤的可能性更大。一个双音节詞，在全标調文字中只有一个讀法，而在不标調文字中，则有 $4 \times 4 = 16$ 个讀法，也就是說讀音的正確性不标調文字只有标調文字的6%。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全标調文字只要人民學懂了字母的發音和拼法后，就能正确地讀出所有書本上的拼音文字。而不标調文字，对說北京話的人來講，須要根据語言習慣來猜書本上的讀音；而对方言区人民來講，要讀对拼音文字的讀音，除了翻字典和死記外，沒有其他办法。再就讀懂詞义來講，說北京話的人，只要懂得标調文字字母和拼法就可以讀懂所有拼音文字的刊物，方言区的人只要記住兩千个詞根和字母拼法，就可以用猜的办法來讀懂所有的拼音刊物。对不标調文字講，則說北京話的人不但要懂得字母和拼法，而且，要用猜的办法才能讀懂拼音文字；而方言区的人如用記住詞根的方法來讀拼音文字，猜对詞义的可能性只有4%。因此，就不能用記住詞根的办法來讀拼音文字而只能用記住詞兒的办法來懂得汉字了。用这种办法，至少也要記住一万个常用詞兒才能讀懂拼音文字。这样，學習所花的工夫，我看不会比學習方塊字少多少的。

四 取消文字机械中的大写字母和數目字

拉丁字母的国际習慣，一个字母有大写和小写兩种体式。大写字母用在專門名詞和一句話的开头。为了這兩种用途，竟在机械上特別配置了26个大写字母，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浪费。我認為不應該在汉语拼音文字中采用这种恶劣的国际習慣。至于上述的大写字母的功

用，我們只須把句点标得突出些，例如采用○或△代替外文中的句点〔.〕，同时規定在裏有名詞的詞尾加上一个子音 f 就可以了。这样，就可在我国的文字机械中节省了26个大写字母，从而使汉语拼音文字的机械效率大大提高。

外文打字机和电报机都設有10个数目字，这对汉语拼音文字也是多余的。我主張在中文打字机和电报机（指拼音文字）中取消这10个数目字。理由如下：

汉语拼音文字10个数目字的写法是 i, er, san, si, w, lo, ki, ba, go, liy, 如果把这10个数目字成縮写，则为 i.e.s. s. w.l. k.b. g.l. 在这10个縮写中，只有 san 和 si 的縮写都是 s; lo 和 liy 的縮写都是 l; 如果采用 o 为零，3 采用尾巴的 n，2 采用尾巴的 r；則我們可得如下 10 个数目字：

1 2 3 4 5 6 7 8 9 0
i r n s w l k b g o

这 10 个数目字中的每一个数目字，都有其独特形式和写法；因此，它的应用应不限于打字机和电报机，在書寫匯票、支票……等特别慎重的文件中也可使用。因为这几个数字的手写体是不容易被塗改的。

在拼音文字中，ŋ永远不出現在音节的首位；因此，可以把 ŋ 作为数目字的符号，加在上述数字的前头，使数字群具有独特的形式；而不致被誤認為一个音节。例如：1957 写成 ŋigwk.

采用了上述的方法后，就可在打字机上減少26个大写字母和10个数目字，因而使中文打字机的符号比外文打字机少36个。这就使中文打字机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打字机；它在效率上是世界最高的；在造价上是世界最便宜的；在重量上是世界最輕的。（1957. 1. 3. 上海

——《拼音》月刊 1957 年 6 月号，原題：

《**拼音文字必須完全标調**》

史存直：

內容提要： (1) 主張根據 ㄩ、ㄻ、ㄽ 的歷史來源在書面上分尖閉音。 (2) 主張用 ㄩ 表示舌尖元音帶。 (3) 主張用 ㄩ 表示韻母口，用 ㄩ 表示聲母口。 (4) 主張用 ㄩ 表示 -兀，用 ㄩg 作代用式。 (5) 主張用 ㄩ, ㄻ, ㄽ 表示 ㄩ、ㄻ、ㄽ，用 ㄩh, ㄩch, ㄩsh, ㄩzh 表示 ㄓ、ㄔ、ㄕ、ㄕ。

自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發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广泛征求意见以来，我一直都在想把我个人的意見写出来参加討論，可是又感到問題太多，竟不知該从何处說起，于是就拖延了下来。現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这几个月来收到的意見整理出来，作出統計，同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員会也根据各方面的意見提出了兩種修正汉语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見，使我覺得提意見比較以前容易多了。

据章壁同志所說，各方面对拼音方案所提出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問題上：

1. ㄩ、ㄻ、ㄽ 的拼法問題；2. ㄓ、ㄔ、ㄕ 的拼法問題；3. 要不要隔音字母 j, w 的問題；4. 韵母帶要不要拼出的問題。

拼音方案中可以討論的問題虽然不限于上面这 4 个，但这 4 个問題的確要說是纏結所在，值得首先討論。

—

关于ㄩ、ㄻ、ㄽ 的拼写問題，各方面的意見多不贊成用俄文字母 ү 表 ㄩ，其次对于用 q x 表 ㄻ、ㄽ 也認為不甚适当。人們所提議的修改办法有种种，总起来說可以分为兩类：第一类主張 ㄩ、ㄻ、ㄽ 仍应有其独立的拼法；第二类則主張 ㄩ、ㄻ、ㄽ 不必有其独立的拼法，可以考慮用表示其他声母的拼法来兼帶(即所謂“变讀”)。每一类办法之中又有若干小的区别，为醒目而又节省篇幅起見，現在列表于下：

第一类：(1) ㄅ 改 j, q 和 x 不动 (主張这一办法的人很多)。

(2) ㄅ 改 j, q 改 c, x 不动 (丁西林同志的主張)。

(3) ㄅ 改 j, q 改 c, x 改 hs。

第二类：(4) 用ㄍ、ㄎ、ㄏ变讀 (主張这一办法的人也很多)。

(5) 用ㄓ、ㄔ、ㄕ变讀 (主張这一办法的人較少)。

(6) 用ㄝ、ㄞ、ㄙ变讀 (主張这一办法的人更少)。

在上述兩类办法中，我認為采取第一类办法必然要引起种种困难，不容易把整个方案調整得处处妥貼。为什么呢？大家試想，汉语拼音方案的原草案所以要在拉丁字母中夾用 ㄤ, ㄬ, ㄮ, ㄯ, ㄱ 这些令人看着感覺不調和的字母，以及采用拼ㄅ、ㄭ为 q, x 这些令人看着感覺不合国际習慣的拼法，豈不正是由于字母不够分配的原故嗎？既然字母不够分配，那么，修正起来似乎就只有“双拼”“变讀”或“加小符号变讀”几种手段可以試用，如果要想在本已不够分配的字母中調換別的字母来拼写，就勢不能不牽連到其他方面，使其他方面發生变动。这样順次牽連下去，問題將變得愈来愈難解决。例如照第一类第一种办法一改，就会牽連到隔音問題，而隔音問題并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像的那样簡單，可以輕易解决的。^❶即使把 ㄅ 改为 j, ㄭ、ㄮ、ㄯ 的拼法是否就令人滿意了呢？不，因为人們感覺 ㄮ 拼为 q 也同样不大合适。但如果要照前述第一类第二和第三兩种办法处理，把 q 也改为 c，牽動的範圍可就更大了。ㄭ該用什么表示呢？而且ㄭ的拼法一旦改变，如果还要保持ㄝ、ㄞ、ㄙ和ㄓ、ㄔ、ㄕ的对应关系，那么ㄔ的拼法也就会跟着改变。即使退一步說，把牽連到的問題暫时不談，單就ㄭ、ㄮ、ㄯ自身的拼法来考慮，是否改为 j, c, hs 就合适了呢？可能有人这样想。在他們看來，这样的拼法很合乎国际習慣。不过我們應該注意，合乎国际習慣并不是拼音文字的最高原則，最高原則是要合乎本国的語

❶ 我在不久之前曾写了《关于汉语拼音文字里的隔音問題》一文（見本書第二輯第69頁），說明 j, w 有保留的必要。《拼音》創刊号里有周有光同志的《拼音文字的音节分界問題》一文，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見，而且說明得更全面。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拼音方案委員会所提出兩种修正意見，也都保留了 j, w。

音体系，只有在不破坏本国的语音体系的限度内才能兼顾到国际习惯。从中国的语音体系来说，我以为拼ㄩ、ㄺ、ㄻ为 j, e, hs 并不能算是很适合的。

既然用独立的字母来拼写有困难，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在变读方面打主意。前面已提到目前已提出的变读办法一共有三种，究竟哪一种合适些呢？我以为都不合适。首先，从原则来讲，变读必须有变读的理论根据，不可随意变读。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由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汉语音位系统。大家都知道ㄩ、ㄺ、ㄻ有三个来源，一个是ㄍ、ㄎ、ㄏ，一个是ㄝ、ㄞ、ㄙ。这两组声母受后面的韵母影响而弱化，于是就都变成了ㄩ、ㄺ、ㄻ。既然如此，合理的变读办法应该是把ㄩ、ㄺ、ㄻ按来源分属于ㄍ、ㄎ、ㄏ和ㄝ、ㄞ、ㄙ两方面，换句话说，就是不把ㄩ、ㄺ、ㄻ当作独立的三个音位，而把它们按历史来源分别归到ㄍ、ㄎ、ㄏ和ㄝ、ㄞ、ㄙ这些音位里去。现在很多人谈拼音文字也了解到要照顾音位系统，但可惜有些人竟忘记了一种语言的音位系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离开历史观点来谈音位，就会任意把两个出现条件互相排斥的东西看作一个音位，这是很不妥当的。就当前的问题来说，ㄩ、ㄺ、ㄻ和ㄍ、ㄎ、ㄏ，ㄩ、ㄺ、ㄻ和ㄓ、ㄔ、ㄕ，ㄩ、ㄺ、ㄻ和ㄝ、ㄞ、ㄙ都同样有互相排斥的关系，但我们能不能把这三种配合都算做音位呢？这显然是不能的。如果完全撇开历史关系，单从现状来看北京话的语音体系，把ㄩ、ㄺ、ㄻ当作三个独立音位当然也不能算错，因为ㄍ、ㄎ、ㄏ和ㄝ、ㄞ、ㄙ经过弱化之后已经变质，在人们的音感上已明确認為ㄩ、ㄺ、ㄻ是另外一种东西。问题在于既不把ㄩ、ㄺ、ㄻ当作独立的音位，给以独立的拼法，而要用变读的办法来拼写它，我以为这时候就必须采取历史的观点来变读，不能随意变读。如果随意变读，不外就是在文字的拼法上搅乱了汉语语音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来在各方面都会招致不便。^①

以上是对于前列第二类三种变读办法全体說的。如果分开來說，

① 例如講汉语音发展史，講古音，講古文中的双声词，乃至在推广普通话时講北京音和方言的对应規律等等。

第五种办法除違反語音發展实际之外，在技术上也有欠缺。因为現在大勢所趋，人們都主張用双拼法来表示ㄓ、ㄔ、ㄕ，既然如此，再用ㄓ、ㄔ、ㄕ的变讀来表示ㄔ、ㄕ、ㄕ，必然就会使拼音文字格外变長。那么，第四第六兩种变讀怎样呢？我以为也并不見得好。这兩种变讀所用的字母虽少于ㄓ、ㄔ、ㄕ变讀，但把兩個来源硬并为一个来源，同样是違反語音發展实际的。就目前的趋势看，主張ㄔ、ㄕ、ㄏ变讀的似乎最多，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想到用ㄔ、ㄕ、ㄏ变讀就不妨用一个i既代表ㄓ又代表ㄔ，如果用ㄓ、ㄔ、ㄕ变讀或ㄔ、ㄕ、ㄏ变讀就不能这样办了。其实这并不是很麻煩的問題，我以为，把一个i分化为i, ī两种写法，这个小問題也就解决了。^① 总而言之，我認為第二类的三种变讀法中任何一种都不合适，必須按历史来源，同时采用第四第六兩种变讀法。

* * *

大家看了我上面的主張，也許会說，这就是从前的“分尖团”的主張，“分尖团”的主張已經是被大家所否決了的。其实我的主張和所謂“分尖团”表面上虽很相似，实际上却不尽相同。从前所說的分尖团問題是就标准音來說的，而我所主張的只不过是把ㄔ、ㄕ、ㄏ按来源分別附属于ㄔ、ㄕ、ㄏ和ㄔ、ㄕ、ㄏ，写作g(i), k(i), h(i) 和 z(i), c(i), s(i)，实际讀起来却一律讀作ㄔ、ㄕ、ㄏ，并不讀作ㄔ、ㄕ、ㄏ和ㄔ、ㄕ、ㄏ，也不讀作ㄔ、ㄕ、ㄏ和ㄔ、ㄕ、ㄏ。如果一定要說是分尖团的話，至多也只是書面上分尖团，口头上并不分尖团。大家應該想清楚，当作标准音分尖团是一回事；当作拼音方法来分尖团又是另一回事。

也許有人会說，当作标准音分尖团也好，当作拼音方法分尖团也好，总之分尖团是很麻煩的事，應該避免。誠然不錯，对于母語里沒有尖团區別的人說來，要他分尖团确实不容易，但就問題作全面考慮，我以为在拼法上分尖团要說是利多害少。下面就讓我来申述我的理由。

第一項利益是这个办法可以把字母不足的問題順利地解决。把

① 把一个i分化为i, ī两种写法，虽有不利一面，也有有利一面，因与本題無直接关系，不細談。

ㄩ、ㄺ、ㄻ分別拼作g(i)、k(i)、h(i)和z(i)、c(i)、s(i)不仅簡單明了，不仅适合于汉语语音体系，而且也和傳統的拼法相同或相近毫不令人感覺生硬。

第二項利益是这个办法可以帮助我們局部解决同音詞問題。大家都知道，同音詞問題是汉字拼音化的一大障碍，至今尚未能完全解决，如果把ㄩ、ㄺ、ㄻ接来源分作兩种拼法，照理應該是对于同音詞的解决有帮助的。李濤同志曾在《試論尖团音的分合》一文^④中舉出統計証明分尖团对于解决同音詞的問題帮助極小（約6%強），其实李濤同志对于統計的看法是可以商榷的。例如他說第六类的同音詞（即同音詞在四个以上，尖团各有兩個以上）分尖团也只能把一組分化为兩組，对于同音詞的解决沒有实际的价值，我認為是不妥当的。退一步說，即使帮助不大，究竟也还有了帮助。同音詞問題原很麻煩 不是用一个簡單的方法可以解决的。只要有帮助 就不妨考慮采用。据我从几种簡單的統計數字推断，分尖团对于解决同音詞的帮助，或許不如李同志所說的那样小：（1）北京話音节总数約有四百个，分尖团就可以使音节总数增加30余个；（2）据吳越同志等所做的声母出現率的統計^⑤，ㄩ、ㄺ、ㄻ的出現率都比較高，宜按尖团分开；（3）据曹澄方同志所做的ㄩ、ㄺ、ㄻ来源的小統計^⑥，ㄩ、ㄺ、ㄻ三声母的字数对全体字数的比，在《同音字典》中为1,709: 10,503，在《3,500字表》中为627: 3,551，和各声母（包括零声母）的平均比較，ㄩ、ㄺ、ㄻ的出現率也比較高，宜按尖团分开；（4）我就《3,500字表》查了一查，字数达10个或10个以上的音节（分四声，共有35处，其中属于ㄩ、ㄺ、ㄻ的就占14处；又就《常用兩千字表》查了一查，字数达10个或10个以上的音节（不分四声）共有48处，其中属于ㄩ、ㄺ、ㄻ的就占17处。可見同音字的情况在ㄩ、ㄺ、ㄻ各声母格外严重，实宜于按尖团分开。

④ 見《中國語文》1955年7月号。

⑤ 見《拼音》月刊創刊号。

⑥ 同上。

第三項利益是这个办法可以使拼音文字更容易和中古汉语乃至古汉语相联系。文字改革不仅是百年大计，甚至可以说是千年万年的大计，因此在拼法上就必须特别慎重，要使每个音素的拼法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照顾到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这样将来使用起来才能少遇障碍。

第四項利益是这个办法可以照顾方言，使某些方言区域的人学习起来更加容易。从根本上说来，汉语的各方言既是同一汉语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分支，因而照顾了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自然也就同时照顾了许多方言。在标准音未确定之前，语言研究所为了解决尖团字问题曾就此点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官话区域已有十分之八不分尖团。后来决定不分尖团可能是拿这个调查作根据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根据官话区域的情况来决定，还应该考虑其他方言。据《全国主要方言区方言对照表》及其他资料，官话区域以外的各方言，倒是多半都分尖团的。而且仔细想起来，这件事还不宜采用多数的方法来做决定，应该把汉语各方言（包括北京话）当作整体来看，在不打乱标准语语音系统的限度内应该尽量照顾方言，至少要照顾几种主要方言。从这一原则来看，我认为在拼法上分尖团是很适宜的。它不仅使拼音文字更容易为各方言区所接受，同时对于各方言区域的人利用拼音文字来学习普通话也很方便。因为这时只要记住g, k, h 和 z, c, s 在 i, y 前一律读作ɿ, ɿ, ɿ 就行了。

在拼法上分尖团的利益，除以上所说的几种之外，细找起来，可能还有，不过只拿这几点来说也就够了。如果要说到底处，就只有使母语不分尖团的人学起来稍感麻烦一点。这是事实，但我们却也不应该把这一点过分夸大。如果说要本来不能分尖团的人学习分尖团太困难，那么我们应想到，要本来不能分ㄋ和ㄉ, ㄊ、ㄋ、ㄆ和ㄓ、ㄔ、ㄕ, ㄤ和ㄦ, ㄧㄤ和ㄧㄦ的人学习把这些东西分开也同样困难呢。而这些东西正是许多方言区域的人所不能分的。不仅如此，而且分ㄋ和ㄉ, ㄊ、ㄋ、ㄆ和ㄓ、ㄔ、ㄕ, ㄤ和ㄦ, ㄧㄤ和ㄧㄦ是书面和口头同时分，必须学得非常熟练，熟练到成为习惯的程度，而要求分尖团只限于书

面，不十分熟練也不要緊，因為寫起來可以允許我們一面思索一面寫，想不起來的時候還可以查字典，所以就容易得多。我們試看從前拉丁化新文字的實際情況也就可以了解。搞拉丁化新文字的朋友未必都是本來就能分尖圓的，但他們經過短期學習之後，很快就把尖圓字的區別分清楚，比我們看到現在的人學習普通話中的ㄅ和ㄆ，ㄉ、ㄋ和ㄓ、㄄、ㄕ，ㄅ和ㄆ，ㄉ和ㄊ，ㄧㄅ和ㄧㄉ等區別要容易得多。其原因即在於一方面要書面與口頭並分，必須非常熟練，而另一方面則僅要求在書面上分開，不十分熟練也不要緊。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要請大家仔細考慮問題，不要把我所提議的辦法和討論標準音時的分尖圓問題誤認為一事，更不要以為分尖圓問題已被否決，因而不能再提出在拼法上分尖圓來了。

二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因為採用了幾個新字母而未能得到多數人的同意。現在大家談拼音方案的時候，似乎有一種趨勢，以為拼音方案的字母應該以現成的26個拉丁字母為限，不能增加新的字母，也不能在原有的字母上添加小符號。人們所以提出這樣的主張，大概不出乎兩個理由：（1）新字母不容易制得好，常常使人覺得和原有的字母不調和。（2）添加了新字母或在原有的字母上添加了小符號，不便于利用現成的技術設備，如打字機之類。我不敢說這兩項理由不值得考慮，可是我以為還有比這兩項理由更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認真考慮：把字母限制在26個以內是否能制出比較理想的方案？如果遷就現成的字母會使方案受到一定的損失，我們是否仍要遷就現成的字母？

誠如李振麟先生在《語音和拼音字母》一文中所說❶，許多民族在采用拉丁字母記錄本族語時，用得最多的办法是“合拼”（按即“双拼”）、“變讀”、頂符、尾符用的較少，新造字母極少，而且容易被排斥。這種經驗本應該受到重視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因為忽視了這種經驗，所以就遭遇到挫折。❷ 可是這裡仍然存在着一個問題：如

❶ 見《語文知識》1956年11月號。

果我們尽量利用了双拼和变讀之后仍不能把問題完全解决，我們是否也不能添制新字母或在原有的字母上添加小符号呢？我以为問題是不能看得那么呆的。就拉丁字母以外的新字母來說，像P, ð, þ这些字母在某些文字里虽被排斥了，但在另外一些文字中却依旧繼續使用（如P, ð在英文中为 th 所代替，但在冰島文中却依旧使用）。又如某些文字里所使用的 œ, æ, š, ž 这些字母，固可以不認為是新字母，而認為是在原有的字母上添加了小符号，但也未尝不可以認為是新字母。同样，某些文字里所使用的 œ, æ 可以看作是 o 和 e, a 和 e 的合体，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新字母。由此可見，各民族在使用拉丁字母感覺不足的时候并非絕對不可以添制新字母。而且就所謂拉丁字母自身來說，現在通常所說的26个字母，也并非都是原来就有的。拉丁字母原来只有 21个，j, u, w, y, z 这 5个字母乃是后来增加的。根据这一点來說，我們也可以不必以原有的26个字母为限。

說到在字母上添加小符号，那就更是常見的事。法文中有é, à, â, î, ñ 这些小符号，德文中有ä, ö, ü 这些小符号，乃是大家都知道的。土耳其的新文字中也有ç, ş, ö, ü 这些小符号。波蘭文在字母上加小符号的就更多。《中国語文》1956年4月号上曾介紹了 A.B. 苏別蘭斯卡婬所編的兩個綜合的字母表，這兩個綜合的字母表給我們以一种鮮明的印象：在原有的字母上加小符号乃是人們通常采用的手段。固然这些小符号的主要用途是拿來區別語音，但也有時候拿來區別文字。小符号的使用有时甚至要胜过双拼。例如在德文 中 ä, ö, ü 虽也可拼为 ae, oe, ue，但人們通常总喜欢用 ä, ö, ü，而不喜欢用 ae, oe, ue。还有 i, j 兩字母上面的一点，虽常常有人認為不好，但事实上本来沒

❷ 苏联境內的少数民族在十月革命后都使用了拉丁化的新文字，后来又改用了斯拉夫字母。改用斯拉夫字母的理由据說是为了便于和大俄羅斯語發生交流，但我疑惑除了这个理由之外，還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些民族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拟定得不好，援用了許多新字母或变形的拉丁字母。前兩天我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了中国語文工作者为苗族所拟定的拼音文字也有这种情形，我不懂苗語，不敢說十分肯定的話，但我推測这套方案将来多半也是要修改的。

有，倒是后来人們感覺有必要才加上去的。由这些事实看来，小符号只要运用得适当，倒未必是令人討厭的。

在这里我要郑重声明，我說了上面这些話，并不是主張尽量多用小符号或尽量多制新字母，我只不过想提醒大家，不必过于拘泥于現成的字母，以为使用了一兩個小符号或添制一兩個新字母也是要不得的。小符号用得过多固然有损美观，但一个小符号也不用反而也会使人感覺單調。想在原有的 26个字母之外再添許多新字母而要求它們和原有的字母相調和固然不容易做到，却不能因此就肯定地說添制一兩個新字母也沒有可能。事实上，《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虽因采用了若干新字母而遭遇挫折，但在修正建議第一式和第二式中仍旧可以看到个别的新字母和个别的小符号（如修正建議第一式的代用式 ɿ 和 ɻ，修正建議第二式的 ɿ），可見小符号和新字母并非絕對不可以采用。关键在于不能多用，特別是新字母，更应当努力設法使它与原有的字母相調和。

至于利用現有技术設備的問題，虽也應該想到，却不能把它当作决定性的条件。例如拿打字机來說，世界上各国都有适合于其本国文字的打字机，为什么我們汉族就不可以設計一种适合于汉语的打字机呢？我以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为什么呢？因为汉语的語音構成自有其特点。汉语的語音以“声韵調”为其構成要素。在教学上，在技术設備上，如果能照顧到汉语語音構成的特点，無疑地会比搬用西洋現成的东西好。^①不从根本处着眼，而过分迁就現成的技术設備，必然會給我們的后代帶來無窮尽的損失。

既然小符号和新字母并非絕對不可采用，而只是不宜多用，那就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在采用了双拼和变讀兩种办法之后，还剩下哪些問題是必須采用小符号和新字母来解决的吧。依我个人的研究，我認為拼音方案中有兩处必須使用小符号，此外还有兩处似乎也可以試

① 关于在語音教學上照顧汉语語音構成的特点，請參閱拙稿《論汉语語音教學的系統問題和順序問題》，載《語文教學》1956年10月号。关于在技术設備上照顧汉语語音構成的特点，汉语的盲人点字可以給我們很大的啓示。

行采用新字母。必須使用小符号的兩处是韵母帀和韵母口；可以試行采用新字母的兩处是韵尾 [ŋ] 和声母曰。現在分別把我的理由寫在下面。

首先來說韵母帀。我完全同意王力先生主張拼出韵母帀的意見。^① 理由是：(1) “茲”“雌”“司”“知”“馳”“詩”“日”这些音节实有韵母，并非单独由声母構成；(2) 使用拉丁字母的各种文字，有輔音不能单独構成音节的習慣，我們借用拉丁字母，必須照顧这种習慣；^② (3) 就方案全体考虑，拼出帀也会使方案更为調和，因为絕大多数音节都有韵母，独独少数音节沒有韵母，是会令人感到不調和的；(4) 韵母如果定得适当(例如把帀拼作 i)，还可以照顧到古今音的演变关系，因而也照顧到某些方言和北京話之間的对应关系。

試就中外各家所拟定的汉语拼音方案来檢查一下，其中绝大多数是把帀韵拼出的，只有北拉以及少数其他方案是把帀韵省掉不拼的。不拼出帀韵的坏处是：(1) 不合音理；(2) 不合国际習慣；(3) 破坏整个方案的調和；(4) 不能照顧古今音的演变关系以及某些方言和北京話之間的对应关系。除此之外，还会帶來其他的損失。例如声母厂照国际習慣拼作 h 最好，但北拉因为用 h 加在 z,c,s 后面表示虫、彳、尸，又沒有設法拼出帀韵，于是就不能再用 h 拼厂，而改用 x 来拼厂，这样就使整个方案离国际習慣更远。文字改革委员会所拟訂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乃至最近提出的修正建議第一式和第二式在这一点上都要胜过北拉，可是現在偏偏还有一部分人只从减少字母一点來考慮問題，主張仍旧采用北拉的老办法，即：不拼出帀韵，把声母厂拼做 x。他們編出理由說 h 的任务太多，說 h 的负担过重。其实方案的好坏并不决定于字母的使用頻率均匀不均匀，而决定于它是否适合于汉语的語音体系，同时照顧了国际的習慣。我敢說，多数人宁愿讓 h 负担重一点，也不願意用 x 来拼厂。关于这一点，試檢查

① 王力：《为什么“知”“資”等字要写出韵母》，見本書第 210 頁。

② 如果是自制字母，当然也可以不必這樣做。例如注音字母就已造成了不用帀的習慣。

中外各家所拟定的汉语拼音方案也可以明了。

已把币韵应该拼出的道理说清，讓我們再来接着研究币韵該采用怎样的拼法吧。中外各家所拟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在这一点上要說是最不一致。有的用 ê, ú, ü, 有的用 i, 有的用 ih, ü, 有的用 i, 有的用 e, eu, 有的用 ī, ē, 有的用 i, ih, e, eh, 有的用 z, oi, 有的用 jh, z, 有的用 y, 有的用 y, z。这里面，用輔音字母来表示韵母的办法是根本錯誤的。其余用 e, ê, eh, eu, ü, ú, ü, oi 等表示币韵也要說是毫無根据。比較好的是用 i, ī, ih, y 这几种拼法。国罗用 y 来拼币，讓 y 和 i 分分工，固然也有好处。可是从整个方案来考慮，我們还需要讓 y 担任別的任务（例如用它表示声母ㄩ），所以就不如用 i 兼帶着表示币韵。用 i 兼帶着表示币韵既和汉语語音的演变历史相符合，自然也就照顧了某些方言和北京話之間的对应关系。大家都知道，币原是由丨發展出来的，在旧詩韵中，币、丨原属于同一韵部（平水韵的四支），現在大家都在強調利用語音对应規律學習普通話，其实如果能在拟訂拼音方案时照顧到語音对应規律，不但對於大家學習普通話会有帮助，同时也使这方案推行起來格外容易。例如我們把“茲”“雌”“司”“知”“馳”“詩”这些音节拼为 zi, ci, si; zhi, chi, shi, 而告訴广州人說：“这些音节在这广州話里因为声母受韵母影响而顎化，讀ㄓㄧ、ㄔㄧ、ㄕㄧ；在北京話里因为韵母被声母所同化，讀ㄔㄧ、ㄔㄧㄥ and ㄓㄧ、ㄔㄧㄥ。”那么他們一定能利用这种关系學普通話学得更快些，同时也能學習拼音方案學習得更快些。可見用 i 兼帶着表示币韵并無妨碍，反而有好处。分別用 y 和 i 来拼写币和丨不但没有必要，不但造成字母使用上的浪费，而且也不易显示出上述的語音对应关系。并且从字母形体來說，一般的元音都用短字母，独独币韵用長字母 y 来拼写，也会使音节的划分不醒目。

币韵虽然極宜于用 i 来兼帶着表示，但这里有一个問題必須同时考慮到。那就是ㄔㄧ、ㄔㄧㄥ如何拼寫的問題。由于拉丁字母的不够分配，現在大家都感到無法給ㄔㄧ、ㄔㄧㄥ以独立的拼法，而主張用“变讀”的方法来表示它。如果用ㄍ、ㄔㄧ、ㄏ的变讀表示ㄔㄧ、ㄔㄧㄥ还無問題。可

是照我的想法單用ㄍ、ㄅ、ㄏ變讀並不妥當，必須兼用ㄍ、ㄅ、ㄏ變讀和ㄝ、ㄉ、ㄢ變讀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一來，就使ㄩ這個字母發生了內容不明的情況，必須加以分化。因為zi, ci, si既可以讀為ㄩ、ㄕ、ㄤ；又可以讀為ㄝ、ㄉ、ㄢ。我們要如何加以分化呢？最好的辦法當然是把ㄩ和ㄕ分為兩種拼法，而又讓兩者之間有一定聯繫。從這個要求來說，分化為i和y就不如分化為i和I。也許有人會問：分化為i和I或分化為i和ih怎樣呢？我認為用i或ih拼寫ㄕ也不如用i好。用i雖可以少寫兩點，但它放在整個方案里很不調和，一定不會得人同意；用ih雖可以免加小符號，但要多寫一個字母h，而且詞兒連寫起來這個h又會使人弄不清屬於前后哪一個音節，所以也不宜采用。這樣從各方面一盤算，可知I這個帶小符號的字母是省不掉的了。^①

其次來說韻母ㄩ。漢語ㄩ這個音素該用哪個拉丁字母來拼寫，也是頗費考慮的一個問題。第一，ㄩ這個音素並非每種語言都使用。在拉丁字母中雖然有一個y原來表示ㄩ音，但因為若干語言中沒有ㄩ音，於是這個y就被拿來表示其他的音了。第二，ㄩ這個音素在漢語語音體系中和ㄧ、ㄨ有同樣的特殊地位，屬於所謂介母。如果我們為了把音節劃分清楚而對ㄧ、ㄨ採取兩種拼法，照理就應該對ㄩ也採取兩種拼法，即分為聲母的ㄩ和韻母的ㄩ，因而即使我們用y來表示ㄩ音，也只能表示一方面；如果用y當作韻母的ㄩ，就必須另外添制聲母的ㄩ；如果用y當作聲母的ㄩ，就必須另外添制韻母的ㄩ。第三，就漢語語音體系來說，ㄩ和ㄨ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最好也能在拼法上得到照顧。為了同時滿足這幾方面的要求，我認為除了用y當作聲母的ㄩ之外，還必須添上一個ii來當作韻母的ㄩ。

討厭用小符號的人，一看到ii這個字母必然要嫌它不好看，但如果我們就中外各家所擬訂的漢語拼音方案來檢查一下，就會意外地發現絕大多數都用ii表示韻母ㄩ，其次是用iu或yu，用y的倒是

① 如果有入認為I應該盡量少用，也可以把ㄓ、ㄔ、ㄕ後面的ㄕ仍拼作i。

最少，为什么人們不喜欢用面孔干淨的 y, iu 或 yu，反喜欢用面孔不干淨的 ü 呢？这里面應該有一点什么道理。我以为，第一是由于 y 这个字母拖着个長腿，在形体上像輔音字母不像元音字母，拼起字来也使人不容易一眼看出音节的界限。試比較：

权——kyan : küan	选——syan : süan 或 hyan : hüan
軍——gyn : gün	巡——syn : sün 或 hyn : hün
兄——hyng : hüng	

大家覺得哪一种拼法受看些呢？試再比較：

安全——ancyan : ancüan 或 ankyan : anküan	
大选——dasyan : dasüan 或 dahyan : dahuän	
海軍——haigyn : haigün	大学——dahye : dahüe
英俊——jingzyn : jingzün 或 jinggyn : jinggün	

大家觉得哪一种拼法在音节划分上醒目些呢？如果大家不帶成見的話，我相信大家是能發見多数人選擇 ü 而不選擇 y 的道理的。

再就 iu 或 yu 來說，就更不能和 ü 相比。例如拿

权——kiuan : kyuan : küan	选——siuan : syuan : süan
軍——giun : gyun : gün	巡——siun : syun : sün
兄——hiung : hyung : hüng	

来比較一下，我相信大家就更容易選擇 ü 而不選擇 iu 或 yu。大家所以選擇 ü 而不選擇 iu 或 yu，正和德国人喜欢用 ä, ö, ü 而不喜欢用 ae, oe, ue 的心理相同。由此也可以看出加小符号的办法在某种条件下会胜过双拼的办法。

用 ü 当作韵母的口不仅比較合于我們的心理，而且也合于汉语的语音体系。在旧韵书中口和ㄨ原来同属于一韵部（就平水韵来说是六魚、七虞），而且在现代的方言之间我們也常常可以看到口和ㄨ相对应的情况，例如北京的口韵字在閩南话中大多讀为ㄨ韵；北京的ㄨ韵字在閩南话中大多讀为口韵。甚至在同一官話區域中也能找出这种現象，如“驢子”四川人讀为 luz，“宣傳”山东人讀为 suanchuan，“选举”山东人讀为 suangü，“完全”山东人讀为 wancuan，反

過來，北京讀ㄨ韵的，在若干方言中（如廣州、浙江、湖北東部）反讀為ㄩ韵。從這一點來說，用 ㄩ 作為韵母ㄩ，也比用 ㄩ 作為韵母ㄩ好。

ㄩ 虽不宜作為韵母ㄩ，却可以作為声母ㄩ。我在前面已經說到它的長腳給人以輔音的印象。正是由於這個理由，把 ㄩ 當作声母ㄩ對於音節的劃分也有幫助。例如：haiyan（海員），daye（大約），jingyüng（英勇），rungyü（榮譽），guanyü（關於）這些拼法就會使我們毫不遲疑地說出它們的音節界限在那裡，但如果對於韵母的ㄩ 和声母的ㄩ 不加區別，一律拼作 ㄩ，就不能得到這樣的效果。

很多人排斥ㄩ，都說那兩點難看，那兩點是否一定難看呢？這倒不能單由理論來推斷，應該作一點實際試驗。據上面所講的情況看來，我們很可以推測 ㄩ 幾不令人感覺難看。我現在再請大家就漢語拼音方案修正建議第二式的樣品❶來考察一下，就可以得到證明。我還要附帶說明一下，修正建議第二式用 ㄩ 這個字母比我所提議的方法用得較煩繁，因為修正建議第二式的办法是 ü:yü，而我所提議的办法是 ü:y，照修正建議第二式應該用 yü 的地方，我都簡單地用了 y，所以 ü 的出現機會就更少了。還有 ung, üng 兩韵，照我的意見應拼作 ong, iong，這樣一來，ㄩ 字出現的機會還可以再減少些。

第三來說韵尾 [ŋ]。拉丁字母中缺少表 [ŋ] 音的字母，要說是拉丁字母不完備的地方。其他民族用拉丁字母來拼音的時候，遇到 [ŋ] 音，通常總是用 ng 來拼寫。中外各家所擬定的漢語拼音方案大都也用 ng 來拼寫。這也該算是一種雙拼法。這樣的雙拼法用在其他語言里也許妨礙不大，但用在漢語里似乎就值得考慮。大家也許會問，既然雙拼法是許多民族常用的，而且漢語的ㄓ、ㄔ、ㄕ 這些聲母也宜於採用雙拼法，為什麼 [ŋ] 不宜於採用雙拼法呢？我的理由是：第一，[ŋ] 在漢語中的出現頻率太大，用雙拼法太不經濟；第二，雙拼法影響到音節的劃分；第三，[ŋ] 在漢語方言中可以作為聲母使用，拼作 ng 很不方便。現在逐項說明於下。

❶ 請參看本書第 12 頁。

[ŋ] 当作韵尾一共出现在下列 7 个韵中。而据吴越等同志所做的统计，❶ 这 7 个韵的出现频率百分比是：

	ang	iang	uang	eng	ing	ung	yng	合計
甲	2.58	1.94	0.70	2.41	3.55	3.98	0.37	15.53
乙	2.41	1.87	0.56	3.23	3.39	3.73	0.42	15.61
丙	4.68	0.75	0.24	5.79	1.67	4.81	0.30	18.24

汉语的韵类连结合韵计算一共是 36 韵，其中收 [ŋ] 尾的就有 7 韵；这 7 韵的出现频率百分比合起来就有 15.53—18.24% 之多，难道我们对于出现频率这样大的一个音素不该考虑给它一个独立的字母吗？❷

双拼法 ng 对于划分音节的坏处更是容易了解的。因为 [ŋ] 只出现于韵尾，如果拼作 ŋ，我们一见到 ŋ 就知道它属前一个音节，但如果拼作 ng，我们就不敢立即断定这两个字母是同属于前一个音节抑分属于前后两个音节。

至于谈到方言中的声母 [ŋ]，也许有人会说那是方言里的事，我们可以不必考虑。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虽然我们应该强调汉语的规范化，强调汉语通过规范化而达到统一，但至少在目前仍有考虑方言、为方言拟定拼法的必要。把方言中的 [ŋo], [ŋang], [ŋou], [ŋen] 这些音节拼为 ngo, ngang, ngou, ngen，未免是令人觉得别扭的。尤其是当这些音节前面另有音节的时候，就更容易造成音节划分上的混乱。

既然 [ŋ] 这个音素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字母，究竟采用怎样的一个字母好呢？我以为与其新造，就不如采用现成的 ŋ。试看汉语拼音方案修正建议第一式把 ɿ, ɿ̚, ɿ̛, ɳ 这些新字母都取消，独留了个 ŋ 作为代用式，可知 ŋ 这个字母是不如 ɿ, ɿ̚, ɿ̛, ɳ 令人讨厌的。不过单有

❶ 见《拼音》月刊创刊号。

❷ 也许有人看到这里会说：ㄓ和ㄔ的出现频率也大到 9% 以上，为什么不须给以独立的字母呢？我以为，ㄓ和ㄔ不但出现频率比「ㄅ」外，而且缺少第二、第三两项理由。

一个小楷体还不够，必须要配上大楷和小草大草。我認為《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所拟的「字大楷和小草大草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以設法另拟（譬如說，可以改用倒寫的G即J作為大楷）。必要時仍可以拿ng当作代用式。」

第四來說聲母四。拉丁字母中本来缺少單独表示塞擦音的字母，更沒有單独表示翹舌音的字母，所以就中外各家所拟定的漢語拼音方案來檢查一下，就可以發現各家在ㄦ、ㄔ、ㄆ和ㄓ、ㄔ、ㄕ、ㄕ的拼寫上也頗不一致。拿目前的趨勢來說，關於ㄦ、ㄔ、ㄆ的拼法，大家的意見已經比較一致。但關於ㄓ、ㄔ、ㄕ、ㄕ的拼法，却仍有分歧；一部分人主張拼作zh, ch, sh, r，一部分人主張拼作j, ch, sh, r。我个人認為把ㄓ、ㄔ、ㄕ、ㄕ拼作zh, ch, sh 可以和z, c, s 相對照，比較適合于漢語語音體系，而拼作j, ch, sh 則不免有“轉寫法”（transliteration）的缺點，所以贊成zh, ch, sh 的拼法。不過這只是不涉及ㄕ母時的說法，如果涉及到ㄕ母，問題又必須回來作全面考慮了。拉丁字母中既然沒有單独表示塞擦音的字母，為了補救這個缺陷，我們就只好把多余的其他字母拉來補缺。例如c 和k 或s 重複，就可以拉來表示ㄔ；z原表示[z] 音，但因北京話不用[z] 音，就可以拉來表示ㄦ。如果漢語里沒有ㄕ母，也沒有ㄕ母和方音[z] 的對應現象，這樣的借用倒也挺方便。但是漢語里既有ㄕ母，而ㄕ母又有和方音[z] 的對應現象，就使我們感到還缺少一個表示[z] 音的字母。

對於ㄦ、ㄔ、ㄆ和ㄓ、ㄔ、ㄕ、ㄕ這兩組聲母，北拉的拼法是：z, c, s 和 zh, ch, sh, rh；漢語拼音方案修正建議第一式的拼法是：z, c, s 和 zh, ch, sh, r。就北拉的拼法來說，讓ㄕ(rh)和ㄔ(r)來對應，不但在音理上不和諧，而且也不能照顧方音與北京音之間的主要對應關係。就修正建議第一式來說，讓ㄕ(r)和ㄔ(r)相混，就更加令人感到不妥。我在前面曾提到拼音方案應該在字母安排上盡量照顧標準音和方音之間的對應關係，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北京音里的ㄕ母和方音之間的對應關係怎樣吧。當然，ㄕ母的對應關係不如ㄓ、ㄔ、ㄕ三母的對應關係那樣簡單規律，可是我們仍然應該在複雜的情況中找出其

主要的情况。根据《全国主要方言区方音对照表》来检查，和囚母相对应的有丨、匚、广、ㄅ、ㄆ（即[z]）等几种，而ㄆ稍稍占优势。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方音对照表对于辽阔广大的官话区只选择了“江淮”和“四川”两地作代表，而且认为北京话读囚母的字在这两个地区仍读囚母，未免歪曲了真相。如果切实地就所有方音作一番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ㄆ的对应要占绝对优势。既然这个对应关系占绝对优势，而且按ㄅ、ㄈ、ㄉ、ㄊ：ㄓ、ㄔ、ㄕ、ㄊ排比起来在音理上又很和谐，自然就要求我们为[z]音找一个字母。

到哪里去找呢？为了不改动比较能获得多数人同意的ㄅ、c（ㄅ）、s（ㄉ）：ㄓ（ㄓ）、ㄔ（ㄔ）、ㄕ（ㄕ）的拼法，我以为还有一个x可以拿来表示[z]音。x在西洋虽然通常表示[ks]或[gz]音，但也有时表示[z]音。如果用x表[z]，那么[z]当然就要拼作xh了。于是齿音和翹舌音就構成了ㄅ（ㄅ）、c（ㄅ）、s（ㄉ），x（ㄊ）：ㄓ（ㄓ）、ㄔ（ㄔ）、ㄕ（ㄕ）、xh（ㄊ）的对应。但为了照顾西洋的习惯和现行的国际音标，我们似乎就应该把z拉回头来表示[z]音，而为ㄅ音另想办法。用x表示ㄅ固然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办法，但我估计这个办法或许不容易得到大家同意，因此我想到把一个z分化成两个来解决这个问题，即用z表[z]，用ㄗ（或ㄤ）表ㄅ。这样一来就多出了一个新字母，而齿音和翹舌音的对应就变为：ㄗ（ㄗ）、c（ㄅ）、s（ㄉ），ㄊ（ㄊ）：ㄓ（ㄓ）、ㄔ（ㄔ）、ㄕ（ㄕ）、ㄊ（ㄊ）。我个人是倾向于后一办法的。

总结上面的分析，可知把拼音方案的字母限制在26个字母之内是成问题的。照我的意见必须添两个带小符号的字母，即i和ü，这两个字母不当作独立的字母放在字母表里也无妨碍，我们可以认i为i的变体，认ü为u的变体。不过应该有i和ü却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也还可以考虑添两个新字母，即ŋ和ɳ。彭楚南先生也曾主张补充这么两个字母，和我的意见不谋而合，只不过彭先生用ɳ表ㄓ或ㄔ，和我的主张微有出入罢了。添i和ü是我的积极主张，添ŋ和ɳ是我的商榷性的建议，是否有当，还请同志们指教。

● 彭楚南：《论补充新字母的问题》，见本書第一輯第33頁。

編者按：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發表在《拼音》月刊1956年10月号，原題：《我对于修改ㄩ、ㄤ、ㄦ拼法的意見》，本社略有刪節；第二部分發表在《拼音》月刊1957年6月号，原題《拼音字母不必限制在26个拉丁字母之内》。

施以明：

我建議漢語拼音方案修正式作如下安排：

b	p	m	f	d	t	n	l	g	k
ㄩ	ㄩ	ㄇ	ㄻ	ㄩ	ㄻ	ㄩ	ㄌ	ㄭ	ㄻ
y	h	j(i,u)	q(i,u)	x(i,u)	j	q	x	r	
ㄩ	ㄏ	ㄐ	ㄑ	ㄊ	ㄓ	ㄑ	ㄕ	ㄩ	ㄩ
z	c	s	(i)	a	o	e	i	v	u
ㄗ	ㄔ	ㄙ	ㄩ	ㄚ	ㄛ	ㄜ	ㄧ	ㄩ	ㄩ

簡略的說明：

(一) ㄓ、ㄔ、ㄕ由j、q、x表示，ㄐ、ㄑ、ㄊ由ㄓ、ㄔ、ㄕ變讀。j在原草案中是給ㄉ作隔音和半母音用的，ㄉ的隔音問題可由隔音符號解決，ㄉ的半母音問題可由標調符號解決，因此，可以把j抽出來作為ㄓ。q、x在原草案中本是表ㄑ、ㄊ的；在修正建議第一式和第二式中是為備用而保留，沒有被充分利用的閒擋着的字母。那末充分利用這兩個閒字母，用來表示ㄔ、ㄕ是最經濟也沒有了。這樣就可以達到為解決ㄓ、ㄔ、ㄕ的問題，既不要用新字母，又不要用雙字母的最理想的要求。ㄐ、ㄑ、ㄊ由ㄓ、ㄔ、ㄕ變讀，對原草案講起來，出入也不大。只不過是把一個為很多人反對的斯拉夫字母ㄉ換上一個j罢了。

(二) ㄩ在普通話的語音里是一個很繁用的韻尾字母，例如在修正建議第一式樣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就有146個之多，如果用雙字母ng，那就是浪費了146個字母所需的空間（紙張面積）、時間和人力，這是一個絕大的浪費。我本來贊成原草案中的ㄩ，但是為了尽可能不用新字母，我建議用y表ㄩ。y跟ㄩ在形態上很相似，在草寫時尤其相象，而且在詞中還可以一筆連寫。

(三) 因为用 y 作了兀, 所以就把 u 作为ㄩ, 把 v 作为ㄨ。

(四) r 光作ㄩ用, 不兼作儿, 儿由 l 兼表。当 l 后面有母音时, 讀成声母的音。如: la (拉), lai (来); 当 l 在詞头或詞尾單独出現时, 讀成儿音。如: ltyv(兒童), hval(花兒)。

(五) w 在这个方案中目前沒有用着, 我的意思是不用它作为拼音字母, 就可以把它的位置讓給标調符号, 因为标調符号在打字机上是應該佔有相当位置的。如今能够空出一个位置, 那末頂多再添兩個位置就可解决全部調号的位置問題了。

(六) 这个方案的字母总数是25个, 没有一个新字母, 没有一个双字母。既便于利用現成的机械設備, 又有着最高度的节约价值。

(1956.11.13.)

台 耀 中:

內容提要：主張用ㄩ表兀。

我主張保留 ㄩ。我認為 ㄩ 有下列好处：

首先, ㄩ 可以作为汉语的标志, 明显地区別于其他各国用拉丁字母拼写和創制的文字。世界各民族用拉丁字母拼写和創制的文字, 有65种以上^❶。在汉语中如果不用 ㄩ 表示兀, 那么, 当我們看到一种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的时候, 一时就很難辨別清楚都是什么民族的文字。因为一个人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精通所有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的。如果在我們的汉语中, 采用了 ㄩ 表示兀, 無論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認出哪是汉语, 哪是外国语。采用 ng 表示兀, 就不会有这个优点。所以我說 ㄩ 有标志汉语的功能。

第二、以 ㄩ 与 ng 比較, ㄩ可以使音节明显。例如 dangyan 这个詞, 如果不加隔音符号〔 ’ 〕的話, 就不知道是 dang’yan(党员)呢, 还是

❶ 請見彭超南：《使用拉丁字母的各种文字介紹》，載《拼音》月刊第3期第21頁。

dangyan(蛋卷)。如果我們采用 η 表示兀，上面的弊病就可以完全消除。請看：“党员”是 d η yan，“蛋卷”是 dangyan，音節非常明顯。

第三，可以使音節結構縮短，減少字母的用數。“拉丁字母是音素制字母，用来拼写汉语，由于语音中每个音节的音素多少不一致，拼出来的音节也就有長有短，不能像汉字那样每个音节一样長。短的，可以是一个字母，如 a(啊)，y(魚)；長的，可以是……6个字母，如 zhuang(椿)，chuang(窗)，shuang(双)。”❶ 如果用 η 表示兀，在拼写中凡有韵母 a η (尤)，e η (ㄩ)，ia η (ㄧ尤)，i η (ㄧㄩ)，ua η (ㄨ尤)，u η (ㄨㄩ) y η (ㄩㄩ) 出現时，都可以使原用6个字母構成的音节，縮短成5个字母，如：zhuang→zhu η (椿)；原五个字母構成的音节，縮短成四个字母，如：zhang→zha η (張)……，总之， η 在音节中的出現可以省去一个字母，这無論在印刷或書寫上，都是減輕了負擔，增加了方便。还可以通过字母使用頻率的統計來說明這一点。根据吳越同志的統計，在159,193个字(音节)中， η 出現了 25,999次❷，如果不用 η 而用ng表示兀，那么，在同数量的音节里 ng与 η 相比，ng的字母用數要比 η 多出一倍(51,998个)这样，也就增加了 n 和 g 的出現次数。

第四， η 这一字母在国际音标中也是表示兀这一音素的，現在我們借来作汉语的字母，有什么不好呢？即便把 η 看作是我們的“新創造”，我認為也是一个很好的創造，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这是肯定了的。我們能不能因为在拉丁字母表中沒有 η 这一字母，就不能用 η 表示兀这一音素呢？不能。正因为拉丁字母表中沒有更好的字母表示兀这一音素，所以我們才要进行創造，而且必須創造。大家都知道“拉丁字母最早只有 i 和 u，沒有 j 和 w。j 和 w 是从 i 和 u 經過延長和重疊而形成的”。❸ 我們可以不可以把 η 看作是拉丁字母 n 的延長和变形呢？我覺得是完全可以的。

❶ 吳越：《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音節結構会不会太長》，見《拼音》月刊第2期第35頁。

❷ 同上，第37頁。

❸ 周有光：《拼音文字的音節分界問題》，見《拼音》月刊第1期第34頁。

根据上面談到的 4 个理由，我建議：最后确定汉语拼音方案时，只留 η 表示兀这一音素，不要代用式，更不要用 ng 表示兀。

(1956.11.4. 沈陽)

——《拼音》月刊1957年6月号，原題：《我主張把·兀寫成·η》

田季文：

內容提要：(1) 主張用 zr, cr, sr 表示ㄓ、ㄔ、ㄕ。(2) 主張用 j, ch, sh 表示ㄐ、ㄔ、ㄕ。(3) 主張用 $y (u)$ 兼表ㄧ的半元音。(4) 同意用 i 表ㄩ，但不要代用式 i 。(5) 主張用 $-n$ 表ㄤ。

目前的修正意見，似乎是用“少數服从多數”的办法决定的。我覺得学术性的东西，特別是文字改革这件“百年大計”，應該更广泛、更充分地討論研究，不用急于作出定論，而可以等大家的認識較為一致的时候再归纳为修正意見。

(一) 修正第一式的 zh, ch, sh 和 g, k, h 变讀，实际上是“北拉”方案的主張。它的好处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不少人学过北拉，學習和使用都較为方便。但作为全国人民百年大計的拼音文字方案，就應該考慮得更長远一点。

ㄓ、ㄔ、ㄕ寫成 zh, ch, sh 有它的好处，即与 z, c, s 在字形上保持一定的联系，这对于方言中ㄓ、ㄔ、ㄕ与ㄐ、ㄔ、ㄕ不分的人來說，可以根据它們相似的形狀知道它們的对应关系。但主要缺点是在語音學上沒有根据，且与国际習慣不合。<ㄓ、ㄔ、ㄕ是卷舌音， h 不能表示出来。照“一母一音素”的原則， h 就不能代表其中什么音素，因为 h 在国际習慣上都是表示喉音而并不表示卷舌音。制訂汉语拼音方案，固然首先應該从汉语本身需要出發，先考慮拼音的需要，少考慮国际習慣；但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才这么做，如果能够兼顾，就應該兼顾。这对于减少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障碍是有好处的。

因此，我認為在决定ㄓ、ㄔ、ㄕ三个字母时應該考慮以下几点：

(1) 能表示与ㄐ、ㄔ、ㄕ的对应关系。因为ㄐ、ㄔ、ㄕ与ㄓ、ㄔ、ㄕ

同是否尖音，有了联系，便于学习和记忆；

(2) 卜、ㄔ、ㄎ与ㄓ、ㄔ、ㄕ主要区别是卷舌与不卷舌，最好使表示ㄓ、ㄔ、ㄕ的字母能表示卷舌音，或有卷舌符号；

(3) 尽可能照顾国际习惯；

(4) 不造新字母，以减少字母总数。

这样，我以为用 *zr, cr, sr* 3 个双拼字母表示ㄓ、ㄔ、ㄕ 为好。我们用 *z, c, s* 表示舌尖前音ㄔ、ㄕ、ㄎ，用 *r* 表示卷舌音ㄕ，因此用 *zr, cr, sr* 表舌尖后音ㄓ、ㄔ、ㄕ 是最理想的了。既表示它们和 *z, c, s* 的关系，也有了卷舌符号。同时合于国际习惯，又不必新造字母，比 *zh, ch, sh* 好得多。但如果用 *zr, cr, sr* 表ㄓ、ㄔ、ㄕ，必须在它们独用时有表示舌尖元音的字母（下面再说）。

(二) 用 *g, k, h* 的变读表示ㄩ、ㄤ、ㄦ，主要缺点是方言中有交叉音会引起混乱。北京话可以用 *g, k, h* 在 *i, y* 前面变读为ㄩ、ㄤ、ㄦ，是因为北京音中没有《ㄩ、ㄤ、ㄏ》和《ㄩ、ㄤ、ㄏ》这 6 个音的缘故；而有些方言（如广东）是有这 6 个音的。如果用 *gi, ki, hi* 表示ㄩ、ㄤ、ㄦ，用 *gy, ky, hy* 表示ㄩ、ㄤ、ㄏ，广东人势必无所适从。有人说这样“可以看出语音中的规律”，“对说方言的人学习普通话最有帮助”。这话实在是不大切实际的。用做全国人民共通语拼音文字的方案，是没有什么必要保留和方言变化的规律的（研究方言和共通语某些变化规律用不着在拼音方案中表示，它只是与学习方法有关而已）；说方言的人不是因为有变读而“最有帮助”，相反的是最为费力。从推行“北拉”的经验中可以知道：广东人学习 *g, k, x* 的变读就最费力，一不小心就读成《ㄩ、ㄤ、ㄏ》；《ㄩ、ㄤ、ㄏ》。因为方言中存在这 6 个音，他们習慣了这 6 个音，不太会发ㄩ、ㄤ、ㄦ 和ㄩ、ㄤ、ㄏ 这 6 个音，学习上本来就有些困难，再加上字形的混乱，就更加困难了，怎能说是“最有帮助”？

因此，我认为制定ㄩ、ㄤ、ㄦ三个字母时应考虑：

(1) 避免方言中的交叉音；(2) 尽可能照顾国际习惯；(3) 不造新字母。

修正第二式用 j, ch, sh 表ㄐ、ㄑ、ㄊ是可行的，但修正第二式同时用 j, ch, sh 表ㄓ、ㄔ、ㄕ，这点和用 zh, ch, sh 表ㄓ、ㄔ、ㄕ無多大区别（仅 j 不同），所以不妥。除前述理由外，还因为 j, ch, sh(ㄐ、ㄑ、ㄊ)是舌面音，而ㄓ、ㄔ、ㄕ是卷舌音，用舌面音变卷舌音或用卷舌音变舌面音，相去较远，学习时没有舌尖前音关联性不容易弄得清。所以有了ㄗ、ㄕ、ㄔ，j, ch, sh 就可以專表ㄐ、ㄑ、ㄊ。

(三) 如果用 j, ch, sh 表示ㄐ、ㄑ、ㄊ，那么 j 用做半元音兼隔音字母应另行考虑。首先，我同意用这种方式隔音。因为用一个字母隔音，比用一个隔音符号好得多。写的时候方便，一气写下去，不必停顿，印刷上字母与符号佔同样位置，要同样多手續，而隔音符号却增加累赘。j 用做ㄐ之后，i 的半元音可以用 y 表示，但却不必为修正第二式把ㄉ写作ㄉ。用ㄉ表ㄉ，为的是怕 y 表ㄉ又表ㄉ会引起混乱，其实这顾虑是多余的。如果用 y 表示ㄉ的半元音，只要規定它后面必须跟着一个 i，写成 yi 就可以了。例如“語言”拼作 yyian。

(四) ㄓ、ㄔ、ㄕ、ㄉ、ㄊ、ㄋ自成音节的时候，从应用來說有無韵母关系都不大。但在講拼音方法时，却以有韵母为好。因为其他拼法都有韵母，独这几个字沒有，不一致，对文盲和兒童來說，少一些这种例外在學習上有好处，加之不用韵母則凡前一音节是ㄓ、ㄔ、ㄕ、ㄉ、ㄊ、ㄋ，而后一音节的开头是韵母时，就得加一个隔音符号，倒不如有一个韵母的好。所以ㄉ这个韵母不可廢。它的写法，修正第一式主張用 i，是好的，但不必再要代用式 1，因为已没有必要。

(五) 兮的写法，我贊成原方案(草案)，用 ㄋ。

ㄋ这个字母与ㄓ、ㄔ、ㄉ、ㄊ不同，ㄓ、ㄔ、ㄉ、ㄊ本身是結合声母，所以一方面为了表示它本身結合的关系，一方面解决不造新字母ㄋ，ㄎ，ㄏ的问题，所以考慮把ㄓ、ㄔ、ㄕ写成双字母，以便好学、合理、节省字母，但ㄋ却沒有什么結合問題，它只是一个單音素字母，用两个字母(ng)表示，是不大合理的。且增多了音节的字母数，又增加了書写中的麻烦（有的时候要隔音）。但目前可以用(ng)为 ㄋ 的代用式。

总起来說，我的意見有以下优点：

- (1) 字母总数只有24个(包括保留v,不保留q,x);
 - (2) ㄩ、ㄤ、ㄦ不必用别的字母变读,不会引起方言交叉;
 - (3) 只造一个新字母 ㄩ,音节最长的一个字只有5个字母;减少隔音麻烦;
 - (4) 可以完全照顾国际习惯;
 - (5) 可以全部利用原拉丁字母,不必新造ㄩ,ㄤ,ㄦ等新字母。
- 至于 q,v,x 三个字母的保留问题,我以为只要保留 v 就够了。因为如果拼写外来语,用 k 或 kw 代 q,h 或 ks 代 x 就行了。

(1956.10.10.广西平乐)

王 力:

內容提要：主張舌尖元音布必須寫出。

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討論过程中,“知”“賚”等字要不要写出韵母,是爭論的問題之一。最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通过的修正初步意見,第一式和第二式都写出这个韵母(第一式写作 i,第二式写作 y)。在这一点上,我对于第一、二兩式同样拥护。現在我想談一談我的一点粗淺的体会。

一、这个韵母是否存在? 它是什么性质的?

有些同志怀疑这个韵母的存在。我們在沒有討論要不要写出这个韵母以前,應該先討論它是否存在。这一点很重要。某些同志反对写出这个韵母,并非單純地为了节约,如果说是为了节约,为什么不削減别的韵母,而要削減它呢?这有兩种不同的情况:有些同志承認有这个韵母,只是因为它不单独發音,在數學上有困难,所以主張省去。这一点,我們留到下面再来討論。另外有些同志並不意識到这个韵母的存在,那么,我們主張写出这个韵母的人就犯了無中生有的嫌疑。^❶因此,我們不能不先从这个韵母本身是否存在的問題談起。

我們所謂韵母，在語音學上叫做元音（母音）。虽然韵母和元音的意义并不相等，但是，單就“知”“資”等字來說，它們的韵母也就是它們的元音。

和元音对立的是輔音（子音）。关于元音和輔音之間的區別，說來話長。我不打算多說，只想指出一点：元音是構成音節的要素，輔音不能單獨構成音節，只能放在元音的前面或后面，和元音共成音節。在物理学方面說，元音是乐音，清輔音是噪音，濁輔音是噪音加乐音。在歌曲方面說，只有元音是能歌唱的，因为只有元音能唱出高低不同的調子来。在歌譜中，只有音节能配音符，換句話說，單独的元音和帶輔音的元音都能配音符，但是單独的輔音不能配音符。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最危險的时候”的“时”字可以單独配上音符（因为“时”字有元音），在“莫斯科——北京”中，“莫斯科”的“斯”字不能單独配上音符（因为“莫斯科”是譯自俄文的Москва，其中的с不能自成音節）。

汉語的特征之一是元音占优势；一般地說，独立的輔音在汉語中是没有的。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也就是說，它代表一个單独的元音，或复合的元音，或帶輔音的元音，而不代表單独的輔音。汉人有了这个習慣，所以在學習外語的時候，遇到單独的輔音，往往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加上一个元音，例如把俄語的с念成“斯”，把в念成“夫”，把к念成“客”，把где念成“格界”等。

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必須有一个元音（韵母）。因此，我們就得出这样一个結論：“知”“資”等字在汉字系統中都是字，它們都代表音节，它們也都包含着一个元音（韵母）。

这里还需要补充說明一点，上海口語和客家口語的“魚”字念ŋ，苏州口語“唔篤”（你們）的“唔”念n，上海口語“嚙不”（沒有）的“嚙”和广州口語“唔系”（不是）的“唔”念m，这ŋ,n,m是不是自成音节的

❶ 有这样的一些同志：他們覺得这个韵母并不存在，但是为了音节分明，所以建議写出韵母。这种理由是没有说服力量的。如果这个韵母真的不存在，我們反而应该坚决反对畫構出一个韵母来。

呢？是自成音节。那么，和上文所說的話有沒有矛盾呢？沒有矛盾。

上文說過，清輔音是噪音，濁輔音是噪音加樂音，可見濁輔音是比較地接近元音的。在濁輔音當中，有一類“液音”（m, n, ɳ, l, r）尤其接近元音。它們有時候可以單獨構成音節（如“吁”“鹽”等）。在單獨構成音節的情況下，它們已經具備了元音的性質。梵文把 r, l 認為半元音，西歐傳統語音學也把 m, l, r 認為半元音。這裡所謂半元音是它們有可能獨立成為音節的意思。陳越同志所舉捷克語 blb（白痴），čtvrt（四分之一），hrst（一撮），hrb（駝峯），krb（火爐），krk（頸），南斯拉夫語 brz（快），vrt（花園），tvrd（難），trg（廣場）等詞^①，都是屬於這個類型的，因為其中有 l 或 r。這一類詞是可以配上音符來歌唱的。

元音和輔音沒有清楚的界限，但是有兩個極端。元音的極端是低元音，如 a，輔音的極端是清輔音，如注音字母 ㄅ、ㄉ、ㄋ、ㄆ、ㄈ、ㄎ、ㄐ、ㄕ、ㄊ、ㄓ、ㄔ、ㄕ、ㄗ、ㄕ。在語音學上說，清輔音是不能成為音節的。濁輔音除了液音外，也不單獨成為音節。

應該肯定：“知”“資”等字本身是有韻母的。它們除了輔音之外，還包含着元音，因此，“知”“資”等字才能夠單獨配上音符，歌唱起來。

“知”類字包含“知”“痴”“詩”“日”四個音節，其中“知”“痴”“詩”的輔音是清輔音，“日”的輔音是濁輔音；“資”類字包含“資”“雌”“恩”三個音節，它們的輔音都是清輔音。

這些字的元音的特點是元音的發音部位和前面輔音的發音部位相同。這些元音的歷史來源都是 i，後來被前面輔音所同化了，發音部位和輔音的部位相同了。這就是說，在輔音發出後，舌尖的部位不變，只是離開上顎遠些，就出現了元音。“知”類字的元音和“資”類字的元音並不完全相同（因為輔音的發音部位不同）^②。我們現在把它

① 陳越：《對漢語拼音方案的節約要求》，見本書第一編第 155 頁。

② 有人認為“日”的元音和“知”“痴”“詩”的元音也不相同。這是新的說法，這種說法是很有理由的。這裡不詳加分別。

們寫成一樣，是因為文字並不等於音標·細微的分別是不必在文字上表現出來的。

這裡還要說明一點：有人把自成音節的 m, n, η, r, l 叫做元音化的輔音，又有人把“知”“資”等字的元音叫做輔音化的元音。這兩種說法不碰在一起還沒有大毛病；碰在一起就發生衝突了。所謂元音化的輔音，指的是平常的輔音在一定條件下具备元音的性質，可以說是輔音變了元音；而所謂輔音化的元音，指的只是元音的發音部位被輔音發音部位所同化，並不是元音變了輔音。我認為最好避免“元音化”（母音化），“輔音化”（子音化）的說法。

二 为什么要在拼音文字中写出这个韵母？

可能有些同志這樣說：“我們承認‘知’‘資’等字本身是有韵母的。但是，文字並不等於音標，它只是交际的工具，只要能表达思想感情就够了，并不需要如实反映語音。”

是的，拼音文字並不需要处处如实反映語音。我們把“貴”寫作 gui ，而不寫作 $guei$ ，只此一例就可以證明我們並沒有像記錄方言一樣地擬訂我們的拼音方案，我們並沒有企圖用文字來機械地反映我們的語音。相反地，在這些地方，我們是主張节省字母的。

但是，“知”“資”等字的写出和不出寫。並不單純是节省字母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維持拼音文字的原則的問題。

拼音文字的原則是什麼？就是每一個音節必須有一個元音（單純的或複合的）。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有一個傳統的說法，就是只有元音成音，輔音不成音。輔音在拉丁文里是 *consonantia*，就語源來說，是“伴唱”的意思。我們譯成“輔音”，也還包含着輔助元音的意思。在拼音文字里，不可能有不具備元音的音節（ m, n, η, l, r 是例外，見上文）。

其次，依照拼音文字的原則，每一個音節中的輔音和元音必須分別用字母表示出來。如果不分別表示輔音和元音，而只是囫圇地表示一個音節，那不叫拼音文字，而只是音節文字。音節文字是拼音文字

的原始阶段。汉字本身也是音节文字的一种。假定我們的注音字母是一种文字的話(实际上它不是文字，而只是注音的符号)，那么它就沒有完全过渡到拼音文字，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不能把輔音和元音分析开来，例如ㄅ代表an, ㄆ代表en, ㄉ代表ang, ㄊ代表eng, ㄓ代表zhi, ㄔ代表zi等。“北拉”(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在 an, en, ang, eng 的問題上已經拼音化了，只剩下“知”“資”等字不写出韵母，还停留在音节文字的状态，这是使我們感覺到美中不足的地方。

中國使用拉丁字母写作为汉字对音，已經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对于“知”“資”等字，一向是写出韵母的。例如“知”“痴”“詩”“日”写成chih, ch ih, shih, jih, “資”“雌”“恩”写成 tzu tz'u, ssu。郵政局翻譯中国地名，对于“知”“資”等字，也写出韵母。國語羅馬字是企圖拿来替代汉字的，它把“知”“痴”“詩”“日”写成 jy chy, shy, ry, “資”“雌”“恩”写成 tzy, tsy, sy。

外国人翻譯汉字讀音，一向也是把“知”“資”等字的韵母写出来的。例如俄文把“知”“痴”“詩”“日”譯成 чжи, чи,ши, жи, “資”“雌”“恩”写作 цэны, цы, сы (根据鄂山蔭教授的《俄华辞典》)。从外国人普遍把“知”“資”等字的韵母写出来这一件事实来看，一方面可以証明这个韵母确是存在的(有拼音文字習慣的人，对音素的分析特別敏感)；另一方面可以啓發我們去考慮国际習慣。

过分強調国际習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輕視国际習慣也是不对的。如果沒有国际習慣作为理論根据，我們根本不不必采用拉丁字母。

我們采用 b, d, g, z 来表示清輔音，这是違反国际習慣的，但是我們堅決地采用了。根据修正初步意見，还剩下 v, q, x 三个字母沒有用上。在拼音方案委員會上曾經有人主張用 j, q, x 代表ㄅ、ㄆ、ㄉㄊㄋ、㄄、ㄏ(黎錦熙先生这样主張，他另有文章發表)。但是沒有一个人主張用 v 代表ㄓ等。为什么讓它閒着呢？这是因为这样就离开国际習慣太远了。

我不同意用 j, q, x 代表ㄓ、㄄、ㄏ，也不同意省去“知”“資”等字的韵母。但是如果必須有所選擇的話，我宁愿用 j, q, x 代表ㄓ、㄄、

尸，不願意省去“知”“資”等字的韵母。因为各国利用拉丁字母所表示的音素是不相同的，我們汉族也可以不拘泥；至于一个音节里面必須包含一个元音（至少是帶元音性的輔音，如m n g l r），这是全世界拼音文字的共同原則，就不能輕易違反。否则“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个原則就不能算是貫徹了。

創造新文字要有科学性和系統性，“知”“資”等字的韵母問題，关系到文字的体系問題。我們要自成体系的、完全拼音的一套文字呢？还是要体例不純，夾杂着音节文字的拼音文字呢？我願意選擇前者。

中国文字改革是轟動全世界的一件大事，所以拼音文字的原則必須堅持。我們不是怕国际友人笑我們簡陋，但是我們大家也都希望新文字在国际上得到好評。一种違反世界拼音文字原則的新文字，希望得到国际的好評是困难的。

有些朋友說俄文里有許多前置詞是不帶元音的（*в*, *к*, *с* 等），可見一个詞不一定有一个元音。这是把詞和音节混为一談。是的，俄文里 *в*, *к*, *с* 等詞是單純的輔音的詞，但是，这只能證明俄文里有一些不成音节的詞，不能證明俄文里有不帶元音的音节。相反地，講究發音学的俄文教師会告訴我們，*в*, *к*, *с* 等前置詞不能自成音节，因此，*с ним*（同他）是兩個詞，但是只有一个音节；*вней*（在她）是兩個詞，但是也只有两个音节。中国学生往往念成“斯ним”，“夫ней”等，那是發音不正确。談到这里，我想回到上文所提到的汉语特点。汉语的特点是沒有單純輔音的詞，俄语的特点是有一些單純輔音的詞，二者是不相同的。

总之，为了維持拼音文字的原則——輔音和元音分开，每一个音节里必須有一个元音，——“知”“資”等字的韵母是應該写出来的。

写出这个韵母，还有音节分明的好处。一般地說，汉语的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兩部分，声母在前，韵母在后，韵母表示一个音节的結束。如果我們把“知”“資”等字的韵母写出来，一看就知道一个音节在什么地方結束，所以說是音节分明。

另外一个好处是声調符号可以标在元音上。如果不写出元音，声

調符号只好標在輔音上。上文說過，只有元音唱得出高低不同的調子來，輔音是沒有聲調的（只有 m, n, ŋ, l, r 不在此例）。聲調符号標在輔音上面是不合理的。

此外，有些同志還認為：有了元音就可以在元音的字母形式上加以各種變化，對定型字有好處。這也是有理由的。

在我個人看來，這些都是次要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應該是維持拼音文字的原則。

三 該用哪一個字母表示這個韻母？

上文說過，“知”類的韻母和“資”類的韻母並不完全相同。但是，我們只用一個韻母表示它們就够了。注音字母本身是一個特殊字母，一般不用它，遇到要說明音理的時候才用它。這個本身就是“知”“資”等字的韻母。

現在我們要用拉丁字母來表示這個本身，應該用哪一個字母呢？《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用 i（小型的大寫 i），這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由於它的歷史來源是 i，所以最好採用一個和 i 有聯繫的字母或符號；又由於它本身和 i 有分別，所以不肯索性採用 i。

但是，這樣做也還存在着一些缺點。第一，i 是一個新字母（雖然利用了舊形式），而又不放进字母表，這是一個矛盾。第二，i 是大寫的 i；當字母一律大寫的時候（例如報紙的大標題），仍然和 i 沒有分別。

在這次各方面的討論中，除了反對寫出這個韻母的意見外，還有一個意見，就是主張索性用 i。我覺得這個意見是合理的。因為：（1）zh, ch, sh 後面不可能出現 i，索性用 i 也不至于和真正的 i 矛盾；（2）就普通話的標準音（北京語音）來說，z, c, s 後面也不可能出現 i，所以也同樣地可以用 i。①

這樣，不但可以照顧歷史，而且可以照顧方言，因為有些方言把

① 在語法書或語音學叢書中，可以用特定的符號來表示這個韻母，例如用 ī 或 ī（無點 i）。

“知”“資”等字的韵母都念成 i (如广州)，另有些方言把“知”类字念成 i (福州、厦门、惠阳等)。在文字上，可以使粤语、闽语、客家话(一部分)和普通话一致起来。当然，在正音教学上，还是要说明这个韵母和普通的 i 的区别。

写作 i，和国际习惯也是适合的。英文一般译音把“知”类字的韵母写作 ih (见上文)，也有人写成 I，可見是把它看成特种的 i，俄文把“知”类字的韵母写作 ii，“資”类字的韵母写作 u (见上文)。大家知道，俄文的 ii 的音值是 i，而 u 被認為和 ii 是相对应的元音。在 ɿ, ɿ, ɿ 后面的 u 实际上念 i。因此，在苏联人的心目中，“知”“資”等字的韵母也是特种的 i。俄文的译音比起英文译音来，和我们的拼音方案更加接近，因为“知”类字的韵母和“資”类字的韵母都被認為 ii (参看波布科娃等所編的《俄語教科書》，第33頁)。其所以在 ɿ, ɿ, ɿ 后面写成 ii，只是因为俄文正字法中規定 ɿ, ɿ, ɿ 后面不可能出現 ii 罢了。

拼音方案委员会的修正初步意見第二式对于这个韵母，不写作 i，而写作 y，也是同样合理的。第二式比第一式优越的地方是这个韵母有它的特定写法，不和其他韵母相混 (u 改为用 ü 表示)。它的缺点是用 y 表示以后，ü 不能不改用 ü 来表示。ü 上面有两点，声调符号很难加得上去。

在这个問題上，我虽然倾向于第一式，同时我也可以同意第二式，因为無論第一式或第二式都維持了拼音文字的原则。

如果有更好的字母形式来表示这个韵母，我想我們都非常欢迎。

四 标出这个韵母，在教学上有沒有困难？

主張省去这个韵母的同志們所持的理由之一是：这个韵母不单独發音，如果写出来，在教学上会有困难。我想問題是不难解决的。

在教学的时候(大学是例外)，我們并不需要說明 zh ch sh r z c s 后面的 i 是一个特种的 i (亦)；我們只要指出：zhi chi shi ri zi ci si 的讀音是“知”“痴”“詩”“日”“資”“雌”“思”，决不至于教不会。

在大学(或高中)里，我們可以講給学生們听：zh, ch, sh, r, z, c, s

后面的 i 要讀變音。这样也很容易了解。像上文所說的，俄文 ѿ，山后面的 и 要讀變音，不但苏联学生容易了解，連中国学生也是容易了解的。

在教学过程中，时时刻刻要交代拼音文字的一个重要原則：一个音节必須有一个元音。在目前，为了使学生容易了解，也可以說，每一个汉字一定包含有一个韵母。这样，学生就不至于写出沒有韵母的音节来。

倒反是不写出这个韵母会使教学上遭遇很大的困难，使“汉语”这門功課不好講。上文說过，元音丰富是汉语的特点，汉语里沒有不成音节的字和詞，这个特点是應該講授的。如果“知”“資”等字不写出韵母，这一节講义就很难講得通。今年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有这样一个考題：“在一个音节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什么？”这个題目不是我出的，但是我同意这样出。命題人所期望的答案是：“在一个音节中，最不可少的要素是元音。”如果拼音文字不把“知”“資”等字的韵母写出来，这个答案可能被認為是錯誤的。

五 节約問題

节约不节约的問題，是應該結合到合理不合理的問題來考慮的。譬如我們在机关学校里反对浪费，提倡节约，但是我們並不反对合理的开支。

有些朋友能忍受“床”写作chuang(同时反对写作quan)，但是不能忍受“知”写作z i (同时反对写作zhi)；有些朋友主張“貴”写作guei(反对写作gui)，显然比原草案多用了一个字母，但是，同是这些朋友，他們反对写出“知”“資”等字的韵母。可見每一位同志提出一个方案的时候，都是把合理不合理的問題摆在前面。合理了，就不發生浪费的問題。

“知”“痴”“詩”“日”“資”“雌”“思”写作 zhi, chi, shi, ri, zi, ci, si，字形并不長，而 i 这个字母也比任何字母都短。再說，这个韵母又关系到拼音文字的重大原則，我認為这种“节约”是不合理的。

在注音字母初期，曾經有人主張“基”“欺”“希”等字也不写出韵母，民国初年的《国音字典》把“基”“欺”“希”写成單純的ㄐ、ㄑ、ㄉ，把“坚”“牽”“显”写成ㄐㄞ、ㄑㄞ、ㄉㄞ等（韵母ㄞ印成小一号字，表示可有可無）。按照这个节约方法，要比省略‘知’‘資’等字的韵母更节约得多。如果不維持拼音文字的原则，省略了ㄐ、ㄑ、ㄉ后面的ㄞ未尝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祁建华速成識字法推行的时候，部队里有些战士們提出疑问：ㄐ既念“玻”，为什么“玻”还要写作ㄐㄞ，ㄞ不可以省掉嗎？这一問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不維持拼音文字的原则，不但而可省，ㄐ、ㄑ、ㄉ后面的ㄞ可省，連ㄐ、ㄑ、ㄉ后面的ㄞ，ㄐ、ㄔ、ㄕ、ㄊ、ㄉ、ㄏ后面的ㄞ都可以省掉。

为了节约，还可以有这样的設計：ㄐ、ㄑ、ㄉ、ㄔ、ㄉ、ㄔ、ㄊ、ㄉ、ㄊ、ㄏ、ㄏ、ㄏ这几个声母改称为 ba, pa, ma, fa, da, ta, na, la, ga, k, ha，但是在文字上把 b, p, m, f, d, t, n, l, g, k, h 后面的 a 一律省掉。这样，节约的面可以更广。我不是在这里說笑話。远在解放以前，广西大学一位工科教授曾經設計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方案，而且他自認為最节约的。平心而論，如果不要維持拼音文字的原则，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創造新文字，自然也要講究节约，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是为了节约而改革文字，而是由于汉字缺乏系統性。缺乏系統性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是难認、难写。因此，新文字的主要要求是要做到有系統性，适合拼音文字的原则，而不是斤斤計較多一个字母和少一个字母。

另有一些朋友也是从节约着眼的，他們反对双字母（贊成ㄉ、ㄑ、ㄊ或另造單字母），但是他們并不反对写出“知”“資”等字的韵母。我个人比較同意这些同志的看法，这些同志所持的原则，依我看來是：可省则省，該用的还是要用。

如果把节约的觀念絕對化了，我們主張拼音文字的人就会喪失了理論的基础。現在有人主張徹底簡化汉字就够了，不必拼音化，也有

人正在計算漢字所占篇幅是不是比拼音文字所占的篇幅省些。單純的經濟觀點發展下去，一定有人創造出更節約的文字，例如双拼字（一个音节最多只用兩個字母）、三拼字（一个音节最多只用三个字母）、复音字（如“阤”代表“階級”，“敵”代表“帝國主義”）、速記式文字，等等。到那时候，主張節約的朋友們將要陷于进退失据的地位。

我很高兴看見拼音方案委員會所提出的修正初步意見第一式和第二式都把“知”“資”等字的韵母写出来，因此我發表一点感想，表示支持拼音方案委員會这个初步意見。至于我所說的話对不对，还要請讀者多多指教。

——《拼音》月刊1956年8月号，原題：「为什么“知”“資”等字要写出韵母」

魏同义：

內容摘要：主張文字音素化，字母音标化，突破28个拉丁字母的範圍，严格排斥一母多音或多音一母。

在关于拼音方案的討論中，縱然由于百家爭鳴，众說并陳，見仁見智，各不相同；縱然对問題各有所見，各有所蔽；但是对于拼音文字發展的趋势，大家的看法應該是一致的。我們應該認清“拼音文字音素化，字母音标化”是全世界拼音文字發展的正当趋势。因为这种趋势是符合人类使用語言文字的自然要求，符合語音实际的。

文字是記錄和表达語言的工具。最好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最好的拼音文字，應該是最便于表現語音实际的音素化文字。而最便于表达語音实际的拼音字母，必須是音标化的字母（当然，音标化的字母不等于音标，并且还必須用正式音标为字母注音），因为字母音标化是文字音素化的基础。

人們对“拼音文字音素化，字母音标化”这个問題認識的角度与程度各不相同，因此走向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路綫也各不相同。因見解

不同，所走路綫不同，这就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便是發生爭論的根源。为合理地解决这一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展开討論是必要的。

促使字母音标化，宜采取哪一种路綫，是我們目前討論的中心問題。而且是根本改革汉字的先決問題。是一个重要关键。

(一) 有些人們，認為促使字母音标化最理想，最科学的办法，是徹底做到每一个音素，必須用一个單字母表示，而一个字母只允許有一个讀法，只表示一个音素。因我国普通話音素超过26个，所以主張突破26个拉丁字母范围，創立新字母或采用国际化的其它拼音字母，严格排斥一母多音或多母一音的現象，絕對不使用变音字母。用此办法，繼續發展 1956 年 2 月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修正它、提高它，取消其变音字母，为ㄗ、ㄔ或ㄕ另設專用字母。取消隔音字母j w。

(二) 有些人們，認為第一条路綫要求过高，而应根据目前印刷拼音文字的設備条件和电报、打字等方面的要求，主張在26个拉丁字母范围内来拼写我国的普通話。除子音中的混合音ㄓ、ㄔ、ㄓ、ㄔ及少数必須用双字母的音素用双字母外，一律用單字母。同样主張严格排斥变讀法，避免一音多母現象，以保持音素字母的音标性能，促使字母音标化。

(三) 有人認為以上兩条路綫都不够理想，他們自以为在我們的拼音方案中，制定拼音文字的音素字母，最理想最科学的办法，是采用26个拉丁字母来拼写普通話，而且还認為必須采用变讀法，采用j，w 兩个半元音，才合乎国际慣例，这样才算科学，才算最合理想。——主張走第三条路綫的人在目前的文字改革运动中似乎很得势。

以上三条路綫，都經我們試探过。我个人覺得第一条路綫是徹底解决問題的办法，是革命的，前进的办法，是迎头赶上，爭取后来居上的办法，是直接大踏步走向“拼音文字音素化，字母音标化”这一共同目标的办法，是符合拼音文字發展趨勢的最高綱領。

第二条路綫是中庸的、因循的、苟安的办法，是暫时可用的办法，是能够滿足“拼音文字音素化，字母音标化”最低要求的办法，是最低

綱領。

第三條路綫是和全世界拼音文字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的，是重複拉丁字母發展史中已經走過的弯路。老實一點說，第三條路綫是倒退的、偏差的、錯誤的路綫，如果硬要把群眾領到第三條路綫上去，將來勢必會引起再次的‘文字改革’運動。第三條路綫，已經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如不及時制止糾正，必然會產生更嚴重的惡果。

為了促進我國拼音文字走向音素化，促使表示音素的字母音標化，個人不自量力地提出以下兩個拼音方案。第一案是突破26字母範圍，以去年原草案為基礎的修正案；第二案只用26個拉丁字母。兩案均避免了變讀法，同時廢除了帶母和j,w的隔音職務。

第一案

ㄩ	ㄩ	ㄤ	ㄦ	ㄢ	ㄤ	ㄌ	ㄍ	ㄎ	ㄦ	ㄏ
B	P	M	F	D	T	N	L	G	K	ㄉ H
b	p	m	f	d	t	n	l	g	k	ㄉ h
ㄩ	ㄩ	ㄤ	ㄦ	ㄢ	ㄤ	ㄮ	ㄭ	ㄬ	ㄭ	ㄮ
J	Q	X	ㄩ	ㄤ	ㄤ	ㄯ	ㄭ	Z	C	S
j	q	x	ㄩ	ㄤ	ㄤ	ㄯ	ㄭ	z	c	s
ㄧ	ㄨ	ㄩ	ㄚ	ㄞ	ㄢ	ㄢ	ㄦ	ㄭ	ㄭ	ㄮ
I	U	Y	A	O	E	ㄞ	R			
i	u	y	a	o	e	ㄞ	r			

(此案中有26拉丁字母以外的新字母6個，其代用式如下：ㄦ ng，ㄤ dz，ㄢ tz，ㄮ sh，ㄭ zh，ㄞ ae，以便暫用。)

第二案

ㄩ	ㄩ	ㄤ	ㄦ	ㄢ	ㄤ	ㄌ	ㄍ	ㄎ	ㄦ	ㄏ
B	P	M	F	D	T	N	L	G	K	ㄉ H
b	p	m	f	d	t	n	l	g	k	ㄉ h

ㄩ	ㄑ	ㄊ	ㄓ	ㄔ	ㄕ	ㄕ	ㄔ	ㄉ	ㄉ	ㄉ
DJ	CH	C	DZ	TZ	SH	ZH	DS	TS	S	
dj	ch	c	dz	tz	sh	zh	ds	ts	s	
ㄧ	ㄨ	ㄩ	ㄚ	ㄛ	ㄕ	ㄔ	ㄉ	ㄉ	ㄉ	ㄉ
I	U	Y	A	O	E	AE	R			
i	u	y	a	o	e	ae	r			

(1957.4.25.河南尉氏)

伍东白：

內容提要：(1) 主張用j,q,w,x 表示ㄓ、ㄔ、ㄕ、ㄉ，用v作i, u, y的半輔音。(2) 主張用字母標調。

我非常贊成拉丁化，等国务院正式公布一种方案时，我一定热情地宣傳和推行。

不过我覺得把拉丁字母用来拼写汉语，一方面要尊重拉丁字母的習慣，便于以后采用外来詞語，減少移譯的煩難；另一方面更要滿足汉语的要求，忠实地記錄汉语，照顧到运用的方便。这两个原則都很重要，而后者尤其不可忽略。修正第一式照顧国际習慣比較多，照顧拼写汉语的准确和方便比較少。譬如采用了4个双字母。不重視声調，都是忽略了汉语的特性，將來推行拼音文字的时候，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周折。

为了彌补上面所說的缺点，我提出兩點意見：(1) 去掉双字母；(2)字母標聲調。

(一) zh, ch, sh, ng 4个双字母，正是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音素。有了这4个双字母，使許多音節增長，讀、寫、印都費事些，这已不必多論，就照国际習慣來說，以zh, ch, sh表ㄓ、ㄔ、ㄕ，也很勉强，并非至当不移的；而且在修正方案里，还剩下3个拉丁字母v, q, x沒有用，这3个字母在国际上应用，本来就有很大的适应性，因此那几个双字母，也并不是不可能找到适当的拉丁單字母来代替的。我的意思用x

表兀，用 j, q, w 表虫、彳、戶，用 v 同时表 i, u, y 三个元音的半輔音，写成 vi, vu, vy (v 在字母表里仍讀万)。这样，就在 26 个字母中取材，不創新字形，解决了双字母的問題。

(二) 声母、韵母、声調是汉语的三个基本要素，要把汉语忠实地記錄下来，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且将来实行汉语拼音化时，同音詞多，要使文字意义明确，群众乐于使用，分化同音詞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如能在文字上标明声調，可以减少很多困难。

拼音方案(草案)用符号标声調，注音上应用还便当，但作为一种文字时，这些符号写和印都不便。現在的拼音字母就是拼音文字的基礎，現在用来拼音，使用慣了，將來就是汉文字母。所以現在就應該為將來着想，讓大家用熟看熟一种最适当的标声調的方法。

我的意思用字母标声調，也不用設計什么新字形，拉丁字母中有一个老办法，是把字母倒过来，如 d 和 p, b 和 q, n 和 u 都是。現在就可以仿这办法，把 h, f, r, v 这 4 个字母倒轉来印成 Ȑ, ȑ, ȑ, ȑ，表示陰、陽、上、去四声，輕声不标。字母名称就叫做陰、陽、上、去。这样既不必另制字模，而且字形明显、美观。

(1957.2.6.湖南邵陽)

徐 鉄 生：

內容提要：(1) 不同意寫出舌尖元音市。(2) 不同意調兒的第一个字母用 j, wo。(3) 主張 v, q, x 不列入字母表。

修正第一式以 i 表示舌尖元音 ɿ，我認為这是学院式文字的規定，沒有絲毫意義。語音學上認為存在这样一个韵母，但是語音學同文字學畢竟有它的不同点，文字學上就从来没有規定一种文字的韵母非写出来不可。我認為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这样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做，除了增加書写、打字等的时间，浪費紙張和增加初級教學的麻煩外，还使音譯外來語發生困难，例如 Максимов

(馬克西莫夫)这个俄国姓譯作 Maksimov, 其中 si 就难决定怎样讀。

我同意采用 j 和 w, 但是一个詞的第一音节我反对把这两个字母用上。我主張它們在一般文字中不出現大写体, 例如“問題”写作 unti, “意見”写作 igian, 因为我不知道写成 wenti 和 jigian 有什么好处。学院式的文字可以有理由写出舌尖元音, 但是沒有理由一定要在第一音节中写出w或 j。

我主張將字母 q, v, x 从字母表中去掉, 因为它們沒有用处。有人認為音譯外来語时要遇到, 但是音譯不是照搬, 这些字母完全可以用别的字母去代替。例如q用k, v用 w 或 f 等。还有人認為保留了这三个字母后, 像“阿Q”, “X光”, “V形皮帶”等可以写起来不發生困难, 但是像“F形”“匚形”“山形”这些怎么写呢, 是不是要把这些字母也列到字母表中去呢?

(1957.1.20.北京)

山 口 光(Yamaguti Hikaru):

內容摘要: 同意第一式。如果反对双字母的人很多, 建議作如下修改: (1) zh, ch, sh 改作 j, q, x。 (2) -ng 作为基本式, -g 作为代用式。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 我現在認為修正第一式是最好的。双字母也很好。要是認為双字母是浪費的人很多, 建議作如下修改:

(1) zh, ch, sh 改变为 j, q, x。

(2) -兀基本上用 -ng 表示, 可以把 -g 作为代用式。

这样做, 可能有如下两个缺点:

(1) 不能用 j 来分开音节(如 zhuji 了。不过要表示分开音节的地方, 可以一律用隔音符号 ['] 来区别, 例如 da'i(大衣); dai(带); ju'i(注意); jui(追)。

(2) 違反国际習慣。会念外国話的人也一定会奇怪。不过这样写法, 在中国話里是不会發生混乱的。

下面的拼音样品，是根据《拼音》月刊第6期第42面的《晏子出使楚国》改写的。

Ianzi quxi Quguo. Inui Ianzi de xencai duanhiau, Quguoren zai damen de pagbian kaile ige hiaumen, ranhou kig Ianzi ginky. Ianzi bu ginky, xuo: "Quxi dau gou-guo de cug gou-men ginky; hianzai uo quxi dau Quguo lai, bu igdag cug jege men ginky." Giedai de ren jihau kig ta cug damen ginky. (註：不必須表示分开音节的地方，不用隔音符号。如：inui)

(1957.7.1. 日本东京)

編者按：山口光先生是日本羅馬字會的國際聯絡員。这是他寫給吳越同志的一封信中的摘录。原文是用修正第一式拼写的。

張樹松：

我建議用on來代替ung，因為這樣做有好处。

(一) 漢語中用ng作韻母的詞很多，因而在書寫上和閱讀上都因ng过多而感到困難。運用過拼音文字的人都能体会到：在寫文章的時候，往往因為老ng而感到厭煩，而閱讀的時候，也往往因為帶ng的字太多、不易分清而苦惱。根本做不到一看字形就立刻讀出音來，而要小心翼翼地尋找在ng前邊的字母是什麼。稍有疏忽，便要發生錯誤。如果把ung改為on，不僅可以把ung從7個帶ng的韻母中抽出來，使得運用它們的時候感到方便，而且7個帶ng的韻母變成6個，分辨的時候也會無形中容易起來。這雖然不能完全解決ng多的問題，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克服了ng多的毛病。

(二) 外文里的on漢語往往譯為“翁”，son則一般譯作“松”，可見on完全可以代替ung，在漢語里用on代替ung來拼音，也絕不會有什么毛病。如“龍”，拼成lon，並不比拼成lung壞，反而有合於一般習慣的优点，那末，何不用on來代替ung呢？同時，即使on與ung有區別，但是我們約定on起ung的作用又有何不可？

(三) 从字母的利用率方面来看，on代替ung也有好处。因为在草案中o这个字母用得太少，只有单韵母o与复合韵母ou uo两种，北拉以ao表ㄠ、草案也没有采用。同时，韵母带o的字也比带u的少得多。而u则不然，u在草案中用得非常多。因此，用on代替ung又可以改变字母的利用率，使u的利用率相对减少，o的利用率相对增多。改变字母的利用率，使之趋向平均，这也是极有好处的。

(四) 用on代替ung，在书写与印刷上都能省去一个字母。这无疑有节约纸张和时间的作用。因此，用on代替ung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

(1957.4.22.北京)

張文秀：

內容提要：(1)主張取消j、x的半元音j, w。(2)主張不必寫出舌尖元音帶。

j和w的存在确实有一些优点，正如拼音方案委员会在修正建議里所說的它们有分隔音节、分化同音詞和使詞形音节分明的作用，因此有好些人（包括一部分習慣于北拉新文字的人）主張保留它们。但是这些优点是不是应该保存呢？是很可討論的。我以为这些优点沒有保留的必要，下面我想就这三方面談一談我的看法。

(一) 它們的隔音作用完全可以用隔音符号代替，并且取消了它们以后，隔音符号也不至于过多，不会影响文字的美观。如果采用尽量向右拼讀和一母不能二拼的办法，不用j, w，也不用加隔音符号，有很多音节是不会混淆的（參看《中国語文》1956年7月号上拓收同志《汉语拼音文字里隔音問題的研究》一文）。比如 pinin 拼音，不加j一样可以拼得正确，因为如果尽量向右拼讀，第一个音节只能拼到pin，后面剩下的只能是in这个音节了。又如 qii（起义），讀完qi以后，

剩下的 i 只能自成音节，它們中間不加隔音符号，也拼不錯。

我粗略地把修正建議第一式拼写出来的宪法序言統計了一下，發現在总共約 470 個詞里竟有 87 個詞里帶有 j 和 w，其中由于 i, u 不能独立作音节而多加的 j 和 w 有 41 個。如果把这些 j, w 全部取消，用尽量向右拼讀的办法，只需多加 23 個隔音符号就可以取消这 87 個詞里改換字母和加添字母的麻煩，同时还可以在紙面上少寫 41 個字母，在拼法上少記一兩條規則。

也許有人說，多加了一些隔音符号文字上可能要不好看。其实多用几次隔音符号并不会影响文字的美觀（只要不太多的話）。就拿上面的統計來說，在全部 470 多個詞里只有 25 個隔音符号（其中兩個是原有的，23 個是取消了 j 和 w 以后添加的），它們只占詞數的 5% 多一些，这还能算多嗎？如果每 10 個詞寫成一行的話（已經很長了），也不过平均 2 行才有一个隔音符号，要是每行有 5 個詞的話，每 4 行才出現一次隔音符号，这对于文字的美觀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何况这 23 個隔音符号竟有 15 個需要加在帶有“主义”的詞上，可以想到在普通文章里一定沒有这么多帶“主义”的詞兒，也就是說不需要加这么多隔音符号的。

总之，j, w 的保留是没有必要的，取消了它們，并不会增加过多的隔音符号而影响文字的美觀，反而可以节约兩個字母，并且使拼写方法简化。

（二）它們分化同音詞的作用很小，是不應該被当作保留它們的理由的。由于多了兩個半母音字母，l、x 兩音的描写上多了一些变化，因此对于某些同音詞來說，j, w 能起一些分化作用。但是它們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們既不能变化其他母音字母 a, e, o, y 等拼成的音节，也不能变化 i, u 作介母时所成的音节，它們只能变化为数不多的那些 i, u 自成音节的音节，因此它們可能分化的同音詞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不用說在實踐上能够分化的同音詞了。北拉新文字沒有尽量利用 j 和 w 来分化同音詞，足可證明它們的作用是不大的。我們如果为了利用它們分化同音詞的这一点点作用，而硬要多加兩個半

母音(字头)使拼写方法复杂化，实在是不应该的。

(三) 能使词的音节分明这是j和w的一个优点，但是因为它們只是i,u的字头，所以也只能使i,u开头的音节看起来清晰一些，对于其他母音开头的音节并不能有什么帮助，比如muou(木偶)，mianau(棉袄)这样的词里，ou开头的音节因为没有字头，看起来可能没有加上字头清楚，难道我們为了音节分明还要再加一些字头吗？如果ou和au能够独立作音节的話，in和un等为什么又不能独立作音节呢？既然并不是所有的母音都有字头字母，那末为什么偏要給i,u多按两个字头呢？并且添加了这两个字头，有时候反而没有不加清晰，比如在pinjin(拼音)，jilai(以来)，ji(一)，wu(五)等词里，如果不加j,w写成pinin, ilai, i,u,不是更加清楚嗎？添加了两个字母不仅没有做到音节分明，反而把簡易的拼写方法变成累贅的拼写方法，把一音一母变成一音二母，甚至把ji和wu也弄成和复字母一样，这是不合乎严格的拼音原則的。所以即使为了词形的音节清晰起見，也没有必要添加这两个字母，因为它们既不能对母音字母普遍使用，同时也不能真正做到音节分明的地步。

从上面所說的看來，j和w实在沒有保留的必要，我竭誠希望拼音方案委員會能够多加考慮，勇敢地突破“匡罗”和“北拉”的圈子，取消这两个只能分隔音节、不能使文字真正精密化，反而使拼写規則复杂化的多余字母，把它們騰出来另作別用，比方把j作ㄐ，把w作ㄨ，再把剩出的u作ㄩ。

二

“知”“資”等字是不必写出韵母来的。尽管有些語言学家坚持要写出它們的韵母，認為不写出它們的韵母就会破坏拼音文字的原则；但是也有一些人反对把它們写出来，認為把它們写出来只会增加音节的長度，并没有什么好处。我是贊成后者的意見的。我願意把我的一些看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 “知”“資”等字元音的性質。“知”“資”等字如果有元音

的話也只是一些特殊元音。它們的發音部位和“知”“資”等字的輔音相同，并且也不能單獨發音，必須借助于這些輔音才能發出音來；在語音里，它們既不和其他元音結合，也不和其他輔音相拼；在拼音時我們只覺得是用“知”“資”等字音和其他韻母相拼，並不能從“知”“資”等字音里分出輔音和元音來。因此可以看出，這些元音如果存在，也不過是一些不能獨立發音的元音。

(二) 寫出來不是為了正確描寫語音。某些語言學家認為“知”“資”等字里確實有元音存在，並且是兩個不完全相同的元音。如果是這樣的話，在文字上就應該用兩個音素字母表示，不應該把它們寫成一樣，尤其不應該用一個和它們發音並不完全相同的 i 表示。如果在文字上能夠用一個和它們發音各不相同的字母表示的話，那就證明有些人主張寫出“知”“資”等字的韻母，不過是為了給“知”“資”等字增加一個韻母，並不是為了如實描寫這幾個字的字音。

(三) 一個音節里必須有一個元音嗎？一個音節里必須有一個元音，這只是一般的情形，在特別情況下，也可以由輔音單獨構成音節。比如輔音里的 m, n, l 等就能單獨構成音節，這就是所謂半元音構成的音節。這些半元音絕不等於元音，因此在特殊情況下，有些半元音是可以單獨構成音節的。這些自成音節的半元音，各民族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有些民族只認為 r, l 是半元音，也有一些民族認為 m, n 等也是半元音。因而半元音的界限是不甚清楚的。這也就是說，在特殊情況下由輔音單獨構成音節是可能的，也是允許的。

(四) 每個漢字里一定有一個元音嗎？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語言里即使有沒有元音的音節，也不能在文字上表示出來，比如“花兒”的“兒”，在拼音文字里就可以只寫一個輔音，但是在漢字里它只能用一個音節文字“兒”表示，因此一個一個的漢字並不能說明它們裏邊都有元音存在。在漢字拼音化以後，隨著某些音節里音素的省略，還會出現一些新的沒有元音的音節，這些音節原來都是有元音的漢字。比如把形容詞尾的“的”字寫作 d 之類。

(五) 拼音文字的原則問題。最好的拼音文字應該是音素化的拼

音文字。在語音里所有能够独立發音的音素都應該有表示讀音的字母。这样，在拼寫語言时才能拼写出各种可能出現的語音，才能尽可能地拼譯外来詞語。如果語言里有些音節并沒有元音或者只有不能独立發音的元音，我們就不必把它們写出来增加拼音文字的累贅。因为这些元音在語言里并不会出現任何独立的語音，不写出这些元音并不会妨碍拼音文字的如实描写語言。如果一定要写出这些元音來湊數，那才真正違反了拼音文字的原則——如实描写語言。

(六) 这些韵母的隔音作用很小。主張写出“知”“資”等字的韵母的人認為这些元音的写出能够大量減少隔音的需要，似乎大有用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曾經把《拼音》月刊上用修正第一式拼写出来的宪法序言統計了一下，發現ㄓ、ㄔ、ㄕ、ㄐ、ㄑ、ㄎ、ㄘ这7个音在宪法序言里一共出現了219次，其中單独自成音節的也就是需要增添韵母的不过26个，在这26个音节里如果取消了这个舌尖元音的話，并沒有一个需要加添隔音符号的（利用尽量向右拼讀和一母不能二拼的办法拼讀）。这个粗略的小統計表明，这个舌尖元音的隔音作用是不大的。

总之，拼音文字不是音标，語音上的某些細微分別完全不必要也不可能在文字上完全表示出来。凡是在語言里不能独立發音的音素，在文字上表示出来只能妨碍文字使用的便利，并不会增加对語言的写实作用，因此像“知”“資”等字是沒有必要写出韵母来的。

(1956.9.28.太原)
——《拼音》月刊1957年6月号
原題：《j, w和ㄔ可以不用》

郑督生：

內容提要：主張在保留原草案新字母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不同意修正第一、二式的双字母。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布后，經過各界人士热烈的討論，現在已經整理出初步的修正意見，馬上就將进入决定的阶段。

人們的意見是不可能尽都相同的，正如十个指头伸出來各有長

短一样。由于各人的着眼点不同，各人的希望和看法也就無法一致。有的从教学和使用方面出发，有的从机械的应用效率着眼，有人注重語音的准确描写，有人只希望給汉字注音，有的人在設計一种拼音文字，有的人却重視运用拉丁字母的“国际習慣”。各方面的要求都有正确的理由，要求既然提出，我們就要权衡輕重在可能范围内最好讓每个人的要求都能同时得到满足。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別提出：那就是，在研究滿足各人要求的当兒不應該放弃長远的共同利益或違背改革的目的。

研究《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采用哪些拉丁字母替换注音字母，已經有了一段相当長时间的研究过程。在这段研究过程中，有的捐弃成見，有的發掘創造，大家圍繞着一个共同的利益，服从众議。最后作出这个原草案。其中新字母的問題，在草案說明中 6 条四节也已經作过解釋，似乎用不着旧話重提了。但现在怎么会生出‘枝节’，湧現出修正第一、二式來呢？摆开修正第一、二式細心地加以分析研究，除了“兼呂”一点与原草案不同外，其次就是把原草案的新字母廢掉而將代用式提升为正式罢了（修正第二式虽也換了一兩個字母，原則上兩者并無甚何差別）。它們之中并沒有什么比原草案更好更新鮮的东西，不过是开了一次倒車。表面上看去，字母是減少了，但它們拼出来的字却比原草案拼的更复杂化了。然而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两个修正意見呢？看起来似乎是“国际習慣”的思想占了上風。

據說，有一部分人認為新造字母 ɿ, ɻ, ɼ, ɶ, ɷ 不好看，难写，而难写几乎是最大的理由。一般人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也几乎全都集中在几个新字母上，說新字母沒有得到社会的公認，对我国人民太陌生，不合傳統習慣，等等。我想这种所謂“公認”“陌生”“傳統習慣”是狹义的，只限于全国人民中百分之十几都不到的少数“学者”，对我国广大人民說來，拉丁字母照样是“陌生”，不“習慣”，沒有被人民所“公認”。站在客觀的立場，似乎不应“以貌取人（字母）”以滿足少數学者片面的習慣和嗜好，而应“量才录用”以竟事功。因此保留原草案以不廢弃新字母为原則去修訂它并不是不合理的。

修正第一、二式在我国流传很久，在一般知识分子脑海中已经先入为主，根深蒂固，实在是事实，就像日本人穿惯木屐，虽然走路、跑步、美观都不如皮鞋，还是不忍离足。生在满清时代的男子差不多都拖着一条长辫子，宁願头髮中長满了虱子，也舍不得把它去掉；辛亥革命以后，辫子被剪下的人中，很多望着被剪下的辫子掉泪。我们中国的老前辈过去爱穿长袍马褂，右手把伞左手撩袍，下雨天出门半点东西不能拿，他们并不感到不方便而轻易改换短装。就是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保守观念左右着他们的情感和意识，对新的事物都拒之于大门之外。

大概也是由于“习惯”的作用吧！拉丁字母中一贯把 d 反倒过来当 p，大家都习以为常；把 b 调过来当 q，也没有一个人吭气。如今有人用創造性和天才把 h 反倒过来当 ㄩ(ㄩ)，便有人提出責难，用种种理由排斥它，認為ㄩ这个字母跟拉丁字母不調和，要求把它撤換掉。希奇！

当我们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拼音服务的时候，由拉丁字母在注音字母崗位上起替换作用，应当是一“將”对一“帥”，一“兵”对一“卒”，才能应付全局。当拉丁字母不敷替换时，我们优秀先进的文字改革工作者創用新字母来代替ㄩ、兀、虫、彳、尸的职责，本是天經地义的事；可是，只因它对一些学者“面生”，左看右看总是不順眼，宁可两个字母合起来用两个和尚抬水喝，也不願讓新字母一个和尚挑水喝。換句話說，宁肯在 n,z,c,s 每个字母的后面再拖上一个字母，也不肯在 n,z,c,s 的收笔处長出一絲絲尾巴。宁可牺牲长远的利益，也不願“習慣”稍微有一点更改。

当一个人的習慣不牽涉到他人的利益时，不会有人过問，假如一部分人用惯了 ng,zh,ch,sh 和兼职字母，而反对采用新字母，影响到整个民族利益和文化发展时，另一部分人站在维护自己利益的立场，为美好的新字母辩护，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誠然，“每一个要求都是應該滿足的，但是要在一個方案里头，使

每一个要求都满足得一样好，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这些要求發生矛盾的时候，只能权衡輕重，統盤考慮。”❶ 采用修正过的并附有代用式的原草案 建議应包含24个拉丁字母，以适应科学名詞与外来語的需要，用v为f的代用式 用i兼表市，用[']为隔音符号)，对一部分人所要求的“傳統習慣”和“国际習慣”，已給他們适当的滿足，而新字母所产生的精簡、准确、节省人力物力等等好处，他們也得到共同的享受。對他們毫無損失 相反的，若采用修正第一、二式，仅仅只有少數狹隘的“習慣”感到合意，对你我大家国家民族長远的共同利益，却遭到了漠視和無法估計的損失。因此，当議論紛紛各执己見的当兒，采取“統盤考慮”的处理方法，实在是最公正最明智的。为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求，为了自己和后代子孙的長远利益，而放弃少数人的成見去拥护采納一种更經濟、更科学、更美好的修訂过的包含24个拉丁字母和新造字母的拼音方案草案作为我們的正式方案，并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成全大我的光荣的偉大貢獻。

路是从荆棘草叢中踐踏出来的，不是由“習慣”成自然的；不实践便永远沒有路。成功是多次嘗試的結果。設若拉丁字母当初不被人推广，現在便談不上什么“国际習慣”。新造字母若被排挤不用，它的优越性便一輩子無从体现和彰显。我們不能說拉丁語采用的国家最多就合乎“国际習慣”，因而放弃自己本国的語文去學習拉丁語，苏联也没有因为拉丁字母合乎“国际習慣”而放弃自己的俄文字母而去采用拉丁化。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特点，拼音方案中的字母，是用来替换我們注音字母的东西，更不可能強調“国际習慣”作为理論的基礎。不是我們要去迎合拉丁字母，而是要把它拿來适应我們注音字母面臨的任务，驯服地为我們的最終目的——汉语拼音文字服务。拉丁字母只能“成全”注音字母，注音字母却不能“迁就”拉丁字母。

假如爱穿木屐的日本人、爱穿長袍馬褂的老先生……都希望把自己的“習慣”用一种法定的方式加以公布推行，叫他人都照办，那末

❶ 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乙，說明（一）。

革履、西服、中山服等等方便美觀的事物、效率百倍的机器便永远無法出現了。

我們文字改革的目的，無非要兴利除弊弃旧更新，向更好的方向發展。我們需要一套精簡的拼音字母來拼寫漢語，是我們的願望。現有的拉丁字母方案中，比較習慣流行的修正第一、二式好比是时髦的革履，我們的漢語好比是人的双足，人要穿革履、使革履為他的双足服务，如果革履太小不合脚，我們應該去買一双大一點（修正過的漢語拼音方案）能合双足的鞋呢？還是去削足适履呢？

新造字母對大家生疏，對我也照样不熟識，修正第一、二式他人用得習慣，你我也照样用得來，對這個對那個都無分彼此、一視同仁、沒有偏見，但當兩樣東西放在面前叫我們取舍的時候，我就会像孟子所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选取修正过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而撇下修正第一、二式。利弊已經比較得很清楚，大家还是要魚（修正第一、二式）？还是要熊掌（修正过的原草案）呢？

（1956.10.28.昆明）

鄭張祥芳：

內容提要：（1）主張用u表兀。（2）主張用q作隔音符号，取消j和l。（3）主張用j表ㄐ。（4）主張用w作短划，如 men-kian（門前）改拼 menwkian。（5）ㄩ、ㄺ、ㄻ根據尖齒音分別寫作 zi, ci, si 和 i, ki, hi。（6）主張用聲調字母標調。

我虽然是个做物探工作的人，可是七八年来，对文字改革运动一直是个热誠的參加者，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的655份拼音方案中，也有我的一份。現在素願得偿，盼望已久的漢語拼音方案即將正式誕生，虽然和我以前所提的不一样，但是只要符合漢語拼音化的要求，能推動祖國美丽的語言和我們偉大文化的进展，我又有什么門戶

之見呢？

最后的修正案我虽然未曾目睹，可是據說即修正草案第一式，此式我总觉得有些未能苟同之处，主觀上認為这些是美中不足的，此外也还觉得某些地方需要补充。我是根据“拼音文字”的标准來提的，即使拼音方案通过了，也許仍然有点用处。

(一)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这一点，就是这个拼音方案是为汉语設立的而不是为外語設立的。有条件照顧到国际化，当然很好；沒有条件呢，首先要根据汉语实际需要來設計，而不能削脚适履地来迁就外文。当《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公布时，倒有些朝銳元气，一下提出好几个專为汉语而立的新字母；可是沒有多久，却又全部取消，一切恢复到和“拉丁化新文字”原样差不离。当然，“拉丁化”是过去拼音文字方案中的佼佼者，可是正因为它还有缺点，所以要文改委員會來修正，不然何必化这七八年工夫來摸索？(难道更換了一下 h 和 x;r,er, 和 rh,r 就算进步了？)拉丁化显著缺点之一是字形過長，最長的上到一音节六个字母，最常用的“上”“中”写成 shang,zhung，对習慣於短小方塊形式的汉字的人來說，無疑地是很不容易接受的。拼写麻煩，印刷也浪费。而現在修正草案仍然保持了“音节冗長”的特色，連一个字母也不曾少，又怎能表示它高於拉丁化？

这里我倒不是为删除 ȝ,ȝ,ȝ,ȝ 之类的新字母而痛惜，而是要为 ȝ 呼吁。ȝ 的存在不但是汉语的特点，而且是汉藏語系其他兄弟語的特点。我們不但要为汉语着想，还要为國內許多即將創立文字的兄弟語着想。(在国外，越、泰諸語也不乏此音)。保存这个字母，除去 ng 这样冗長难看的字形，完全是有必要的。因为 ȝ 一音在我們的語言里就和“的”字一样，一頁書里不知要用上多少次。为了千千万万次的書寫省去一个 g，將节约多少人的时间？为了千千万万次的印刷省去一个 g，將节约多少紙張？为了自己为了兄弟語添置这个字模是利多弊少的。(既然在为兄弟語創制文字的时候仍需用它，何不早設？)拉丁字母又不是天生26个，j,u,w 之类还不是由 i,v 变出？既然如此，由 n 变出来的ȝ又有什麼理由加以歧視？如果真能决然用 ȝ 弃ng的話，

六个字母的長音节也就沒有了，初学拼音文字的人对这个“恩格”
ng 变 η 的奇怪“拼法”的难受感覺也將消失。

採用 η 作为正式字母，有些人也許又強調草写的困难，η 的字形
难看，η 則恐与 y 混淆云云。事实上 n 与 u 用之多年也沒有人反对，
并且明明知道 η 只用于元音之后，既沒有 ay, iy, ey, uy, yy 的韵母，又从哪里混淆起？

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可以允許ng临时代用，但决不將它認作正式
写法。

(二) 學拉丁化的时候最麻煩的問題之一就是界音了。j, w, [']
的各种繁瑣規則能叫初学者見而却步。不料現在修正方案也仍然原
封未动。我覺得 j, w 这兩個字母既然對我們的音位表示上是多余的，
又何苦叫人家多學這兩個字母，憑空打亂一下学者腦子？你看下列這
些字，密密麻麻相連的黑点多不美观，又拖慢写字的速度：

jiji(意义) huaiji(怀疑) huijian(会演) shuijin(水銀)

如果我們改用一个統一的隔音字母，例如 q，那末这一切都將改觀：

piqau(皮襖) hiqai(喜愛) shuiqin(水銀) niauquo(鳥窩)

qiqi(意义) huaiqi(怀疑) quaqua(娃娃) nianqy(鮎魚)

用 j, w 来分別界音，和越南文用 k, c, q 表示同一音位 [k] 一样，
都是受西欧文字影响的結果，看到西洋这样，我們也就这样，这实在是
不足为訓的。我們不能脫离本国的傳統習慣和語音表示的需要來
侈談“国际化”。

在一个詞开头的元音音节加 q 与不加 q 也可以用来使語詞定
型，如以 qisheŋ 为“医生”，isheŋ 为“一生”，以 iu 專用作“有”，qiu 为
“由”“又”等。

(三) 草案用 I 表币，大写和 i 不分，已为人所詬病；現在索性用 i
兼表二音，拼音教学更为不便，將更为人詬病。当然，币元音既然有标
出的必要，我也主張标出，不过何苦再拉負担已重的 i (韵腹韵头韵
尾，無处不見此君)，添加一層变音的麻煩？我建議：隔音符号統一之
后，用拖脚 i (j) 表示币，与 i 不过一脚之別，雅好 i 母諸公，想不至反

对吧，例如：

cansj (蚕絲) fucj (副詞) zjse (紫色) bauzhj (報紙) quichj (維持)
shjhous (时候)

(四) 根据以上建議，則尚有多余字母三个：v, w, x。

今建議重复音节分別用 v, x 兩字母代替，借以节约書写与印刷时的人力物力。例如：

lanqianx (懶洋洋) lyqiuix (綠油油) miŋxbaix (明明白白) huayx-
zhaŋx (慌慌張張) taulun x (討論討論) liaugie x (了解了解)

建議給予w 一种语法上的媒介作用，相當於短橫，來解决那些分合兩不当詞組的寫法問題：

(1) 連接名詞和附在它后面的“方位詞”。例如：

shjiewshaq (世界上), zhuozwhia (桌子下), menwkian (門前),
fanjwhou (房后)。

因为方位詞和名詞結合是很緊的，普通名詞也只有結合了方位詞之后才能变为时地名詞，才能置於“在”“从”等介詞之后。原有的分写方法是处理得不大适当的。

(2) 連接 (反过來說也就是分隔) 动詞和后面表示結果的附加詞，这种語团的組成形式是很特殊的，也是汉语語法特征之一，我們用w 来連接之后，很能表示它的結構。例如：

kiauwpo (敲破), dawsj (打死), qiaowbian (压扁), hiwgangij (洗
干淨), shuokjinchu (說清楚), zouwginlai (走进来), nawchuky
(拿出去), ginwbulai (进不来), dawbudau (打不倒), pawbukilai
(爬不起来), nalewlai (拿了来), ganlewchuky (赶了出去)。

这个w字的作用就和“得”(de)字有些相似，有de的就不加w也罢，这样一来，如“說明白了”就不必写成shuo miŋbaile，写成shuow-
miŋbaile 就得，“跑不出去了”就不会分成 pau bu chuky le，写成
pauwbuchukyle 即可。

(3) 連接詞头 例如：

beiwiqapod (被压迫的), Nanwmeizhou (南美洲), fuwzhuhi (副

主席), banwqunmaŋ(半文盲), kyanwguo(全国), gewdid(各地的), diwqi(第一)。

(4) 分隔一种混合詞中外文語部分和本国語部分。例如:
pokerwpai(扑克牌), cigarwqian(雪茄烟), sofwawqi(沙發
椅), baletwqu(巴蕾舞)。

專名詞帶普通名詞也可以照此處理。例如:

Owqun(俄文), Beiginwren(北京人), Shanghainhuo(上海貨)。

照以上所提,則漢語拼音文字將能全部利用拉丁字母。由于w,v,x諸字在以上用法中絕不在韵母之前,因此就不会有發音可能,而不致誤解。当引用外語时,在元音之前者仍可發原来之音。但显然有些和汉語拼音体系不調和的必須改动。例如x要改成ks,或h,元音后附的w可改成u,这和硬音的c要改k,qu改ku,ph改f,tz改z,發音为ŋ的ng或gn改为ŋ是一样道理。

(五) 以上所提意見,無論ㄩ、ㄤ、ㄤ用g系、zh系或z系中哪一系变讀,都能适用。

个人意見,用g系一系来变讀会打乱历史語音变迁規則,对今后語音变异也不易說明。如果用zh系变讀当然能避免这个缺点,否則照拉丁化方法分入g系和z系(文字分尖团,口中不分;如越南文中用d,gi共同表示[ぢ]音值,而代表不同語音来源之法),对分化同音字也有作用,对南方人學習普通話更有裨益(例如温州話“新”讀saŋ,广州話“新”讀sen,对于“新”作hin之新文字实在新奇)。

(六) 此外,标調方法上,把a,e,o,i,u,y所有元音都擋上-ˊˇˋ的符号实在不易印刷,也不好看。如果必須标出的話,我建議采用一种标調字母置于音节之后,将符号标于这个字母之上。如利用草案中I的草写,則: ma᷑(媽), ma᷑(麻), ma᷑(馬), ma᷑(罵),备四个字模即成。輕声的“嗎”可以不标,仍作ma。

事实上如果用这种方法,则隔音符号也可以不用了,因为声調字母将起自然隔音作用(如果全标調的話或者考慮就用q做声調字母亦可)。

以上所提，是否有当，请前辈贤达教正。（1957.3.13.辽宁昌图）

——《拼音》月刊1957年7月号，原题：
《为汉语拼音方案进一言》

周达甫：

內容摘要：（1）主張用 ds, ts, s 表示 ㄉ、ㄉ、ㄉ。 （2）主張用 dr, tr, sr, r 表示 ㄓ、ㄔ、ㄕ、ㄕ。 （3）-h 作为濁音符号，如 bh, dh, gh 是ㄅ、ㄆ、ㄈ 的濁音。 （4）用 dj, tj, sj 表示 ㄉ、ㄊ、ㄉ。 （5）主張又耕作 eu, i ㄞ耕作 ien, ㄞㄥ耕作 iung。 （6）用 -h-, -v-, -c 表示陽平、上、去三声； -q 表示古入声。 （7）隔音：“开口”用 X；“撮口”用 j，如 jyan。

《汉语拼音方案》的修正草案还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公布，我希望它还可以修改，因为这不但是百年大计，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界大事。这个方案不但是给咱们中国人自己用，而且还要给外国人用。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公用语言（英、法、西班牙、俄、汉）之一，中国是一定要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随着中国在国际间的影响的扩大，汉语还会有更广泛的用途。比方说，将来联合国的文件的汉文本吧，应该用拼音的而不是用汉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包括不同制度的国家也一致公認為我們的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汉语的拼音方案一定要照顾到各民族的语言，給其他各民族的拼音文字作参考。我們即使不为汉语的各种方言制定拼音方案，也要照顾到在汉语的普通语中引用和说明其他民族語文、汉语方言和外国语文的需要。例如濁輔音，一定要考虑到。又如外国人名 Zola (左拉), Zhdanov (日丹諾夫)……等等是常见的，z 这个字母还是宜于保留作 s 的浊音 [z] 用。

拼音方案虽然还不完全等于拼音文字，但是，它应该是文字式的而不是音标式的。制定方案不是“标音法”(транскрипция)而是“正字

法”(орфография)的問題。所謂“一音一母”的原則，就是在“标音法”上也是旧的而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正字法”更可以說是不怎么适用的。这是原草案的一个缺点而不是优点。

为了保留 z，我主張用双字母 (digraph) ds 来作为卫，于是ㄔ也用双字母 ts，把 c 也空出来了。ㄓ、ㄔ、ㄕ、ㄐ作 dr, tr, sr, r, 用ㄩ表示“卷舌”，保留-h表示濁音，如 bh, dh, gh。ㄤ、ㄦ、ㄎ作 dj, tj, sj, 用ㄢ表示“軟音”，讓 dj, tj, sj 来包括 g, k, h 和 ds, ts, s 这兩組的“軟音”，不采用 gj, kj, hj，也不采用 dsj, tsj。

ㄤ、ㄓ、ㄔ这三組以 d-, t-, s- 来联系。ㄤ、ㄦ、ㄎ这一組以 -j 来表示，ㄓ、ㄔ、ㄕ、ㄐ这一組以 -r 来表示，ㄔ、ㄔ、ㄕ、ㄐ这一組以 -s 来表示。ㄤ組的 -j 是共同的，ㄓ組的 -r 是共同的，ㄔ組的 -s 是共同的。这比 zh, ch, sh 和 z, c, s 的联系还多得多了。

a 和 ə 是从古到今的汉语元音系統中的兩大“序列”(серия, series)，在以北京話为基础的普通話中如：

a—ㄞ ai, ㄞ au, ㄞ an, ㄞ ang.

ə—ㄞ ei, ㄞ eu, ㄞ en, ㄞ eng.

ㄞ过去用 ao，这个 -o 是 au 的 -u 受了 a- 的影响。又过去用 ou，这个 o- 是 eu 的 e-(ə-)受了 -u 的影响。ao, ou 是太旧了的，應該按照“音位”，拼为 au eu。北京話又 eu 中的 e- 是 o 的“不圓唇”音[χ]，而不是“圓唇”的 [o]。广州話的“好高”才真是 hou gou，

北京話的ㄞ是“齐齿”的 iung，并不是“撮口”的 yng，又如近代史上的人名翁同龢，是 Weng Tunghe。对 -ung 这个音，过去錢玄同和赵元任曾經主張增加一个注音字母“工”(汉字“工”的变体)，“同”是去工，ㄞ其实是 +工。这个 iung 如果用 yng，会叫好些人上当，真把它念成“撮口”了，其实北京話并不如此。

北京話的ㄞ马是 ien 而不是 ian，ㄞ马是 yan 而不是 yen，如果ㄞ马拼成 ian 而要念成 ien，那么，好些南方人就会把 yan 也念成 yen，如“圆明园”就变成不是北京話的 Jyanmingjian 而是 Jyenmingyen 了。錢玄同先生曾經主張注音字母的ㄞ马作ㄞ𠂊，把马倒过来。

因此，「馬」要拼成 ien，「乙」（其实是「上」）要拼成 iung。

关于声調：陽平来自濁声母，可以在声母后面加一个 -h 来表示。如 ph, th, kh, thj, thr, ths, 例如陰平“拼”pin, 陽平“平”phing。

v 除了引用外国語文（如專名、术语）要当作輔音用之外，还可以加在韵母的后面来表示上声，有一点像現在所用的上声符号。例如“左”拼作 dsuov。去声可以用 -c，有一点像过去的“圈破”。例如“右”拼作 jeu^c。北京話沒有入声，但是，-q 可以表示古入声，如“权力”拼作 tjanliq，与“权利”（tjanli）区别。我不贊成無系統、不規則的“定型化”。

外国專名可以“名从主人”，如“馬克思”是 Marx 还有术语如“x 光”。此外，x 还可以当作隔音号，例如“方案”拼作 fangxan。

撮口韵也要用隔音的 j-，例如 jyan（圆、园）。

总而言之，一切都用字母，不論是声調，隔音，或引用濁音，都可以做到不用附加符号。

拼音方案是拼音文字的基础而不是音标，更不是速記。就以汉字的简化而言，如18画的“雙”简化成4画的“双”是必要的，如果本来只有6画，简化成4画乃至更少，就沒有多大的意义。拼音如 sruang 用6个字母，尽可以不必要求只用4个字母，如 suaq。这样虽然减少了两个字母而字母的总数却增加了 s, q 这两个。这个算盤是打不通的。

（1957.1.7.北京）

——《拼音》月刊 1957 年 6 月号，

原題：《多用几个双字母》

周 稽：

我对文改会兩式修正意見的意見是：

(一)用 g, ch, sh 兼表 ㄩ、ㄤ、ㄭ。理由：g 在母音 ㄧ、ㄩ 前，拼讀 ㄩ 音，比較国际话。在国际上，沒有 gi 讀成 [ki] 的。ch, sh 兼表 ㄤ、ㄭ，也比較国际话。如果用 k, h 兼表，就無法拼写外来語中的 [ki], [k'i]

和「xi】。

(二)贊成第一式 zh, ch, sh 表ㄓ、ㄔ、ㄕ。

(三)由于 ch, sh 兼表ㄅ、ㄉ, 母音帀应当改用一个字母, 或变化写法, 如:

資(ㄔ帀)=zz 雌(ㄔ帀)=cc 思(ㄕ帀)=ss

知(ㄓ帀)=zhh 吃(ㄔ帀)=chh 詩(ㄕ帀)=shh

且写作 rh, 即为一个音节。

(四)兀的問題, 可以考慮兩個办法: (1)仍用 ㄙ, 規定 nq 为代用式; (2) nq 为基本式, ㄙ 为代用式(备手写用)。理由: ng 容易引起音节界限的混淆, 这一点对初学者特別困难, 因此最好不迁就国际習慣。

(五)同意用 ü 表ㄩ, 但另需規定代用式。如果 ü 能有一个理想的代用式, 就可騰出 y 来表示母音帀了(zz, zhh……的写法可以不要), 并且 ü 在音节开头时都加 y, 起隔音作用。如果在26个字母里找不出合适的字母来作为 ü 的代用式, 那末可用 uu 作为 ü 的代用式。例如:

yüan(ㄩㄢ)的代用式写法是 yuan;-üan(-ㄩㄢ)的代用式写法是 -uuau。

(六) i 在音节开头时, 仍用 j 起隔音作用。

(七)字母排列次序, 肯定是按 a,b,c, …… 为好; ㄙ 在 n 后, ü 在 u 后。q,x,v 仍列入字母表。

(八)在方案中, 最好能明确规定: 在拼写外来語时, e 讀作ㄞ; 拉丁語中的 x 改成 ks, ph 改成 f, y 改成 i, th 改成 t, qu 改成 k。

(九)在拼写方言《ㄅ、ㄉ、ㄏ、ㄕ等音时, 可写作 {i, |i, |i。因为方言不能成为正式文字, 在字母上下多加一些符号, 比較合适。

(十)必要标出声調时, 在將来的文字中, 不应有太多的符号, 可以用加字母的方法处理。

(1956.8.28.北京)

周夢賢：

內容摘要：(1) 主張用 x 表厂，兼表丁。(2) 主張 i, in, ing, u 在詞兒的开头不加 j, w。(3) 主張把輕聲詞尾“了”(le)省略为 -l。(4) 主張用 ueng 为ㄨㄥ的基本式，ung 为简化式。(5) 主張用 y 表帀。(6) 主張用 o 作为 ue 的简化式。(7) 主張一个韵母可以有几种拼法，如ㄩㄞ作au, ao, aw 等，以利詞兒定型。

我基本上同意修正意見第一式，同时也还有一些补充意見，写在下面：

(一) 丁可以不改变原草案，仍用x(-i,-y)来表示；厂也用x (-a,-e,-o,-u)来表示。

(二) i, in, ing, u 4 个韵母独立作为音节时，在詞的开头一般不必再加 j 或 w；加 j 或 w 可以專作區別同音詞之用。比如說：“一”可以写作 i，“亿”可以写作 ji。为了使 ㄧ、ㄨㄥ、ㄩ这 3 个介母不但在詞的开头写法一致，而且在多音节詞中的隔音也一致，我很贊成 y (ㄩ)在多音节詞中前面碰到 n 或 ng 时，也加 j 来隔音。例如“义务”“語文”拼成 iwu, ywen, “武艺”“文娛”拼成 uji, wenji。

(三) 原草案中 er (ㄦ), zi (ㄔ) 在作輕声詞尾的时候，規定將韵母省略，在《拼音》月刊的實驗讀物里將輕声詞尾“的”“們”写作 -d, -mn, 也将韵母 e 省略，这都是很好的办法；我以为輕声詞尾“了”(ㄌㄤ)也可以略写为 -l，如 kangianl(看見了)。

(四) 第一、第二兩种修正方案共同的修正意見第二点將iou, uei, uen 作为基本式，將iu, ui, un 作为简化式，一般將简化式作为跟声母拼写时用，我以为最好再加一个ㄨㄥ的基本式 ueng，將ung 作为简化式。这样，將 uei, uen, ueng 改为 wei, wen, weng 时就更一致，更有規律可循，因之也就更便于學習。

(五) 我認為帀用 y 来表示比用 i 好。因为(1) y 可以一笔連写

下去；i 要回头加点；(2)在y上加声调符号，比i清楚；(3)用不到再以i为代用式；(4)y的字体是下伸的，例如“自私”拼写为zisy比zisi音节要明显些。因此我建議而用第二式的意見，以y来表示，写出时作为基本式，不写出时作为简化式；一般用简化式，在隔音、区别同音词或必须加声调符号时才写基本式。

(六)根据普通話發音的特点，ㄨㄛ跟声母拼时可以考虑將o作为uo的简化式；uo作为基本式。比如“坐”可以拼作zuo(讀ㄗㄨㄛ)，“做”可以拼作zo(也讀ㄗㄨㄛ)，节省了字母而不会混淆，却又区别了同音词。一个字母代表两个音素，如俄文字母中的a(ja), e(je), ē(jo), io(ju)，英文字母中的i(ai), u(ju), x(ks)等，也都根据它们的語音特点广泛应用，我們不过在一定条件下简化一下，以节省字母和区别同音词，这有什么不好呢？

(七)为了使我們的拼音文字更严密化，我建議ㄩ可以有ao, au, aw等几种写法，用來区别同音词。其它如又可写成ou, eu, ew，ㄧㄩ可写成ian, ien, 等等。

总之，基本式和简化式(或又写式)并用，不但使我們的拼音文字更富於灵活性和創造性，使人感到丰富多采，而且为解决同音词問題和使文字严密化开辟了一条道路。

(1956.9.3.南京)

周山良：

我贊成將修正第二式中的ü, sh, ng 改用v, x, q 表示。

国际習慣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也有不好的。对于好的地方，應該學習；对于不好的地方，则不應該迁就。

一般国际習慣k, x 跟q, h 表示同一个音位，可是为多种語言所共有的舌根鼻音[ŋ]和舌面音[ʃ], [tʃ]或者[ç], [tç]却没有单独的字母表示，这是拉丁字母的缺点。k, x 跟q, h 实际上有一个字母表示就够了，虽然有些語言也用来区别相近的音位，但是不如[ŋ], [ʃ],

[tʃ] 等音位需要用單字母表示更重要。我們如果大胆地用 x, q 代替 sh, ng 是將拉丁字母推進一步，使它能更好地适应各种語言的需要。

唇齿音 [v] 跟双唇音 [w] 的發音差別很小，所以有一个字母表示就够了。如果我們用 w 表示 u 的半元音，外来語的 v 也可以写成 w，如 vitamin 可写成 witamin。所以我贊成用 v 代替 ü，或者把 v, w 对調。

如果不受 26母的約束，还可以补充兩個新字母，把方案修改得更加完美些。《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采用新字母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并不說明补充新字母就行不通，而是因为新字母过多，又是从原有字母变的，限制了手 体不能設計得更好。

对新字母的选择應該以字母本身是否簡單、明晰和連写是否方便来确定，至于字母的“出身”“历史”則不必重視。如果把字母的“出身”“历史”看得很重要，就不能滿足簡單、明晰和連写方便的要求。《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采用的新字母所以会行不通，其原因也就是如此。

我認為 ü, Ω 这兩個字母較好，建議用 ü 代替 ch 以縮短音节；用 Ω 代替 r-，以便讀出外来語中的子音 [r]，这样，Roma(羅馬)才不会讀成 [zoma]。

(1956.10. 鞍州)

朱 华.

內容提要：(1) 主張用 ㄩ, ㄤ, ㄳ 在 ㄧ, ㄩ 前變讀表示ㄩ, ㄤ, ㄳ。(2) 保留原草案的ㄩ。(3) 主張用 v 表 ㄩ，并用 y 表示 ㄩ 的半元音。(4) 主張用 el 表示儿。(5) 取消舌尖元音ㄩ。(6) 保留 x，在分化同音詞时可用来表示ㄏ。

(一) 根据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淮南根据地做拉丁化新文字實驗和研究工作的經驗 (那时我担任淮南新文字研究会理事長和新文字实

驗學校校長），覺得用 z,c,s 讀作為ㄔ、ㄕ、ㄑ更好些（前次蕭三同志有這個主張，最近謝爾久琴柯在《拼音》月刊創刊號上也有這個意見），而且系統化、易學、易記、易用。用 g,k,h 讀在數學中很別扭，用 zh,ch,sh 讀不但因其出現率很大字母太多不節約，而且缺乏語言學的根據，也不能適用——其實 zh,ch,sh 的本身實質上也就是 z,c,s 的翹舌變讀，h 可以作為翹舌符號看的，淮南人沒有翹舌音 zh, ch, sh（也沒有尖音），我教他們學 zh,ch,sh 起初很困難，後來我想了个辦法：告訴他們 h 是翹舌記號，只要把舌尖略向上翹一些再念 z,c,s 就行。學員們一試，果然立刻學會了，而且還不易忘記。關於ㄔ、ㄕ、ㄑ問題，起初叫他們用 g,k,h 讀，很困難，長時期記不住，在他們自己練習拼寫中常常會出現自發地用 z,c,s 讀，因而形成混亂。後來我們就取消‘區別尖齒’，不再教 g,k,h 讀音，規定統一用 z,c,s 讀，於是這個障礙一下子就被掃除了。

（二）ŋ 应保持原草案不变，因为它确实比 ng 进步。我們應該考慮到它在我們漢語中的出現率是極大的，ng 是唯一要破壞“盡量向後拼”原則的東西，它出現得越多，就越要使模糊的音節出現得多，也就越要使讀者的目力在這些地方逗留的時間長，傷目力、費腦筋。所以拼音方案采用 ŋ 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過去拉丁字母中缺少這個鼻音（ŋ），應被認為是其缺點，我們今天補充了它，應被認為是我們很大的貢獻。至於 ŋ 的書法我認為應該與其同系統的 m, n 看齊，小草改寫為ㄅ，大草改寫為ㄆ，大楷 ŋ 改寫為ㄑ，這樣，就很美觀適用了。

（三）用 v 作ㄔ，用 y 為其半母音，規定一條規則：“凡是 i,u,v 或 i,u,v 开頭的音（複合韻母和帶聲韻母）在其它音節後面單獨成音節時，就改用半母音 j,w,y；要是前音節末尾是母音，則 v 不必改用 y，要是前音節末尾是 ŋ，則 i,u,v 都不必改用 j, w, y”就行了。半母音在這種情況下，它既有子音性質，又有母音性質。例如：zju（自由），zwi（自衛）；vanjn（原因），sinwn（新聞）；uj（武藝），iw（義務），ij（意義——比 jiji 优越得多了），guany（關於），tany（痰盂），shany（山芋）；

iqun (英文), vŋi (用意), iŋvŋ (英勇——比 jingjyng 优越得多了) 等等。

(四) 儿不用 r (ㄩ) 素, 还是改用 el (采用国罗方案的优点) 表示较为恰当, 它类似 en, eŋ, 可以作为带声韵母而不列入字母表。这样修正, 好处有三:

(1) 可以避免了 r (ㄩ) 素表儿并且講不清楚道理的毛病。r 是讀ㄩ的, 如果用 er 作为儿就对头了, ㄩ怎样能等于儿呢? 又不能把它解釋为带声韵母, 因为音位不对; 如果用 el 作为儿则讀为ㄩ力, 可以說 la (拉) 中的 l 和 el (兒) 中的 -l 音位是一样的。

(2) 用 el 表示儿音更准确順口, 而且对于語助詞“啊”的讀音变化能够順口自然。例如: Uod el a (我的兒啊)! 可以讀成 Uod el . la (我的兒啦)!

(3) 它既被看作是带声韵母, 就可以避免硬要把它排列在字母表上那种不三不四的窘像。

(五) 取消币。根据多少年来拉丁化运动的实践来看, 我觉得这种标明舌尖元音的累贅办法(负担)实在是完全不必要的! 不是杞人憂天, 就有教条之嫌, 請能辯証些, 并且諸多為我們子孫后代和今天广大工农群众考虑些, 莫要热中于企圖利用“輕、重声調”来区别同音字吧! 这实在是将来要害多少人的“裹小脚”的办法, 其實我們將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运用新文字中, 一定会找到很多区别同音字的办法的, 例如: “蚊子”一詞, 我們將來是否可以把它的韵母分化(有意識地)写成为 unz 而把“文字”写成为 unz 呢? 我看是可以的。在現在的教学中我們只需要交代一句話就够了: 當我們讀出 z, c, s, zh, ch, sh, r 7 个子音字母时, 其中是含有母音币的, 所以当它們独立成音节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写出母音币了。因为这些子音独立成音节的情况出現率是很大的, 都要写出母音币来既麻煩不便, 又容易看花眼睛, 吃力不討好, 这才真是得不偿失呢!

(六) 复合韵母和带声韵母应一律保持原案不改, 因为它們很好, 很适用(要改只有 ou 可以考慮改为 eu), 根本不需要再設什么“基本

形式”伤腦筋。我想，提出要改的人，其主要是因为草案中沒有設口的半母音，并且沒有大胆地正式承認“半母音”可以抵充母音用（例如 sinwn 新聞），因而造成了不能解决的像草案中和以前“北方話拉丁化方案”中那种始終講不清楚道理的头母 j,w, 隔音符号 -jy- 以及 jin 和 wen 的拼写不对称（为什么不可以写成 jn 和 wn 呢？我們既承認 j, w 是“半母音”的話），ju 和 wei 的拼写不对称 iu 能写成 ju，为什么 ui 不可以写成 wi 呢。）等 在这里我还可以介紹我所体验到的一点好处：如果采用 j,w,y 作为 i,u,v 的半母音制，则凡是 i,u,v 以及 i, u,v 开头的复合韵母和带声韵母独立成音节时，都是用更换其半母音的办法，不用拼音式（即是用半母音和其它韵母拼）；至于用拼音式的 jou,wei,wo ……将来可以作为区别同音詞的办法之一，例如，以 jou 作为“有”字，以 wei 作为“为”字，以 wo 作为“我”字（但是只应限于極个别的單音字的特殊用法，不可扩大）。如果我們采取 j,w, y 为 i,u,v 的半母音制，则这些一系列的矛盾都解决了，而且字形也整齐美观适用了。到将来我們制訂“拼音文字方案”时，可以考虑增設一个复合韵母 ue 和四个带声韵母 on, ong, uon, uong，以作为分化一些韵母来区别同音詞的方法之一。因此在我們的方案中可以作这样一条規定：所有的母音、半母音、复合韵母、带声韵母以及带有舌尖元音的子音都可以独立表示音节，不必拼音；至于将来制訂新文字方案时可以特定用 jou,wei,wo 作为專表“有”“为”“我”等，那是特殊写法。

（七）把 q 取消掉有利無害。它实际上是一个音节字母，等于 ku，它的大楷字母写起来不整齐，同其它大楷字母排在一起不大合群协调，它的小楷又易与数字 9 相混，它的小草書写反笔不順手，別扭，所以說这个字母符号不是一个好的符号，在我們漢語中沒有多大用处，如果吸收外来語，就改写成 ku- 也行，魯迅小說中的“阿Q”是可以写成为 A-Ku 或 A-Kui 的。这样，我們就可以把它在字母表中的空位子正好讓給用处很多的 ŋ，我們的方案也就可以不超过 26 个字母了。我們利用現有的打字机很容易，只要把 Qq 改为 uŋ 就行了（如

来不及改就用代用式ng)。

(八)保留 x 列入字母表,它有几个用处:

(1)在一定場合它代替h,例如 sxu (似乎,代替 s'hu), shxou (时候,代替 shhou)。

(2)在科学上应用有三·(a)x = hua(化),例如 eljanxtan(二氧化碳);(b) x 光,已是人人皆知的东西;(c)数学上代表未知数和坐标軸。

(九)我拥护隔音符号用「」。但是还必须设置j,w,y三个半母音,因为 j,w,y 不但可以起介音作用,使我們將来新文字的字形明晰美观,而且可以大大减少「」的出現率。三对介音字母这样安排最美观、适用,i,j 和 v,y 符形相称,好看好記,后者都就是前者帶腿的符形;u,w 符形也很好,手写体是后者比前者多写一弯就是,如能像 Esperanto(世界語)用u,ü 当然更好,不过由于有些人留恋“标調”,顧慮会与調符冲突,不願同意,恐难得通过,用 ü 有两点好处:(1) ü 手写体比w 清楚;(2) ü 手写起来可以写成 ü ü ü 形式,在行文中偶而出现一两次很好看,倒能起裝飾作用——但是它和那弄成滿紙扛槍舞棒的标調符号的难看相是不同的,这点我只是順便提出,大家可以研究研究試試看。

(十)把字母的“名称”与“讀音”分开的好处是便于称呼和使用。一个字母一个名称,名称不一定等于其拼音时的讀音,但是一般地說来是有联系的,名称要照顧国际習慣和叫起来順口和听起来清爽。如 f 叫 f 不如叫 ef 响亮, j 叫 je(丨ㄐ) 好与 i 有显著区别,听起来不会错,x 叫“爱克斯”(eks) 已为人人公認的叫法了。如果把子音后面都加e,称呼起来也太單調。

最后声明:本人才疏学淺,語文知識貧乏,以上所写不一定正确,甚至有些地方我写时不够注意,說得过分了些,不很恰当,而我的动机却是熱望着我們的拼音方案能搞得更美好,更完善,希望專家能予以諒解和指正。(1956.9.14.上海)

——《拼音》月刊 1957 年 6 月号,原題:《建議
在第一式的基礎上再作進一步修改》

附录一

反对用拉丁字母的意見

曹仲穎：

內容提要：(1) 反对拉丁字母。(2) 主張完全标調。

一、打破“一对四 和 二合一”的局面

拟訂汉语拼音方案，必須密切結合汉语的特点。汉语是有声調的語言。汉字也反映了这个特点，絕大多数的汉字照北京語音念都能够明确地分出四声来。我們拟訂汉语拼音方案，决不能忽略了这一点。

現在先來談談過去的拼音方案，以注音字母和“北拉”兩個方案为例。比如注音字母的 i (或“北拉”的 i)，如果不标上声調，它就代表了“衣”“移”“以”“易”4个不同的音。当我们看到一个 i 的时候，讀不出它的正确的聲音来，因为它表示了4个不同的聲音，这就是“一对四”的拼音字母。如果用这种不表示声調的“一对四”的拼音字母組成多音节詞的时候，則情況更加混乱，例如：

二音节的“i-i”(或 i-i)可能讀為ī-ī, ī-ī, ī-ī, ī-ī
……等16个讀法。

三音节的“i-X-u”(或i-u-y)可能讀為ī-X-ū, ī-X-ū,

丁-ㄎ-ㄩ, ㄉ-ㄎ-ㄩ……等 64 个讀法。

四音节的可以有 256 个讀法。五音节的可以有 1,024 个讀法……。

因此,用这种拼音字母写出文章来,讀的人就要不断地在錯綜复杂的 4 个, 16 个, 64 个……念法中去猜出某一詞的正确讀法,这样是不会令人感到順利愉快的。

如果將注音字母或者拉丁化新文字标上声調,是不是就好了呢?还是有缺点。这种标上声調的字母,只能算“二合一”的字母。为什么叫“二合一”的字母呢?比如注音字母 丨 标了声調写成 丨(移),这是一方面表示了它的韵母,一方面表示了它的声調,必須把兩者合起来才能念出“移”(丨的陽平)的正确声音来。因此學習的时候,必須經過兩道手續,轉一个弯兒 所以这种“二合一”的字母——即标上声調的注音字母或拉丁化新文字,也不是我們最理想的、學習便利的拼音字母。

从上面的分析,我們認識到,必須創造一种适合汉语(一种有声調的语言)的拼音字母,这种字母不但能讀出它的“音”,而且要同时能讀得出它的“調”。因此,我根据这个想法創制了民族形式的定音字母,作为拟訂汉语拼音文字的基础。

二、理想的汉语拼音字母

我所拟訂的拼音字母与其它拼音方案不同的主要地方,就在于它有一部分定音字母。定音字母的特点是表出了四声,只要它一接触人們的眼帘,就能馬上讀出它的准确的声音来。它把“声”“韵”二者加以緊密的結合。

1. 先設單韵母 六套單韵母的表示方法如下:

定 音 字 母	丨	ㄞ	e	ㄞ
注音字母讀法	丨	ㄧ	ㄧ	ㄧ
字 形 来 源	丨	仪	已	义

定音字母	g	ঁ	ং	ঁ
注音字母讀法	ㄨ	ㄨ	ㄨ	ㄨ
字形来源	烏	吾	五	勿

定音字母	a	ㄛ	ଓ	ঔ
注音字母讀法	ㄛ(ㄨㄛ)	ㄤ(ㄨㄤ)	ㄤ(ㄨㄤ)	ㄤ(ㄨㄤ)

注：注音字母的 ㄛ 和 ㄨㄛ 声音很相近，拼法上也沒有矛盾，所以二者可以合并用一套字母。

另外还有三套單韵母ㄞ(ㄞ)，ㄩ，ㄚ就不必再造字母，只須在前面三套字母上面加符号就成功了：

定音字母	i	ঈ	ে	া
注音字母讀法	ㄞ	ㄞ	ㄞ	ㄞ

定音字母	ঁ	ঁ	ঁ	ঁ
注音字母讀法	ㄩ	ㄩ	ㄩ	ㄩ

定音字母	ə	ঁ	ঁ	ঁ
注音字母讀法	ㄚ	ঁ	ঁ	ঁ

II. 鼻音韵尾两个：m(等于“北拉”的n)，mD 等于“北拉”的ng)。有了上面六套單韵母，再加上这两个鼻音韵尾就可以根据音素結合的办法構成全部表示声調的韵母。(編者按：全部表示声調的韵母，由于排印困难，从略。)

另外，ㄓ、ㄔ、ㄕ、ㄕ、ㄕ、ㄕ等后面的韵母，可以分四声写为ㄚ，ঈ，ঁ，ঁ，上面的“～”是便于初学，以后可以省去。ㄞ的四声可以分别写成ㄞ，ঁ，ঁ，ঁ。

III. 声母。声母可以根据同音的汉字简化而成。用拉丁字母来表示汉语的音素，特别是声母，总是不敷应用(如ㄓ、ㄔ、ㄕ、ㄕ、ㄕ等)弄得“众說紛紜，莫衷一是”，倒不如根据民族形式加以創造来得痛快。

声母表

字 母 b p m q ŋ t n l

注音字母讀法 勃 夠 丕 奮 太 乃 力

字 形 来 源 布 皮 米 斧❶ 刀 土 內 了

字 母 D ㄉ ㄊ ㄋ ㄎ ㄏ (缺)❷

注音字母讀法 ㄉ ㄊ ㄏ ㄅ ㄆ ㄒ

字 形 来 源 国❸ 可 合❹ 久 气

字 母 R ㄮ ㄮ ㄭ ㄮ ㄮ ㄮ ㄮ ㄮ

注音字母讀法 ㄓ ㄔ ㄕ ㄗ ㄕ ㄔ ㄕ ㄔ ㄕ

字 形 来 源 只 尺 石 日 ㄩ ㄩ ㄩ ㄩ

另外，尖音字可以在ㄭ(ㄕ)，ㄔ(ㄔ)，ㄩ(ㄩ)下面加点表示。

* * *

以上共用了32个字母：母音12个，介音1个，子音19个。将这些字母拼合起来，再加以少数特别写法（如：他、她、它）即可以成为一种读音准确、面目清楚的初步的拼音文字了。希望大家多方实验，提出宝贵的意见！

于 飞：

内容提要：反对拉丁字母，主张根据汉字的结构形式制訂結構式的拼音新文字。

拼音文字有两种，一种是結構式拼音文字，它是以几个音素符号

❶ q 是像“斧头”之形。

❷ D 是“国”字的简化形式“匚”变成。

❸ ㄉ 是“合”字横写变成，和俄文字母也相同。

❹ “ㄒ”的字母缺了，用ㄩ(ㄔ)变读代替。

❺ ㄩ 是借阿拉伯数字的“3”变成。ㄪ, ㄩ 是两个字母的合音。

❻ r 仍然借用拉丁字母的 r。

結構成文字的單位符号，再以單位符号組成詞，积詞成句；另一种是音素化拼音文字，它是以音素符号作文字的單位符号，再由單位符号串連成詞。比如我們用一 | \ / 这四个簡單筆画作为等于 l, a, i, n 4 个国际音标符号的音素符号，那么，写普通話“力量”这个詞，結構式的拼音就写成“×米”（斜和圓）兩個單位符号，音素化的拼音則写成—＼—＼ | / 6 个單位符号。現在使用結構式拼音文字的有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使用音素化拼音文字的有英、美等国。把兩种拼音文字比較起来，結構式拼音文字有如下优点：

(一)讀結構式拼音文字比讀音素化拼音文字快。閱讀文字就是眼睛攝取單位符号的形象，一个符号的攝取需要一定的时间，写繁体字比写简体字多用时间，但是讀繁体字和讀简体字时间是相同的，即使讀最簡單的阿拉伯数字也是一样，并不能把四位数的数字一眼看完，而只能一个一个地扫看下去。因此，扫看几个結構式拼音字組成的詞就比扫看十多个音素字母分列写成的詞快得多，讀一本用結構式拼音文字写的書就比讀一本用音素化拼音文字写的書快得多。

(二)讀結構式拼音文字比讀音素化拼音文字少耗眼力、腦力。人的眼球、瞳孔、網膜都是圓的，閱讀文字的时候兩眼瞳孔都集中盯在一个注視点，从注視点攝取單位符号的形象，由視覺神經傳給大腦，引起回忆領会之后，再去攝取下一个符号，这样逐字看下去，直把整篇文字看完。多讀一个單位符号就多用一点腦力，讀三万字的書就比讀一万字的書多用精神，在一定的篇幅上用結構式拼音文字写，單位符号数量較少，符形比較大，距离远也看得清楚，所以少花眼力，而音素化拼音文字則相反。

(三)結構式拼音文字比音素化拼音文字少耗社会劳动力。以同样大的單位符号来印書刊，結構式拼音文字比音素化拼音文字少用一半紙張，而且减少相当大的社会劳动力。所以，結構式拼音文字即使在写、印方面目前还麻煩一点，辛苦一点，但从其他各方面来比較，它却少辛苦、少麻煩得多。

(四)使用結構式拼音文字可以發揚我国民族文化遺產的优点和

更有力地树立民族更堅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鼓舞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解放前，不論劳动人民生产出怎样宝贵的工农業产品，只要牌号写的是結構式的汉字，便被看作不值錢的“土貨”了。这种行为是說明我国劳动人民不但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封建、官僚買办資產階級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剝削，而在文化上、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上也受到輕視和打击。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之后，已經成为国家的主人，現在在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又不断地获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对輕視民族文化と人民文化落后的狀況还未能完全改变过来。为了要完全改变这个狀況，必須有高等文化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着想，重視群众的力量，倾听群众的意見，珍爱宝贵的民族文化遺產，發揚民族文化的优点部分。此外，在文字上最好根据汉字的科学优点拟訂成一种簡單的結構式的拼音文字，在党的統一领导下努力做好文化教育工作，这样才能够樹立起更堅強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鼓舞起群众更高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五)使用結構式拼音文字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很大便利的工作。广大人民群众日常需要閱讀文字多，而写文字少。結構式拼音文字比音素化拼音文字容易閱讀，用結構式拼音文字即使文化教育工作者在写作方面比較辛苦一点，但是这种辛苦是为了使广大群众得到極大的便利。所以，这种有代价的暫時的辛苦是文化教育工作者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的工作，是光荣的工作。

(六)結構式拼音文字最适合应用現代科学技術。現在已进到原子、电子的新时代，工業、農業、交通运输業等部門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最新的科学技术，这些成就是劳动創造世界的結果。同样，在文化工作上我們也不要因为在書寫、印刷上現在暫時还辛苦一点，便不想使用方便广大群众閱讀的結構式拼音文字。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怎样复杂的文字都可以有自动机器、自动工厂来印刷的。但是不論怎样簡單的文字，还是依靠每个人自己的眼睛去閱讀为最方便。中国普通話只用几百个結構式的拼音字便能写出很多詞了。所以結構式拼音文

字打字机的字盤并不怎么大，打字很容易，也能迅速，它打一个字可以等于音素化打三、四个字母。从科学的观点看，結構式拼音文字不但能用机械化来打、印，而且更适合将来利用电子学去制造最科学的口說打字机。因为口头發出一个詞的音波去使机器起几次动作，表現出很少的單位符号更容易，但是以一个詞的音波去使机器起十几次动作表現出很多的單位符号（音素化拼音有的詞用十几个字母）則比較困难。

（七）結構式拼音文字是文字向前發展的方向。因为音素化拼音文字在应用方面多写、多打、多排、多印、多讀單位符号（字母）很不方便，所以欧美国家在很多地方不用音素化拼音來写，而只用一个字母或另用别的符号來表示。例如有不少詞、句的簡写，在数学、化学等公式只用一个字母表示，写数目不用音素化而用阿拉伯数字等等，都是因为用几个音素符号看起来較麻煩，所以用一个單位符号來代表几个符号以减少看很多符号。那些簡写的字母由于它代表了几个音素，實質上已变成了音标符号，其它如阿拉伯数字和别的符号当然都是音标符号了。科学一天一天地向前發展，需要單位符号也一天天多，音标符号使用太多了就会容易忘記它所代表的音素或單音。因此，只有結構式拼音才能适应科学發展的要求，同时只有簡單的結構式的拼音文字才是文字向前發展的方向。我們必須看清前面的最科学目标，正确地向前直进。

（八）結構式拼音文字是吸收外国文字的科学部分，發揚汉字的科学部分，同时又适合优美的中国語言特点。中国汉字笔画繁杂，非拼音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是它是有組織性的單位符号，它以一个整体的單位符号表示一个單音，也就等于包含了几个音素。好像一个箱或袋里面裝了几件东西，从外面虽然看不出来，但是很显眼，很方便看它，搬动它，这是它的优点。結構式拼音文字應該保持这种优点，同时加上外国文字拼音的优点。它是把音素結合起来，而不是把音素化分裂开来。它好像把几个机器的部件構造成一个机器，也像把許多东西裝在一个透明的箱里一样，可以从組成的各部分去認識它，

也可以从整体去認識它，使用它，或搬动它，非常方便。此外，結構式拼音文字能配合中国清晰优美的語言。每一个形体表示一个音节，不产生音节相混的問題。結構式拼音由于吸收外国文字拼音的优点和保持汉字結構形式的优点，配合中国清晰优美的語言特点，所以在推行上可以比較順利和迅速。如果在一个地区不偏不歪地推行兩种不同的拼音文字，讓群众有同等的學習机会和随意選擇的自由，那么，比較受群众欢迎的一定是結構式拼音文字；同时，一种內容通俗的报刊，用兩种不同的拼音文字出版，那么，發行最多的一定是結構式拼音文字版。

毛主席曾正确地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現有汉字来制定。”

(見《中国文字拼音化問題》中刊載的馬叙倫主任开会辭)这个方針始終都是正確的。对于汉字必須改革为拼音文字已为大多数人所贊同了。但是文字改革有兩种不同的觀點，一种是为未有文化而需要多讀文字的广大群众便利着想，一种是为有高等文化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的爱好和便利着想，站在前者就只看到群众需要文字易学、易讀，需要迅速提高文化，需要掌握科学技术，所以一定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科学部分，保持民族形式的优点，因而就要求根据汉字形式制訂簡單的結構式的拼音文字，就要解釋結構式拼音文字的好处；站在后者就只看到汉字难写、难打、难印，沒有輕便文雅的打字机用，文化教育工作麻烦、辛苦，所以一定要打破汉字結構式的形式(即所謂方塊体)，改成音素化的拼音文字，因而就極力宣傳音素化的好处。現在广大群众未有文化或文化还低，未能用文字來發表关于文字改革的理論，或直接提出意見，只有見到和进行學習新文字的时候，才用口头反映他們的意見和願望。所以要求有高等文化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在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时候，应大公無私地、虛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見，群众有意見和要求就要集中起来，不要把群众的意見和願望都当作落后；而把自己的意見看得十分正确、十分进步。只要有文化的文化教育工作者能老实地把群众的意見集中起来，党和政府就能根据人民的利益和

社會發展的需要把拼音文字方案制訂得更完善了。但是，要求完全捨棄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愛好和便利是很难一時做到的。因此，我建議中國文字改革應制訂兩種拼音方案，一種是民族形式的結構式拼音，如文化部丁西林副部長提出的綜合拼音方案（見《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一種是音素化拼音，如俄文。兩者都用詞兒連寫。再在一些不需要永久保存的通俗報刊、學習課本等同時分別使用，以便在實踐中讓群眾、讓科學來選擇，然后再作最後確定。這樣，如果是音素化科學就不怕群眾不歡迎，如果是結構式科學，受群眾歡迎，那麼，就不要抹煞民族形式的優點，就應該讓群眾使用它（如果文化工作者總覺得結構式不好寫，不好看，那麼也可以自己用音素化甚至音波化來寫作，但稿件是給群眾看的時候，就要交工廠印成結構式拼音文字）。這個建議相信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廣大群眾都能接受的，尤其是認為結構式拼音比不上音素化拼音的人更不怕接受了。但是這個意見和建議，是否正確和合理，還請提出討論和指正。（1955.8.20）

——《拼音》月刊 1957 年 6 月号，原題：
「我國文字改革最好根據漢字的結構
形式制訂結構式的拼音新文字」

于亞洲：

內容提要：不同意采用拉丁字母，而主張根據漢字特點擬制
漢字筆劃式拼音方案。

——
漢字是我國几千來一直使用的文字。我們先人用它記錄了我國的歷史興衰變革、發明創造和偉大的思想。並用它創造了優美的文學。漢字在保存和發揚我國文化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

漢字是我國勞動人民創造的，它隨着時代的前進和人民的需要而在變革。它有很好的優點，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點。它給人民帶來好

处，也給人民帶來了累贅。

我認為漢字有以下优点：

(一) 橫写豎写皆宜，扩大了文字的使用价值。汉字能豎写，这是由于它結構整齐的特点所致。其字形大小相等，目光視字是一直線。拉丁化文字是没有这一优点的。拉丁化文字由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字母拼成一个音节，其長短相差多至1:6，成了長条字。这样，豎写起来就难看了。当然，拉丁化文字以詞为單位，也就不能豎写了。

(二) 汉字字形大小相等并成方塊形(近于圓形)，一音节成一字，个性显明清晰易辨，能使人很快地看到字的全貌以讀音会意。这样就能使人閱讀时輕松，增加了閱讀速度。而拉丁化文字就缺少这种优点。它一个詞有的是由数个音节構成的，必須審視細讀才能分出音节讀出声来。这样，顧于讀音則迟于思意。注意力較集中，精神也緊張，閱讀的速度也就相应地減慢了。汉字虽然笔划多，結構無規律。但其形狀各不相同(当然也有些近似字，这是不能影响其大体的)，一字成一音节，它給人以独特印象，不用細観笔划，仅看其主体結構，便知其为何字了。汉字成方形又符合几何学原理：它近于圆形。几何学告訴我們：等面积物，圆形所占的空間最小。同时目視物集中一圆形处为清楚，越扩散则看的地方扩大，也随之看不清了。汉字一字成一音节，距离相等，这在保养目力上也有好处：即視字停留时间相等，而無急緩波折之分，这样，也就能减少目力和精神的疲劳。目光視字是要在一个字上停一瞬间而轉視下一字的。如此，汉字又相应地适应人的生理要求。拉丁化文字則缺少这一优点。

我認為漢字有以下缺点：

(一) 汉字难記音，它的讀音完全靠記憶。學習它須每个字用言傳和别的注音方法来死記。虽然有一大部分是形声字，但也紊乱無章，讀音不完全可靠。

(二) 汉字难写。汉字的結構沒有規律，笔向又不通順，又加大部分字笔划多，其形难記，也不易写得美观，打算写好汉字，就得下苦工夫，累人不淺。

(三)汉字有写不出話的地方。这是語言与文字脱节的严重缺点。

汉字的缺点是严重的，它阻碍了人民學習文化，增加使用的困难，对国家建設很不利。多少年来也未能徹底改变其面貌和基本缺点，仅仅是零打碎敲，缺点仍然如故。历史証明，在原有汉字基础上改革是改不好的！必須走拼音化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汉字的缺点是它本身帶來的，要改革汉字，必須消滅現有汉字！

二

我国自成立以来，便大力改革汉字，首先是簡化汉字，繼而又于1956年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政府是很重視文字改革的。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虽然是拼音用的，但这是現階段的事，它有成为拼音文字的趨勢。这是汉字改革关头，一得一失，关系重大。因此，我把它做为拼音文字来提出意見。

(一)它未能繼承汉字的优点。因为汉字有缺点，才要改革，但把汉字的优点給改革掉，这是不可以的。汉字的优点，前面已經提出，它对人民有重大的好处。它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創造。改革出的文字，不論它以何形式出現，都应当体现汉字的优点来。

(二)拉丁化文字是不經濟的文字。拉丁化文字是音素化的，字母比較少一些，打字、制字模是方便的，但印刷書报就不經濟了。一个音节要由四、五个字母拼成，成为一个長条，这在紙張上是个严重的浪费。就保管与閱讀上也是費事的。

三·四拼制增加了拼音的困难。四拼制原理是所謂音素化，这一說实为勉强。如an等于ㄢ，实在是不能应口得声的。实际上，an只要用ㄢ——一个字母表示就可以了。

(四)《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說明上有这几种理由我認為值得商討。(1)节省字母。三拼制字母是三十六七个，拉丁化四拼制字母是三十个上下(未定案)，仅仅是省几个字母，而在拼音上、印刷上造成困难和浪费，真是入不抵出，相差悬殊了。(2)采用拉丁化字母有利于中外互相學習科学、文化。我看这一理由是小理由，不是基本的

理由！字母的發音是漢語的，仅是字母写法相同，还有甚么好处呢？三十多个字母在我們精神上不会闊成甚么负担，又何必采用这几个字母呢？考慮就外人之便，就外人之輕，何不就我們之大便，就我們之大輕呢？ 3 拉丁化字母有通变性。其有通变性乃是由于其不通性所造成。 4 拉丁化字母在中国使用过，有基础。这种基础是淺薄而些微的。在時間上，深入的程度上，人民接触的數量上較量，不过是曇花一現而已。它与注音字母相比不知相差多少！

(五) 对汉字的繼承性問題。拉丁化文字与汉字是截然不同的文字。它不能在使用汉字的基础上，以添新字抽汉字的方式接替汉字。如施行，必須来个大翻身不可。文字是語言的工具这一点是不可否認的。但文字也有积极的培植語言的作用。汉字与汉語有血肉的关系。汉字在适应汉語上（文法結構語言規律等）是亲密無間的（当然也有些缺点如与語言脱离）。如用拉丁化文字不可能把汉字的机能完全繼承过来，而是要造成波动和損失的。

(六) 在字形上不美观。汉語的四声是特具性格的。像《汉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声調表示法，是不完美的。它不能与文字（音节）成一整体。是节外生枝。既不美观，又易發生錯覺。書写时，不能一次書写，而須另行标点，減低了書寫的速度。因此，方案中主張不必要时不标調号，这除用一种牽强附会的理由外，也是这一矛盾的表現。

(七) 缺少人民基础和民族性。几千年来，我們一直使用汉字。在写法和使用上，都是和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改革文字，必須深入到我們文字生活中去，來考慮文字形式問題。这不單是民族感情問題，而是关系着我們日常生活和风尚問題。我們的民族风俗要在春节貼对联，这是很好的风俗，請問拉丁化文字对此又做如何处理？这仅是一例。改革文字，应当多在汉字的优点上下工夫，尽量發掘其优点，使其發揚光大，而不要不管它的优点一概粗暴地和無知地置之于死地。我們又怎能对得起祖先的智慧創造？这不是把祖先給我們后人所造之福，推而弃之于深淵嗎？这点誠为可惜！外匡的我們要研究，要精通，我們的更不能馬虎，数典忘祖，不是我們子孙的做法。

三

我主張这样改革汉字。

一 走拼音化的文字道路，字母的形式采用民族式的。也就是如汉字形式。保留汉字的优点。走拼音化的道路就能消灭汉字的缺点，采用民族式的文字就能把改革出的文字建立在巩固的民族基础上，对我们無损失。为人民所乐而使用，加速了文字改革的时间。拼音文字应采用三拼制的，这样即能体现出汉字的优点来，既便于人民日常使用，又富于經濟价值。这样也就免除了拉丁化文字所有的缺点。

二 以拼音文字直接地、有步骤地、分期地代替汉字。取消简化汉字笔划的做法，使拼音文字深入于汉字之中与其共存一个时期，而逐渐地排除汉字。这样人民不再學習簡笔汉字，印刷上不用再造一套字模了。又給后代學習汉字減去一層困难。

民族式的拼音文字，可以在語音标准化之前推行。第一，它是拼音的，多数人民是合乎北方标准音的，可以拼用；第二，它具有汉字的个性，語音不标准的人，就拿它当作簡笔字學習使用，也不發生拼音的困难。这就事半功倍了——既改革了汉字，又能推動标准語工作。費少而惠多。

三 对汉字进行清理工作。汉字字數繁多，它体现出繁多的意念形态这是好的。但也有很多不必要的字，如意义相同的字、生僻無用的字、無意义的字（如“赵”“郑”等）、在語言上不用的字（如“鯽”“鰐”等），这些都应加以清除。在現階段有三千字左右足以够用。但也不能过分削減。

四

根据以上見解，我拟出一个“新拼音汉字方案”，要点如下：

(一) 字母表：

(1) 楷書

シ オエリ。ヒ。オカニ。子。フ。イ。ル。
チ。リ。七。土。オ。已。ア。日。下。チ。
万。ム。一。火。久。ム。カ。七。モ。力。
夫。子。左。弓。久。九。ム。元。

(2) 草書

し オエリ。ヒ。オカニ。子。フ。イ。ル。
チ。リ。七。土。オ。已。ア。日。下。チ。
万。ム。一。火。久。ム。カ。七。モ。力。
夫。子。左。弓。久。九。ム。元。

(二) 声調标法:

- (1) 陰平不标。如打(批)。
- (2) 陽平用['] (撇), 置于字母左上角。如扌(皮)。
- (3) 上声用[-] (横), 置於字母上头。如打(辟)。
- (4) 去声用[、] (斜長点), 置于字母右下部或右中部。如
扑(屈)。
- (5) 輕声用[•] (圆点), 置于字的头顶正中, 不和字成一整
体。如“蚊子”拼作ㄨㄤ ㄟ ㄳ。

三) 拼音样品:

(1) 楷書

弘 狂 汤 狮 壮 沔 汤
拥 护 百 花 齐 放 百
帅 扎 忒 孜 松 止！
家 争 鸣 的 政 策

(2) 草書

程平 洪伟 技能好 优秀
杨晓勇 江伟 陈松 姚政。
叶伟平 许 姚伟 余平. 江伟
王伟伟 陈伟 陈伟。王伟。
一、精此 二、理。

赵振基：

內容摘要：拉丁字母有优美、易写、構形清楚等优点，因此，汉语拼音文字应使用拉丁字母形式，但拉丁字母有字母少、手写体有兩筆的及回筆的等缺点，这些缺点應該用創造“拉丁化”新字母来克服。

我拥护汉语拼音文字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节結構音素化，字母形式拉丁化。但是我不同意《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及《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对使用拉丁字母的办法。因为單就这些使用办法來說，是站在知識分子及識得拉丁字母的外国人的立場，不是工农的立場、革命的立場。

站在工农的立場上來處理拉丁字母的使用問題，應該：好的用上，坏的去掉，不足的增添，重新安排，使汉语拼音文字的字母完美無缺。

这样拟出的字母表將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字母表及《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中的兩個字母表存在着矛盾。这是好与不好的矛盾，是进步与保守的矛盾，是工人、农民与知識分子的矛盾，是無數子孫与現在的知識分子的矛盾，是党的長远利益与知識分子眼前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應該站在工农的立場上才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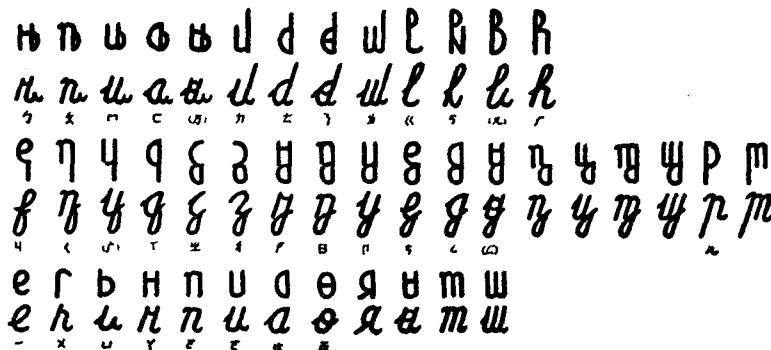
拉丁字母有非常突出的优点。在書寫方面它的优点是：手写体的笔画都是弧形；每个字母的寫法都是自左至右；字母可一个連一个地写下去不必抬笔，沒有回筆（个别字母有这些缺点）；每个字母的笔画簡單，構形清楚，优美等。所以它容易写，容易認，書写速度快，美观。

但是，它也有很多缺点。它的缺点是：（1）字母少，仅26个字母；（2）有些字母的手写体需要兩筆，如：*t, j, l, x*；（3）有些字母的手写

体需要回笔，如：ㄉ，ㄉ；（4）字母是四体字，在外形上看去很不接近，如：F，f，ㄉ，ㄉ；（5）大写体的实用价值不高。

拉丁字母的这些缺点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为了說明創造“拉丁化”字母的可能性，为了說明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为了說明我的主張，我把原来較好的拉丁字母和我創造的一部分“拉丁化”字母拟成一个字母表，供同志們参考。当然，它仍有很多缺点，它不是我理想的方案。

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化”字母表



在我所拟的“拉丁化”字母表中，印刷及手写各只有一体，取消拉丁字母中的大写体。因为大写体只在每个自然段，每句話及專有名詞的第一个字母才用它，分别表示一节一句的开端及專有名詞的。現在我們已有相当完备的标点符号。在每一句話完了之后有表示一句話完了之后的停頓符号，如：句号[。]，問号[？]，嘆号[!]。这些符号也能表示底下是另一句話的开端。表示專有名詞的有引号[‘’]、私名号[«»]等。在書写形式上，每个自然段的開端，都要空上三四个字母的位置来表示。每一句的开端，也要空上兩三个字母的位置来表示。因此大写字母已經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到死亡的时候了。沒有多大作用而又難写難認的大写字母，便沒有任何必要把它帶进我們的汉语拼

音文字中来！

在“拉丁化”字母表中取消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的 ζ , \varkappa , $i, j, k, \eta, \mathfrak{f}, t, x, z, v$ 。这些字母中 i, j, t, x 都是两笔，大大地减低了书写的速度； k, \mathfrak{f} , $\mathfrak{乙}$ 需要回笔，不易写又难看； $\varkappa, \mathfrak{r}, \mathfrak{f}, \mathfrak{v}$ 不优美，有些不易和其他字母分辨。所以我觉得应该完全让它们从汉语拼音文字的字母中清洗出去。

被采用的拉丁字母手写体都没有变更（除 \mathfrak{r} 以外），印刷体改了一部分。修改的原则是：让它们尽量接近手写体，有的就是原拉丁字母中的斜体楷书，这是为了减轻初学者的负担。

“拉丁化”字母左右所占的位置也不像拉丁字母那样悬殊。

在“拉丁化”字母表中取消了一个字母代两个音素，两个字母代一个音素这些方法，而用新的“拉丁化”字母来解决字母少的问题。两个字母代一个音素、一个字母代两个音素等方法是不好的。这些方法是没有革命精神不敢创造字母的产物，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这样书写要慢得多，容易混淆不清，还得硬记着这些规则。

“拉丁化”字母表中所采用的拉丁字母的读音与原拉丁字母的读音完全不同了。为什么这样作呢？因为，要有三分之一有缺点的拉丁字母被去掉；并且将因为需要而增加一倍以上的新字母。站在初学者的立场上看，有必要重新编排。编排的原则是字母分出类型，每个类型都是由简而繁，如： $\mathfrak{b}, d, \mathfrak{d}, \mathfrak{m}$ 让每一类型的字母，对应于发音部位，在一个区域的一群单子音、单母音，而依次成为那些子音或母音的符号，如： $\mathfrak{e}, \mathfrak{n}, \mathfrak{r}, \mathfrak{t}, \mathfrak{l}, \mathfrak{u}, \mathfrak{c}, \mathfrak{f}, \mathfrak{v}, \mathfrak{w}, \mathfrak{y}$ ，读作《、ㄅ、ㄆ、ㄈ、ㄉ、ㄊ、ㄋ、ㄎ、ㄐ、ㄕ》等。把一组最简单的字母 $e, n, r, u, c, f, v, w, y$ 等作为母音，原因是母音的使用频率高。

这样作是否会造很多麻烦呢？学着不易学呢？我說不会。初学者学习“拉丁化”字母表要比学习《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字母表缩短到三四倍的时间；学习过拉丁字母的最多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这是因为：第一，这里只有印刷和手写两体；第二，一类型的字母组成一组，由简而繁的排列，也易于找出它们的通性及特性，只要硬记着最简单的一个字母，其他的便可在记得这个字母的基础上记着（这是符

合記憶原理的)，这要比同一类型的字母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好记得多。从以上所述来看，保留一部分字母的讀音，倒不如不保留。

我所拟的字母表增加了不少字母，这个增加是有一定限度的。依我自己的意見應該增加到全人类的十分之一的人們都用这个音素为限。这是为了拼写汉語方言，少数民族的语言，翻譯外国詞語，并打下世界語以汉語拼音文字为基础的基础。

現在是人民的世紀，各国和平人民的来往將隨着各民族的革命运动日益亲密。将来共产主义要在各国实现，各民族之間的来往会更頻繁。語言是交际的工具。因此，汉語有直接拼写方言中的特殊的詞語(这里所指的特殊詞語是指不能翻譯出它的意义，用北京語的音素又拼不出来的詞語)及世界上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語言中特殊的詞語的必要。但是《汉語拼音方案(草案)》中缺少好些外来語及国内其他地区必要的音素符号。缺的應該填进去。那么这样作是否增加了初学者的负担呢？这是会的，可是初学者可以不学北京語音以外的音素符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習者是應該學習發音學的，那么到了那时再学也不迟。

前边的字母表，当然它仍有着很多缺点，要是發动全国全世界人民創造“拉丁化”字母，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拉丁化”新字母出現(我曾經創造了三百多个“拉丁化”字母)。那將來汉語拼音文字的新字母，就将成为世界上最易写、最优美的新字母了。

文字改革所應站的立場

有一部分文字改革者和一部分知識分子完全滿意 26 个 拉丁字母，甚至把它的缺点也滿意了。因此才会拟出《北拉方案》、《汉語拼音方案(草案)》、《关于修正汉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見》等方案来。

他們把拉丁字母的缺点也滿意了的原因是：拉丁字母国际化；科学上要用到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在我国已經有了一段历史，一般的知識分子都熟識它等。他們強調了这些优点，所以他們說，拉丁字母所

存在的缺点是微不足道的；他們說，拉丁字母的缺点沒有方塊字的缺点那么大，不改可以，改着費事；因此，結論是拉丁字母不可改。

上段所述的优点与它的缺点相比較起来，我認為缺点是严重的，优点是次要的，是不能強調的。

現在我針對这几方面說一下：

中国人民認識拉丁字母的不到一亿人，不認識拉丁字母的工人、农民等五亿多，后世子孙無其数，他們对什么字母都不認得，假若拿č代替sh，我想沒有一个不認得拉丁字母的人想学sh而去学č的。

以后文字人人要学，書天天要讀，字天天要写，它的缺点要是帶給每一个人，那該是一个多不幸的事情啊！每个人要化費很多的时间去学沒有多大用处的大写；要死記着那兩個字母代一个音素、一个字母代兩個音素的規則；每个人要因为有兩筆、有回笔的字母而延長了書寫的時間；將來因为兩個字母代一个音素而不知浪費了多少紙張。为了知識分子而不管絕大多数劳动人民及無數子孫的利益，把拉丁字母的缺点帶进汉语拼音文字中去，这簡直是一种很大的罪惡。

有人說，字母是有历史性的，新創的字母不为大家所公認，那怎么会行。我認為用拉丁字母的历史性来掩蓋它的缺点而叫它原封不动地搬到汉语拼音文字中来，这种眼光实在太短淺。

拉丁字母形成才兩千多年，以后的历史也不知道要延續到多少个一千年。試想，究竟是應該为过去拉丁字母的一兩千年历史而把它 的缺点帶进汉语拼音文字中来呢？还是为了今后無数千年历史用革命的精神把拉丁字母的缺点克服掉呢？

过分強調字母、文字的历史性，汉字就不必改革了。

拥护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人批評不願实行拼音文字的人太落后。那我要批評原封不动地把拉丁字母搬到中国来，不敢对它进行改革，也是一种落后。落后的性質与前者沒有什么不同。

有人說，原封不动地使用拉丁字母便于国际文化交流。首先要說明白，文字改革是为了中国劳动人民及后世子孙，有利于本国人是最基本的；不能为有利于外国人而迁就拉丁字母的缺陷。况且用新的优

美的“拉丁化”字母拼写汉语，外国人要学这些字母只需要几小时就可以了。

关于科学上要用拉丁字母这一問題，我想是很好解决的。那些字母可以完全换成新的汉语拼音文字的新字母。如： A, B, C ，代已知数； x, y, z ，代未知数，那难道是个金科玉律嗎？是一成不变的嗎？（用新的字母只要說明一下就行了。）即令用拉丁字母也無妨，我們不是在科学書籍上也用 α, β, γ ，的嗎？將來新的世界語是會出現的（现在的世界語有缺陷），科学上的一切符号是很可能以世界語为根据的。新的世界語，以哪一种文字为基础，用哪种字母形式，尙待研究。汉语拼音文字与“拉丁化”字母是有很大可能的。

从上述我們可以看出拉丁字母的国际化，历史性，科学上要用它、知識分子熟悉它等，这些优点和它的缺点相比，缺点是严重的，优点是次要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偏偏要強調这些优点而說它的缺点是微不足道的呢？这主要是他們沒有站在中國工农的立場上，沒有站在無數子孙的立場上看問題，而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外国人的立場上看問題。

由于他們的立場觀點錯了，所以他們便眼光短淺，輕重倒置，只顧眼前一时，沒有長远打算，不能唯物地辯証地看拉丁字母的發展前途。他們只有勇气对方块汉字进行改革，他們連想也不敢想怎样对拉丁字母进行改革。他們对待拉丁字母，簡直像基督教徒对待聖經一样。（1957.4.1.河南唐河）

——《拼音》月刊 1957 年 6 月号，原題：《發动全国
全世界人民創造“拉丁化”字母来克服拉丁字母的缺点，使汉语拼音文字的字母完美無缺》

附录二

分类索引

对声母(韵尾)-兀的写法表示意见的:

曹一平等(53) 陈大白(62) 陈大昌(70) 程祥徵(72) 甘 远(84)
高东山(86) 高恒勋等(89) 胡嘉謨(111) 黄典誠(112) 黄煥新(116)
黄約齋(118) 李鏡峰(130) 刘金犁(131) 刘又辛(142) 刘宪武(149)
刘澤敷(150) 魯东川(155) 罗偉达(159) 馬篤权(161) 馬克榮(163)
农康民(166) 苏从欣(167) 孙秋庭(177) 史存直(187) 台耀中(205)
田季文(207) 伍东白(223) 山口光(225) 郑張祥芳(235) 周 稽(242)
周山良(245) 朱 华(246)

对声母厂的写法表示意见的:

刘金犁(131) 刘澤敷(150) 周夢賢(244) 朱 华(246)

对声母N、L、T的写法表示意见的:

曹一平等(53) C.G.管羽(55) 陈大白(62) 程祥徵(72) 丁 乙(75)
高光宇(87) 賀鑑千(106) 何奕玲(108) 胡嘉謨(111) 黄煥新(116)
黄約齋(118) 刘金犁(131) 刘宪武(149) 魯东川(155) 罗国濤(157)
罗偉达(159) 馬篤权(161) 馬克榮(163) Su Sin(171) 史存直(187)
田季文(207) 郑張祥芳(235) 周达甫(240) 周 稽(242) 朱 华(246)

对声母ㄓ、ㄔ、ㄕ的写法表示意见的:

曹一平等(53) C.G.管羽(55) 陈大白(62) 程祥徵(72) 高东山(86)

高光宇(87) 耿長寅(96) 戈紹龍(97) 賀鑑千(106) 何奕玲(108)
胡嘉謨(111) 黃典誠(112) 黃煥新(116) 黃約齋(118) 劉金犧(131)
劉憲武(149) 劉中和(152) 魯東川(155) 羅國濤(157) 羅偉達(159)
馬篤权(161) 苏从欣(167) Su Sin(171) 孫秋庭(177) 史存直(187)
田季文(207) 伍大白(223) 山口光(225) 周達甫(240) 周 稽(242)
周山良(245)

对声母日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胡嘉謨(111) 黃典誠(112) 黃煥新(116) 劉中和(152) 史存直(187)

对声母ㄅ、ㄆ、ㄮ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陳大白(62) 魯東川(155) 史存直(187) 周達甫(240)

对韵母ㄔ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黃約齋(118)

对韵母ㄕ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胡嘉謨(111)

对韵母ㄔ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孙秋庭(177)

对韵母ㄩ、ㄫ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崔 鼎(60) 陳大白(62) 高東山(86) 高光宇(87) 熊正輝(122)

劉憲武(149) 劉中和(152) 魯東川(155) 米均霑(164) 苏从欣(167)

对韵母ㄩ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曹一平等(53) C.G.管羽(55) 陳大白(62) 高光宇(87) 李炳太(126)

李鏡峰(130) 劉憲武(149) 劉中和(152) 魯東川(155) 羅國濤(157)

馬篤权(161) 馬克榮(163) 苏从欣(167) 孫秋庭(177) 史存直(187)

田季文(207) 周 稽(242) 周山良(245) 朱 华(246)

对韵母ㄩ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曹一平等(53) C.G.管羽(55) 陳大白(62) 程祥徵(72) 高東山(86)

高光宇(87) 耿長寅(96) 賀鑑千(106) 何奕玲(108) 黃典誠(112)

黃煥新(116) 黃約齋(118) 李鏡峰(130) 劉金犧(131) 劉又辛(142)

劉憲武(149) 劉澤敷(150) 劉中和(152) 魯東川(155) 馬篤权(161)

孙秋庭(177) 史存直(187) 田季文(107) 王 力(210) 徐铁生(224)

張文秀(227) 郑張祥芳(235) 朱 华(246)

对韵母ㄩ、ㄧㄩ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崔 鼎(60) 孙秋庭(177) 周夢賢(244)

对韵母ㄩ、ㄧㄩ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C.G. 管羽(55) 陈大白(62) 李鏡峰(130) 刘又辛(142) 刘宪武(149)

刘澤敷(150) 孙秋庭(177) 周达甫(240)

对韵母ㄨㄩ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孙秋庭(177) 周夢賢(244)

对韵母ㄨㄩ、ㄨㄩ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孫秋庭(177)

对韵母ㄨㄉ、ㄨㄉ、ㄨㄥ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崔 鼎(60) 熊正輝(122) 刘又辛(142) 刘澤敷(150) 孙秋庭(177)

張树松(226) 周夢賢(244)

对韵母ㄧㄣ、ㄧㄥ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崔 鼎(60) 陈大白(62) 熊正輝(122) 刘又辛(142)

对韵母ㄧㄢ、ㄧㄤ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孙秋庭(177) 周达甫(240)

对韵母ㄢㄤ、ㄤㄤ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刘又辛(142) 周达甫(240)

对韵母ㄦ（包括韵尾-ㄦ）的写法表示意見的：

黃煥新(116) 刘中和(152) 朱 华(246)

对隔雷办法（包括 j,w 或 y,w 的使用）表示意見的：

C.G. 管羽(55) 陈大白(62) 高东山(86) 高光宇(87)

高恒助等(89) 耿長寅(96) 賀鑑千(106) 何奕玲(108) 李鏡峰(130)

刘又辛(142) 刘中和(152) 罗偉达(159) Su Sin(171) 徐铁生(224)

張文秀(227) 郑張祥芳(235) 周达甫(240) 周 稽(242) 周夢賢(244)

对声調表示法表示意見的：

耿長寅(96) 黃典誠(112) 刘又辛(142) 刘中和(152) 伍东白(223)

郑張祥芳(235)周达甫(240) 周 稽(242)

对字母表排列次序表示意見的：

刘又辛(142) 魯东川(155) 周 稽(242)

对字母总数表示意見的：

曹一平等(53)戈紹龍(97)

对拟訂拼音方案的原则表示意見的：

陈大白(62) 傅庆智(83) 谷 敏(99) 刘中和(152) 魏同义(220)

郑督生(231)

自拟方案的：

伯畎李邛(43)陈揚明(71) 高元白(91) 谷 敏(99) 顏廷超(124)

魯东川(155) 施以明(204) 魏同义(220)

反对使用拉丁字母的：

曹仲穎(251) 于 飞(254) 于亞洲(259) 赵振基(266)

其他：

陈大白：主張用v作重疊符号(62)

程祥徵：不同意刘金犧提出的复韵母分为基本式和簡化式(72)

戈紹龍：反对使用双字母(97)

李工者：主張双拼(129)

孙秋庭：主張汉语拼音文字必須完全标調

主張取消大写字母

主張取消文字机械中的阿拉伯數碼字(177)

史存直：主張增加一公[z]母(187)

徐铁生：主張v, q, x不列入字母表(224)

郑張祥芳：主張用m作短划(235)

周达甫：主張用-h作濁音符号(240)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 第三辑

作者=本社编

页数=275

SS号=11742771

出版日期=1958年06月第1版